大国企

长篇官商小说

石效○著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编辑推荐
- 读者评论
- 内容简介
- 作者简介
- 目录
- 引子
- 第一章 不受欢迎的领导（1）
- 第一章 不受欢迎的领导（2）
- 第一章 不受欢迎的领导（3）
- 第一章 不受欢迎的领导（4）
- 第一章 不受欢迎的领导（5）
- 第一章 不受欢迎的领导（6）
- 第一章 不受欢迎的领导（7）
- 第二章 通房大丫头（1）
- 第二章 通房大丫头（2）
- 第二章 通房大丫头（3）
- 第二章 通房大丫头（4）
- 第二章 通房大丫头（5）
- 第二章 通房大丫头（6）
- 第三章 意外收获（1）
- 第三章 意外收获（2）
- 第三章 意外收获（3）
- 第三章 意外收获（4）
- 第三章 意外收获（5）
- 第三章 意外收获（6）
- 第四章 在斗争中成长（1）
- 第四章 在斗争中成长（2）
- 第四章 在斗争中成长（3）
- 第四章 在斗争中成长（4）
- 第四章 在斗争中成长（5）

- 第四章 在斗争中成长（6）
- 第四章 在斗争中成长（7）
- 第四章 在斗争中成长（8）
- 第五章 暗云飞渡（1）
- 第五章 暗云飞渡（2）
- 第五章 暗云飞渡（3）
- 第五章 暗云飞渡（4）
- 第五章 暗云飞渡（5）
- 第六章 敢不敢爱你（1）
- 第六章 敢不敢爱你（2）
- 第六章 敢不敢爱你（3）
- 第七章 两个“疯子”（1）
- 第七章 两个“疯子”（2）
- 第七章 两个“疯子”（3）
- 第七章 两个“疯子”（4）
- 第七章 两个“疯子”（5）
- 第八章 销售员的遭遇（1）
- 第八章 销售员的遭遇（2）
- 第八章 销售员的遭遇（3）
- 第八章 销售员的遭遇（4）
- 第八章 销售员的遭遇（5）
- 第八章 销售员的遭遇（6）
- 第九章 逼良为娼（1）
- 第九章 逼良为娼（2）
- 第九章 逼良为娼（3）
- 第九章 逼良为娼（4）
- 第九章 逼良为娼（5）
- 第九章 逼良为娼（6）
- 第九章 逼良为娼（7）
- 第十章 高昂的头颅（1）
- 第十章 高昂的头颅（2）
- 第十章 高昂的头颅（3）
- 第十章 高昂的头颅（4）
- 第十章 高昂的头颅（5）
- 第十章 高昂的头颅（6）
- 第十章 高昂的头颅（7）

- 第十章 高昂的头颅（8）
- 第十章 高昂的头颅（9）
- 第十章 高昂的头颅（10）
- 第十章 高昂的头颅（11）
- 第十一章 夜色阑珊（1）
- 第十一章 夜色阑珊（2）
- 第十一章 夜色阑珊（3）
- 第十一章 夜色阑珊（4）
- 第十二章 变节有理（1）
- 第十二章 变节有理（2）
- 第十二章 变节有理（3）
- 第十二章 变节有理（4）
- 第十二章 变节有理（5）
- 第十二章 变节有理（6）
- 第十三章 深入游击区（1）
- 第十三章 深入游击区（2）
- 第十三章 深入游击区（3）
- 第十三章 深入游击区（4）
- 第十三章 深入游击区（5）
- 第十三章 深入游击区（6）
- 第十三章 深入游击区（7）
- 第十三章 深入游击区（8）
- 第十三章 深入游击区（9）
- 第十三章 深入游击区（10）
- 第十三章 深入游击区（11）
- 第十三章 深入游击区（12）
- 第十四章 享受高潮（1）
- 第十四章 享受高潮（2）
- 第十四章 享受高潮（3）
- 第十四章 享受高潮（4）
- 第十四章 享受高潮（5）
- 第十四章 享受高潮（6）
- 第十四章 享受高潮（7）
- 第十五章 逗你玩的小把戏（1）
- 第十五章 逗你玩的小把戏（2）
- 第十五章 逗你玩的小把戏（3）

- 第十五章 逗你玩的小把戏（4）
- 第十五章 逗你玩的小把戏（5）
- 第十五章 逗你玩的小把戏（6）
- 第十五章 逗你玩的小把戏（7）
- 第十五章 逗你玩的小把戏（8）
- 第十六章 子夜来电（1）
- 第十六章 子夜来电（2）
- 第十六章 子夜来电（3）
- 第十六章 子夜来电（4）
- 第十六章 子夜来电（5）
- 第十七章 竟有好人（1）
- 第十七章 竟有好人（2）
- 第十七章 竟有好人（3）
- 第十七章 竟有好人（4）
- 第十七章 竟有好人（5）
- 第十七章 竟有好人（6）
- 第十七章 竟有好人（7）
- 第十七章 竟有好人（8）
- 第十七章 竟有好人（9）
- 第十八章 斩首行动（1）
- 第十八章 斩首行动（2）
- 第十八章 斩首行动（3）
- 第十八章 斩首行动（4）
- 第十八章 斩首行动（5）
- 第十八章 斩首行动（6）
- 第十八章 斩首行动（7）
- 第十八章 斩首行动（8）
- 第十九章 霜叶红于二月花（1）
- 第十九章 霜叶红于二月花（2）
- 第十九章 霜叶红于二月花（3）
- 第十九章 霜叶红于二月花（4）
- 第十九章 霜叶红于二月花（5）
- 第十九章 霜叶红于二月花（6）
- 第十九章 霜叶红于二月花（7）
- 第十九章 霜叶红于二月花（8）
- 第二十章 豪宅美女（1）

- 第二十章 豪宅美女（2）
- 第二十章 豪宅美女（3）
- 第二十章 豪宅美女（4）
- 第二十一章 卖肉夹馍的（1）
- 第二十一章 卖肉夹馍的（2）
- 第二十一章 卖肉夹馍的（3）
- 第二十一章 卖肉夹馍的（4）
- 第二十一章 卖肉夹馍的（5）
- 第二十一章 卖肉夹馍的（6）
- 第二十二章 神秘账号（1）
- 第二十二章 神秘账号（2）
- 第二十二章 神秘账号（3）
- 第二十二章 神秘账号（4）
- 第二十二章 神秘账号（5）
- 第二十三章 顿起杀心（1）
- 第二十三章 顿起杀心（2）
- 第二十三章 顿起杀心（3）
- 第二十三章 顿起杀心（4）
- 第二十三章 顿起杀心（5）
- 第二十三章 顿起杀心（6）
- 第二十三章 顿起杀心（7）

编辑推荐

编辑推荐

一个国企经理的奋斗历程！千万国企人的生存圣经。全面诠释国企潜规则、国企职场生存法则。

2008年9月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截止2008年年底全球欺以百万计企业被迫倒闭，其中中国有百分之三十以上的民营企业倒闭，700万年业大学生没有工作，2400万人需再就业。时至今目现在这十欺宇还在以骇人听闻的方式累加。而国有企业是这次危机中受到影响最小的企业……

读者评论

我是一名再就业人员，原先就职于一家中等规模的民营企业，金融危机，让我们企业深受其害，也导致我失去了工作。看到了小说《大国企》之后，我被深深地震撼了，也让我看到了希望。我想我应该去国企试试。

--质问上帝（网友）

这简直是一部国企生存发展的指导小说。深刻的揭示了当代国有企业所存在的诸多问题和解决办法，以及面对危机的应对技巧。作品本身彻底让我改变了以往道听途说对国企的看法，书中追讨西北拖欠工程款和抢回东北市场的部分是我最喜欢的桥段。迄今为止还没有哪部网络小说可以如此真实而又深刻地让我相信书中的故事是真实存在的，《大国企》做到了。

--混乱天堂（17K中文网网友）

这部作品中说涉及的“国企职场之道”，对我们这些即将大学毕业，计划进入国企的大学生来说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李堂明（北京大学学生）

金融危机下，公司管理上将坚持‘干毛巾也要拧出三滴水’的精神，相信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苏树林（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总经理）

内容简介

内容简介

某国企的市场部经理陆乘风与另外两个经理之间关系微妙复杂——既相互利用，又相互斗争。职场便是官场，官场便是职场，身边到处充斥着陷阱！他战斗在阴险的敌人、凶悍的妻子、昔日的情人、荣辱与共的朋友共同编织的巨网之下。他在从容周旋之余，感到心力交瘁。

在某次出差中，陆乘风探知有一笔关系到自己生死存亡的巨款神秘失踪。他回到北京之后，命运突然出现逆转——美女下属的诱惑、销售商的贿赂、讹诈般的诉讼、消失的收款单位、神秘人舶慨然出手，这一切的一切是否都与此有关呢？殊死搏斗之下的陆乘风能否全身而退并重新赢得尊严？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方效，某国企高层领导，因创作小说《大国企》，不愿透露过多身份。

目录

目录
引子
第一章 不受欢迎的领导
第二章 通房大丫头
第三章 意外收获
第四章 在斗争中成长
第五章 暗云飞渡
第六章 敢不敢爱你
第七章 两个“疯子”
第八章 销售员的遭遇
第九章 逼良为娼
第十章 高昂的头颅
第十一章 夜色阑珊
第十二章 变节有理
第十三章 深入游击区
第十四章 享受高潮
第十五章 逗你玩的小把戏
第十六章 子夜来电
第十七章 竟有好人
第十八章 斩首行动
第十九章 霜叶红于二月花
第二十章 豪宅美女
第二十一章 卖肉夹馍的
第二十二章 神秘账号
第二十三章 顿起杀心
第二十四章 舌战威虎厅

第二十五章 内外交困
第二十六章 好事成双
第二十七章 菲菲初绽
第二十八章 国企一家人
第二十九章 千金小姐
第三十章 美女销售
第三十一章 大国企
第三十二章 多耗了分钟
第三十三章 在劫难逃
第三十四章 顿悟
第三十五章 该玩的都玩完了
尾声

引子

引子

“咯噔！咯噔！”走廊里一连串由远及近散乱的高跟鞋声，把坐在经理周末例会会场一角、正低头假寐的陆乘风惊醒了！

“咣当！”会议室门户洞开，一个模特般的美女上气不接下气地闯进来。她手里挥舞着两张传真纸，看着满屋子的领导，张皇间欲言又止，脸憋得通红。

“于菲菲！慌什么？有话好好说！”被打断发言的总经理杜小军皱了皱眉头，威严地瞅着她，语气听起来十分不悦。

“死人啦，死人啦！刚收到临海市政府发来的传真，说他们正在修的地铁，一小时前出现塌方，用的正是咱们的监测仪器，要咱们立刻派人过去呢！”于菲菲终于下定决心，抖了抖传真纸，粉脸扭曲，声音里充满了恐惧。

轰--！这个重磅炸弹炸得会场登时大乱。聒噪片刻，大家才好像一下忽然全缓过神来，不约而同地转过脸，二十几双眼睛齐刷刷地盯着角落里一脸愕然的陆乘风。

“啪！”杜小军也是如梦方醒，拍案而起，抬手点指，厉声断喝，“陆乘风，怎么搞的？你开发的仪器，你要负责任，负责任！老天爷，人命关天呀！”他就势擦了擦脑门上的大粒汗珠，脸忽地转向于菲菲，咆哮道：“还傻站着干什么？快去给陆经理订飞机票！”

第一章 不受欢迎的领导（1）

第一章 不受欢迎的领导

千万别以为，北京的大公司都是坐落在喧嚣嘈杂、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中。朝九晚五，里面一群领带革履或翻领套裙的俊男靓女疲于奔命，步履匆匆穿梭其间。而多数龟缩在居民区一个不起眼的商住楼或小巷深处，放上几张办公桌，弄些廉价电脑，门口端端正正挂一个诸如“3T公司”或“吉祥货栈”之类的幌子，外带着几个操着不纯熟普通话的小孩，在大部分时间内，只能借着相互间打情骂俏，打发等客户上钩的时间，那是些小公司。

其实，北京也有公司位于市区闹中取静的深宅大院里，而且还不少。他们才是市场导向真正的舵手，社会的支柱，在经济、文化甚至政治等重要领域中，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就像一股蕴积巨大的暗流，潜移默化，而又无所不在地扮演着呼风唤雨的角色。

这些极可能都是大名鼎鼎的国有公司。

应该说，国有公司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中国特色的特殊产物。他们一方面植根于国有经济的广袤沃土之中，依附缠绕在根深叶茂的社会主义大树上，汲取营养，相伴成长。另一方面，他们也毫不隐讳地调戏着自由市场经济，还美其名曰：自我经营，自我约束，自我发展。

试想，计划和市场，本是相互对立的一对矛盾体，统一到一个千姿百态、权钱依恋的社会活体中，其结果必定会滋生一些特别的人，有趣的事，入胜的进程，剪不断的爱恨情仇。

中天公司就是这样一个有着特殊身份和背景的国有大公司。

仅仅就是在几年前，不了解情况的路人或是周围居民还真就搞不清楚，这座地理位置优越，外表朴素，色调沉闷，被一道厚重高墙与红尘俗世隔开的巨大院落里，究竟盘踞的是何方衙门府邸。他们只是看见，临大街的斑驳墨绿色大门，寂寥地仿佛永远都是由两个肃穆的

武警战士持枪守卫，就连门牌上××路××号几个普通数字，也显得是那么神秘威严。

可是，这大院位于小巷深处的南门却永远是熙熙攘攘，车水马龙。尤其是到了上下班时间，数辆白底蓝杠的大班车，夹杂在横冲直撞、五颜六色的小汽车中间，从小巷口蜂拥进出，众目睽睽之下，方显出它平易近人的本来面目。那些高人们，男的一看就像绅士，女的各个学着淑女，道貌岸然，举止端庄，透着藐视芸芸的高贵态度。

现在，远处望去，大院里的高楼渐渐多了，浓妆艳抹的，看似跟改革开放一下就拉近了距离。灰色的大墙也拆掉了南门口的一段，透过不锈钢围栏，可以看尽里面的花团锦簇，绿草如茵。尤其是到了工间操时间，高人们也都从庙堂里下凡到各楼前的广场上了，伸胳膊踢腿的，欢蹦乱跳。

唉，看来看去，他们也是普通人嘛，跟咱们也没什么两样，估计几天不吃饭也得饿死！

今天是个风和日丽的星期一，尽管还是春寒料峭，但已快到了暖意萦怀的季节。陆乘风早上到办公室特别得早。自从去年年底被从中天公司技术部经理，平级降职调任公司销售部副经理以来，这还是头一次！主要原因嘛，嘿嘿，没别的，只是因为没开车，11路交通工具--步行！北京现在的交通真是今非昔比呀。

自打到了销售部，陆乘风感觉那是分外舒服。不用出差了，不用疲于奔命地大江南北跑技术服务了，也不用通宵达旦点灯熬宿，为了程序上的某个小bug玩命了。作为单位副职，一般连嘴都不用动，手下直属的几个销售员主动就外出流浪谋生去了。

第一章 不受欢迎的领导（2）

这不，大学毕业以来，至今保持完好的1.75米，55公斤塑料体格，随着春天的步步深入，眼看就有热涨的危险，他这个懒人，这才无奈用上了虐待自己的损招--走着上班，单程4公里，不长不短正合适。

陆乘风今天到得早，越发感到无所事事，索性从抽屉里拿出一大本“程序清单”，打开计算机，玩起单纯的头脑游戏来。

还差五分钟八点整，销售部一把手经理吴中与另一位副经理孙纯一矮一高，一黑一白两个人嘻嘻哈哈说笑着，脚跟脚走进来。看见陆乘风大模大样，竟早已盘踞在偌大的办公室里，二人不禁颇感意外，互相对视了一眼，乐呵呵地瞅着他。

“哎呀，真是春风拂面呀，把乘风这么快就吹回来了，临海的事情解决得怎么样了？看来挺顺利呀！”吴中胖脸上堆起一层笑纹，一双牛眼眯成了细缝。

“问题不大。”陆乘风一脸自负，轻松愉快的样子，洋洋得意地说，“咱们的监测仪器没问题，而且在事发前就已经报警了。只怪他们总工，当天晚上不知跑到哪里应酬去了，手机关机，硬是找不到人。现场有一个糊涂蛋技术员，为了赶工期，硬是命令工人继续施工，才造成的塌方。事故处理报告他们已经签字认可了，我看没咱们啥事，昨天晚上就回来了。”

“哈哈，怪不得咱们陆经理看上去不仅是春风拂面，而且还是春风得意呀。”孙纯把沉甸甸的公文包撂在自己办公桌上，眼睛戏谑地瞧着他，“这套设备是杨虹他们销售五部卖出去的，给她也吓得不轻。这回总算放心了，又该追在屁股后面，上赶着请你喝酒了。”

“嘿嘿，美人计！”陆乘风从电脑屏幕上移开眼睛，瞧着二人，无奈地咧了咧嘴，“又是想让我到外地去给她们做服务，擦屁股，吃了人家嘴短，我才不上她的当呢。”

“我说，你就应该将计就计。”吴中上班第一件事，永远都是先开电脑。WindowsXP启动的界面，映得他脸上绿一块红一块的，“我听说，销售五部那边对你可是崇拜得很呦。”

“我倒是想将计就计，可是除了这种苦差，谁批准我出去呢？”陆乘风淡悠悠地说了一句。心想，少在这儿给我装，最近有多少次外出开会散心的机会，还不都是让你这个王八蛋给搅和黄了。工作十多年了，走南闯北的，也算是阅人无数，见过坏的，可还没见过这么坏的。

中天公司销售部总部，连同下面的销售分部加在一起，共有60多号人，这三位经理就是总头。除了吴中抓全面外，他们还各自分管着具体的业务部门。别看这么老些人，全攒在一起，也没有这三位闹得欢。

他们三个都是在90年代初大学毕业，留京进入国家部委工作的。同是处级，也同是三十六七岁的年纪，同在一间办公室，可是脾气秉性却可以说是水火不容。

这个吴中，在陆乘风看来，整个就是一“文化大革命”的残渣余孽，天天琢磨着玩人，那是癖好。对下面，采取的是群众斗群众那一套。今天，貌似关心老李，说老张背后反映了他如何如何，明天又找老张个别谈心，无意中透露出老刘要抢他的客户。而且还在下属各分部里，处心积虑地发展了几个暗线，随时有密折奉上。弄得那帮销售员人人自危，不得不紧密团结在以吴中为核心的红色恐怖集团周围。拿他吴中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在斗争中成长！”

对上面，不管换了谁做老总，他也总是积极主动，以最快速度把自己也发展成暗线，因此陆乘风和孙纯俩人的一举一动，尽在老总们的掌握之中。尤其是陆乘风，原来在技术部那边跟底下一帮徒子徒孙们自娱自乐惯了，免不了点评时弊。可现在倒好，你在电话里随口评价了一下某位敬爱的，过不了两天，那位敬爱的就要给你脸色看。

不过，吴中这个在“斗争中成长”的理论，拿到人与人斗的市场中去检验，倒是颠扑不破的绝对真理。他主管的国外产品代理业务，这几年销售业绩那是突飞猛进，单从这一点看，吴中也算是品学兼优。

第一章 不受欢迎的领导（3）

可陆乘风最瞧不上的，却是那个官派十足的孙纯了。这哥们儿浓眉大眼，长得五大三粗，天天挺着个肚子，说到技术、市场屁嘛不懂，却热衷于随时随地颐指气使，发号施令，东插一腿，西插一杠子的，人称“孙大炮”。

这个“大炮”可有些来头，是比陆乘风早一年从部直机关处长职位上直接空降下来的。当时传说还要挤吴中的位置，竟骚扰得吴中恐怖集团暂时瓦解了一段时期。可现在越看越不像，都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嘛，要动还不早动了。

现在，孙纯早已安坐在了自己的办公桌前，一如往常，正在给他所主管的销售一部打电话。从电话里可以听出来，他这一大早心情可不太好。

“哎呀，我不管这么多，老总又找我了，销售承包指标就这么定下了，你签也得签，不签也得签！……你们哪儿来那么多困难，照你这么说这事就没法办了？……你说说上个月你们卖了多少，老兄，我说这么下去今年奖金可拿不着了，到时候我也管不了，你就看着办吧。”啪！孙纯说完重重地扣上电话，端起面前的保温杯，赌气一般很响亮地喝了一口水，突然被呛了一下，蹦出一阵剧烈的咳嗽。

从孙纯的遭遇看，销售一部经理王文虎肯定又是在电话那头，狗改不了吃屎，嘻嘻哈哈地敷衍他。而这种拙劣的软抗招数，反而让孙纯愈发烦躁。

部里机关那些老爷们，每年都要拍脑袋，指令性地向下属各大公司强行摊派年度经济完成指标。各大公司没办法，只有把指标层层进行分解，逐级下压。压到基层各部门，就变成了个人与公司签订的承包合同了。用革命激情激出来的虚数，一到具体负责落实的业务员那里，可就是实打实的黄金白银了。所以每年一搞承包，阻力就显出来了。

那帮业务员，可不管你指令不指令，政绩不政绩，反正就知道，完不成任务拿不到钱。没有钱，吃喝玩的水平都要下降。所以不管分配到的指标是多是少，总要千方百计地把压在自己脑袋上的额度降下来。

因此，每年上面发昏的结果，最后无一例外地就演变成为基层部门领导和职工之间，一场不大不小的内讧了。

现在正是年初，每年一度的内讧正轰轰烈烈地开展着。销售部下属的五个销售分部，目前只有新提拔上来的三部经理被就地按着脑袋，声泪俱下地签了合同。其他的，有像王文虎这样软抗的，还有态度激烈死扛着的。最可气的是五部经理杨虹，竟然高举着皇亲国戚这面大旗，不理不睬的，屁都不放一个，暂时还真拿她没招。

吴中坐在自己的计算机前，一边分心关注着孙纯的遭遇，一边漫不经心地调出邮箱里接二连三蹦出的邮件，没精打采地挑着翻阅。他这两天因为承包的事，与孙纯一块可没少挨骂，可陆乘风却像个没事人儿似的，在一旁看哈哈不说，刚才还淡淡地影射了自己一句，良心真是让狗给吃了。

忽然，他牛眼圆睁，凑近了计算机屏幕，经过又一次确认，心头涌起一阵惊喜，手握拳头，不由自主在桌面下，狠狠砸了自己大腿一把。嘿，可终于盼到有个利好消息了。原来，法国那边的朋友发来一条邮件说：一直与他们进行渠道竞争的那家香港公司，近日由于妻妾不合，老头子索性撒手OVER了。于是，他旗下长江以南一群分销商，群龙无首，正在开始考虑转投到中天公司名下。

第一章 不受欢迎的领导（4）

这可得马上告诉杜总去！吴中敏锐地感觉到，这不仅是一个挽救自己品牌颓势的好时机，而且还可以为自己长期公开宣称的“舍我其谁”的豪言壮语增加一颗重重的砝码。但绝不能点明说，是那个老资本家自绝于人民，这样岂不就变成是不可抗力的功劳了吗？对了，就说他低价倾销，资金链断裂，畏罪潜逃了！

这个杜总，就是中天公司总经理杜小军。

中天公司的董事长是由部里一位副部长兼任的。他老人家平时国计民生的大事都忙不过来，哪还有闲心打理公司这些风花雪月？所以基本上中天公司就是杜小军一个人说了算，是实际上的老大。

吴中急不可待，匆匆出了办公室，转眼便进了对面的公司总部大楼。

他刚跨进电梯门，就看见总经理办公室秘书于菲菲，手里举着个大玻璃杯，不紧不慢地迎面款款走来。杯子里五颜六色泡满了各色各样的花，与她精心修饰的粉脸映衬着，那才叫春意盎然。于菲菲最逼人眼神的，是两条修长挺拔的大腿，配合着低腰牛仔裤和“一字步”两件道具，不管到哪儿，都绝对是一道值得遐想的风景。

这个于菲菲是前年从东北一个什么野鸡大专毕业的，别看说话一口的尖酸刻薄，可在大院里，绝对可称是顶级美女。据说上大学的时候，还进过当地选美比赛的三甲。凭着色压群芳，于菲菲在招聘会上被吴中当场钦点，进入了这个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官办大公司，在销售部做客服。

可是没过多久，大家就发现，这个于菲菲除了形象一流外，其他几乎一无是处。做个报表，错误百出，反正1＋1就是不给你算成2，写个报告，小学生作文的水平都不如。尤其是脾气还比较急，爱使小性，就更犯了做客服的大忌。有几次碰见比较刁钻的客户，没超过十句话，就放开嗓门，和对方呛了起来，愣是一口咬定说，客户对她不

怀好意。同事之间相处也缺少必要的柔性，再加上嘴里还总是叨叨个不停，因此当听说总经理办想找一个花瓶时，吴中便主动割爱把她推荐了上去。

“呦--吴经理，你们办公室是怎么回事？电话老是占线。刚才部里科技司高司长打了半个多小时了，愣打不进去，转头就冲杜总发了一通火。杜总气坏了，顺带着连我这个从销售部出来的小丫头都骂了几句，说要彻查这件事呢。”于菲菲拧身停在了吴中面前，带着明显不满，不冷不热地说，“是不是那个池小茜又在和男朋友煲电话粥？你真得管一管了，可别连累了我们。”

吴中听罢，五雷轰顶一般，当时脸色都吓白了。妈呀！一下得罪了两位高层，这罪过少说也是个大不敬！而且还让这个被自己扫地出门的小姑娘借题发挥，阴阳怪气嘲弄了几句。他刚才一颗滚烫的红心，犹如掉进了冰窟，霎时间哇凉哇凉的。

吴中僵硬了片刻，望着于菲菲，眼珠忽然瞪成了包子，恶狠狠地说：“好，我这就回去查到底是谁干的！你知道，咱们销售部会上我已经强调过好几次了，上班谁也不准侃私人电话。你跟杜总解释一下，保证不会有第二次！”

吴中这番话有两个意思，一是告诉于菲菲小姐，别忘了我曾经是你的头，还有就是如果可能，顺便把鄙人的决心向总经理转达过去。

不过，看来于菲菲这种小鸡好像并不能理解吴经理话中的奥妙，她举着杯子，猫步摇摆，随意留下了一个“好”字，就扬长而去了。

吴中望着她扭搭着的小屁股，恨不得追上去踹一脚，气呼呼地想：小样，竟敢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还含沙射影地骂人！自以为攀上高枝了，登鼻子上脸的，看以后逮着机会我怎么紧紧你的嫩皮！唉！这丫头可惜了，这么好的资源自己不会利用。

吴中回到办公室，“咚”地一把推开门，赫然，眼前真凶显现，而且正在作案！

第一章 不受欢迎的领导（5）

只见陆乘风一个人正舒舒服服地埋身在宽大的班椅中，叼着烟卷，脑袋和肩膀间夹着电话，手上旋转着一支银光闪闪的圆珠笔，嘴对着送话器胡扯得正欢："这么编程序当然会占用过多的内存，导致数据区拥挤了……数据接收错误……你们的方案应该改一下……叫老刘就这么做，让他改接收机硬件接口……"

如果说孙纯带给他吴中的是压力，那陆乘风这个家伙带给他的，简直就是心灵创伤！

陆乘风自打被公司以结构调整为理由，强行从技术部调过来以后，就表现得极不配合。不仅对自己安排的工作推三阻四，而且还总是摆出一副旁观者的模样，对部门里的事情漠不关心，一看就是心怀不满，要不就是心怀叵测。有什么牛逼的，不就是仗着开发过几个正在热销的产品吗？不仅目中无人，而且还大搞技术垄断、技术蒙蔽那一套。赏他脸问点技术问题吧，总是不阴不阳地用"说了你也不明白"这类的狗屁话来搪塞。来销售部上班的第一天，他就要把本来干得好好的一个小姑娘给辞了，原因仅仅是她在此前一年中，一直把两种设备产品的型号搞混。

更为关键的是，两个人的理念可以说是背道而驰。这家伙竟然对自己那一套"在斗争中成长"嗤之以鼻，宣扬什么"以人为本"。这比孙纯的"明抢"更阴险恶毒，危害性更大！

要不是杜总事先有交代，他早就跟这个散漫狂妄的公子哥掰开脸了。

陆乘风盘踞在他销售部的办公室里，遥控着技术部，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严重违反了游戏规则不说，还连累到自己含冤负屈的。吴中不由得恶从胆边生，一屁股坐到他侧面的沙发上，刻意"哗啦哗啦"大声翻阅着放在茶几上的销售报表，决意再不能姑息养奸！

陆乘风可能是太投入了，但更可能是故意的，竟对吴中的存在视而不见，仍是搂着话筒“■吧、■吧”胡扯个没完。吴中忍无可忍，使劲用膝盖顶了一下茶几，硬木与水泥地面摩擦，发出刺耳的尖叫。

“呦，吴经理回来了。”陆乘风再没法继续装聋作哑下去了，不紧不慢地扣上电话，转动圈椅，笑嘻嘻地和吴中打招呼。

妈的，老子进屋都N长时间了！吴中压着火，态度还算客气，不阴不阳地说：“乘风呀，你到我们销售部已经有段时间了，业务熟悉得怎么样？有什么困难没有？”

“还可以吧，那些产品大都是我组织开发的，还是挺熟悉的。”陆乘风皮笑肉不笑地敷衍着他，心想，你傻呀，还是把我当傻子，我就是不正面答复你，看你到底憋什么屁。

“唉，我说的是业务方面，比如说市场呀，销售呀。”吴中忍不住干脆切题了。

“就按照当初预定的方案去做呗！我管不管还不都是一样。”陆乘风还是那种事不关己的态度，确实，自从到了销售部，他的打算就是一个字--混！

“乘风，你这样说我可就要批评你了。”吴中眼角瞄着陆乘风，看似字斟句酌慢慢地说，“你现在也应该转换角色，好好学习一下销售方面的知识了。你们技术固然重要，可我们销售也是一门学问呢。千万别小看了销售和市场，没有这帮冲锋陷阵的弟兄们，你搞出的东西再多、再好，又怎么能赚到钱呢？再说，你还能重回技术部吗？”

“是，有道理。”陆乘风眯着眼睛，边听边不住地点头，看似态度诚恳，其实他也压着火呢。毕竟他此前也是一忍再忍，但有一线可能，绝不愿意与眼前这个家伙把关系彻底搞僵。可是吴中最后一句话，真是戳到了他的心尖子上，挑衅的意味已经十分明显。

吴中以为陆乘风服了软，便有点得寸进尺，进一步教训他：“你一直占着电话侃技术，可是刚才我手机却接了好几个客户电话了，都是问我为什么办公室电话总打不进去？刚才连杜总也问起这事了，我可

是好心替你遮掩啦。撒谎说可能是哪个业务员为了替客户保密，跑到咱们办公室打电话。”

第一章 不受欢迎的领导（6）

吴中一番自作聪明，添油加醋的话，让陆乘风更加烦躁。他眯缝着的眼睛随着吴中的软硬兼施，在金灿灿的“卡地亚”眼镜后面慢慢睁开了。

“吴经理，你说话好像有问题呀。”陆乘风“嘎噔、嘎噔”快速按着圆珠笔，不由自主用上了轻蔑不屑的语调：“什么你们，我们的？难道我不是销售部副经理吗？再说谁规定电话里不能讲技术问题，没有产品你们卖什么？你的意思是不是这部电话就是销售专用电话？还是爱情热线？”

这几句话可太难听了，窘得吴中涨红了脸，青筋蹦跳，尤其是最后那话，真正把吴中的火给点着了：“陆乘风，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爱情热线？你长时间占线就是耽误业务！搞技术请回技术部，这是销售工作电话，你知道不知道？”

“技术工作难道就不是工作？你未免太狭隘些了吧，吴经理！”陆乘风说着手握紧椅子扶手，坐直了身子，冷笑一声，“哼哼，你蒙傻子呢吧。大家一年到底能有几次正儿八经用座机谈业务，手机一响，往门外窜得比兔子还快，不就是想着那点回扣嘛，要是全数交给客户，还有什么不敢见天日的？”

这可是吴中最大的秘密了，尽管尽人皆知，但当面公开指出来却还是首次。吴中再也绷不住了，好像是为了证实自己清白似的，一下从沙发上蹦起老高，脸红脖子粗地大声嚷嚷：“你说话要负责任！说我们拿客户的回扣，证据呢？在我的销售部，工作就是销售，其他的少给我扯淡！”

“唉，你这么一说，我可就更不明白了。”陆乘风前后摇晃着椅背，故作轻松的口吻轻蔑地说，“什么叫你的销售部？我这个人可有点愚昧呀，怎么只知道有一个中天公司的销售部，不知道还有一个姓‘吴’的销售部呢？”

吴中气得脸上已是渗出细细的汗珠，伸手点指陆乘风，咬挫槽牙嘶嘶的声音：“老陆，你别忘了，现在是我对销售负全责！我不管销售部姓什么，就知道一旦出了问题，老总就找我姓吴的，不会找你姓陆的！”

“哼哼，好呀，”陆乘风冷笑着也站了起来，隔着茶几与他对峙，“老总是不找我姓陆的，可是有人总是三天两头上上下下捅咕我，说我陆某带坏了整个销售部的风气，说我主管的业务拖了部门业绩的后腿，这是不是事实？”

“我不知道你说的那个事实。就知道，你说的坏风气，拖业绩确实是事实！你看看……”吴中说着，忽地弯腰拾起手边一大本销售报表，“砰！”地一把掼到陆乘风面前的桌子上，不巧碰翻了陆乘风面前的水杯，杯子“哗啦”一声滚落在地，裂成了几片。

吴中冷眼看了看地上那一摊残瓷脏水，横眉立目厉声说道：“你管的‘监测仪’，上个月一套都没卖出去，这怎么解释？这是不是事实！”

这确实是事实！“这，这……”陆乘风死穴被点，登时哑口无言，嘴唇嘟囔了几下，理屈词穷。毕竟说破了大天，这业绩总是占第一位的。

吴中转动身形，一脚把一个最大的破瓷片踢进门口的垃圾箱里，看都不看陆乘风一眼，斩钉截铁地说：“所以，我们销售部不欢迎你！”

第一章 不受欢迎的领导（7）

“你丫的说欢迎就欢迎了？销售部不是你的，想挤我走？得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陆乘风一把将手中的圆珠笔狠狠撅成了两截，扬手摔在地上，转身出门落荒而逃。

二位经理的争吵声在走廊里听得真真的，但没有一个人敢出屋。下属们都知趣地躲在各自的办公室里，各怀鬼胎，面面相觑。陆乘风急促的脚步声消逝后，宽大阴暗的走廊里一片寂静……

吴中气得浑身发抖，他想泄愤怒吼，可是陆乘风的拂袖而去又使他失去了发泄的对象，逃走了对手，现在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混乱！他大口喘息着，以图尽快平复情绪。

他慢慢坐到办公桌前，拉开抽屉，掏出一盒中华烟，抽出一支，转了一下圈椅，背对门口。他不能让任何人看到他此时因激动而涨红的面孔和额头上渗出的大颗汗珠子。

他修长的手指来来回回缓慢疏理着纯白光滑的烟体，像温柔的爱抚，又像倾心的交流……几分钟过去了，这种手法突然有了变化，他把已经被摩挲得笔管条直的烟对折，再对折，掰成几截，紧紧攥在掌中，握成一团，继而拧成了一小撮碎末！

吴中不抽烟，但是常备烟。一是他经常需要招待客户和朋友，二是他有借助蹂躏香烟思考问题和稳定情绪的癖好。他打心眼里喜爱高档香烟那雅致圆润的烟体，和未点燃时释放出的淡淡芳香。但是，出身贫苦的他，却又对这种奢侈品有着刻骨铭心的憎恶。

他不能忘记，亲眼目睹父亲在收烟途中丧身山崖的惨烈一幕。也不能忘记，滂沱大雨中，刚过板车高的自己，一步一趔趄，拉着满满一车烟叶从田里赶回家……从那时起，这个倔强的孩子就立志要改变生存现状，并发誓此生绝不吸烟。

这时，门口传来一阵轻微细碎的脚步声，越走越近，悄然停在了他的身后。悠然一股清香中，一双酥若无骨的小手，从身后递过来轻

轻搭上他的肩头。小手缓缓地转动，下滑，在他宽厚的胸膛上画圈游移。吴中顿时感觉无比放松，舒服地将头后仰，正好枕在女人胸前两团温暖的软肉上。

吴中握住两只冰凉的小手，摩挲着，抚弄着，口中轻吁着女人的名字：“小茜--”

第二章 通房大丫头（1）

第二章 通房大丫头

陆乘风狼狈地从办公室里逃出来。

他仓皇似丧家之犬，疾步穿过寂静空阔的走廊，脚步带着的回声都有点散乱了。他穿过自动玻璃门，来到门口高台上站下，依旧余怒未消，哆哆嗦嗦地从兜里掏出烟点上，攥紧拳头转着圈自己跟自己较劲。

陆乘风的撤退其实并不是怯战。根据斗争经验，盛怒之下往往会导致不理智和极度有害的事情发生，这是很危险的。刚才就因为自己过于激动，口无遮拦，点到了吴中心里最不可告人的那些秘密上，还没有真凭实据，人家完全可以告你个血口喷人，栽赃诬陷，这已经让他追悔莫及了。要是再继续争强斗狠下去，不仅于事无补，而且即使以后想弥合矛盾都来不及了。从另一方面说，两个领导在工作场合这么惨烈地肆意对决，对谁影响都不好。过不了几天，肯定得在公司里添枝加叶地被传为佳话，这年头，哪有好人呐。

凭借多年做市场磨砺出的涵养，十几年职场生涯练就的自我克制力，陆乘风竭力迫使自己强抑怒火，尽快平稳情绪。

这时，于菲菲穿着一件蛋清色的西装外套，下面一条黑色暗条纹宽腿裤子，抱着一摞子文件，从对面公司总部大楼扭搭扭搭地过来了。她穿过两栋楼中间的草坪，在台阶底下看见陆乘风一个人绷着个脸，手里掐着已经燃尽的一小截烟头，正满腹心事地在门口溜达，略微迟疑了片刻，一双秀腿便偏离了直线，主动折到他面前，笑盈盈站下说："领导，怎么？舒服的办公室里待腻了，还跑到外面来抽烟？"

陆乘风满脑子官司，正低着头修炼，猛然听见有人跟他说话，吓了一跳。

见是于菲菲这个美女主动送上门来，他禁不住狐疑地打量了她两眼，眯缝起眼睛，强装出一副皮笑肉不笑的样子，有一搭没一搭地应

付她："呃？大内的宫女下凡了，又来传达什么圣旨？"

"什么宫女？叫得多好听，其实就是一使唤丫头。整天跑跑颠颠的不说，还提心吊胆的，害怕不小心出了纰漏被领导骂。"这个于菲菲，说话嘴就是没把门的，与陆乘风并不是十分熟络，竟敢一下子就苦大仇深似的，对着他喊起冤来。

陆乘风看见她没心没肺的样子，心里正郁闷，没好气地想，索性拿这个美女开开心，也算是顺便调节一下心态，便郑重其事地说："嗯，革命工作又不是请客吃饭，都是披荆斩棘的辛苦活，努把力，争取再往上前进一步，以后咱挤进通房大丫头的行列就好了。"

可没想到，于菲菲还真听懂了。她粉脸一下子就羞得通红，双臂把一摞文件盾牌似的紧紧搂在胸前，跺了一下脚，委屈地说："领导不带这么欺负人的啊。人家当你是大哥哥才向你诉两句苦，你却在一边说风凉话。"

陆乘风听了，心里怦然一动，立刻警觉起来。

他此前其实跟这个三甲美女真正交往的机会并不是很多，也就是路上偶见，或是开会的时候以礼相待，不得不假模假式寒暄几句而已。可没想到她现在竟然说出这种套近乎的话，不知道用意何在？莫非是想给我使美人计？不会呀，这个于菲菲别看色压群芳，但不会利用优势资源那是有口皆碑的，她不是这种人呀，那莫非是要有求于我？

当下，向来伶牙俐齿、油嘴滑舌的陆乘风竟不知道该怎么应对她，只得装出一副老实憨厚的样子，"呵呵"地自嘲般干笑了两声。

第二章 通房大丫头（2）

于菲菲看见陆乘风的窘态，小脑袋晃了晃，得意地扬了扬眉毛，拔腿就想溜。可是扭身刚向前走出半步，突然又转了回来，微微压下身子，反而凑得离陆乘风更近了些，低低的声音探寻地问："唉，刚才是怎么回事？"

陆乘风又吃了一惊，刚才还嬉皮笑脸的面部一下就绷紧了。瞪了她一眼，机械的声音，毫无感情色彩地遮掩说："什么怎么回事？你都看见了，我就是到门口抽棵烟。"

"嘻嘻，不愿意说就别说，"这丫头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顽皮地眼皮一抹搭，小脸一扬，爽朗地说，"好像谁爱打听似的。"说完就摇摆着肥大的裤腿，游走进了明光锃亮的玻璃门。

"妈的！"陆乘风歪头看着她飘摇的背影，惴惴不安地想，这种没风度的事，真是有损形象，应了俗话说的"顶风能臭八百里"。这屁大点儿的工夫就传到了总经办，估计等不到明天，全公司关心军国大事的人就全能知道。他现在甚至有些后悔，那时为什么不能忍一忍，日后找准机会，暗地里给吴中补偿一下岂不是更过瘾些。逞一时口舌之能，这样做有意义吗？

更重要的是，从于菲菲传达出的信息判断，这是背后有人在几乎事发同时，就给自己同步捅上去了，是吴中，还是另有其人？不管怎么样，看来今后可更得要事事加倍小心了。

陆乘风拿定主意要暂时躲一躲，但是还不能从大院里溜出去。因为上班无故溜号这种事，如果没有人追究，在国企里根本不算个事。而要是真有人追究起来，再翻出那本尘封已久的《规章制度汇编》，给你上纲上线按律典刑，至少也是个好说不好听的劳动态度问题。

陆乘风刚毕业不久在研究室那会儿，就有一个司职库管的老太太，不知怎么对党就那么无限敬爱，对他们这帮新投身到革命队伍，踌躇满志的大学生们就那么苦大仇深，见天地义务给他们考勤，而且

是分秒不差，乐此不疲。搞得他们和研究室主任经常提心吊胆的，可又不敢公开鸣冤。

后来还是陆乘风借着领器件的时机，将一块从报废电流表上卸下来的超强力磁铁揣在袖筒里，靠近老太太腕部的“海鸥”手表，一反常态跟她说了半天废话。失去了作案工具，老太太这才惋惜地暂时中止了那异乎寻常的革命激情。

现在人民当家做主了，绝不能再让穷哥们儿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了。嘿嘿！真同情那个老太太白白胖胖的小孙子，天天身边带着个特务奶奶。陆乘风想到这里，不禁莞尔一笑。

大隐隐于庭，就上技术部隐隐去吧。到他们那个会议室看一会儿资料，不但清静，而且还是自己曾经的地盘，谁也不敢说什么。

可是，当陆乘风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刚迈进技术部会议室屋门，意外地发现里面已经先期坐了三个人。其中一个是技术部的课题组长小王，另外一个敦实老头和一个戴着眼镜的瘦瘦女孩子，这一老一少他不认识。不过从衣着打扮看，风尘仆仆的，显然是外地来的客户。

三个人坐在沙发上，面面相觑，神情严肃紧张，都低头闷着不说话，明显气氛不是十分融洽。

陆乘风敏锐感觉到这种凝重的气氛，马上意识到自己来得不是时候，正要转身退出去。可是没想到小王眼尖，一下子瞟见了他，遇到了救星一般，慌忙站起来，急急地大声向他求救，“陆经理，您来得正好，快请进来坐。”

陆乘风暗自直叫倒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自己这不是送上门来给老东家擦屁股嘛。同时，也暗骂这个一向看似聪明伶俐的小王多事，这个小兔崽子，不知道领导现在心情不好吗?

陆乘风尽管心里怏怏的，可当着客户的面，还不得不摆出一副热情洋溢的样子，脸上忙堆出笑模样，径直走到一老一少二人面前，伸出手诚挚亲切地说：“是从外地来的客人吧，欢迎欢迎，欢迎莅临参观指教。”这就叫职业道德。

第二章 通房大丫头（3）

两个客户看见走进来的这个人，干练瘦削的中等身材，衣着考究，虽然乍看起来年纪轻轻，但一双不大的眼睛在金灿灿的眼镜后面发出锐利自信的神采，一看就知道是个领导，连忙站起身来。

“这是我们公司主管销售和售后服务的陆经理，以前也是我们技术部的领导。你们有话，尽管可以向他说。”小王如释重负，赶紧把陆乘风推到了前面。

那个矮胖胖的老师傅一边跟陆乘风握手，一边唯唯诺诺，低声下气地说：“指教不敢，指教不敢，不好意思，这回是来给领导添麻烦的。”

他带着的那个外表看似弱不禁风的姑娘，后来陆乘风得知是他们那里新分配来的硕士，因为此前从没到过北京，这次一方面是公事，另一方面是来顺便领教一下首都的古今风情。姑娘轻轻“嗯”了一声，跟陆乘风蜻蜓点水似的轻轻碰了一下手，就算是开场。

小王主动把自己原来的位置让出来给陆乘风坐，自己正确地选择坐在了两个客户远离陆乘风的一边，看起来脸色已经明显好转，多少恢复了些底气，微笑着静音相陪。

主人友好地把客人夹在中间，既显出对客人应有的敬爱和客气，也摆脱了刚才两方对峙的态势，老师傅焦虑紧张的心情似乎好了很多。

陆乘风先是哼哼哈哈，礼貌性地问了问他们几时到的北京，有没有去哪儿逛一逛，风沙气候适不适应，随后就故作不解地扭脸问小王：“有什么难办的事，你这个技术高手还解决不了吗？”

听到领导在客户面前公开夸奖他，小王脸上得意满足的神色一闪而过，心事重重地说：“嗯，陆经理，不是仅仅技术问题这么简单。”他支吾了一下，脸上挂着几分无奈，宣布似的抬高了声音重重地说，“这二位就是西南××设计院来的客户……”

一听到这个名头，陆乘风心里当时就忽悠了一下，立刻就明白了小王之所以把他拉进来的原因。但是他并没有立刻打断小王，而是佯作不知仍然继续听他介绍情况，同时琢磨着该如何打发这一老一小两个小“前台”。

“他们这个设计院，去年年初一批买了咱们两套仪器。按照咱们的政策，没有30%预付款本不应当发货。可是他们院长亲自在电话里跟销售员解释说，当地地方政府有规定，新购置的仪器，必须要经过当地质监部门检验合格后方可入库付款，因为预付款层层报批恐怕要耽误工期，所以和咱们商量，看能不能省了这道意思不大的手续？咱们一想，说的确实是有些道理呀。”小王说到这里，鄙夷地扫了二位一眼，加重了语气，“况且，他们院长还在电话里信誓旦旦地保证说，一旦仪器交验合格，他们肯定在一星期内一次性付全款。末了还言之凿凿，他们那么大一个国有科研院所，这点小钱根本不在话下。咱们这才放心大胆地发了货。”

小王停了一下，可怜巴巴求助似的望着陆乘风：“可是现在已经有一年多过去了，区区二十多万的仪器，他们不仅分文未付不说，还申请了两次售后服务和一次软件升级。这次是仪器的传感器寿命到了，他们拿过来要求紧急维修。我昨天晚上加班到后半夜，总算是完全给弄好了，可是他们这二位竟然……”

陆乘风看得出来，小王都难以启齿了，此前还真是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客户！

陆乘风怕小王过于为难，就接过话，貌似对小王说：“可是什么？按照规定办呀，先付齐货款，再结了维修费，拿上仪器走人不就得了。”

“唉--陆经理，”这时，坐在他身边的老师傅勉强抬起臊得通红的一张老脸，讨好地讪讪笑着，扭捏地说道，“这个货款吗，还有维修费，我们这次走得匆忙，没带过来。还请您体谅一下我们的难处，让我们先把仪器拿走算了。”

第二章 通房大丫头（4）

陆乘风一听，真是气得哭笑不得。他摇了摇头，同情地望着老师傅，和颜悦色地说："可是我也有难处呀。这件事情是我主管的，以前也曾多次责成销售员给你们打电话追款，可是你们却总是含含糊糊的，一会儿说仪器有毛病，一会儿又说是三角债，至今一分钱我也没看到。在每月的销售报表上都是黑榜有名，让我很被动啊。"

"嗯，确实是这样的。我们以前之所以没能及时付款，是因为对方欠着我们工程款不给，我们也非常着急，不过肯定过几天他们的钱就能过来。我们一旦有了钱，立刻就付款。我这次来之前，院领导也交代过了，仪器一旦修好，回去我们马上就把全部欠你们的钱付过来。"老师傅现在已经不脸红了，镇定自若地跟陆乘风他们周旋。

陆乘风见这个老哥们儿竟然厚颜无耻到如此地步，无言以对，只能是无奈地看着他浅笑。想，这回总算是开眼了，都什么年月了，还玩这种"空手套白狼"的把戏。咳咳！今天我要是真就这么着让你们把仪器给拿走了，以后在江湖上还真就没法混了。

老头看陆乘风笑而不答，估计今天可能是遇到了个硬茬，仅凭着嘴皮子上的功夫想蒙混过关恐怕不一定好使。他喝了一口水，眼珠转了转，哼哼唧唧地咧着嘴说："陆经理，你看这样行不行？我给你们写一个字据，仪器我先拿回去，保证一星期内，一次性把全部货款付过来。"

"可以呀！"陆乘风听了，立刻善解人意地笑了，爽快地说，"先让我看看你签合同的'授权委托书'，还有你带来的单位公章吧。"

陆乘风这样说，其实心里有把握。从对方的言谈举止上看，应该只是普通的技术人员，绝没有对外签合同的资质，更别说是带着单位公章满世界瞎溜达了。

"这……这……陆经理，看来您是信不过我呀。"老头听了陆乘风貌似合情合理的要求，立刻有些瞠目结舌，低头又想了一下，自嘲地

说，“我都这一把年纪了，凭着这张老脸，能跟你说瞎话吗？”

“唉，老师傅，可千万别这么说。”陆乘风态度客气，但语调坚决。不管对多难伺候的客户，他向来都是以礼相待，谁让咱中国一向号称是“礼仪之邦”呢。“从一般意义上讲，您可是我们的上帝呀，能用我们的仪器，我心存感激。但您写字据，其实代表的是单位，咱们个人之间本来并没有什么债务关系呀。可是单位之间的事，是有组织原则的，有些我也做不了主，恐怕还得公事公办。”

这时，边上的那个姑娘开口了：“陆经理，请您别再难为我们了。我们这次如果不把仪器带回去，领导那边我们交代不过去呀。耽误了工期，不仅要扣奖金，而且还要扣工资呢。您就让我们把仪器拿回去算了，欠款保证及时给您。”姑娘说得楚楚动人，后面几句甚至还带着哭腔。陆乘风其实很理解他们，“前台”嘛，说话做不了主，还总是身不由己冲在前面。

陆乘风此时也是进退两难，从一个销售经理的身份讲，他从来不愿意直接得罪客户，更不能断然拒绝客户提出的任何要求，哪怕是明显不合理的要求。这样做，绝对有损于单位的形象和产品形象，毕竟口碑相传是市场营销的一个重要渠道，没准得罪一个客户，就能扩大影响到整个行业，尤其是他们生产的这种专业仪器，渠道声誉更是重要。

可是他又不能满足他们的痴心妄想，就这样让他们把仪器带走。

往上面推一下吧，让他们知难而退。陆乘风想到了此前惯用的方法：“公司每月都要对我进行考核，你们那笔欠款已经连续好几个月成为我工作上的一个污点了，我倒是挺同情您的，可是公司不答应呀。你说你对你的领导不好交代，可是想到过我如何对我的领导交代吗？也请你们不要再为难我了。”

第二章 通房大丫头（5）

“呀，陆经理，那麻烦您就跟公司说一下，让我们先把仪器拿回去算了。”一老一小两个人几乎立刻是异口同声地说。

妈的！陆乘风一下意识到，自己刚才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在给自己找借口的同时，也给这两个只对自己负责，不管旁人死活的“前台”留下了一丝希望。死灰复燃可不好，得痛打落水狗，陆乘风心里恨恨地埋怨自己。

“那好，我这就打电话，跟公司请示请示。”陆乘风显出勉为其难极不情愿的样子，掏出手机，起身到门外去了。

看到陆乘风真打电话请示去了，两个人紧绷着的脸顿时就松弛下来，很有些枯木逢春、柳暗花明的味道来。老头端起面前的纸杯，很响地咂吧了一口，胖脸堆笑，有些得意地对小王说：“你们这位领导真是个好人。”

“是，是，我们陆经理平时对客户比对我们还要好呢。”小王冷眼斜着门外，绷着脸，呆板地回答说。同时在心里愤懑不平地想，还是你事先叮嘱过的，这两台仪器只要是回来了，不见钱绝不能放走。你现在自己倒先做起好人来了，敢情得罪人的事全让我们这帮小喽罗来干呀。真是嘴大的永远压着嘴小的。

过了几分钟，陆乘风面有难色重新走进来。他一边原位落座，一边抱歉地呵呵说道：“哎呀，不好办哪，我刚才已经请示了，公司那边不同意，我也没有办法。”

两个人听了，神色重又山重水复起来。姑娘明显有些沉不住气了，止不住提高声音嚷嚷起来：“陆经理，请您再跟公司好好说说嘛，我们确实有难处，又不是不给钱，过不了几天肯定给。”

陆乘风听了，眼角严肃地扫了姑娘一眼，心里暗暗冷笑，才多大点儿就出来吃伸手饭？初涉江湖也没从这个开始学起的。看来这个单位从上到下，从老到新都是一丘之貉！只可惜了这个看起来温文尔雅

的姑娘了。对不起，我今天就是认钱不认人，不说是为民除害吧，也要给你们上一课，还免收学费。

“就是，就是……”老头赶紧接茬，腻腻歪歪，继续装傻充愣说些车轱辘话。二人一来一往，配合得还真挺默契。

陆乘风在一旁缄默不语，还悠哉游哉地点起一支烟，慢条斯理地抽起来。反正仪器在手，就是把握了主动。现在只好选择沉默，一边晒着你们就是最好的应对。

这时，门外急匆匆走进来一位五十多岁的中年人，进屋就捎进一股浓重的烟气。他一见陆乘风，就双手叉腰，趾高气扬瓮声瓮气向他嚷嚷：“小陆，怎么还没有去开会？快一点，一屋子人就等你了。”

陆乘风慌忙站起来，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韩总，我这里还有个客户，稍等一会儿，我马上就过去。”说着扭头看了看边上愣愣的小王。

“什么客户，比参加我的会还重要？”韩总派头十足，几乎是在质问他。

“啊，就是这么个事……”陆乘风很为难的样子，慌忙向韩总简要介绍这里的情况。可是还没说几句，韩总就发火了，毫不理会笑脸相迎的那一老一小，向陆乘风断然说道：“小陆，我没有时间听你瞎磨叽，那里一大屋子人等着我呢。我就一句话，见钱放仪器，否则你负责。”说完，根本无视陆乘风上前欲辩解的模样，不管不顾出门扬长而去。

第二章 通房大丫头（6）

陆乘风看着韩总的背影，满脸的尴尬和委屈。等韩总走远了，陆乘风才转回身，向那一老一小沮丧地说："看见了吗，这是我们韩总亲自发话了。对不起，见钱放仪器，否则谁也没有办法。"

送走了一步三回头，对躺在屋角包装箱里的仪器依旧恋恋不舍的两位江湖大侠。陆乘风刚回到资料室，小王就迫不及待地一下子跳了起来，攥着陆乘风的手说："还是您有办法，叫销售员老韩来冒充领导，否则还不知他们要胡搅蛮缠到什么时候。这一招真是高，让他们彻底断了痴心妄想。"

"唉！"陆乘风叹了一口气，无奈地摇头苦笑着说："我这也是迫不得已呀，毕竟坑蒙拐骗有违咱们的职业道德，不是啥正大光明的事儿。"

"对付这些骗子，可能就得这样。"小王兀自愤愤不已，望着陆乘风舒缓了语气，"不过我倒是觉得，要是签一个字据，不妨让他们把仪器拿走算了。毕竟这样会损失一个客户呀。"

"这样的客户，不要也罢！"陆乘风恶狠狠地说，"合同不履行，不就是一张废纸嘛，咱们留着也不能当钱花。"他说着脸上浮起一层鄙夷，遥望楼下二人背影，轻蔑地淡淡冷笑，"哼！根本就没想要付钱，还妄图把仪器拿回去白使，真是两个白痴（吃）！"

"您怎么知道他们根本就没想要付钱？"小王与陆乘风并肩站立，看着窗外，声音里带着几分茫然。

"要是真有诚意付款，见到仪器不付现钱根本拿不走，当场怎么不打电话回去请示请示？显然是有备而来的嘛。"陆乘风轻描淡写地说，"哼哼，还跟我玩这一套！"

"真的呀，我被他们苦苦相逼一上午了，后来心都有点软了。"小王恍然大悟似的，感到有些后怕，"要不是您事先已经专门下了死命令，我可能就要酿成大错了，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呢。"他说着拿起

茶几上的烟，笨拙地抽出一支，递到陆乘风手上。见陆乘风摸兜，忙又回身抓起打火机，打着火再次凑上来。小王仰头关注着陆乘风的表情，满脸堆笑，“还是经理厉害，不管哪方面我们都与您差得太远了。我就纳闷了，您怎么什么都行呢？以后可得多教教我们。”

陆乘风点上烟，深吸一口，脸上浮起一层得意，慢悠悠地说：“怎么样，今天咱俩都长见识了吧？拒绝别人一定要坚决，千万别给他留念想。”

第三章 意外收获（1）

第三章 意外收获

池小茜是销售部的报关员，皮肤洁白细腻，红艳艳一张小嘟嘟嘴镶嵌在光洁可爱的苹果脸上，给人以娇艳欲滴的感觉。她个头虽然不高，但是圆润饱满的身体曲线绝对能和欢场里的名牌一决高下。就是眼睛不太好看，长着一双牛眼，这也算是缺陷美的一种吧。为了弥补这一缺憾，她总是有意无意地眯缝着眼睛，于是牛眼就变成微微上翘的两道弯月儿啦。

池小茜是苏北人，是前年大学毕业时让吴中给招进中天公司来的。

那年，吴中正好去南京出差，一位客户临行前委托他给自己正在南京上学的小姨子捎些生活费。不过圈里人一听就知道，什么捎生活费，就是把已经与客户谈好的所谓信息费，通过一个渠道转一下，洗一个澡，一个白白胖胖，貌似合法的私生子就算是准生了。其实要是真查起来，又能有什么用?

这个客户的小姨子就是当时临近毕业的池小茜。

吴中当时的心态仅仅是不负重托，圆满完成交易过程的最后一步。可是没想到在校园里的小餐厅见到小茜后，吴中还没说上几句，小茜竟然在这个陌生人面前，落落大方，主动侃侃而谈起来。

从校园趣闻开始，牵扯进明星大腕的八卦消息，然后是股票行情，其中还夹杂着师生间的绯闻，最后落到美国总统竞选结束。风马牛不相干的这些事愣是被小姑娘串在一起，口若悬河白话了两个多小时。逼得做销售出身的吴中愣是无可奈何，很罕见地当了一回听众，盯着那张眉飞色舞的苹果脸，出于礼貌“哎……啊……是……”地淡淡应付着。

听着听着，专业的敏感性令他灵机一动，这丫头哪像是一个学机械设计的，根本就是一个搞市场营销的好材料嘛。不但嘴皮子溜，而

且形象也不错，要是经过自己亲手调教一下，包装一番，没准会成为自己手里一个有分量的筹码呢。他现在急需的不就是这样的人才吗?

“嗯，此才可造。”吴中心中有了定论，就不客气地打断了她的即兴演讲，问她是否已经找好工作了。

小茜听了，不以为然地撇了撇嘴说：“像我们这种地方所属一般院校毕业的，还不是回县城呗。”

吴中身体向后靠在椅背上，双臂交抱在胸前，郑重地问她：“那你有没有到外地去工作的想法？”

鬼灵精的小茜听了心里怦然一动，两道弯月儿一下子变成了黑白分明的月偏食，稍微镇定了一下，刻意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似笑非笑地试探道：“您是不是想让我到北京去呀？”

当天晚上，同学们就发现，小茜满脸都是不可抑制的兴奋，不停地在各宿舍间钻来钻去，遇到人就抓住喋喋不休地畅谈人生，发布理想。直到熄灯后，还躺在床上“烙饼”，闹得大家久久不能入睡。

这个在县城里长大的姑娘，没想到自己竟然真交了“狗屎运”，能轻而易举地进入到一个国家级的大公司。可是她小心眼多，依旧不自信，怕是遇到骗子或是贩卖妇女一类的坏蛋，第二天一大早就用IP卡给姐姐家里打了长途电话。姐姐听后，一下子就把被子蹬到地上，高兴地跳了起来，害得她姐夫感冒了两个星期。

姐夫在电话那头，进一步肯定了吴中的身份背景和中天公司的巨擘形象，兴奋地直搓手。末了姐姐不免要在电话里叮嘱妹妹两句：“进中天这样的大国企要是没有硬人，就凭你这种学校想都不要想。既然人家吴总（社会上的人习惯把衙门公司里的中层以上领导都尊称为×总）看重你，你一定要好好干，给吴总争面子，给你姐夫争面子。还有，你机灵点，吴总平时工作辛苦，老是出差，别忘了照顾好吴总，报答人家的大恩大德，自己也好谋个长远发展。”

第三章 意外收获（2）

小茜觉得姐姐最后一句话似乎还有更深层次的意思在里面，心里默默地记下了。

吴中绝对是诚实守信的人，说到做到。一回到北京，马上专门找到公司主管人事的副总，煞有介事地介绍说，小茜的姐夫是一个大区市场中居于举足轻重地位的关键人物，很多人想送礼都摸不着门哩。可人家不知怎么的，就是相中了咱们公司的形象和地位，放了N多大单子给咱们，咱们还从没来得及答谢人家。现在难得提出这样一个小小的要求，对咱们来说，可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好事。

副总其实并不了解市场和客户的具体情况，听吴中云山雾罩地一忽悠，立刻夸奖吴中有战略眼光，还乐呵呵地说："吴经理不愧是咱们的销售专家呀。引进一个人，占领一大片市场，好买卖！"说完，立马就给人力资源部经理打电话，要求他们特事特办，马上解决小茜的户口进京指标。

吴中是很谦逊的人，听了副总的夸奖，竟还有些腼腆的表情，咧开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我哪里是什么专家，还不是领导指挥得好！如果没有老总们对我们销售部一贯的关心和支持，我吴中就是再有本事，可能也干不过一个卖菜的。"

"哈哈！"副总在宽大的写字台后面仰头开怀大笑，"别小看一个卖菜的，那也是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事呢。我以前也曾想过，如果没有卖菜的，咱们还不得每天喝西北风啊。你要是卖菜都卖不好，我卖菜可能也不一定能卖得过你呢，哈哈。"

"行，那我哪天就跟老总学学卖菜。"吴中适时地恭维着副总，心里却想，就你们这帮只会看文件，开会，整人的老梆子，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要是去卖菜，肯定卖不过我，还不得饿死。

"我想过了，就是不知道合适不合适。"吴中看似小心翼翼地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您上次会上指出的，咱们公司的人员规模要尽量控

制，我觉得非常有道理，非常赞同。现在要多进一个人，我也是心里不安。就有个想法，为了不给公司增加负担，能不能考虑把上次面试的那个人退掉，这样依旧保持销售部人数不变，还能有一块市场进来，您看这样合适吗？”

“好，好。”副总非常赞许地点点头，“除了上次张部长写条子的那个，你就自己跟人力资源部商量着办吧，我同意就是了。”老总笑容可掬的态度，是对吴中多大的信任和支持呀。

就这样，在吴中的操作下，池小茜挤掉了原本已确定的一名市场营销专业硕士生，很快接到了中天公司的录用通知，成了吴中手下。

池小茜那时有一个在上海工作的男朋友，被她调戏得五迷三道的，听说小茜意外进京，简直就跟天塌地陷一般，惶惶不可终日，急忙辞职追随小茜也来到了北京，在中关村一家公司做研发。

池小茜到职伊始，经过侦察，发现有吴中处处罩着她，胆子就壮起来，得空便跑到经理办公室，抱着电话和男朋友侃个没完。可以说从上午10点多钟到中饭时间，下班前1小时到下班后1小时，那个座机就成了她的爱情专线。这时的池小茜，一反活泼好动的表象，立刻变得猫一样缠绵起来，小嘟嘟嘴恨不得亲在话筒上，嘁嘁咕咕喋喋不休，外人一看就知道是在干什么。

办公室里有这么个我行我素的新人，自然受到周围同事的侧目。那时于菲菲还没有从销售部调到总经办，办公桌就在池小茜斜对面，于菲菲时不时举着泡满鲜花的水杯斜着白眼瞪她，一副鄙夷的表情，找着机会就对别人说：“瞧把她美的，都快冒泡了。”

第三章 意外收获（3）

销售员老韩，自打池小茜好上此道之后，也经常跑到经理办公室来，不是看报，就是东一句、西一句地闲扯。有时，在她打电话时，老韩就把一张老脸凑过去，喷着臭烘烘烟气的大嘴都快挨在小茜的粉脸上了，徜徉在爱河的小茜却还不知道。老韩偷听了一会儿，不是拍拍小茜圆润的肩膀，故意吓她一跳，就是悄声溜开，把小茜的甜言蜜语添油加醋地大声广播出去。

公司的销售员尽管都有自己的办公室座机，但是正经谈业务几乎全使手机，座机其实就是个摆设，可是人多嘴杂，池小茜的专宠又犯了众怒，因此对她爱情热线指指点点的就渐渐多起来。尤其是经过大嘴巴于菲菲穿堂过屋这么一宣传，一部分平素对吴中有意见的销售员便借着热线说事，实际上是针对吴中发难的冲动。

销售员们都知道，吴中是池小茜的后台。没有吴中罩着，凭她刚来不久一个小丫头片子根本没资格如此张狂，对着吴中控告池小茜，无疑是耗子舔猫屁--找屎（死）。而陆乘风才来销售部不久，心思还在原来的技术部，不会理睬他们这些明争暗斗，于是同仇敌忾，一些人就暂时不计前嫌，自然聚拢到孙纯的旗下。

一天，办公室只有孙纯一个人在，老韩瞅着机会，闲着没事一般慢悠悠地溜了进来，坐在孙纯的对面。他掏出两支烟，递给孙纯一支，自己叼上一支，欠身给孙纯点上。

孙纯放下手中的报纸，抬眼看看老韩，嘻嘻哈哈地说："老韩，我正要找你呢，这月你的销售可不太好呀。"

"可不是，电话都接不着，客户都快跑光了。"老韩手托着脑袋，好似无可奈何地赶紧应道，看起来很委屈。

孙纯暗想，这就要来了。于是就鼓励性地套老韩的话："这电话怎么接不着呢？咱们电话不是各屋都有吗？"

“孙经理，你可能没注意到，咱们的电话总是被个别人长时间占着，还完全是一些乱七八糟与工作无关的事。有好几次，客户急着找我下单，可电话死活就是打不进来，后来没办法，人家要的急嘛，只好转投了咱们的竞争对手。你说这东西还怎么卖？”老韩一边说，一边翻眼皮盯着孙纯，研究他的反应。

“你不是有手机嘛，打你手机不就完了。”孙纯很关心的样子，油光锃亮、红扑扑的胖脸上笑眯眯的，替老韩出主意。

“孙经理，你知道我们的手机费不像你们当头儿的，打多少都给报销。我们每个月就那么可怜巴巴的一点定额，打爆了就得自己掏钱。现在电话老占着，耽误生意，再赔上手机费，吃不上饭找谁去？”不明真相的人，要是现场见老韩一个老男人这么痛楚地长吁短叹，绝对会为之感染。

可孙纯听了，心里却是又好气又好笑，想，我还他妈不知道你们这些销售，真有买卖肯定就是马上拿着手机溜到屋外走廊上打，要是走廊人还多，恨不得立马蹲到厕所里打，为的就是不让别的销售员抢了自己的生意。更恶劣的是，与客户讨价还价谈回扣，绝对是鬼鬼祟祟地用手机单线联系，鬼才知道那些现金回扣客户到底拿到了多少？随便填一张提取现金的“信息费申请表”就让我签字，还理直气壮的，真当我是傻子呀！花自己一点钱打手机还不是全为了你们自己？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么装腔作势真是岂有此理！

但是，他也看出来了，老韩今天是来找池小茜茬的，其目的明显是想借此搞吴中一下，所以暂时还不能跟他扯旁的。

第三章 意外收获（4）

孙纯深表同情地叹了一口气，顺手把烟灰缸推到老韩面前，语重心长地说："唉！销售这一行难做啊，从别人腰包里把钱掏出来，实在是不容易。小茜刚来不久，还没有体会到这里面的难处，所以就需要你们这些老师傅多教教，多带带，善意提醒一下也是有必要的嘛。我想这个鬼灵精的丫头一定能明白，都是为了她好。"

老韩听了，心里就有些失望，暗自骂道，你小子怕得罪吴中，自己不说，让我们去说，真是个滑头。便没好气地大声嚷嚷："我靠，还提醒她？比你还横！咱跟人家可比不了，人家多会混呀。"

孙纯听他话里面明显对自己有些不满，知道这人是狗脾气--说翻就翻，就赶紧把话拉了回来，郑重地承诺说："好，哪天有空，我找小茜谈一谈，让她今后注意一下就是了。另外，老韩啊，不是兄弟说你，该忍的时候还是得忍一下，亏了提成，到年底我给你补回来不就完了。"

老韩听孙纯说得感人，话里还隐含着对自己的支持和认可，也就不继续往下纠缠了，忙又递上一支烟，心满意足地起身去了。

孙纯慢悠悠连续嘬了几口烟，望着烟雾中空洞洞的门口，眯着眼睛沉思起来。

别看陆乘风和吴中的斗争后来居上，是主战场，可他孙纯这两年还不是在吴中的戏弄、欺瞒中忍辱度日。可要细说起来，他比陆乘风更是苦大仇深！"咬人的狗不叫"，其实孙纯何尝不想找机会搞吴中一下？

当年孙纯从部机关下来的时候，老爷子就有交代："小孙呐，看这个形势，你这个正处级在机关里要想直接升上去，恐怕有难度呀。你有没有想法暂时去基层锻炼一下，磨练个几年再调回来？这样恐怕还有机会。"

牢记老爷子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孙纯到任后，一心想干出些成绩，同时也忘不了利用公司财务方便的有利条件，随时对老爷子千恩万谢。可是没想到碰上了吴中这么一个“在斗争中成长”的顶头上司，真让他始料未及。

他本以为自己是从上边下来的，又有根基，基层的人好歹也得给他几分面子，可是他想错了！一次，他酒后向哥们诉苦：“我下来不想捞钱，就图个无过，本来也想和吴中搞好关系，只求干事儿顺心点。可是没想到碰上这么一个吃生米的主儿，当官、捞钱、玩女人、整人、害人五毒俱全，你捞你的，玩你的，可是别坏别人的事呀，好像谁都跟他有仇似的。”

公司里的人都清楚，在孙纯没到任之前，销售部一直都是吴中一个头，像销售提成、奖金分配、回扣这些事，从来就是他朝纲独断，尤其是从国外代理商那里拿货的底价，更是他的绝密，连公司总经理杜小军都不敢肯定放在他面前的价格是不是真的。

因此，尽管公司从上到下，对吴中所谓“商业秘密”的说法颇有怀疑，但是这几年销售业绩毕竟是直线上升，缺了吴中可能还真不行，于是就想了这么个“掺沙子”的馊主意，想派人进去做卧底。可找了几个人，谁都不愿意去。大家一是觉得从别人兜里掏银子的销售工作是一个苦活，哪有坐机关旱涝保收踏实自在？二是觉得这个吴中鬼头滑脑的不好合作，难以有所作为，地雷的秘密还没探着，没准先让地雷给炸死了。

把孙纯派进销售部确实是公司董事会经审慎讨论后出的一招棋，一是孙纯有机关的背景，不管吴中再怎么排斥，可能也得容忍一些。另外就是吴中知道孙纯是“临时工”，应该不会产生过多的警惕戒备。

第三章 意外收获（5）

但是，就在销售部热烈欢迎孙纯副经理到任的宴会上，吴中却有意无意给了他一个下马威。

那天晚上，销售部全体员工齐聚于昌平一所著名山庄的豪华宴会厅里，六七十人乌乌泱泱的场面还真挺壮观。红男绿女穿梭寒暄，香风烟霭撩人心脾，大厅里充满了欢声笑语，尤其是担当司仪的美女于菲菲在前台上娉娉婷婷地一站，就更显得整体档次不凡。

第一个节目是吴中致欢迎辞。他先是把孙纯的辉煌经历添油加醋地介绍了一番，又在渲染他的人品、能力过程中用了不少悼词上常用的套话，最后挥舞着胳膊，朗声断言，孙经理必将把销售部从眼前的胜利引向更大的胜利，仿佛他孙纯是销售部早就翘首期盼的大救星了。

吴中的讲话不时赢得大家，尤其是年轻员工的热烈掌声。池小茜小脸通红，小巴掌拍个不停，脸上那两道亮闪闪的弯月儿死盯着敬爱的领导。

后面该孙纯表决心了。因为是受到了领袖般的待遇，又加上耳朵里灌得很晕乎，因而很激动，很振奋。他挺着大肚子，笑容可掬地信步上台，以洪亮的声音感谢大家的热烈欢迎，并宣布即性填词一首，以助酒兴：

久有凌云志，相聚销售部，如日中天创佳绩，我辈拉风正紧！到处财源滚滚，更有豪宅香车，美女等咱急。春风劲，赚钱忙，盼高升。新老帅哥齐聚，都是有钱人。可上歌厅大笑，可下桑拿辛劳，只要客户喜欢。世上没啥烦，只有老婆太严。

孙纯台上每说出一句，台下就是一片欢笑声和掌声。于菲菲顾不得形象，把麦克风搁在地上，已经捂着肚子，笑得直不起腰了。孙纯刚说完，她就弯腰拾起麦克风大声喊，“哇噻--孙经理太强了，我爱死你了！”又逗得大家更长时间热烈地鼓掌叫好。

激动人心的欢迎仪式结束以后，饥肠辘辘的员工们各自组合，呼啦啦地冲向已经摆得五颜六色的大桌子旁，拆烟开酒，性子急的早已受不了诱惑，埋头不管不顾地抢先战斗上了，一时间觥筹交错，杯盘相碰，酒香四溢。

可是孙纯、于菲菲、池小茜他们管理部的餐桌前却没人动筷子。原来吴中拿着手机离席出去打电话了，过了十多分钟还没有回来。大家都干瞪眼看着一桌子美食，眼巴巴地等待吴中回来开席。

老话传下来，这人有三急--“性急、尿急、饿急”，而且据说胖人最怕饿，饿劲一上来五爪挠心一般难受，再加上刚才豪情释放，更需要补充能量，早已经饿急了的孙纯，酒虫都快爬到嗓子眼了。他看周围面面相觑，呆呆地正在给龙虾、鲍鱼相面的众位同仁，觉得应该挺身而出，为大家谋第一个福利，就戏谑地对大家说：“吴经理电话够长的，估计是有重要事情，要不就是临时出去了，我看大家都饿了，咱们开撮吧，别把大美女们都饿瘦了。”说完，他以身作则操起筷子，对准最爱吃的凉拌刺身就下了手。一口下肚，被辛辣的芥末呛得直吸溜，禁不住大喊过瘾。可是当他不好意思地抬头偷眼往四周一扫，手忽悠一下就悬在了半空。

第三章 意外收获（6）

千真万确，他的倡议纯属自产自销，竟没有一个人响应！大家木胎泥塑一般正襟危坐，几双眼睛正可怜兮兮齐刷刷地望着自己。孙纯心里立时“咯噔”一下，感觉十分诧异，随之而来便是极度不快。

刚才可能是他们没听清，否则好歹也得给我个面子。孙纯混过不少机关，还没有见过这么不给面子的。他稍一犹豫，立刻举起盛满“五粮液”的酒杯，尽管和蔼可亲的笑容已经有些泛白，但还是郑重其事地再次发出了动员令，“别干坐着啦，来--大家先喝一杯！”

可还是没有人动！也好像没人想要说些什么，没人想要解释什么，桌上一圈全是礼貌的呆笑，毕恭毕敬一齐簇拥着孙纯。孙纯端着满满一杯酒的手无可奈何僵在了半空，一脸的尴尬，面色由白转青。

可巧的是，此时吴中恰好回来了。他春风满面，绕过人群，大步径直走在到桌前，一边弯腰拉开椅子坐下，一边轻松随意地解释：“对不起，对不起，耽误大家吃饭了。哎呀，咱们杜总什么时候教育我不好，非得挑这个时间，我先自罚一个，大家开吃吧！”

话音未落，便举起酒杯，理所当然地仰起脖子，率先一饮而尽。众人等吴中放下酒杯，才像得到大赦令似的，迅速操起家伙，看似眼睛都饿绿了，贪婪地大吃起来。

孙纯脸上真的挂不住了，刚才满心的得意和虚荣像玻璃花瓶，一下子就被一双无形的黑手，“咔叭”一声捏得粉碎，刚盛进去的鲜花和玻璃碎片四处飞溅。可这只黑手还不依不饶的，继续伸进他的体内，捅着他五脏六腑中的某一个部位，火辣辣地痛，这个部位正写着“自尊”。

人都是有尊严的，但他此时又实在找不到合适的理由当众发泄满腔愤怒。

他没有响应吴中的号召，而是尽量控制住微微颤抖的手，把酒杯慢慢■在桌面上。但酒还是从杯口湮了出来，一小滩湿乎乎的印迹在

台布上浸润、扩散。他双手交叉抱在胸前，挺直腰杆端坐在椅子上，转圈扫视着他那些可爱的同仁，极力压抑着涌撞上来的一股冲动--掀翻这张载满猪食的桌子！

那晚的隆重欢迎酒会上，孙纯此后就一直僵坐在自己的位置上，脸色煞白，笑容凝重，嘴角紧绷着，再也没有说一句话。

第四章 在斗争中成长（1）

第四章 在斗争中成长

白天和吴中干了一场的直接恶果是，陆乘风当天晚上即被请吃了一顿便饭，而请客的主人竟然是孙纯。

官场上的规矩，“干革命”就是请客吃饭。真正解决疑难杂症，商讨军国大事，其实都是在酒桌上或什么地方上先沟通好、策划好了的。最后提交到所谓办公会上进行集体决策的，那些提案呀、政策呀，不过是走个形式罢了。

怎么？会前从没有听说过与这个决议有关的某些风言风语，完了，完了，祝贺你，估计你就快要GAME OVER了。能上能下可不是光说着玩玩的，自我安慰一下，回家抱孩子，尽享天伦之乐，不也是人生一大享受嘛。

陆乘风与孙纯和吴中他们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三国演义。铁拐李把眼挤，你糊弄我，我糊弄你，根本就是三条道上跑的车。别看平时表面上称兄道弟的，那全是演给外人看的，实际上相互之间一句真话都没有。按吴中的话说，在斗争中成长！道不同不相为谋嘛，也是人之常情。

这天下午，陆乘风正在一个上海朋友在北京开的分公司处喝茶，忽然接到孙纯的请客电话，不由觉得有些意外，眼珠转了两圈，便假装高兴地试探孙纯，请客到底是纯粹为了胡吃海塞一顿，还是另有所谋：“好呀，咱们兄弟也好久没一起聚聚了，顺便把老韩他们几个销售员也叫上，一起热闹热闹。”

果然，孙纯在电话那头笑嘻嘻地放大嗓门：“今天不叫他们，就咱俩喝两杯。”

陆乘风听了，立刻就意识到，晚上十有八九是“鸿门宴”。不过现在暂时还摸不清楚这个“大炮”叫上自己单练的具体动机和目的，是要

充当他和吴中之间的调解人呢，还是受其他什么人指使来探自己的口风呢？他这么做到底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

可他仍是甜言蜜语地说："我靠，哥们儿想到一块去了，这段时间净是瞎忙了，早就应该出去活动活动了，你定地方，我准到。"

陆乘风搁下手机，看着在侧座上正躬身给自己添茶的陈总，羡慕地想，看看人家，自己给自己当老板，活得多滋润，自己可是没法比呀。

这个上海来的陈总，地道的北京胡同串子出身，本人成分是骗子，靠着给欧洲一家公司做销售代理起家。还是在许多年以前，因为那个欧洲公司刚刚打入中国市场，产品又比较前沿，所以根本无人问津，当时的陈销售员穷得连饭都快要吃不上了，老婆也让一个温州人给顺带捎走了。

后来他不知通过什么关系，打听到陆乘风他们要采购一批光传输设备，就死皮赖脸地天天跟在他们屁股后面玩死缠烂打那一套，大搞口头骚扰，弄得大家都不胜其烦。恰逢陆乘风从内部情报上得知，有一种适合他们使用的新型器件是当时欧洲限制出口的，眼珠一转，便对这个冒爷使了个坏，想让他知难而退。

于是陆乘风就大模大样地把他叫了过来，下了最后通牒说，如果能搞到这种器件，他们愿意出高价收购，而且连光设备采购合同也一并签给他，否则一概免谈。

"兄弟，你可是救了我了，倒腾这玩意儿比贩毒还过瘾呢。"当半年以后，这个可能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在鬼门关上走了一遭的大叔，把用海绵里里外外装裹了三层的器件，交到满脸愕然的陆乘风手上时，他不由得对眼前这个面黄肌瘦的老兄刮目相看了，嘿！真有点为了生存抛头颅，洒热血，不顾死活的执著劲，自己是自叹弗如呀。这一辈子就只能在旱涝保收的国企里踏实耗着吧。

第四章 在斗争中成长（2）

就这样，陆乘风他们不仅超高价收购了这些器件，而且慨然兑现了承诺，把炙手可热的大笔设备采购合同也签给了他。还看在他穷困潦倒的份上，大发慈悲，货前把款先付了。可连这位老兄自己都没想到，鸿运当头，挡都挡不住！正巧赶上这种设备厂方全球范围降价，他顷刻间一下就又多赚了一百多万！算是淘到了第一桶金。

此后便是一发不可收拾，这家伙越玩越大，几年下来竟然发展到要想见他还得预约，公司总部也转移到了上海。现在陈总不仅膘满肉圆，而且还四海为家姬妾成群，到底有多少子公司、孙公司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这次，陈总又从上海来北京探亲，特地给陆乘风打电话，约他畅叙友情，也算是报答“养育之恩”吧。正巧陆乘风要出门逃难，就打电话告诉助理说，下午要出门见一个客户，打车溜了过来。

陈总听到了陆乘风今晚有约，眨巴了几下眼睛，忙探身拍了拍陆乘风大腿，有些着急地说：“嘿嘿，陆老弟，你今晚哪儿都不能去，莉莉已经在家做好饭，等着咱哥俩呢。还有我从台湾新带过来的上好乌龙茶，你也一定要品尝品尝。”这个莉莉，就是他在北京的一个小妾，以前还是个小星星，陆乘风曾经在电视上见过的，演一个刚正不阿的女主控官，不过陆乘风并不觉得有多靓丽。

妈的！陆乘风看着这个油头粉面，遍身肥油的老兄，心里暗暗地哂笑，少跟我来这一套糖衣炮弹，我哪能像你活得这么轻松？今天晚上跟孙纯见面确实挺重要，你就是请我品尝你那个莉莉的鲜奶我也不能去。

“我今天晚上绝对不行，工作上有重要的事情要商量，实在是不好意思。”陆乘风抱歉地摇了摇头，别看骂是骂，他其实对这个大老板还是挺有好感的，“苟富贵，毋相忘”并不是随便一个人就能做到的。

“唉，可惜，你们这帮吃官饭的是身不由己呀！”陈总惋惜连连，摇头晃脑地说，“不过老兄在此有一句忠告，不管你愿不愿意听，我都

要讲出来。”

陆乘风听了一愣，皱了一下眉头，心想，这个老东西现在也太嚣张了点吧，虽然有俩糟钱，可是自己名义上毕竟还是央企的官员呀。没听说过，自古钱不与权斗吗？竟敢强迫自己听他胡言乱语。

陈总察觉了陆乘风不置可否的表情，可是毫不介意，扭着大屁股站起来，一下就靠在陆乘风身边，压低声音故作神秘地在他耳旁说：“你老弟年轻有为呀，但是只有一件事情不要干，以前你不干，以后也千万不要干！”

“什么事？”陆乘风听他这么一说，还真就来了兴趣，迅速转过脑袋，笑呵呵探寻般瞅着他，等他不打自招。

“听老哥我一句话，就是贪污千万不能干！”陈总眼珠子瞪得圆鼓鼓的，一脸庄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下来，你们那些人里，我独独只和你保持联系吗？就是因为我佩服你不贪污，不吃回扣！”

“哈哈，”陆乘风朗声笑了起来，骄傲地说：“你放心，犯法的事我是不会干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嘛。我知道，小命和信誉终究比钱要宝贵。我这人一贯胆小，比不上你老兄，当初竟胆敢跑到大洋彼岸去以身试法。”

第四章 在斗争中成长（3）

“兄弟，话不能这么说呀！”陈总被点到了痛处，暄胖的脸上窘得连毛孔都快要渗出血珠来了，脸红脖子粗急急地辩解道，“我那也叫报效祖国不是？崇高的事业呀。就像歌里唱的，军功章里有你们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嘛。”

“唉，”一提这些，陆乘风倒是忽然想起了另外一件事，“我上海有几个兄弟，正需要一些军品级的器件，可是国内买不到，你看你有没有办法？”

“别介呀，兄弟，你这不是把哥哥往火坑里推嘛！”陈总双手齐摇，屁股上像被针扎了似的，赶忙跳起身还坐回了原先的位置上，“我当时那是真不知道，要是知道……”

“嘿，瞧把你吓的，”陆乘风抿着嘴，饶有兴味地看着他那副熊样，“放心吧，这些器件不是违禁品，只不过在国内买不到罢了，你关系多，帮着在东南亚一带找找，或许就有，我不会害你的。”

“你和你那些朋友关系怎么样？”陈总似乎还心有余悸，惴惴不安地问。

“嗯--”陆乘风想了一下，慢慢说道：“怎么说呢？我只能告诉你，帮他们就算是帮我吧。”

陈总面色见晴，熊掌一般的肥手抚弄着领带，爽快地说：“好，兄弟，只要有你这句话，我这心里就有数了。”

“不过有一点，他们现在经济上有点困难，预付款肯定是拿不出来的，器件的钱希望你也少赚点，货款可能也要拖个半年左右。”陆乘风对他们这帮经销商，一贯是把丑话先说到前面。

“没问题！老弟，有你担保，我还担心什么？”陈总啪啪地拍着自己大腿，显出一副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有你老弟的信誉在，就是5A级。”

陆乘风其实自己明白，他这银打金铸的信誉也仅限于在商场之中，并不适用于三种人：对手、记者、法官。因此戴上了这个大高帽，不免微微塌下了腰，有些惭愧。

陈总屈尊亲自到楼下把陆乘风送上他的“奔驰”车。在关上车门之前，还不忘了再次叮嘱他：“老弟可千万别贪污呀，要是缺钱，别客气，就找我要，我钱花不完的。”

司机启动了汽车，陆乘风回头望了望他白白胖胖新出笼包子一般的身影，心里暗自笑道，拿了你的钱就不算贪污了？少跟我憋屁，都是在商场上摸爬滚打出来的，“无利不起早”这是铁律，还蒙得了我？不禁对司机双关地说：“你们老板真会做生意呀。”

“那是，那是，”司机训练有素地把后视镜掰向一边，自豪地说，“我们陈总现在是黑白两道通吃，实在是了不起，员工们没有不佩服他的。”

孙纯今天找的这个饭馆可真不赖，绝对是下了本，请他吃的便饭竟是鲍鱼！

可是，就凭他们这些人明面上那几千块钱工资，上半月要是这么奢侈一次，下半月就得扎着脖子喝西北风。不过，现在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工作呀，吃完了开张发票，他俩随便谁签个字，就能报销。

陆乘风和孙纯隐身在餐厅一角的阴影中。暗红色的灯光，映得盘子里两只肥鲍愈发显得棕亮鲜香，配合着轩尼诗的殷红清澈，还真有些轻松惬意的友好氛围。

再一次炫耀了自己原先在部直机关里那一整套丰功伟绩及拥有的丰富人脉资源之后，孙纯看似已经喝得有点多了。他眼球浑浊，盯着陆乘风：“我就是不明白，在咱们部门里，有人为什么就听一个人的，咱俩谁都支使不动，你说这正常吗？”

第四章 在斗争中成长（4）

陆乘风听见孙纯佯作无意的说法，还真是搞不懂他的真正用意，心想，嗯，反问我，还不肯直接就说出池小茜的名字，这是套我的话呢。这家伙可真贼，看来得时刻保持警惕。

“嘿嘿，我可比不上你，你比我强，”陆乘风憨厚地咧了咧嘴，随声附和，“我可真是孤家寡人一个，平时对手下直属那几个人，还得陪着笑脸，见天地哄着他们干活。你来销售部的时间比我长，什么人调不动？”

见陆乘风来了个迂回，同样也反问了他一句，貌似顾盼自怜，实则是变着法地夸他，孙纯勉强笑了笑：“■，强什么，我还不是和你一样，有职无权的。想干点事儿还得上上下下看别人脸色，你说这他妈的叫什么工作风气？”

他这是有意在自己和吴中之间拱火呀，但现在说什么都不好。因此陆乘风就取了个中，打着哈哈说：“什么风气？销售部的风气呗，咱们这两个外来户不得不慢慢适应呀。”

孙纯算是看出来了，陆乘风这个家伙狡猾狡猾的，即使是在今天这种场合，套他的话也是白费劲。话锋一转，眼睛盯着手上的酒杯，慢慢旋转着，似乎是很随意地问：“你现在有什么打算？”

嗯--？这个问题也太尖锐些了吧，这可是个敏感的私人问题！一般很少有人这么直截了当问的，尤其是他们之间这种非敌非友的关系。莫非孙纯今天是受人主使，来给他传话的？这可是非同小可。

陆乘风靠在椅背上沉吟了一会儿，才慢悠悠不咸不淡地说：“打算？我还能有什么打算，只要工作上不出大错，麻烦少一点，奖金多拿一点，凑合着养家糊口，就对咱国企感恩戴德啦。”

“唉，乘风，我觉得你这个态度就不对了嘛，”别看孙纯笑脸相迎，可是话里却毫不放松，“你在公司里是大家公认的一个人物呢，既

懂技术，又擅长管理组织，现在这个工作你又不太愿意干，再在销售部窝下去岂不是浪费人才？连我都替你惋惜。”

孙纯这句话，可是点到了陆乘风的心结上了。我到底是不是个人物大家自有公论，也不是你给定义了算的。你说我懂技术，善管理，为什么不夸我还精通销售和市场呢？你这个家伙也就会打打官腔，放放空炮，我自认为除了这方面，其他的都比你强得多呢！当然，这话绝不能当面明说，已经得罪了一个吴中，要是再把孙纯也彻底推到对立面上去，自己可就真成孤家寡人了。

“我现在觉得在销售部待着挺好呀，坐在家里光动嘴，不用四处奔波，也不像以前搞技术时那么疲于奔命。”陆乘风满脸愕然，故作十分不解地问，“你是听谁说的我不太愿意干？”

“■，还用谁说？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嘛，看你每天没精打采的，说句话都困难。”孙纯把一片脆嫩滑腻的鲍鱼用亮晶晶的叉子捅进嘴里，含糊不清地说，“连杜总都知道了。”

这言多必失呀，难怪连圣人都时常告诫自己要“三缄其口”。陆乘风听孙纯话里带出“杜总”两个字，心里便立马开了锅，惴惴不安地想，难道今天鸿门宴的幕后主使是公司总经理杜小军？

完全有这个可能！从上午于菲菲传达过来的信息中解读，很明显，杜小军已经在第一时间掌握了他和吴中交火的信息。当时吴中正在现场，不可能去报案，别的销售员越过好几级，直接捅到公司最高层的可能性也不大。由此分析，那个通风报信的内线，很可能就是眼前这个孙纯！

怎么能进一步试一试呢？陆乘风站起身来，假意要去洗手间方便一下，其实是为了争取时间，好在脑子里快速考虑一下。嗯，干脆，冒一下险吧！陆乘风实在是太珍惜眼前这个机会了，摸清了“地雷”的秘密，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打击敌人嘛！

第四章 在斗争中成长（5）

不大工夫，陆乘风重新回到座位上，脸色悲戚戚好像很无奈的样子，心情沉重地说："你刚才说的我认真考虑过了，还真得谢谢你，确实是为了我好，给我提醒。"他眼睛眯缝起来，尽量减少信息向外传达的数量和质量，装傻说："可是公司里那些个部门你还不知道，就属技术部和销售部挣钱多，再调到其他部门钱可就少了。咱跟谁过不去也不能跟钱过不去呀。我觉得还是不能轻易换部门，再说现在哪个部门也不缺领导呀。"

孙纯满面红光，十指交叉捂在大肚子上，舒服地把身子埋进西洋风格雕花高背软椅中。陆乘风见他这个近乎于幸灾乐祸的姿态，怎么看怎么觉得别扭。

"嘿嘿，老弟，老哥给你出个主意，别在一棵树上吊死呀，"孙纯大大咧咧地说，"部直下属那么多单位呢，不止中天公司一个赚钱多的地方吧，何必在这儿招人不待见。"

啊，明白了，这个意思是让我离开中天公司呀。

"根本不可能！"陆乘风好像真的有点急了，急急火火地说，"两年前刚干完西北工程那会儿，我就恳求过咱们前任老总，求他放我一马，让我离开公司算了，可是他根本就不答应。当场还扔下一句狠话，让我死了这条心。你那时候在机关，不了解这个情况。"

"此一时，彼一时嘛。"孙纯很惋惜地摇了摇头，似乎很有点同情的意味，"乘风，说实在话，我真的是为了你好，所以今天才私下给你出这个馊主意，趁早离开这个是非之地算了。换个地方，轻轻松松的，钱还不少拿，多好？你要是下定决心要走，公司那边现在应该没问题，要是还不放，我出面给你做做工作。"

啊！逗他说出来的就是这句话！你给我做工作，你算是老几？咱俩从级别上来说那可是平起平坐的。这下全明白了，确实是杜小军派

孙纯来做说客的，想要劝说陆乘风畏罪潜逃，自己主动提出调离中天公司！

哼，想要挤对老子走，老子偏偏不走！让你们这帮家伙哈哈笑，想都不要想！可是杜小军的动机呢？天下熙熙，皆为利来，这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呀。自忖与杜小军之间还没有到深仇大恨的地步，他为什么要急于赶我走呢？

“嘿嘿，来，喝酒，喝酒！”陆乘风探身向前，三根手指捏起高脚酒杯，站了起来，把琥珀色液体直接就捅到孙纯面前，看似有点强迫的味道，“他妈的，工作上那些烦心事今天咱不提了，免得破坏了难得的好心情……”

陆乘风回到家里，闷闷不乐。他仍然对杜小军要赶他走的动机百思不得其解，心想，今天就算被自己装疯卖傻给敷衍过去了，但是可以肯定，他们今后仍是要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杜小军可不是个轻易就能善罢甘休的主儿。现在自己人微言轻，处处被动，只能对今后事态的发展拭目以待。不过有一点已经很明显了，继续在杜小军手下待下去，自己的功名利禄就算是熬到头了！

他老婆林爽也是刚从外面应酬回来，看见陆乘风又是一副死人脸，心事重重地在书房一支紧接一支地抽烟，就知道这个家伙又在装深沉了，于是没好气地说：“你瞧瞧你现在这个样子，上班天天闲着，钱也挣得没有以前多，还整天板着个脸，给谁看呀？别人原先跟你差不多的，现在升官的升官，赚大钱的赚大钱。我倒是跟着你苦惯了，可以后孩子要上名校，出国留学，没钱怎么办？”

现在她可是蒸蒸日上的事业，到欧洲公派学习了几年，不管真假也算是个“海龟”。而且最近还有风言风语，传说有可能要从副处长扶正，因此在外面便越发的谦逊，回到家里却是越发的骄横，相对于每况愈下，处处感受到不顺气的陆乘风反差对比强烈。

第四章 在斗争中成长（6）

林爽现在最擅长的，就是总在陆乘风最难受的时候，怕他印象不深，及时给他往伤口上撒一把盐！而且还总能顺带着举出身边某某人光宗耀祖的具体事例，刺激刺激他。

陆乘风根本无心给她解释，因为按照以往的经验，像今天这种屡战屡败的战果，上报了反而会适得其反，不仅得不到只言片语的安慰，而且会一如往常，享受到更严厉的鞭策和鼓励。

因此每逢这种情况，陆乘风总是心怀歉疚，一语皆无，心里更加沉闷和憋屈。

女人一生中只要把握住两点，一般就不会出大格，一个是不要太爱慕虚荣，一个是别贪小便宜。陆乘风很理解，与自己同在一个部委不同下属单位工作的林爽，看到他现在江河日下，一蹶不振，而别人却是在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高歌猛进，虚荣心受到摧残，也确实是情有可原嘛。

以前也曾多次试图与林爽沟通过，可是随着两人之间的理念差距愈来愈大，沟通效果也大打折扣，三天两头地发生不睦。可这日子也不能整天吵着过吧，现在陆乘风毕竟是底气不足，极少发言。

陆乘风今天才第一次深切感觉到，自己现在真是应了那句成语--内外交困。

是吴中捅咕的杜小军，逼迫陆乘风调离，还是另有其人？要真是这样反而好办了。找到那个系铃人，顺藤摸瓜，软硬兼施，终究没有解不开的结。最要命的是，这是杜小军的原生态想法，从人的本性上看，心魔只能是自生自灭，要想改变恐怕只是个美好的愿望。

陆乘风想到后半夜也没得出个定论，索性放宽心态，自己给自己打气，你们有后台，难道我就是吃素的吗？再说在国企，没有犯罪证据，想随意动一个处级干部谁都得好好掂量掂量。今天杜小军委托孙纯来给自己传话，本身就证明他也心虚着呢。

算了，只要明天还有饭吃，就是幸福！

他这一夜在书房里睡得很不好。梦境中又出现了那两个女鬼要分割他的恐怖场面，第二天早晨起来还心惊胆战，胸口“突突”乱跳。

第二天早晨，陆乘风刚走进办公室，就意外地看见吴中手里正拿着一块抹布，史无前例在给自己擦办公桌。他紧走几步奔过去，一边夺吴中手里的抹布，一边惶恐不安地连声说：“哎呀，怎么敢劳您老兄的大驾，让您亲自给我擦桌子？谢谢，谢谢，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他们三位领导的办公室从来都是由专门的保洁员来打扫的，根本不用自己动手。因此，吴中这个举动，确凿无疑是主动示好。陆乘风拿着抹布，先是转到吴中干干净净的办公桌上一丝不苟地涂抹，然后才开始清理自己的内务。

他看着吴中笑眯眯注视着自己的那张胖脸，半开玩笑地主动道歉说：“我昨天回去反省了一下，你说的确实有道理。都怪我当时被技术部一个问题闹腾得昏了头，强词夺理，还恶语中伤，你只当我是放了个臭屁，别计较好了。”

“嗯，应该说咱俩谁都有错，谁也都没错。”吴中其实还是话里有话，思索着正要说下去，忽然扭头发现门口老韩鬼鬼祟祟探头探脑的样子，便放开嗓门大声说：“下了班，咱兄弟俩叫上几个销售员喝酒去，晚上再唱唱歌，放松放松。这几天真是太疲劳了，弄得上上下下火气都挺大，全是为了工作嘛，不值当！”

陆乘风会意，也添油加醋地顺杆爬：“好，领导发话，绝对从命，咱们兄弟谁跟谁呀。”

老韩听见两个人在屋里称兄道弟，仿佛比以前更亲近了些，便打消了顾虑，手里捏着一张纸，放心大胆一摇三晃地走进来。他先用眼角扫了陆乘风一眼，随后就直接来到吴中面前，把单子往他面前一递，瓮声瓮气地说：“经理，这是我上个月谈的那笔合同的信息费，你看看，给签一下呗！”

第四章 在斗争中成长（7）

吴中微微愣了一下，接过单子，扭身就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一边审，一边厌恶地想，这个家伙，真是会找事，昨天陆乘风刚刚捅出这个问题，你今天就当面表演，就这么急不可待？还怕留给人家的把柄不够多吗？

吴中想着，脸上可就带出来了，扭头斜眼瞄着老韩，没好气地说："怎么又是按最高标准提呀，这单生意不大，我觉得降两个点打发了他们蛮可以了。反正也是个小客户，估计以后量也不会大。"

没想到老韩一下就急了，脖子一梗，翻着白眼说："那怎么行？我已经答应人家了。你们说话不能不算数吧，这要是传出去，以后我的买卖还做不做？做人总得讲个信誉吧。"

"不就是少给他两千块钱嘛。你想想，这个月你一个人就提了多少钱出去？"吴中低头盯着单子，一手搔着头皮，一手摇晃着签字笔，不耐烦地说，"提太多了，总经理那边问起来不好办哩。"

"噢！少给你两千块钱你干哪！"老韩急火攻心，暴躁地用手指关节"砰砰"敲击着吴中的桌面，瞪圆了眼睛，"好，你们领导要真是这么绝情也可以，大不了谁也别想好过！"

这也太不像话了，哪像是给客户在争回扣？分明就是为自己争那点黑钱嘛！陆乘风在边上对老韩这赤裸裸的原形毕露实在是看不下去了，索性扭身疾走出办公室。心想，还是躲远一点好，否则哪天杜小军要真是过问起来，他吴中最先怀疑就是我告的密！

他想着，踏进了空无一人的客户接待室，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寻思着是不是应该顺水推舟，从了杜小军的逐客令。事到如今，还真得好好琢磨一个脱离这肮脏漩涡的长久之计。

这时，他的手机"滴……滴……滴"地响了。陆乘风看了看来电显示，不禁莞尔一笑，按下接听键，一上来就亲热地用调侃的语调说："妹妹，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

电话那边传来销售五部美女经理杨虹一连串“咯咯咯”的笑声。她这声音，什么时候听起来都像是在冒气泡，“说过多少次了，叫姐姐！你这个调皮捣蛋的坏东西，真没礼貌。”

俗话说，秦桧还有两个好朋友呢，何况陆乘风充其量也就是个万俟■，当然就更不是在孤军奋战了，杨虹便是其牢不可破的盟军之一。究其原因嘛，说起来其实也简单，陆乘风与杨虹是靠着同一棵大树成长起来的。尽管陆乘风年纪上比杨虹小几个月，但从加入老领导麾下的时间论起来，却是师兄，杨虹是师妹，绝对是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因此，他们俩经常故意地把辈分弄乱，互相打趣。此外嘛，在外人看，他们之间似乎还有一种不明不白的关系在里面，不过这纯粹是扯淡！

“说话方便吗？”杨虹与陆乘风调笑了几句，操着软绵绵的吴声侬语，在电话那头谨慎地问。

陆乘风起身，轻轻掩上屋门，走回去重新坐下：“方便，有什么事？说！”

“嗳，我刚刚才听说的，你昨天跟老吴到底是怎么回事？据说还挺火爆的。”杨虹关切地问。

“呵！耳朵够长的啊。”陆乘风知道，杨虹是真关心自己，而且与自己一样，也很关注中天公司内部形势发展，便一五一十，毫不保留，把整个事件过程向她简明复述了一番。

杨虹静静地听完，悠悠的声音传过来：“你也是太不小心了，怎么能随随便便就当着老吴的面，捅池小茜和回扣那两个黑洞？搁谁都得跟你急！不过好在你们现在表面上已经和解了，估计他们暂时也不能把你怎么样！”杨虹的声音顿了一会儿，这才无可奈何地接着说，“看现在这个大形势，下一步棋咱们就只能干等着别人出招了，你说窝囊不窝囊！”

第四章 在斗争中成长（8）

“■，别人已经出招了。”陆乘风嘴紧贴着手机小声地说，“你帮我分析分析，究竟是谁在捅咕杜小军要挤对我走？”接着又把孙纯昨天晚上奉命传话的事，向师妹详细做了通报。

“嗯，应该说吴中捅的可能性不大。”刚听陆乘风说完，杨虹就在电话里不假思索地说，“因为据我所知，杜小军也并不是完全信任吴中的。要说起来这还有一段秘史呢，我也是不久前刚从其他非正常渠道听来的，还没来得及跟你说。”

嗯？这倒是一个有意思的新情况，陆乘风顿时兴味盎然，斜身仰躺在绵软的长沙发上，双腿翘起，脸上浮起一层坏笑：“快说说，快说说阶级斗争新动向。”

“咯咯，也不是什么新动向，老兵新传罢了。”听见她又冒泡了，陆乘风可以想象得出杨虹在那头肯定也是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

这江浙一带的女人讲起方言普通话，就是带着一种“嗲”劲儿，现在从这个美人嘴里演绎出来，内容又恰好挠到了陆乘风的心坎上，就越发显得动听。陆乘风边听边禁不住呵呵直乐。“去年初，咱们杜大经理刚到中天公司上任时，确实是志得意满，以为一下掉进了金窝窝里，全是现成的果子，他老婆连原来的离婚计划都暂停了。

“可没成想，看完对付工商税务那几张漂漂亮亮的财务报表，再瞅瞅咱们内部真正的财务账，这位立马就吓出了一身冷汗。你想，这账本上还好得了？不用说，肯定是密密麻麻记满了吴中他们的战功。那些现金回扣每年少说还不得有个几百万，这些年累积下来，要是按行贿罪论处，少说得判个十年八年的，要是按贪污算，咯咯，小命就没了！

“这个在机关里待惯了的家伙，这才知道江湖险恶，当时就芳心大乱，仓皇失措，也不知是经过哪位高人指点的，竟然想出了一个损人不利己的昏招。听说他花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把自己反锁在办公

室里，冒名顶替咱们客服，对着吴中给他报上来的‘客户名录’，依照回扣数额大小，按顺序一笔一笔地去核实。问人家回扣到底是否属实，送到位没有？这个傻东西，真是一点常识都没有，也不想想，这种‘只能做不能说’的勾当，其实都是销售员和客户单线联系的，外人问你，你能认吗？结果当然是100%的客户当即就矢口否认啦。咯，咯，咯，有的还斥责他栽赃诬陷，绝一点的，连咱们中天公司这个名头都不肯认。”

“那是，这种事，除非有真凭实据，否则打死都不能认。”陆乘风听得过瘾，捏着已经有些微微发烫的手机，心情舒畅。

“听说还有更好玩的呢。有一个哥们儿在电话里也不知是故意装傻，还是真不明白，竟很认真地问他，‘中天公司’是‘如日中天’那个‘中天’吗？杜小军碰了半天壁，以为总算是遇上了一个知音，连忙说‘是’。你猜那哥们儿接下去怎么说？咯，咯，你肯定猜不到。那哥们儿真是太有才了，紧接着就问，‘是不是卖避孕套的？’哈哈，没把杜小军气得差点晕过去。最后憋了半天劲，才恶狠狠地说，‘我们只卖卫生巾！’咯，咯，咯……”

两个人在电话里同时大笑起来。陆乘风一面笑，一面擦着眼泪说：“这个杜小军真是猪脑，这销售员和大客户都是随时钩着的，你这边一牵狗尾巴，那边就狂吠着要咬人呢。就是真查，也得从小客户开始呀。不过，经你这一说我才明白，怪不得有几个月，技术部的设备一台也没卖出去，可是那帮子没有半点操守的销售员却是一反常态，每天整整齐齐地都坐在办公室里，大眼瞪小眼的，看着一点儿都不着急。”

“是呀，那时候你还在技术部，后来发生的事情你不知道。”杨虹越说越兴奋，充分显示出她家乡话所具有的语言优势，越说越快，“看见申领回扣的单子一张都没了，杜小军这才真急了。实在是被逼无奈，只好把借出差为名，一直躲在外面的吴中扣住。叫到他办公室，说要和他探讨值此党国危急存亡关头，销售奖励政策是否需要修订的

问题。据说，吴中当时反反复复中心意思只有一句话，现在的销售政策已经相当照顾销售员了，大家都很满意。至于销售空白的原因嘛，作为老销售，吴中解释说，可能是市场间歇性休克。”

“什么--？市场间歇性休克？”陆乘风没憋住，被一口烟呛得差点背过气去，剧烈咳嗽了几声，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哪有这么个不伦不类的词呀，亏得吴中想得出来。我看是杜小军自己编剧、吴中导演的人为休克还差不多。”

“嗳，这个比喻倒是挺恰当的嘛，咯，咯……”杨虹在那边又被陆乘风给逗乐了，“估计后来的事你就知道了，咱们杜大经理终于搞明白了，有时候大腿还真是扭不过胳膊，也新学了咱们惯用的糖衣炮弹这招，破费了些公款，请销售部到对敌斗争第一线考察了一圈人家先进的营销方式。果然十天‘新马泰’走下来，这场无声的暴乱才算是平息了。”

第五章 暗云飞渡（1）

第五章 暗云飞渡

四月的北京，春意盎然。处于灰色大墙内的深宅大院也与时俱进勃发出融融春意。门口年轻的武警战士已经脱去大衣，橄榄绿的军服，在花团锦簇映衬下，显得分外抖擞明快。院子里的海棠花紧踩着迎春花的脚步，呼呼啦啦地满处绽放。桃树俏皮地把涂满胭脂的笑脸挤在一起，一丛丛，一簇簇，带着些许自私地满院子里喷云吐雾，而杏树则要开放得多，早已把一支粉臂悄悄探出墙外，在微风中搔首弄姿起来。

中天公司总经理杜小军站在办公室宽大的玻璃窗前，俯瞰着脚下的满园春色，不禁心潮起伏。刚过一度秋黄，又是一年春来，时间过得可真快呀。当年意气风发的学生会主席，如今已是年届不惑，细微的皱纹也开始涂抹曾经圆润白皙的额头，那曾经清泉一般清澈的眼神，也悄然蒙上了一层淡淡的漠然和忧郁，这是职位的需要，岁月的磨砺，更是混迹官场的代价吧。

他这两年，时常感觉被暗处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看不见的东西不时袭扰着，有时是无理由的紧张，有时又化为恐惧，有时又是澹然和满足。

作为国有大公司的老总，相对年轻的正局级干部，他深深知道，暗处不知道有多少双惨白带血的死鱼眼盯着他和他的位置，那些多数羡慕和嫉妒的眼神，他认为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可是还有些明明是带着凶光和贪婪的眼神，在更阴暗、更隐秘的地方。有的知道出处，有的仅仅是凭借敏锐的直觉才能强烈感觉得到。这就是自己不时被紧张或恐惧所袭扰的原因吧。

自己的前任通过了装模作样的离任审计，来了个大撒手，拍拍屁股一走了之，几百万现金回扣这个巨大的暗雷时刻就悬在他的脑袋上，由他顶着哩。说不定哪天出个内部举报或是外部揭发，纪委来人

请他喝茶，那时候，保证没有一个人会站出来，为他说一句好话！而且最有可能的还是有苦诉苦，有冤申冤，举报信像雪片般纷至沓来。谁说咱中国人的美德是雪里送炭？我看真真正正擅长的是落井下石嘛。

妈的，到那个时候，我索性就实话实说，把他们都兜进来！不行，那帮家伙要真是恼羞成怒，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呀……不说实话？生扛着，那自己岂不是比窦娥还要冤枉！不如给他来个避重就轻……

“咯嗒”一声轻响，对讲机打开了，传来门外前台于菲菲清丽的声音：“杜总，销售部吴经理来了，在门口，想要见您。”

“嗯——好，请吴经理进来吧。”杜小军说完，快步回到宽大的班台后坐下，将身体埋进高背转椅中，习惯性地双手十指交叉放在腹部，面上长出可亲的微笑，看着门口，等待吴中前来觐见。

厚重的大门开了，从门缝里先探进笑容可掬一张胖脸，眼镜后面的牛眼眯成了一条缝，向屋内左右张望。吴中看到杜总正拭目以待，才做贼一般侧身闪进来，随手轻轻掩上门，快步走到班台前，微微哈了一下腰，延迟着笑意，大声向杜小军问好。

第五章 暗云飞渡（2）

杜小军故作姿态连忙从椅子上站起来，快步绕过超大尺码的班台，抢到吴中面前，一边热情拉住吴中的手，一边笑嘻嘻地说："好几天没看见你小子的人影了，是不是上回承包会上说了你几句，怨我了？"

"哪里，哪里，我回去又想了一下，老总教诲得确实是一针见血。您不是常说我们销售部是公司的龙头吗？承包本来就是比较困难的事，我们更应该带头完成，怎么说也不能让老总为难呀。"吴中一如既往地表达出迷途知返的勇气和诚意。

吴中这个工作方法，杜小军是经过多次观察提炼，前一段才刚刚摸透的，他私下总结称之为是"二尾子"工作法。"二尾子"工作法就是，每次当众开会时，吴中总要当着大家的面，代表群众或站在基层的立场上公开提出些异议和不理解，而过不了两天，又会主动登门，私下向他做深刻的检讨：经过反思，思想已经完全转移到正确的"革命路线"上来，衷心拥护和爱戴总经理的英明决策，而且甚至有时还能提出些更厉害、更阴损的建设性意见。

这种阴阳两面讨好的方法行走江湖确实非常有效，吴中在群众中的口碑还算是可以的。

杜小军既然洞悉了这一奥妙所在，便有意配合着吴中演起"双簧"来。索性在公开场合放手工作，拿吴中"儆猴"。这吴中也是个"贱种"，当众越是不给他留情面，他反而越是高兴，私下里提的合理化建议也越多。

但是吴中的这种小聪明其实对他自己也有一定危害。任何一位上级看穿后，都觉得自己有被耍弄的嫌疑，进而对他这些旁门左道处处提防起来，这也是吴中一直不能更上层楼的重要原因之一。

"哎呀，你这么想就是给公司解决了大问题了！我得给你鞠躬呦！"面对迷途知返的亲密战友，杜小军再一次对吴中表现出信赖和赞

赏。

他从于菲菲手上接过刚沏的热茶，亲自放在茶几上，拉着吴中的手一同坐在沙发上，不无感触地说："我也是呀，每想到这个的时候就头疼，咱们大老板昨天还特地为此把我叫过去，训得我都抬不起头呢。"

"现在销售越来越难做呀。"吴中不失时机地诉苦，"法国那边现在欺负咱们，香港那家代理商虽然垮了，可是他们转头又在广州扶持了一家。还指令他们聚拢江南那些散兵游勇。进出口公司咱们的朋友也打来电话，说他们的信用证不用全额就可以拿货，这不是明摆着要逼咱们让出一部分市场吗？"

"看来法国人真的是要把销售重点从美洲逐渐转到中国这块市场了。"杜小军表现出几分担忧，"现在在亚洲市场上，中国一支独秀，这是机遇，也是挑战啊。你们一定要放手去做，能做的一定要做好，必要的商业竞争手段，他们社会公司能干的，我们也能干。只要不揣错兜、上错床，出了问题，我给你们担保。"

第五章 暗云飞渡（3）

吴中一边听着老总做指示，一边频频点头，还不失时机地掏出记事本，想要记录，不想被杜小军很快地摆了摆手，制止了："现在公司情况很好，经过了前一段艰难地改革、调整，排除了某些阻力和干扰，大家现在干劲非常足。总体说来，你们销售部的状态也是不错的。你回去告诉大家，钱就摆在大家面前，有本事就来拿！只要出了成绩，年底钱少不了，买房子、换车都不是难事，全拿去我才高兴哩。"杜小军说到这里，略微停顿了一下，看到吴中眼中刻意闪现出了希冀的光彩，心里十分满意。

他略微思索了一下，语调忽然低沉了起来："现在大院里有些流言蜚语，说你们部门三个领导之间关系有些紧张？"

吴中听了，微微愣了愣，没想到杜小军此时会将话锋转到这个敏感问题上，张嘴刚想要解释两句，可是又被杜小军很快地摆摆手制止了："我是不相信那些婆婆妈妈闲话的，我是相信你们的。工作上有些不同见解，正常嘛，说明都是尽心尽责做事嘛。不工作，就没有矛盾了，就不正常了嘛。"

杜小军站起来，关爱地伸手拍了拍吴中的肩头，有力挥舞着手臂殷切鼓励他："你是一把手，既要克服困难，更要大胆工作，敢于创新。你知道我一直是很欣赏你、鼎力支持你的，为什么？就是因为相信你能干出一番成就，给我争面子啊。谁要是成心在工作中捣乱，你告诉我，我就要对他采取措施。"

吴中聆听着老总发自肺腑的关爱之言，感动得眼泪差点要夺眶而出了，赶忙默默站起身，从口袋里掏出烟盒，抽出一支烟，双手呈到杜小军面前，殷勤地为他点燃。杜小军如释重负般深吸了一口，缓缓吐出一口烟雾，点手指了指沙发，示意他重新坐下。

吴中及时把握住时机，将话题引到这次觐见老总的正题上："您的支持，就是我工作的动力，请老总放心，我绝对会全力以赴的。不

过话又说回来，今年的任务我是硬往下压，阻力太大呀，我好几天没睡着觉，想了一个馊主意，也不知道可行不可行？”见杜小军敏感地偏过头来，期待地望着自己，他才大胆斟酌着说：“我想，如果加大力度，把‘西北股份’那笔欠款要回来就好了。”

果然，一听提到“西北股份”那笔巨额欠款，杜小军神情马上专注起来，目不转睛盯着吴中，关注地问：“最近有进展吗？”

“可以说毫无进展。”吴中犹犹豫豫地说，“池小茜几乎每个星期都打电话去催，可是他们就是死磨烂泡着不给。老总推副总，副总推财务总监，财务总监又说要老总做主，一圈转下来，谁也没句人话。我知道现在公司资金紧张，所以我们从国外进货的用款额度才卡得那么严，我心里真替您着急呀。我想，如果今年这笔欠款能收回来，或者至少能收回一半，不但销售部肯定能完成任务，而且还能为全公司完成今年的经济指标打下良好的基础。”

“嗯，好！别说，还真是有点意思。”杜小军赞赏地看着吴中，连忙坐到他身边，急切地问：“那你具体有什么想法？”

第五章 暗云飞渡（4）

“我是这么考虑的，”吴中眼睛里闪着亮光，认真地说，“光靠池小茜打电话催，力度远远不够，应该指定一个经理级的，专门负责此事，应该登门去催。否则……”

“否则希望渺茫，还有可能夜长梦多。”杜小军语气沉重地替吴中把话结了尾。

“可是登门去催也不容易啊，关键是选人。一定要选责任心强，对公司忠诚的，否则徒劳无功不说，还瞎花钱。要是再把两家关系给搞僵了，以后就更不好办了……”吴中语速很快，看得出早已经深思熟虑了。

“登门去催，我看可以！但此事事关重大，别人我不放心，你就亲自跑一趟吧！”杜小军果断地打断了吴中，不容置疑地说。

“好，今天来，我就是要向老总讨这支令的。”吴中忽地站起来，神情庄重严肃，牛眼瞪得溜圆，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好！我果然没有看错你！危难之时见真情啊！”杜小军由衷地赞叹道，不由自主也站了起来，“要是全公司的人都像你一样替公司着想，我也就天天都可以睡个安稳觉喽。”

杜小军说完，确实感到有些累了……

孙纯一个人在办公室里，仰靠在椅子上，双眉紧锁，向空中长长喷出一口口浓重的烟雾。他保持这个姿势已经有挺长时间了……

突然，他挺身从椅子上蹦了起来，慌乱地把已经灼痛手指的烟头猛甩在地，踏上一只脚，狠狠地■灭！继而迅速走到门口，探头向外张望了一下，确信周围无人，便伸手反锁上门，抄起桌上的红色内线电话，熟练地拨了几个号码：“老爷子，您好！……哈，哈，哈，还是老爷子您关心我呀，我呀，我不好。”孙纯顽皮可爱地在电话里开着玩笑，但满脸恭敬神色，跟刚才鬼鬼祟祟的样子判若两人，“最近也没啥大事，就是吴经理要到西北去一趟，还是那笔欠款的事呗。”

电话那头，一个阴森苍老的声音：“呵呵，这个人可不好找呀。我看既要懂技术，能帮助他们实实在在地解决技术问题，堵住他们的种种借口，还得有市场运作经验，能摆平那帮踢皮球的老家伙才行呀。”老爷子的声音顿了几秒钟，好似很随意地说，“我看还是让陆乘风去好了，他是部门经理，又是原来这个项目的技术负责人，还有多年客户服务经验，跟西北那边上上下下都曾经有过接触，我看他比吴中合适。”

“可是好像已经定了吴经理去了……”孙纯压低了声音，对着话筒小声说。

“没关系，我亲自给小军打个电话，就让他派陆乘风去！”老爷子一言九鼎地拍了板。

“西北股份”是西北地区的一家上市公司，是中央部委对地方的对口支援项目，还列入了国家“火炬计划”。据说当时的部长和当地的省委领导一起吃了一顿便饭，席间高瞻远瞩，审时度势，英明决策，大手一挥，便钦定了这个总投资超过二十亿元人民币，在本省乃至整个西北地区都颇有影响的政绩工程。工程上指派由中天公司具体负责技术实施。

其实内行人都知道，这是一个不仅费力不讨好，弄不好还得亏本的活儿。当地政府出资60％，部里出资40％，可是实际上这二十多个亿中的80％要靠银行贷款，还要打入当地政府指定的账户，剩下那些实到资金，部里指示由中天公司垫资，所垫的资金逐年从公司上缴的利润中扣除。

第五章 暗云飞渡（5）

为了这个项目，当时还是技术部副经理的陆乘风可没少忙活。从做技术方案开始，到设备研发、组织落实、配套施工、运行，可以说每一阶段都倾注了他大量的心血和汗水，凝聚着他对事业的高度热爱。几年间，他在黄土高原和北京之间陀螺似的转个不停，以至于都上了航空公司的贵宾名单了，听说还差点泡上了一个空姐。

几年后，工程胜利完工！经过宣传机器无私地关怀，可谓泽被后世，万古流芳，以至于陆乘风还在上小学女儿的同学，都指着“新闻联播”自豪地对家长说，看！这是我们班陆瑶瑶的爸爸做的。

完成了，也结束了。省领导换届了，部领导换位了，时掌中天公司的总经理也去地方挂职高就了。剩下陆乘风这真正干活的，也在全套技术资料刚整理好后不久，适得其时，被从技术部整顿出来了。

当地政府拖欠的上亿元工程款从此也就没着落了，还顺理成章地全压在中天公司头上。

现在，只要一提起这件事，杜小军就心情复杂，烦躁不安，甚至还多次暗暗对那些当时决策人物的母亲们不敬。可他还不敢明着来，因为谁他也得罪不起，只能暗气暗憋地自己解闷。

杜小军接到老爷子的电话，一听又是关于西北那笔欠款的事，心里就好像肠子被铁钩子往外拉一般揪着疼。心想，既然老爷子亲自点将了，反正陆乘风也没把眼前的工作当回事，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索性就派这小子去试试，大不了赔上几个差旅费和酒钱。

不过这下，可就将满腔热血、忧国忧民的功臣吴中可怜巴巴给甩到了一边了，慨叹报国无门，尽忠无路。原来，那天他毛遂自荐，并不是“革命英雄主义”的一时冲动，而恰恰是革命浪漫主义催生的神来之笔。

首先，通过去西北索要欠款，他可以理所当然地暂时从眼前棘手的承包合同漩涡中脱身，把这些个得罪人的事交给孙纯这个“大炮”，

到时候看看他对那些卖身投靠的小喽罗们如何交代。第二，他心里清楚，其实索要欠款与今年的承包指标完成与否并没有绝对的必然联系。反正指令性的计划指标已经是不容更改了，到时候要真是完不成，正好可以名正言顺地把责任全推到孙纯和陆乘风身上去。可如果钱真的要回来了，那绝对是他吴中智勇双全的重大成果呀！

现在，吴中聪明睿智的脑袋拱在池小茜内容无限的双峰间却有点一反常态，眼珠乱转，心不在焉。他正思索着杜小军电话里的换人通知。不知道出了什么邪了？本来明明是说好了的，怎么竟突然换成了陆乘风这家伙？听起来杜总在电话里也是解释得含含糊糊的，这更让他百思不得其解。

不过也不能肯定就是坏事。至少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暂时把陆乘风从销售部中给剥离出去，而后再找机会把这小子赶跑就容易得多了。即使赶不跑他，眼下暂时落个耳根清净也不错。可要是债要不回来嘛，呵呵，影响了全年任务的完成，那到了年终算总账的时候，反正我是部门一把手，咱们可就得好好说道说道了。

经过自我调理，吴中茅塞顿开，这才又把心思重新集中到了眼前的工作中来。

吴中就是这样一种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即使是在最柔软的时刻，也总是将工作放在首位。就像豺狗品尝美味时，也时刻提防着天上鹫鹫进行偷袭。

他为自己这种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为傲！这些都是在他小时候，家里那些穷亲戚们教他的。至今，他的梦中，有时还能看见那群绿光莹莹，盯着他们孤儿寡母的眼神，里面满是贪欲，脑门上錾着两个明晃晃的大字——“无耻”！

他得感谢他们！

第六章 敢不敢爱你（1）

第六章 敢不敢爱你

中国西北最大的中心城市，魅力无限的历史名城。陆乘风俯视着那些随着飞机快速滑降，在眼前越发显得清晰的高楼大厦和瓦房城垛，一层浅浅笑纹，抑制不住地从心底浮现到他略显苍白的脸上。一别已经有两年多了，看似一切依旧，一切安然，可对他来说却已是物是人非，风华不再了。

他对这里总是牵肠挂肚的，多少次回忆中有友情、激情、欣喜、痛苦、伤感，刺激着他不时在黑夜里辗转反侧。

飞机刚刚靠上栈桥，陆乘风便赶紧打开手机，一条短信约会一般“嘀，嘀，嘀……”地冒了上来：“我在老地方等你。——飞儿。”

陆乘风看了，心里一热，加快脚步，挤过密集的人流，匆匆忙忙向机场贵宾候机楼奔去。

穿过大厅，旅客逐渐稀少起来。刚转过一个弯，就见长长的走廊中间，一个穿着猩红制服，扎着彩条小围巾的空姐，婀娜的身体微微前倾，正搓着手，不停地向自己这边张望。

见陆乘风气定神闲走过来的样子，飞儿微微皱了皱眉头，弯腰伸手抽出航空箱的拉杆，忽闪着一双凤目，踮起脚跟儿，一动不动等着陆乘风过来。

飞儿一脸疲惫，躲开面前陆乘风关切的眼神，勉强浮出一泓微笑，淡淡地说：“我刚落地，特累，衣服都还没来得及换，我只有一点时间，咱们找个地方坐一坐吧。”

走进不远处一家咖啡厅坐下，陆乘风点手叫来了服务员：“一杯卡普其诺，加两份奶，一片柠檬，还要一杯红茶，不加糖。”

对面的飞儿单手支在桌面上，托着腮，歪着脑袋，弯弯的眉毛一挑一挑地说：“你记错了，不是两份奶，是三份。”

“少喝点高蛋白吧，别不高兴啊，我看你好像比以前胖了不少。”陆乘风一边说，一边从钱夹里抽出一张钞票，递给服务员，“就这样吧。”

飞儿狠狠地瞪了陆乘风一眼，“你们呀，你们呀！”她清亮的声音忽然有些黯淡，白皙的纤手捏着餐巾纸，漫无目的地在洁净的桌面上画圈擦抹着，“都是个性太强，宁折不弯，要不然她也不会成为今天这个样子。”

陆乘风沉默着，手指上卷着红茶袋上的细绳，貌似专心地一上一下在深红色的水中搅动着。对面的飞儿也不说话，双手齐在嘴边环抱着咖啡杯，细长的凤眼眯缝着，盯住陆乘风的手，不住地往复游移。

最后还是飞儿忍不住了，愤愤地大声说：“陆先生，你是不是找本小姐有事？如果没事，我可要走了。要是只想请我喝咖啡，那么就请排队，等排上了我会通知你。”

陆乘风好像并不生气，抿起嘴角，偏是不紧不慢地说：“什么时候脾气像你姐似的，不早就嫁出去了？多大了，还那么■，到处骗吃骗喝的生意还那么好？”

“噗哧！”飞儿被气乐了，“你还记得我姐呀，我以为你是铁石心肠呢。”

“当然记得，刻骨铭心……”陆乘风低沉的声音回答说。

第六章 敢不敢爱你（2）

“两年多，你就那么狠心呀！”飞儿触动了心事，一下就翻了脸，“她那么善良单纯一个人，竟被你一个有妇之夫害成这样，良民还倒罢了，原来是个狼心狗肺的东西，我都替我姐不值！”

陆乘风低着头，面部僵硬，一语皆无，像被公诉一般。

“最可恨的是，你始乱终弃，丧尽天良……”飞儿越说声音越低闷，越说越激动，“你别以为今天来求我，我就会帮你说好话，让我姐原谅你！实话告诉你，像你这样三条腿的，追求未遂自废武功的有好几个了，哪个不比你优秀，哪个不比你有钱？哪个不比你有……”

飞儿本来后面想说“有才”，可是没想到低头无语的陆乘风闻声一下抬起头来，眼睛里射出两道阴森森的寒光，顿时吓得舌头僵住了，把最后两个字生生咽了回去。

此时陆乘风慢悠悠地开口了，语气沉稳：“你看啊，你发飙半天了，我到现在可一句话也没说吧？”

飞儿转着眼睛想了想，从鼻子眼里不服气地“嗯”了一声。

“那你怎么就知道，我今天找你就是要你帮忙，请你姐原谅我？进步很快啊，都学会抢答了。”陆乘风貌似庄重严肃，可说到最后一句话，还是止不住脸上露出一丝坏笑。

飞儿脸腾地一下泛起了红晕，骂道：“你那个混蛋劲儿一点都没改，就会欺负我们姐俩，拿我们当傻子。不谈了，不谈了，忙不帮了，再求我也不帮了，我走了。”说着就要从椅子上站起来。

看见飞儿要走，陆乘风赶紧按住她的手，急急地连声告饶：“别走呀，别走呀。”

飞儿一见陆乘风服了软，顺势就抽出手去，意犹未尽接茬数落他：“我苦口婆心地教育你半天了，可是你依旧嬉皮笑脸的，还欺负人，一点重新做人的诚意都没有！”

“好了，我认罪伏法还不行？你该骂的骂了，该说的也说了，过瘾了吧？”陆乘风双手抱在胸前支着桌子，就像和客户谈判似的严肃认真地说：“两年来，没有联系燕儿，是因为我不能给她和自己一个答案，也不能给我现在的家庭一个答案。因为我觉得做每一件事，都是要有结果的，或者是YES或者是NO。没有目标，我再骚扰她，搅乱她经历岁月可能已经平复的心灵，又不能负起属于双方的责任，你说我能吗？”陆乘风说不下去了，目光黯淡望着飞儿。飞儿轻声叹了口气，微微点了点头。

“说句实在话，你以为这两年我过的好吗？做着不喜欢的工作，还得每天装得道貌岸然。不再有激情的日子，其实就是每天在作践自己！三个女人我都对不起，我现在是什么？我他妈的就是一具行尸走肉！”

飞儿吓了一跳，吃惊地问：“怎么是三个女人？”

“还有一个就是我女儿。唉——父母胡闹，孩子可怜哪。”周围的光线好像变暗了，慨叹后是片刻的沉默。

“我人生最辉煌的阶段就是做工程那几年。在那片童话般伫立起的厂房里，处处都有燕儿，是她告诉我什么是童话，没有了燕儿的童话不完整啊。我现在才明白，我的心已经被燕儿带走了。”陆乘风语调渐渐铿锵起来，斩钉截铁地说：“我这次来，就是要来找她，我要用我所有的一切做筹码，请求她宽恕，求她手下超生，将我分裂已久的灵魂整合为一，不再受撕心裂肺的折磨。”

第六章 敢不敢爱你（3）

“那要是她不肯慈航普度呢？要是她已经嫁人了呢？”飞儿眼睛一闪一闪的，脸色红润，热切地问。

“我才不管她嫁没嫁人呢！天天纠缠她，骚扰她，不达目的绝不罢休。要是再不行，就雇黑社会把她绑架了！”

“你确实一点没变，真是个流氓！”飞儿轻声叹道，脸上浮出几分赞赏的表情，“我看还是让燕儿早点把你收了吧，免得又去祸害别的纯情少女。”

飞儿说着，已是慢慢站起身来，扭动身形，缓缓走出咖啡厅。

陆乘风目送着飞儿，意外地发现，她竟然是低着头在人丛中疾行，一向引以为傲的“一字步“明显有些散乱。忽然，她猛地昂起头，飘逸乌亮的长发在五颜六色的人流中飞扬，像红尘中有一双大眼睛在闪烁。

陆乘风步履沉重地走出候机楼，心情却松快了很多。刚钻进出租车，一条短信就“滴，滴……”地冒了上来，“无辜的我搅在你们的痛苦中，实在是太累了。如果再陷下去，我不知道自己还敢不敢爱！燕儿已经调到总公司去了，说那里才有白雪公主的故事。祝你，不，祝你们好运！——飞儿。”

陆乘风闭着眼睛歪倒在出租车后座上，突然被一个急刹车惊醒了，他止不住轻声呻吟了一下。

“老板，你没事吧？”出租车司机闻声，连忙回过头，担心地问。

“哦，没事，没事。”陆乘风赶紧给司机吃定心丸，睁眼朝车前看去。只见一个骑着自行车的美丽少妇，单腿撑地，停挡在马路快车道中央。车前筐里装着的一条西施犬，正努力挣扎着要跳车自残。一狗当关，万车莫开。少妇两只手忙乱地揪着狗项圈，丝毫不理会身前身后一大串笛声紧促的钢铁洪流。

“这两年，古都也开始堵车了。”陆乘风颇有感慨地说。

“是呢，现在路上的活跟以前比可是不好干着哩，人多，车多，狗比人还多。路是天天修，今天扒这，明天扒那，后天还是扒这，天天还是堵。”司机话说得挺逗，听得陆乘风哈哈笑起来。

听着熟悉的当地口音，一下就想起同样幽默的张军风，陆乘风打心底里泛起一泓暖意。

第七章 两个“疯子”（1）

第七章 两个“疯子”

这个张军风在工程实施的那几年中，一直是陆乘风的搭档兼损友。张军风因为是座地炮，时任技术组组长，陆乘风是副组长。

张军风五短身材，是一个典型的西北汉子，比陆乘风大三岁。两个人都觉得自己有补天的本领，恃才自傲，好像干什么都觉得屈才。又都是豪爽好酒、好玩、好抗上的主儿，因此惺惺相惜，臭味相投，成了铁哥们儿，就差拜把子了。

那时，二人不是每天风风火火开着“沙漠王”奔波在塬上，就是在热火朝天的工地上，上蹿下跳地指手画脚。既是技术指挥，又是救火队员，还客串操作工、搬运工，时人称其为两个“疯子”。

他们最初开始沆瀣一气，还得从工程在北京进行基础方案论证那个阶段说起。那时，省驻京办为此专门腾空了一个位于京郊的专属豪华度假村，把他们一大帮所谓精英级人物从全国各地请进去，好吃好喝地供起来。除了工作，哪也不许乱跑，啥也不许胡思乱想，软禁一般。

在这个度假村里，每天除了吃得满嘴流油，就是蹶着屁股趴在电脑前干活或在会议室开会，每个人都被养得膘肥体壮，荷尔蒙过剩。于是领导带头，开始思凡。家在北京的，有幸享受每周末班车拉着回家交一次公粮的待遇。家在外地的也大都不闲着，借机走亲访友的、吃喝玩乐的，也都各有去处，反正公家报销呗。

这个外表其貌不扬的度假村，那段时间，真可以称得上是“藏金窟”。随眼就可以看到泰斗、院士一类的行业顶尖高手。研究员级别以下的，连打个喷嚏都要考虑是否会惊了驾。

其间正值陆乘风的老婆林爽公派到欧洲学习几年经济管理，孩子寄放在老家。陆乘风猛的一下失去了管理，重获新生一般，顿时自我感觉年轻了好几岁，也抓紧时机撒着欢地折腾。张军风家在西北省

城，常驻在北京，也算是个假光棍。可巧，两个“疯子”又同住在度假村一个小四合院的西厢房里，因此就不得不天天泡在一起。

有时候到了星期天，张军风跟陆乘风回家，在他家自己弄点素菜，切上二斤猪头肉，撅上几瓶“二锅头”，算是重温一下家庭生活。陆乘风为了给他这个“北漂”排解寂寞，还招来了不少本地的狐朋狗友一起娱乐，大家一起喝酒、玩游戏、夜总会、KTV。深厚的战斗友谊，使他彻底放弃了对北京人“牛逼”的偏见。可除了他们二位之外，终究人家都是拖家带口的主儿，时间长了，越聚人越少，到末了，还就是只剩下他们哥俩儿跑单帮。也放荡腻了，干脆陆乘风家也不去了，二人商量好结伴自愿软禁，通宵达旦地写报告、出方案。更免不了小知识分子那一套，指点江山，谈天说地。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张军风的思想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

那是一个周末，人们都进城度假去了，只剩两个光棍汉，还在小四合院里百无聊赖地寂寞着。夏末初秋的季节，山里的夜真静啊，一丝风声都没有，使人莫名地寂寞和悄然的惆怅，一弯残月无精打采地挂在当空，向房间里布下清冷深幽的光。小院子的天井里，半边覆盖着远处大山龇牙咧嘴的怪影，半边守着月色的关爱，像是阴阳界一般的■人。

第七章 两个“疯子”（2）

都凌晨两点了，笼罩在黑暗中的张军风忽然掀开被子从床上坐起来，没头没脑地扭脸向对面一张床上，背对着他侧卧的陆乘风发问：“乘风，你说到底是陈胜吴广厉害还是李斯厉害？”

此时的陆乘风正随着意识，越过大洋和林爽云雨。恍惚中好像那是在陆乘风大学杂乱的315宿舍，林爽背向着他，薄薄的背肌缎子一般滑腻、白皙，随着期待中的每一次剧烈冲击泛起缕缕轻波，嘴里还呜咽着断断续续娇声表扬他：“亲爱的，你……太……太厉害了……”陆乘风赶紧伸手要捂林爽的嘴，因为看楼的驼背老头怕是又在挨着寝室听春了。

呀！真得好像有人说了一句“……厉害”，把过去进行时的陆乘风一下就吓蒙了，马上想到：“完了！这回真完了，让老头给抓住了！”

“你说陈胜、吴广厉害还是李斯厉害？”这下听清了，真的是有人在大声说话，不过不是林爽，是张军风这个狗东西！

“妈的，半夜不睡觉，起来诈尸，真是个疯子！”陆乘风十分气恼，转过身来，嘴里含含糊糊地骂道：“坏了老子的好事，还吓了老子个半死，还差点……”陆乘风本来想说“阳痿”，可是睁开眼，只见对面床上的张军风正盘着腿，上身挺得笔直，打坐一般望着自己，月光笼罩下一双眼睛炯炯有神，满脸庄严。

“你刚才说什么？什么什么谁厉害？”陆乘风此时已经完全醒了，伸手扭亮了自己床头上壁灯的开关，霎时一片黄晕在屋子里铺洒开来，照在张军风端坐着的身体上，影子斜斜地倒在地上扯得老长。陆乘风踹开被子，欠起身，舒舒服服地靠着宽大的枕头，皱着眉头怪异地看着他。

“哥们儿，你说，陈胜、吴广厉害还是李斯厉害？”张军风又一次郑重其事地问。

这个问题可真把刚睡醒的陆乘风打蒙了。要不是几小时前还和他一起推导过一个公式，否则他真的要怀疑，此人此时精神是否正常，因为这个问题也太古怪了。不过他脑子还算比较快，略微转了转眼珠子，就信马由缰地想哪儿说哪儿，瞎扯起来。

“他们都是秦朝人，没错吧，有可能走在大街上会遇见，嗯——有可能。是不是应该上网查查太史公的《史记》，看看他们有没有在一块比过武功？如果有记载，谁厉害就有结论了。你知道咱们是搞科研的，下结论要有依据才行，尤其是对古人，更要持审慎负责的态度，如果贸然下结论，判定他们俩到底谁厉害，谁狗■，不仅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也是对你的不负责任。要是真载入了史册，岂不是贻害万年，党和人民不答应啊!”陆乘风看起来脸上一本正经。

“真是一个俗人，我怎么就和你交了朋友了。”张军风撇撇嘴，满脸不屑，“一说到谁谁厉害，就是谁把谁打趴下了，谁把谁打残了，是不是那些狗屁电视剧看多了！你所说的那些，无非是一帮争强斗狠之徒，凶残暴虐之辈，充其量不过是些混世的躯壳，道义的走狗罢了，何足挂齿！我所谓的厉害，是说激荡江山，奴役天下，名彪青史，万人瞩目的当世风流人物。弹指间灰飞烟灭，他们才真正是厉害的角色。”

第七章 两个“疯子”（3）

陆乘风看见他来真的，不由得也重视起来，可是又确实摸不着头脑，谨慎地思索了一会儿，理了理思路，半晌才摇头晃脑地说：

“陈胜、吴广嘛，奴隶出身，崛起于草莽，兴起于僻土，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却能够一呼百应，拉开了推翻暴秦统治的大幕，终于成就了一代人文地主，‘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一句豪言壮语，不知激励了多少Fans前赴后继，铤而走险，以身试法，有的竟能侥幸成就霸业，确实是厉害，绝对配得上‘英雄’二字。

“再说李斯这个同志嘛，一介书生，以‘贵贱穷通，全在自处’励志，殄灭六国，平治天下，玩弄帝王于股掌之上，还干了书同文、车同轨，焚书坑儒几件影响中国历史文化进程的大事，尽管终于被腰斩弃世，却一直是古今读书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成功典范，也是厉害得不得了的主。可是至于他们谁更厉害些嘛——这个……这样比有意义吗？”

陆乘风显然有些为难，倚着床头，扭头盯着张军风，好像是想在他身上寻找答案。可是看见张军风却面无表情，沉静似水，似乎只是在专注地倾听，不由得更茫然了。他还真是搞不懂，到底这两伙人谁更厉害一些，更不清楚张军风题目的出处。

张军风恭听完他的一番高论，沉思片刻，在对面忍不住频频点头，领导训教下属一般，拉长了声调说：“不错——不错——真是一个通今博古的程序员，也挺厉害的嘛，小陆同志——”

张军风起身提起暖水瓶，给自己浮了一层茶锈的杯子里续满水，有滋有味好像很满足似的大声“咂喽”了一口，盘腿又重新坐回到陆乘风对面。

真他妈的像阉驴。陆乘风看着他粗俗的表演，心理暗暗嘲笑，怪声怪调地问：“到底谁更牛逼？我倒是要听听你这个牛逼的高论。”

“要我说呀，李斯厉害！”张军风并没有在意陆乘风的轻蔑，语调虽缓，但却坚决地说。

“凭什么你就能断言是李斯厉害？有什么依据？”陆乘风十分不解，也还有些不服气，双手抱在胸前，语调强硬，几乎是在质问张军风。

“有依据，当然有依据啦——”张军风不紧不慢地说，眼睛盯着屋顶一圈最亮的光圈，他正在寻找一个放开思想的阀门，而这道阀门一旦开启，将会有一股智慧淙淙流淌，并终将倾泻而出，汇聚为泱泱大河。

“你刚才分析的是史料，言之凿凿，我完全同意。所以如果单纯从史料上分析，确实难以定论到底是陈胜、吴广厉害，还是李斯厉害。但是史料其实是留给后世有心人解读的素材，做为一个有志青年，如果以史为鉴，便可触类旁通，修身立行。小则可以坦然自处，宠辱不惊，大则可以灭豪强，平天下，开创一代帝王伟业，这才是读书修身的重要环节啊。

第七章 两个“疯子”（4）

“咱们在‘藏金窟’这一段时间，接触到了那么多所谓泰斗、院士、大家，能给这些人打下手，是我以前梦寐以求、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所以这次单位选调人来北京，我第一个就瞒着老婆报了名，还给我们局长行了点小贿，好不容易这才混入革命队伍。那会儿，我真是欣喜若狂，因为终于可以接触到国家最高等级的技术层面了，认为绝对是开眼界，长见识的最佳捷径！

“可是，这几个月时间过去了，你知道我什么感觉？”张军风声音越来越大，情绪也逐渐亢奋起来。

“失望！”正入神聆听着的陆乘风痛苦地闭上眼睛，接口大喊。

“没错，就是失望！”张军风斩钉截铁地说，震得西厢房嗡嗡响起了回声，“我现在才知道，这些所谓院士、泰斗，技术上懂个屁！原来都他妈的是一帮政客！”

陆乘风听了最后一句宣言，浑身激灵了一下，心扉豁然开朗，没等张军风话音落下，就立刻大声应答：“听你这么关联起来解读历史，我明白了，确实是李斯厉害！”

他挺身下床，光脚快步走到窗前沙发上坐下，点上一支烟，指点着张军风，笑着说：“你小子厉害呀，我说你这几天会上为什么老是心不在焉的，还总盯着何院士和他的美女秘书沉思，本来怀疑你是打人家什么歪主意呢，闹了半天你是在忧国忧民呀。呵呵，好了，你的意思我明白了，让我抢答一下，你听听对不对。”

张军风听陆乘风终于开窍了，自己如释重负，似乎也轻松了许多，会意地微笑着，鼓励他说下去。

“其实，论出身，陈胜、吴广和李斯都是卑微之人，也都是心存高远的有志青年，可是他们实现自己理想的方式不同，走的是两条革命路线，因而生前身后的结果也不尽相同。

“陈胜、吴广就像你我一样，走的是技术线，是实干家，砍砍杀杀，冲锋陷阵，充其量是一个马前卒的角色，最终只能成为刘邦项羽一伙的垫脚石。李斯就不同啦，走的是政治路线，不用玩命，全靠斗心眼耍大智慧，理直气壮地把‘不要脸’錾在脑门上做事，坑骗六国，玩弄朝政，为一己之私，还不惜做出‘焚书坑儒’这种遗臭万年的勾当，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李斯厉害！”

陆乘风敲键盘一般，噼里啪啦一口气说完，神情安然了许多，沉思良久后禁不住轻轻发出一声慨叹：“看来讲政治真是个纲呀，纲举目张。”

张军风听完，心如潮涌，抑制不住地慢慢起身下地，踱到窗边。他伸手扯开透漏的纱帘，只见天际边泛起微白的薄明，朦朦月色已澹然模糊，掩护着远处山峰褪去了狰狞，渐渐清晰地裸露出挺拔的身姿，唤回晨起鸟儿偶尔几声尖厉的鸣叫，山里的晨晖真清凉呀。

张军风打破了笼罩着沉闷情绪的寂静，语调深沉地叹了口气道：“圣人说得好，‘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像咱们这种货色，如果不变个活法，不管怎么干下去，永远都只能是一个匠人，是别人手中的一颗棋子，永远都是李斯们飞黄腾达的用具，永远都只能被别人奴役。人活一世，我实在是心有不甘呐！”

第七章 两个“疯子”（5）

他说到这里，猛地转过身，目光炯炯，咬牙切齿地说：“更不用说给眼前这帮鸡鸣狗盗之徒扛活，我真是觉得羞耻！你看，那个贺院士，每到该发评审费的时候就带着什么女学生准时从城里赶过来，在会上闭着眼睛打盹，等拿了钱就走，什么东西！

“那个张泰斗，据说是一直干党务上来的，怪不得开口闭口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那么几句政治口号。别看外语一句不会，工程狗屁不通，但别人出书还都得署上他的名，谁让人家是领导呢，真是臭不要脸，还不服不行。

“还有那个女的梁教授，一开会就跑前跑后帮着端茶倒水，我刚开始还觉得真是平易近人，可后来一打听才知道，此人原来就是一个工人转干的技术处办事员，那一套才真正是她的老本行，在课题组里挂了个名，竟然随便就混上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张军风身体微微有些颤抖，一屁股回坐到床沿上，涨红一张激动的脸凑到陆乘风面前：“乘风，我想像咱们这种‘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的活法真得要变变了。唉，你别笑，与时俱进嘛。

“我们现在除了靠出卖智力维生，还能有什么？我们是不折不扣的无产者呀！我不要再做陈胜吴广了，我要做一回李斯，做一回劳心者，革一回自己的命！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张军风语气坚定，左手攥成了拳头，宣誓一般，高高举过头顶。

晨曦的阳光撒在他神情庄重的脸上，一夜没睡，他刚褪去血色的脸上很有些苍白。

第八章 销售员的遭遇（1）

第八章销售员的遭遇

回想起那一夜往事，陆乘风真是感慨万千。好好的一个正经人不当，偏要学把良心藏在裤裆里的政客，每天脑门上錾着“不要脸”三个大字，变换着各种嘴脸，到处兜售自己的良心和尊严，真是比妓女零售肉体还过分！

不知道这家伙现在有什么感受？还总结了哪些谬论？陆乘风知道，张军风在前年就已经小有所成，攫取了工程研究院副院长的职位。不过可以肯定，这小小的副处级应该远不是这家伙的终极目标，凭他的聪明才智和坚忍顽强，应该可以走得更远一些。

一想到很快就能见面了，陆乘风心里再次激动起来。

堵车比料想的还厉害，出租车一路左弯右拐，步履蹒跚，终于别别扭扭地开到了研究院明晃晃的栅栏门前。陆乘风哈腰从车里钻出来，仰视着面前豁然耸立着的研究院新建18层办公大楼，边上原来熟悉的灰色4层办公楼衬托着，乌鸡配彩凤，愈发显得华贵高雅，气派非凡。

这里曾经是陆乘风过去那几年长期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

工程施工中的那些日日夜夜，这栋现在看起来显得很有些寒酸和破败的4层办公楼，既是工程建设总指挥部所在地，又充当着工程驻省城临时办事处。后来研究院在行政隶属关系上索性划归了工程，便改成为技术开发中心，工程也正式定名成为总公司。

研究院因为地处省城，生活便利，工作环境好，收入也相对颇丰，因此成了总公司众多下属二级单位中最诱人的热点。不管香的、臭的，只要是肩膀上扛着个脑袋的，都想削尖了往里钻。陆乘风有一次和张军风开玩笑说：“你们那个研究院现在整个就是一杂货铺，只要有点可能，谁都想往里试吧试吧。”

陆乘风肩膀上挎着电脑包，右手拖着沉甸甸的拉杆旅行箱，习惯性径直就往大门里面走去。可没想到，门口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个岗台。岗台上，站着一位身穿制服，二十多岁的保安，伸手把他拦下了。

“找谁？”保安冷冰冰的声音简短而威严，自上而下审视着他。

陆乘风微微一愣，马上就想到这肯定是他们附庸风雅的新规定，连忙走过去，仰脸乐呵呵地回答说：“我找张军风。”

“找张院长？你预约了吗？张院长工作很忙的，是随便想见就能见的吗？”保安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以教训的口吻告诫他。

陆乘风觉得这个保安实在是没有礼貌，但还是耐着性子好言相商：“没预约呀，要不我给他打个电话，叫他下来接我，你看行吗？”

“你好大的口气，敢叫张院长下来接你！保卫处有规定，见院领导必须预约。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穿着西装，系根领带，一看就知道是个推销员。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研究院知道吗？这儿谢绝推销。”保安员一边说，一边不客气地伸出右手，一个手指头向他胸膛指指戳戳的。

第八章 销售员的遭遇（2）

陆乘风差点没气乐了，嘿！这个长着狗眼睛的保安眼神还挺毒，怎么就看出来我现在是销售部的人？看来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或许环境已经把自己曾经引以为傲的儒雅气质悄然改变了。

这时，电动伸缩门突然“哗啦，哗啦”慢慢滑开了，一辆越野大吉普，咆哮着从门前柏油路上转过弯，昂首正要驶进大门。陆乘风本能地侧身避让，可是眼光一瞥，看见了这个墨绿色的大家伙，心里怦然一震，顿时涌上一股热流，啊！这就是那辆曾经陪伴他好几年，在黄土高坡上摸爬滚打，亲密无间的“沙漠王”呀。

车是人非，这个东西不知道现在还认不认识昔日的主人，可那些在车里曾经上演过的一幕幕悲欢离合却仍然依稀，时常牵动陆乘风的魂魄，使他久久震颤不已。

陆乘风刚要伸手拦车，可是哪来得及，车子和几年前一样牛逼不减，不管不顾，“轰隆，轰隆”径直驶入大门。

不料车子刚进了大门没几米就刹住了，犹豫片刻，闪烁着倒车灯又退了回来。这次倒是稳稳当当停在了陆乘风面前。车门开启，副座上跳下来一个西装领带的年轻人，快步跑到陆乘风面前，一双眯缝眼上下打量了陆乘风好几遍，白净的面皮浮起一层冠冕的笑模样。

老练的陆乘风一看就知道，这笑意具有职业化和专业化的特点，联系起此君穿衣举止来看，猜测应当是秘书或机关助理员一类的角色。

只见年轻人语调谦卑地对他说：“领导，请问您是从北京来的吗？”

喔，他怎么就能看出来自己是个领导？果然训练有素！陆乘风一见有门，脸上即刻就报上和蔼可亲的笑模样：“是呀，我是从北京来的，刚下飞机，我叫陆乘风。”

“哎呀，陆总您好，总算把您接到了。”年轻人脸上冠冕的表情一下子就变成了兴高采烈，一边急急地伸出双手来和陆乘风握手，一边热情地说，“我是院办的秘书小王，张院长派我到机场接您，还特地指明要带着这辆车，说如果找不着您，您只要一看见这辆车，就知道是接您的了。”

陆乘风猛然受到上宾的礼遇，觉得倍儿有面子，更为铁哥们儿的情谊深深感动，刚才的不快顷刻间一扫而光。

陆乘风这次来，倒是事先与张军风打过招呼的，不过没有明说是来讨债的，只是含含糊糊地说是来处理技术及其他相关问题的，并且叮嘱不要惊动总公司那边，主要原因是怕给张军风惹麻烦。因为讨债肯定招人厌恶，尽管这回主要是和总公司那边打交道，与张军风关系不大，但还是应该把哥们彻底摘出来比较好。

可没想到张军风还真就指使了人去机场接他，还是院办的秘书，这下想保密也不容易了。在机场，因为要见飞儿，他直接去了贵宾厅，没从正道出港，工作手机又没开，所以王秘书当然不可能完成领导交办的任务了。

第八章 销售员的遭遇（3）

“哎呀，实在是不好意思，我出机场忘记开手机了，又正巧飞机上遇见了一个老朋友，到他那里坐了一会儿，所以就没碰到你们。辛苦你白跑了一趟，实在对不起，抱歉得很。”陆乘风心怀歉疚，满脸堆笑，一迭声地主动道歉。

王秘书抓着陆乘风的手上下晃动，连连说：“没关系，没关系。”忽然，他发现陆乘风放在地上的行李，有些惊讶地说：“唉？都到家了，还在门口站着干啥呢，怎么不进去？”

陆乘风松开王秘书的手，抬头看着岗台上满脸惊恐、神态慌张的那位保安，指点着哈哈笑着说：“我刚才跟他说找你们张院长，他就没让我进去。”

王秘书顿时满脸愕然，小白脸上窘得通红，眼睛瞥瞥保安，又看看陆乘风，这回轮到他不好意思了，点头哈腰地说：“他不认识您，不懂规矩，您是高人，别跟他一般见识。”又扭脸冲着保安抬高了声音，换了命令的语调大声说：“你还傻站着干啥呢，还不快下来跟领导认错？”说着还跃跃欲试地就要冲上去揪那个保安下来。

“没关系，没关系，”陆乘风急忙张开手，拦住假模假式的王秘书，宽厚地说，“他这也是执行命令嘛，不过就是太过了点，再说他也不认识我。”

刚才还牛逼得不行的那个保安，慌忙从岗台上挪下来，形象立马矮了半截，战战兢兢的，五官都差点挤到一块去了。可能被吓蒙了，他竟走到王秘书跟前，哆嗦着向王秘书鞠了一个躬，嘴唇嘟囔了半天，才艰难地硬挤出了“王秘书，对不起，我以为……”几个字。

王秘书一看见这个保安竟然混账到这种地步，脸上更有些挂不住劲了，仿佛是说给陆乘风听一般大声呵斥他：“你发昏了吧，给我道歉个■呢。还不快去给陆总道歉，小心他能让你走人呢。”

这个笨蛋此时才如梦方醒，转过头惊恐地打量着陆乘风，好像刚发现还有这个人在似的，连地方也没动，只是艰难地转动了一下身体，被逼无奈嘴唇又开始哆嗦，好像说一句认错的话能要了他的命。

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总是努力找出自己的不足，这样才能天天向上，越活越好；另一种人，把别人都当成傻子，总是努力忙着为自己的错误辩解。陆乘风最反感后一种人，为此原来在技术部时，还开过一个有这种自我陷害癖好的硕士。

真他妈的缺心眼！陆乘风看着保安猥琐的表现，心里暗暗地哂笑，这种东西情商那么低，除了造粪，怕连种地都不合格。陆乘风才不愿意跟这种狗屁不通的人耽误自己的宝贵时间，看见这个僵持的样子，忙摆了摆手，替他向王秘书求情："算了，算了，他天天站岗，也怪不容易的，咱们还是别为难他了，先进去再说。"说完，拽起拉杆箱，步履轻快地就向大门里走。

王秘书见状，忙撇下还在努力的保安，抢步上前，一边夺过拉杆箱的把手，一边说："您一路辛苦了，我来，我来……"

陆乘风径直朝办公大楼里走，走上台阶，扭头乐呵呵地问王秘书："军风在办公室吗？麻烦你带我先到他那里坐一坐吧。"

第八章 销售员的遭遇（4）

王秘书紧走两步，连忙回答："刚才我都让那个二傻子气昏头了，忘了向您说了，张院长昨天晚上去总公司了，要不他今天就亲自去机场接您了。"

一听张军风没在，陆乘风心里顿时就凉了半截。他在办公楼明光锃亮的水磨石门廊前停身站住，思忖着对王秘书说："既然军风不在，那我就不麻烦大家了，还是早一点去总公司那里好，反正军风也在那里。"

"不麻烦，不麻烦。"王秘书赶紧说，"张院长走的时候都已经安排了，招待所我也订好了，您今天先好好休息休息，明天早晨我安排车把您送过去。"

陆乘风抬腕看了看手表，心里不停地思索盘算，既然张军风不在，自己在这里孤零零地耗着，白白浪费时间，实在没有意思。况且流连时间长了，难免会碰见昔日的熟人，还不得不假模假式地寒暄一番，也是一件双方都觉得麻烦的事。从省城赶到总公司所在地，开车路上要好几个小时，如果现在就走，天黑以前应该可以赶得到。

更重要的是，此刻他的心，早已被燕儿拴着，飞到了百里以外的总公司了。希冀中重逢的那份激动，那份迫切，就像初恋一般挚热。我心飞翔，已经疲倦，渴望归宿，燕儿，你听到我心底的呻吟了吗？你能重新接纳我吗？

王秘书看到陆乘风站在那里愣愣地发呆，脸上显出焦虑困窘的样子，显然是在走与不走之间犹豫，忽然间脑袋一闪念，想到，本来今天出门前已经和家里的那位"严"领导请好假了，说晚上要陪张院长的一个客人。如果这个陆总现在走了，岂不是正好可以闪出一个空当，趁着这个好机会去品尝一下那个久违的"小鸟依人"？而且没准打着公事的幌子，发票还可以报销呢。

于是他就试探着建议："现在去总公司，时间倒还来得及。可就是您刚下了飞机，又要坐大半天的汽车，实在太辛苦了，最好还是休息一晚再走吧。"

陆乘风见王秘书这么善解人意，替自己想得真是周到，着实感动不已，慌忙收回心神，笑容可掬地说，"谢谢了，谢谢了！"

王秘书听见陆乘风这话，以为领导接受了自己的提议，不禁有些失望。可是接着听陆乘风又悠悠地说："总公司那边还有事等着我呢。王秘书，我看就这么定了，麻烦你派一辆车，我现在就出发。"

王秘书顿时从心里感谢陆乘风，推波助澜连忙说："车倒是现成的，还是您原来那辆'沙漠王'，现在车况也很好，您看行吗？"

这一句话，正中陆乘风下怀，他有些倦怠的眼睛一下子亮了，笑逐颜开地说："好，太好了！就这么办，太感谢了！"

原来即使王秘书不抢答，他也正考虑着想要主动申请那辆老朋友呢，就是拿不准眼下是否合适。现在见他这么可人，感觉十分满意，从心里赞许道，真是一个会照顾领导的好同志，这样的年轻人肯定有前途。

第八章 销售员的遭遇（5）

“那，那就不好意思了，也没招待您，张院长要是问起来，还请您替我给解释解释。”心里时刻装着领导，更是好同志！陆乘风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亲切地说：“那是自然，你放心吧。”

王秘书一招手，昔日的坐驾，那辆墨绿色“沙漠王”轰隆轰隆立刻开到二人面前，稳稳地停住。趁王秘书和司机联手把行李搬上车的空当，陆乘风眯起眼睛，走到车头，仔细地打量起这位曾经朝夕相处的“老哥们儿”。

这辆丰田的“沙漠王”，要是搁在几年前上路一跑，马达轰鸣，烟尘滚滚，那绝对是一道酷亮的风景。陆乘风喜欢他俊朗粗犷的外型，爱听他穿沟越壑时发出的咆哮，甚至喜欢闻他低档爬行时离合器摩擦产生的那股特有的焦煳味。陆乘风以前也曾经不止一次地想到过，外表猥琐、行事低调的日本人，竟能造出如此威猛剽悍，个性狂野，性能优异的大机器，其内心必然是宏大、豪迈的，这个民族真是可怕。

看着陆乘风仔细端详自己的爱车，司机—— 一个黑黑瘦瘦、高个子、大骨架的中年人心里不禁涌起几分虚荣。他伸手拍打着足有半人高的宽大轮胎，洋洋得意地主动介绍说：“纯进口原装的，七八年了，原来是总公司那边指挥部领导的车，现在也还棒得很。”

陆乘风伸出手掌，仔细抹掉车子黄橙橙雾灯表面上一层浮土，像是回应司机的介绍，又像是自言自语一般赞叹着：“确实是一辆好车啊！”

“沙漠王”终于冲出了城市围追堵截的包围圈，离开喧嚣，轻快地迈着小碎步，徜徉在高速公路上了。尽管还没有到它发威的时候，可是发动机轻柔地哼唱声，表明它已经很惬意了。

平阔的路面穿越沟壑阡陌，在斑驳浑厚的黄土边坡之间蜿蜒盘曲，两侧壁立的土崖随着日光不同角度的照射，变幻出深浅混杂，但一律浓墨重彩的颜色。远处，经冲刷流失变得嶙峋陆离的广袤原野，

写意画般自在而奔放，有的是圆润的小屁股，有的是沧桑的脸，还有的凸筋露骨的，是通天扶桑树的根。

对这一切景致，坐在副座上的陆乘风，多年前就早已因熟视而麻木了。享受着行车造成的轻微晃动，他渐渐感到一阵倦意袭来，头靠在椅背头枕上，微闭双眼，习惯性又慢慢进入到半蒙■状态。

陆乘风由于多年连续在外奔波，养成了上车就睡觉的习惯。因为到达目的地，下车伊始，不是现场技术服务就是与客户谈判，而且往往收工后还要被迫应酬到很晚。因此，为了囤积精力，车上的一觉就尤其重要。开始时是自我强迫，后来逐渐就有点变成条件反射了，车辆颠簸摇动就是强力安眠药。不过常年窝着脖子靠在摇晃的车椅上睡觉，使他患上了严重的颈椎病，恶劣时上半身麻木，晚上在床上只能撤掉枕头平躺着入睡。

第八章 销售员的遭遇（6）

司机看见陆乘风要睡，也受到了传染，不停抓耳挠腮的，后来索性打开CD机。顿时一阵暴烈的说唱节奏充斥车内，把陆乘风一下惊醒了。这种貌似躁动，实则颓废感十足的摇滚或RAP音乐，陆成风越听越难受。

“换一盘吧，有没有老歌？”他大声向正在兴头上的司机建议。

司机倒没有表现出不快的意思，笑着回答：“当然可以了，你椅子后面的背兜里还有几张，不过很久没人听了，也许你会感兴趣。”

陆乘风来了兴致，扭身趴在椅背上，摸索着从背兜底部吃力地掏出了一个CD包，回身坐好。低头一看，不由得差点惊叫起来，呀！这是自己的CD包呀！

这个已经很显老旧的CD包，表面上已经有了一道浅浅的开裂，原先烫金的几个字也模糊不清了，还蒙着薄薄一层浮土。看着千金难求的故物，陆乘风双手不禁都有些颤抖了。

他小心翼翼地拉动干涩的拉链，感觉是在开启一段尘封已久的往事，开启他莫名已久的一个心结，他暗暗祈求，但愿内容依旧，但愿一切安然……

CD包打开了，深深的失望泼得陆乘风刚才还滚烫的一颗心淬火一般急速冷却！

包内露出第一张是片刻录盘，上面写着“测试数据”几个清秀的小字。显然，以前有人曾打开过CD包，并且还擅自改变了里面的藏品，第二张仍然是同样写着“测试数据”的碟片……

带着一探究竟的欲念，他又翻开一页，还是一张刻录碟，但是当碟面上几个隽秀飘逸的黑色手写字扑入眼帘时，他禁不住一下狂喜起来，忘乎所以地差点从椅子上蹦起来。

找到了！原来真的还有残渣余孽存在，那是他再熟悉不过的字体，他自己的字--“望着天空的女孩”。

陆乘风抽出那张碟片，翻过来很专业地略微旋转检查了一下，便急不可待地将碟片推入了CD机。

“嘶拉”地读碟声过后，片刻的沉寂，扬声器中飘出来一首陆乘风再熟悉不过的老歌，立时就把他的心绪忽悠一下扯远了，牵飞了，搅翻了……

望着天空的女孩，想把那云拨开，乌云请你离开，阳光露出来，阴暗去了，阳光照耀，带来了虹彩，乌云别再徘徊，已长等待。

我要问那女孩，雨露呀何时来，许多音讯传来，叫人费疑猜，雨露纷纷，真不明白，为谁诉情怀，春天别再徘徊，我心盼你来。

清澈、透明、甜美的女声悠然、恬静，在这机缘特定的路上鬼魅一般出现，带来往事并不如烟，揪紧了他的魂魄。这是他特地刻给燕儿的，是她最喜欢的歌！

青春的故事，又一次慢慢清晰地展现在眼前，那些曾经在生命里出现过的人大都随着歌声渐渐远去，只有你，依然在我蹉跎的内心深处静静地绽放。

要说当初陆乘风和燕儿的私情，还是张军风这个“损友”拉的皮条呢。

第九章 逼良为娼（1）

第九章 逼良为娼

还是在北京工程最初论证阶段，正赶上陆乘风要申报高级工程师职称，虽然别的条件陆乘风一概满足，但有一项可着实让他犯了难——文件上要求，参评者至少要在专业刊物上发表过一篇论文。

就这一项哗众取宠的狗屁要求，可没少坑人！干活行，忽悠不行，行也不行；忽悠行，干活不行，不行也行；横批：不服不行。

年轻科研人员的通病，一是只知道闷头干活，不知道扬名立万，再就是手懒。宁可天天晚上泡在电脑前通宵达旦地玩游戏，也不肯浪费时间写论文。可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觉得自己技术水平有限，写出去的东西难免贻笑大方。扬名是小，脸面是大，扬不要脸的名，无异于脱裤子推磨——转着圈地丢人，他们那时还没有学会。陆乘风当时就是这样一个还没有开窍的散逸小仙，除了在单位里小打小闹地有一些成果报告，在刊物上还真是空白。这下可把陆乘风给“将”住了。

办法是人想出来的，逼良为娼呗。他先打电话给了一家长期刊登他们产品广告的国家级一类学术刊物，跟主编进行了简要沟通。主编对这种事那是屡见不鲜，再说拿人钱财，当然要替人消灾，当即满口应承下来。信誓旦旦地承诺：特事特办，只要他投稿，下一期就插队给他登出来。

文章嘛，更好办。他把手下一个刚毕业不久的硕士叫过来，责成她将毕业论文无偿贡献出来与自己分享。尽管名字要署在陆乘风后面，但那女孩一听自己的“摘抄”竟然可以搭车见刊，马上笑逐颜开，连连点头，千恩万谢欢天喜地地领命去了，并且还按照编辑部要求，主动做了一些适合读者胃口的删改，陆乘风审稿后觉得还不错。

不过问题又来了。稿件E－mail给编辑部，他们也不知看没看，反正立刻就回复说，技术水准高，命题前瞻，逻辑清晰，马上可以刊出。不过要求作者自己写一份英文版的内容梗概。

陆乘风忙转回去再找真正的作者，想请她再次分享一把，可没成想小女孩出国“发昏”（结婚）去了，一个月后才能回来。时间紧迫，眼看答辩时间就要到了，一个月太久，只争朝夕。

陆乘风的英语说得实在不算好，不过这也不能完全怪他。他们那一代大学毕业生，玩的都是“哑巴英语”。那时英语课的一般教学目标，只要能看懂英文书籍就足够了，做大篇的文章翻译就成为了一道难题，更别说口语了。呆板、陈旧的教学方法和低下的教学目标，生生地将一门语言变成了“无言”。寒窗苦读十几年，竟无言以对外国人，陆乘风就是这么一个“次品”。

看到陆乘风坐在电脑前，手边摊着两本英语语法书，不断用鼠标点击着“金山词霸”，还不停在纸上涂涂改改，一副疲于奔命的狼狈相，慢悠悠走过来的张军风，“噗哧”一下就被逗乐了，戏谑地说：“怎么翻译个论文比女人生孩子还难？”

第九章 逼良为娼（2）

陆乘风满脸无奈，扔下笔自嘲地说："你说的净是些废话！女人生孩子那是肚子里有，我现在是肚子里没有。眼看就要发稿了，你说这急人不急人？"

"咳，那有什么难的？小姐生孩子——求大家帮忙呀。眼前这么多人，哪个不是大学毕业？也许里面就有高手。"张军风诙谐地说。事情没有发生在他身上，站着说话不腰疼，明显是一副旁观者的架势。

"你以为我没有找人？一听说要汉翻英，大家几乎异口同声全谦虚上了。我还是平生第一次发现，周围竟存在着这么多高尚的同志。"陆乘风吃了苦瓜似的咧着嘴，显得无可奈何。

"嘿嘿！你干吗不找我呀？"张军风一脸坏笑，轻松自在地说。

"就你？"陆乘风惊讶地睁大了眼睛，"我还不知道，英语水平还不如我呢！想骗我稿费是吧，想吃饭就直说，这个月请客的钱还有。"

"真是个死不开窍的笨蛋，咱俩谁跟谁呀，我还用冤你那两个钱！我是看你可怜，真心想帮你！"张军风说着，转身就要走，"你要是再执迷不悟那就算了，反正也不是我要评职称。"

陆乘风看他认真的样子，突发奇想，张军风经常有些装神弄鬼的小手段，没准还真有戏。于是忙起身把他按在对面的电脑椅上，脸上浮起讨好的笑容，低声下气地赔不是："对不起，对不起，都怪我急晕了，忘记了还有你这么个大仙，有什么秘籍奇方，敬请赐教。"

张军风看到他可怜巴巴的样子，也不忍心再继续逗他下去，便直截了当地说："我也不是什么大仙，但是我知道哪里有高人呀。我们单位有一个女孩，别看学的是自动化，可是还有一张科技英语的文凭，她的专业英语水平我已经多次试过了，还不错，我们出国，也都是她客串的翻译。翻译你冒名顶替的那篇玩意儿应该是手到擒来，如果请她帮帮忙，孩子不就生出来了吗？"

“嘿！太好了！真是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这评职称就成了一把‘全求人’的推倒和啦，还能加番呢。”陆乘风听了这个借腹生子的道道，兴奋地大声嚷嚷起来，“不过还不知道人家肯不肯帮忙，具体要多少钱？”陆乘风还有些顾虑。

“什么钱不钱的，我看你脑袋进水了。我已经跟她联系过了，她一听说是我哥们儿，满口答应，说没问题。”

“求人家帮忙，我又不认识，应该还是客气一点好，最好让她出个价，我付钱比较合适。”陆乘风不愿意欠素不相识一个女孩的人情，当然也有不愿意让张军风因为自己，欠人家情的意思在里面。

“好了，没事，让她替领导排忧解难她不敢不从，你就放心吧，人情我给你还了。”张军风摇头晃脑大大咧咧地说。

陆乘风满意地看着爽快义气的好哥们儿，心想，交朋友就得交这样的。自己以前那些朋友、同学，一请吃饭，拖家带口来一大帮，但是绝大部分还真就是酒肉之交，碰上正经事，全“瘪茄子”了。现在跟张军风■上了，他暗自佩服自己的运气。

第九章 逼良为娼（3）

“那跟她说好，以后万一见了面，我请她吃大餐。”陆乘风还是心有顾忌，脱不了江湖上那一套。

“请她吃饭？不容易！”张军风大脑壳摇了摇，“那女孩是个大美女，在我们单位‘■’得很，据说请她吃饭得提前一个月预约，还得看人家高兴不。不过像你这种油头粉面，又油嘴滑舌的家伙或许能有戏。”张军风脸上笑嘻嘻的，眼睛里闪过一丝顽皮，“给你一个她的Q号，你自己跟她联系吧。”

“嘿嘿，要真的是个美女，咱哥们儿就借机把她拿下。”听见有美女，陆乘风不由自主就来了精神。

当天吃完晚饭，陆乘风便迫不及待地驱猫上网（那时宽带还不普及），输入了张军风给他的QQ号，很快就搜到了网名“独自凭栏”，但是此人此时没在线。

不依不饶：嗨，你好！我是你朋友的朋友。

陆乘风熟练地敲入了一行信息，挂在QQ上，等待对方回信，顺手打开“三国志”游戏，优哉游哉指点起江山来。

过了大约将近一个小时，屏幕右下角一个大眼睛卡通小姑娘的图标一闪一闪地冒了出来，陆乘风赶紧点击进入聊天状态。

独自凭栏：你是谁呀？我不认识你吧。

不依不饶：我是你一个朋友介绍的，想请你帮个忙。

独自凭栏：那请问你贵姓，和我朋友的姓名。

不依不饶：我姓陆，朋友姓张。

独自凭栏：好了，审查通过！你好，陆乘风！

不依不饶：你可真够谨慎的！说了是你朋友介绍的还要审查。

独自凭栏：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提防坏人。

不依不饶：提高警惕性，革命无不胜！作为你好朋友的朋友，我郑重提醒你——要警惕色狼。

独自凭栏：我防的就是色狼。

不依不饶：我也要防色狼，请告诉我你的名字。

独自凭栏：名字就是一个代号而已，干吗管这么多？反正我们也是在一个虚拟的空间交流，只要彼此有个称谓就可以了，再说，求人家帮忙干吗还提那么多要求？

不依不饶：对了，差点把正事忘了。我的一篇论文麻烦你给翻译一下。十分感谢，我给你鞠躬了，再送上一个祝福——祝你万寿无疆。

独自凭栏：你是北京人吗？

不依不饶：你怎么知道？小巫婆吗？我正要介绍我自己，没想到你已经一针见血了，能掐会算呀。

独自凭栏：第一次Q上就那么贫，一猜就知道了。

不依不饶：天哪，错怪好人了，就是因为要求你帮忙，我才恭维你呀。此外，第一次也是想给美女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不愿意听，第二次就不敢了。

独自凭栏：你不要瞎猜，我是一个恐龙。

不依不饶：恐龙好，我喜欢和恐龙聊天。

第九章 逼良为娼（4）

独自凭栏：……

不依不饶：美女都嫌我长得又矮又丑，还是个穷人，不愿意和我交往。好不容易想请人家吃饭，人家还不肯赏脸。恐龙好，一般都心肠好，也许能给我个面子。

独自凭栏：你的意思是说美女心肠不好?

不依不饶：哪里！哪里！像你这样的美女心肠就好，估计会可怜人，能赏脸吃个饭，算给我一点自信。

独自凭栏：重申一遍，我是恐龙，心肠也不好。还是张军风好，已经告诫我提防有人油嘴滑舌的，惯于骗人。

不依不饶：郑重声明：本人是男人，所以简称狼。本狼专吃草，也不是色狼，是只好狼。

独自凭栏：不可能！俗话说的好——是狼就得吃肉，是狗就改不了吃那个。

……

自打有了第一次，在陆乘风的因势利导下，他和燕儿之间网聊越来越频繁，慢慢发展到一日不聊，如隔三秋。自然、和谐、相互信任的感觉，渐渐深深融入到了看似冰冷的文字之中。似乎有意无意间，两个人都同时把自己QQ的独占权送给了对方。

这个从未谋面的“独自凭栏”到底长得什么样子呢？是不是真像张军风说的是个绝代美女呢？陆乘风这一段时间平生第一遭居然失眠了，常常在黑夜里辗转反侧，咂吧着嘴躺在床上瞎琢磨，烦躁地听着对面床上张军风鼻息如雷……

半年之后，陆乘风等一行三人，终于飞抵古都。

张军风本来是要和他们一路来的，可是领导体恤下情，高瞻远瞩，考虑到这位年轻同志鳏居甚久，特地批准他早两天启程给老婆“交公粮”，约好在古都等他们。

此行少了张军风这个搭档，而且燕儿也不知什么原因这些天在网上忽然神秘地失踪了。陆乘风落地伊始，淡淡的孤独感油然而生。想到以后免不了要经常光临此地，还夹杂着一股被放逐般凉丝丝的无奈。

去机场接他们的是一辆光洁干净的“考斯特”面包车。司机十分热情地搭手帮着他们把行李搬上车去，还围着他们一行中年龄最大的老李，一口一个专家，一口一个领导地恭维。陆乘风这才感觉到有种串亲戚般的温暖，渐渐开始心朗气清起来。

安顿妥当了，可司机并没有准备马上开车的意思，而是快步走到老李身边，满脸堆笑，客气地说：“有一件事想跟北京来的专家商量一下……”

司机话音未落，老李赶忙向坐在他前排的陆乘风扬了扬下颏：“那是我们陆经理，您要有事和他商量吧，在这儿我们全听他的。”

第九章 逼良为娼（5）

这个老李，别看五十多岁了，可活得那叫一个累呀。平日里在单位，不管是在领导还是同事面前，也不管是岁数比他大的还是比他小的，总是故意弄出一副低眉顺眼的可怜相。不笑不说话，不请示不干活，一辈子提心吊胆，小心翼翼地行事。

领导在时，总是可以看见他在专心致志，摆弄着那几块线飞得跟蜘蛛网似的电路板。领导不在时，他的一般工作，通常就是坐在计算机前翻扑克牌。按制度规定，明明可以要公车出去办事的，他却偏要乘公共汽车，而且一出去就耗掉大半天。弄得连小王那帮刚来不久的年轻人，都时常在背地里笑话他，还“文革”前清华大学毕业的呢，真是越混越糊涂了。

陆乘风更是打心底里瞧不起这号人。玩着掩耳盗铃的拙劣游戏，过着以老婆为中心的贱骨头日子，拿着年轻领导施舍的奖金，这么活着有什么劲！可是人家资格在那儿呢，再吃闲饭，总得养着吧。何况他还没什么小辫子可抓，顶多就是个平庸，再有气也不能把他怎么样。这就是咱国企的特点。

陆乘风刚当上领导那会儿，还挺同情他，考虑到他岁数大了，每次派他外出公干前，总是亲自先向车队替他要好车，叮嘱他不要太辛苦，公家钱也不是这么个省法。可是不料，听司机们反映，他每次坐公车到了办事地方后，还是一如既往让司机空车返回，自己依旧是坐公共汽车回来，一下又耗了大半天时间。后来慢慢才听到他家邻居背后给别人嚼舌，说他居然是抽空回家给小他16岁，在超市做收银的老婆做饭去了，搞得陆乘风真是气不打一处来，索性随他去，反正以后有重要的差事不派他就是了。

本来按照部内惯例，科技人员到了退休年龄都至少要延聘一年，当然要还是个领导干部延聘的时间就更长了，传帮带嘛。可这个老李到了退休的时候，却享受了一把特殊照顾，陆乘风直接就把他上缴到

了人事部门，说他已经圆满完成了工作，可以安度晚年了。人事部门是干什么的，就是玩人的，马上理解了陆乘风那点小心眼，转手就将他的人事关系扔到了退管中心。这样老李白白损失了一年津贴和奖金，却提前得到了专门服侍娇妻的待遇，有苦还说不出。

坐在前排的陆乘风，听见老李这次又把他顶到了前面，心里暗骂，真是个不敢负责任的窝囊废！

司机支吾了一下，有些尴尬，没想到跟老李套了半天近乎却突然冒出一个年轻人。但见也是笑眯眯一副亲切模样，感觉挺和气，就上前几步，更加客气地与他商量："本来我是专程来接你们几位专家的，可是我们单位有位女同志出差也是今天回来，领导说看能不能商量一下，耽误领导一小会儿时间，捎上她一起回去？"

司机话音未落，陆乘风就爽快地说："没问题，不着急，本来就是麻烦您的事情嘛，您看怎么合适就怎么办。"

第九章 逼良为娼（6）

一股股人流，熙熙攘攘不断从对面的候机楼通道中涌出来。忽然，从中好似点睛一般，闪出两个身材高挑，衣着时尚的年轻女孩，仿佛是一道浓艳的风景线，远远看过去分外亮丽。其中一个女孩驻足向四周张望了一下，瞧见他们，立刻兴奋地举起粉臂，使劲挥了挥，瀑布般的长发随风飘扬，显得灵秀动人。

看着携手揽腕，娉娉婷婷并肩走过来的两个美女，陆乘风眼神一下就直了！

其中一个看似丰满些的，白底蓝条纹衬衫下摆掖在深色过膝窄裙中，柔软的腰身伴着浑圆玉腻的小腿轻微扭动，臀波乳浪，性感撩人。稍瘦一些的，细腰小臀盈盈可握，笔直修长的腿上套着一条火红色紧身低腰热裤，圆圆的胸部掬在白色T恤衫中，步履轻盈。

“你们前面坐。”司机一脸憨笑，对着刚上车的两个美女指了指副座，“这么漂亮的女娃坐这儿，警察都不拦呢。”

“好，坐就坐，但是警察拦下可别怪我。”丰艳女孩豪爽地一翩腿，大大方方就在副座上坐下了。瘦身美女随坐在她后面的椅子上，蹬着白色偏口小羊皮凉鞋的美腿，斜叠着伸在过道里，随着车子的起步轻轻摇晃。

“乘风，你说张军风这两天是不是都快让他老婆子给掏空了？”老李估计是睡醒了，往前探着身，不怀好意地说。

陆乘风对老李这种初来乍到，不顾及本单位形象，公然在对方地盘上，大耍口头流氓的举止很是不屑，只是敷衍着淡淡地“呵呵”干笑了两声。

可没想到瘦身女孩听音却倏地一下转过头来，一双凤眼高高吊起，死盯了陆乘风一下。陆乘风回应着女孩的目光，凭直觉，他敏感到这目光里似乎有点什么……嗯，肯定有点什么。探究？疑惑？羞

涩？他想不清楚，四目相对，女孩脸腾地泛起了羞红，赶紧转回身，躲进高大椅背后面去了。

美女刚才眼神真是有些异样，初次见面竟然这样看人，估计是有“花痴”的可能……忽然，一个闪念一下子跳了出来，陆乘风差点惊叫起来：“燕儿！”

一切都合乎逻辑，司机的同事——美女——最近网上失踪了——出差刚回来。

难道这个骨感美女真的是燕儿？天哪，要真是她，这种邂逅未免也太巧了吧，绝对超出自己的想象！怎么想办法验证一下呢？陆乘风心里五爪挠心一般，忽然灵机一动。

陆乘风站起身，掏出那时还比较稀少的黑乎乎手机，摇晃着，朝前面的司机喊：“师傅，有张军风办公室的电话吗？我有急事要立刻找到他。”

一个司机怎么能记得科室的电话？嘿嘿，就是因为你不知道才问你的，对不起了。

果然，司机听了，在一大串踯躅缓慢的车流中，抽空连忙回头，向骨感美女说：“燕儿，快把你们办公室的电话告诉陆经理。”

啊，一切都有了答案，眼前的美女就是和他在网上相伴了几百个夜晚，与他一起被张军风指责为“重色轻友”的燕儿！是让他辗转反侧，从未谋面的“独自凭栏”！

第九章 逼良为娼（7）

燕儿慢慢斜转过身，桃花拂面，娇羞欲滴，闪烁其词喃喃出了一串数字，也不管陆乘风听清楚没有，就忽悠一下闪身又躲到椅背后面去了。

汽车终于开进了研究院灰色的大门。

看到两个女孩子先下了车，手挽手嘻嘻说笑着就要走远了，陆乘风终于再也按捺不住了。他一把扔下行李，跳到车下，紧追上去，冲着高挑飘逸的后影，憋了有一分钟，终于忍无可忍，一字一顿喊出了压抑在心里很久的名字："独自凭栏——"

同行的老李、小王面面相觑，看见陆乘风满面春色地跑回来，坏笑着正要盘问他，却碰上张军风兴冲冲地从办公楼里小跑着迎出来。他身上依旧是皱皱巴巴一件蓝衬衫，脏兮兮的牛仔裤。

三人赶忙迎上去，亲热地抓住张军风厚实有力的肩膀，故作认真地上下打量了他一番，陆乘风正经八百地对老李和小王说："嗯，没胖没瘦，刚刚好。"

这一下，可把张军风闹蒙了。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似乎还算完好无损的那些部件，搔着离开北京前才剃的寸头，不解地问："什么胖了、瘦了的？"

陆乘风赶紧把车上老李的话复述给他听。张军风听完，咧开嘴，哈哈笑了："都老夫老妻了，哪来那么多狗屁事？"说完，即刻换了一副正儿八经的样子，"我估计你们也该到了，正等你们呢。招待所已经安排好了，我这就带你们住下。晚上我们院长请客，算是给北京来的专家接风。"

三个人在张军风带领下，拉着行李，出门穿过马路，来到对面他们新建的招待所。

这招待所看着可比他们的办公楼强多了。两层裙楼，六层主楼，L型建筑戳在十字街口，玻璃幕墙明光锃亮直逼人眼。大转门边还站

着两个身穿旗袍，身段窈窕的迎宾小姐，一看就知道一般人享用不起。

陆乘风走进全部用大理石装砌成的金碧辉煌的大厅，仰望着临摹得惟妙惟肖，巨幅唐代飞天仕女泓顶画，不禁由衷地感叹："比部里的招待所还强些呢。"

"不错吧，真正按四星级标准装修的，里面会议室、餐厅、温泉、桑拿、KTV五毒俱全，以后你们慢慢享受吧。"张军风不无得意地介绍着。

"你们他妈的就这么糟践工程款？不当吃不当喝的，盖这么好个招待所有个屁用！"陆乘风其实对先生活、后生产这一套做法倒没有什么意见，不过像这样先生活，这……这也未免有点太过分了吧。

"当然有用了！没有这么好的设施，能照顾好你们这些北京来的专家吗？专家照顾不好，工程能有保障吗？"张军风挤眉弄眼地冲着陆乘风谈理论，"再说，工程开始以后，上面下面来的人一拨都少不了，比如说部里的、省里的、财政口的、建设口的，银行的什么检查组、验收组、评审组。不把这帮爷伺候好了，随便哪位一发飙，我们都受不了。但是，嘿！嘿！名义上还不能弄成真四星，只能按四星级标准装修，弄个准四星。

"再说了，咱们这帮扛活的，大钱捞不着，蹭点小钱花花，借机享受一下，也还不是应该的。"张军风最后一句话确实说到了陆乘风的心坎上，他抿嘴笑着点点头，表示赞同。

第十章 高昂的头颅（1）

第十章 高昂的头颅

陆乘风坐在昔日的座驾“沙漠王”里，心绪波澜起伏，思绪插上了翅膀，悠悠地品味着当年那一段段刻骨铭心的风花雪月。

以前，他也曾多次试图整理过那一段时期的活动轨迹，因为太精彩，太令人激动和心荡神驰了。可奇怪的是，轨迹中的大部分，仿佛都像扯断了的珍珠项链，散落成为一个个孤零零的时间碎片。有的错乱了时间顺序，有的失落了诱发原因，还有的虽然细节至今依旧历历在目，却是四六不靠，不知道该镶在哪个片段之中。

曾经引以为豪的记忆力衰退了，生活中插入更多的是回忆，思维创新度剧减，逐渐走入到一种既定模式之中，这种种迹象都使陆乘风强烈感觉到，衰老已经开始悄悄地无情降临到自己头上。

人近中年，我还有勇气去砸开一个个吉凶叵测的漂流瓶吗？还有能力去挑战变幻莫测的又一次变革吗？偏离了现在的生活轨道，我还是我吗？两年多的时间里，这些疑问常萦绕在陆乘风脑中，避之不及，挥之不去，令他焦躁不安。他认识到，上次跟吴中的办公室冲突，其实就是这种焦躁情绪的自我爆发。

在苦苦的思想煎熬过程中，他渐渐领悟到，革命者永远是年轻！他太需要变化，太需要主动出击了。现在这种压抑、任人摆布的生活轨道如果不能打破，他就永远只能是笼中的一只鸟，今后只能空转生命！

陆乘风的意识中，存在有一种“狼性”，忽而任性冲动，狂躁暴虐，有着一往直前的勇气和坚韧顽强的意志力，忽而又洒脱灵动，顺水行舟，似白云一般自在随意。这就是他有时被外人误以为是“流氓”的原因吧。

这种狼性，在他遇到十分棘手和重大问题时，在他陷入混沌之中的一瞬间，有时会突然不可遏制地自动从他思维深渊最深处激荡爆发

出来，操控着他表现出反差强烈的双重人格。依靠这种狼本性，他曾经多次成功化解眼前的风险，战胜恐惧，转危为安。但有时也会导致难以预料的恶果，有些还很严重。

应该说，这种极端化的性格表现，如果不能彻底地从他潜意识中根除，抑或是被理性逻辑思维所抑制，那么注定他只能终生从事基层技术管理干部的角色，也会阻碍他成为一名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学会控制的过程是残酷和漫长的，可能会耗尽他的事业黄金期，也可能会让他饱受疾风暴雨般的摧残蹂躏。

黄土峁中飞驰的“沙漠王”，急速转过一个抛物线似的大弯道，一头扎进路尽头，盘踞在一大片山坳中的现代化工区。

此时天已擦黑，炽烈的火烧云在西方当空绽放，涂抹着厂区中央三座巨大的冷却塔，披霞挂彩的，雄伟中平添了几分妩媚，四下里整齐簇拥着一排排红色穹顶彩钢结构车间，灯火通明，溢彩千条，宝石一般晶莹剔透。传送带搅动着，运输车穿梭着，专用线上的火车，恰似一条青色毛毛虫，不紧不慢地在喘息爬行。

第十章 高昂的头颅（2）

北面河对岸家属区的灯光明了，恰似繁星点点，百花争艳，演绎着永不变更的那一套人情冷暖，悲欢离合。这一片片火树银花，照得四周群山也沸腾了，拢得怀抱里股股红尘直冲天际。

整个工区远远望去真像是一个落入凡间的精灵。陆乘风脸贴着车窗，贪婪地望着几年不见，越发显得瑰丽傲然的七彩童话，眼眶不觉湿润了。多少次魂牵梦绕的地方，这一次终于回来了，尽管有些陌生，还有些不安，但这回确实不是又在梦境里。

人生苦短，这一辈子真正干不了几件大事，而他却有幸做了一件，而且做成了一件！现在细细回味起来，当时竟然是在幸福之中了。可遗憾的是，那时自己太年轻，没能意识到。

车子开进厂区，穿过中心十字路口，右拐，终于在总部办公大楼前停下了。整栋大楼在半黑中看上去更显得敦实、厚重，与正站在门前台阶上，翘首企盼的那个人还真有几分神似。

张军风还没等车完全刹住，就已经几步窜下台阶，冲到车前，“砰”地拽开车门，肥厚腻滑的一只大手，一把拉住陆乘风的胳膊，另一只手搬住他消瘦的肩膀，生怕不真实似的，使劲摇晃起来，两个人千言万语，竟相对无言，只是抑制不住“嘿！嘿！嘿！”地傻笑。

“哎哟！”陆乘风被大力摇晃得头晕眼花，忍不住叫了起来，急赤白咧地伸出一条腿装作要踹张军风。张军风身体依旧灵活，球一般麻利地顺势滚到另一侧车门前，对司机命令的口吻说：“你的任务完成了，把车留下，回去休息吧。”

司机手套都还没来得及摘下，赶紧忙不迭地跳下车，嬉皮笑脸地讨好着说：“张院长，油不多了，要是去远处最好加一点。”

“好！我知道了。”张军风冲司机大大咧咧地挥挥手，一把抓住车门框，腿一蹬，就熟练地安坐在驾驶座上，熟练地一拧钥匙，打着

火，对陆乘风说的两年多来的第一句话竟是：“走，喝酒去，今晚不醉不归！”

“哥们儿，饶了我吧！”陆乘风苦笑着说，“我自从离开技术部，门前冷落鞍马稀，很少喝酒醉过，酒量大不如前了。”

“瞧你那没出息的样，还老大嫁做商人妇呢，”张军风推杆挂挡，缓缓驱动了“沙漠王”，“英雄气短，美酒情长，老哥的酒你敢不喝？”

被他这么一将，陆乘风顿时胸口一热，索性横下一条心：“行！喝就喝，大不了陪你玩了这条命。”凭着和张军风这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陆乘风相信，只要自己义无反顾，他就一定能勾肩搭背，同玩了这条命。

“嘿！嘿！这个态度还不错。”张军风看来对他的迷途知返很满意，摇晃着大脑袋说，“我在招待所存了两瓶茅台，一会儿咱俩一人一瓶，不醉不休。这酒好，不上头，保证你今晚踏实睡一觉，明天啥事都没有。”

“沙漠王”再次有幸载着昔日两个故主，闪着晶莹剔透的前照灯，快乐着摇晃出了大门。转过一个弯，向河对岸五光十色的生活区奔去。

“停车！”刚开上桥头，陆乘风突然从座椅上挺直了身子，突如其来对张军风大喊了一嗓子，把他吓了一跳，本能地以为路面上出了意外，把车一脚就跺在了马路中央。后面紧跟着的几辆车差点鱼贯追尾，不满地拉长声鸣起了喇叭。

第十章 高昂的头颅（3）

陆乘风十分不好意思，讪讪地笑了笑："咋一见到咱们这宝马良驹就亢奋，一路上早憋坏了，让我享受一段。"说着已推开车门，下了车。

张军风听了，真是哭笑不得。他一边赶忙打开车门让位，一边埋怨他："过来的时候那么长时间，不开，非得这么点路，想过一把瘾，你看多危险。"

陆乘风迫不及待坐上了驾驶座上，熟练地挂挡，松手刹，启动了"沙漠王"。驶离了桥头，这才认真地解释："情况不一样了嘛！这辆车原来是咱们的，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要是坏了或者撞了，大不了修去就是了。可现在换了主人，这车就成了别人的饭碗，不能提这种无礼要求，人家答应你不好，不答应你也不好，所以再迫切也得忍着。"

"那从我手里就能抢过来开呀？"张军风笑着打趣他。

"你不一样。你是内人呀，还是个领导，即使出了事，你也得给兜着。"陆乘风理所当然地撇撇嘴。

"行啊你，几年不见，这市面上的一套还真学了不少。"看到当年横冲直撞的伙伴，现在沉稳干练多了，张军风心里暗暗高兴。

"唉，都是这几年跟他们瞎混，给逼出来的。不懂得一点潜规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陆乘风唏嘘了几声，语气里带着几分无奈。

这几年厂区的道路变化还真挺大，路两边新起来了不少酒楼茶肆，原先不少小店铺也改头换面，扩建成了色彩缤纷的专卖店。但陆乘风还算是轻车熟路，凭着记忆，一步三张望，很顺利便将车开到了四层楼建筑的招待所，扎进距餐厅入口很远处的一个空车位里停下来。

"嘿！这儿的生意还真不错！"陆乘风跳下车，一边和张军风并肩往里走，一边指着楼前停得满满的车位和那些横七竖八的自行车，咂

着嘴赞叹着。

“当然了。”张军风意味深长地挤了挤眼睛，凑在他耳边小声说：“现在这儿变化太大了，可跟以前不一样了……”

看着眼前这栋熟悉的建筑，陆乘风感觉跟以前印象中的，似乎总有那么点说不出的不同。

走进餐厅，陆乘风一看，果然自己说得没错。只见一楼大厅里二十几张圆桌前围得满满当当，乌乌泱泱全是人，烟雾缭绕的，连他这个烟鬼都冷不丁被呛得噎了一下。食客们的吵杂声和餐具的叮当脆响不绝于耳。几个头顶三角巾，扎着围裙的小姑娘，托盘端碗在酒香中穿梭个不停，手忙脚乱，像是锦上添花一般。门口还摆着一溜椅子，上面散坐着几个老老小小，估计是一大家子在等座的。

张军风向迎上来的领班小姐耳语了几句，扭身赶紧拉起微微蹙眉的陆乘风，跟在领班小姐屁股后面走向电梯。低声不好意思地向他解释：“最近总公司的效益也不太好，有两个下属单位正在酝酿合并裁员，他们这是正吃散伙饭呢。”陆乘风听了，回头又看了一眼狂躁不安的人群，默默点了点头，表示同情和理解。

不一会儿，“当啷！”一声铃响，电梯下来了。门往左右一分，就见里面摇摇晃晃，众星捧月一般被搀出一个醉汉。醉汉胖脸惨白如满月，小眼睛通红像仁丹，领带胡乱在脖子上缠了一圈，白衬衣的下摆一半在裤子外面晃荡着，胸前沾着些反刍出来的美食。二人见了，赶紧向两边躲开。

第十章 高昂的头颅（4）

可是没想到，醉汉的红眼睛还挺好使，不知怎么就一眼瞧见了有意躲在陆乘风身后的张院长，一下吃了伟哥一般，坚挺起来，挣脱左右，抢上一步，就要搂张军风的脖子。幸好张军风早有所防范，一下子闪身躲开了。醉汉一个趔趄，差一点摔在地上，后面的几个男男女女见状，赶紧抢上来，扶住了他。

醉汉重又疲软，上半身无力耷拉着，歪脑袋斜眼瞅着张军风，嘴里含混不清地说："疯子哥，兄弟我……我……要是饭碗丢了，就……就……就上你那儿去，行——吗？"

张军风没听见一般，只是心疼地责怪跟着他的那几个人："你们怎么让胡厂长喝成这样子，多难受呀，快送回家让他躺着，一定要送到家门里啊。"

那个喝醉的胡厂长见张军风不答复他的请求，硬挺着脖子更加大声地坚持着说："哥！行——行嘛？！"不过这句听起来就更含糊了。

张军风见状，忙和颜悦色地对胡厂长敷衍着："好说，好说！你先回去休息吧。"说着就向旁人挤眉弄眼的，意思是还不赶紧把这个丢人现眼的哥们儿弄走。胡厂长听了张院长的承诺，可能心里一下子满意了，脑袋忽地一下又垂下来，嗓子眼里发出"呕！呕！"几声，看样子还要吐。大家见到这个架势，赶紧一起使劲，夹着他就向门口走。

陆乘风看着胡厂长，心里挺同情地想，唉！没准现在的胡厂长，就是一年后的自己呢！在国企，大家上班时都感觉没劲，可要是真丢了饭碗，可能就更没劲了。

二人随着小姐走进电梯，电梯门关闭，直升到三层。

小姐在前面，引领着他们向一侧走廊尽头走，张军风这才向陆乘风轻声介绍说："刚才那个胡厂长，就是被调整单位的副头。挺不错一个人，才从总部供应处高升到下面没几天，啥都没捞着，就要失业，

活动经费也彻底打了水漂，真真是偷鸡不成还蚀了把米，你说这命有多差，怪不得喝得那么多。”

这招待所三层原来陆乘风可没少来，现在一打量基本上还是老样子。走廊地上铺着猩红色的提花地毯，墙纸在壁灯照耀下，反射出柔和的幽光。原先印象最深的是，墙上挂着一溜电脑做出来的卡通风格美女裸体画，不顾年长色衰，现在还依旧站在那里。走廊两边是一个个包间，部分门缝里透出刺眼的白色光芒，“哗啦，哗啦”掷骰子行酒令的声音隐隐约约不绝于耳。

他们来到走廊尽头，那里二狗把门站着两位穿马甲的男服务生，走在最前面的小姐向服务生做了个手势，服务生得到指令一般，毕恭毕敬微微向两个人弯了一下腰，随后转身推开身后一扇毫不起眼，类似消防通道出口的铁门。

领班小姐的引导任务到这扇暗门前就算是结束了。一个男服务生在前面继续带领他们走进铁门。陆乘风进了门，拐过一个弯，没想到眼前竟然现出了一道继续向上去的楼梯！不禁心下大惊！喔，怪不得刚才在楼下乍一看这个建筑与以前相比，好像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呢，原来里面竟然又多了一个加层。

第十章 高昂的头颅（5）

更上层楼，依旧是铺着猩红色地毯的走廊里十分安静。柚木制的通高墙围与天花板上的一盏盏吸顶灯整体看上去十分协调，两侧墙壁上都包着厚实的吸音皮革材料，使人乍一进入，顿时感觉既庄重又神秘。

他们来到左手第二个门前，服务生伸手推开结实的木门，悄然退下。随着房间里亮光射出，走在后面的陆乘风听到清丽甜美一高一低两个女声："欢迎领导光临。"

陆乘风走进包间，新奇地四下打量。门边是一座半圆形的吧台，里面琳琅满目摆满了各种中外名烟、名酒，在射灯照耀下绝对是珠光宝气，有的甚至连久经考验的陆乘风猛的一下也叫不出名字来。吧台对面靠里是一间洗手间，墙面通体贴着乳白色高档瓷砖，中间是一幅真人比例的全裸美女出浴鎏金瓷砖画，紧里面还有一个白底红纹大理石冲浪浴缸，镀铬的五金件银光闪闪。

穿过一条细长的过道，就进了餐厅。宽敞的餐厅中央放着一张不是很大、覆着水晶玻璃板的镂空面红木圆桌，边上四张高脚椅也是红木制成的，都经过精心打磨，乌油油的，一看就是上品。对着入口靠墙边，是一套白色皮沙发，侧面墙角还有一套转角布艺沙发。

不过，最吸引陆乘风眼球的还是迎面墙上悬挂着的一幅书法中堂，上面写着"群贤毕至"四个飘逸隽秀的大字，仔细一看，竟然是启功大师的书法真迹！侧墙上还有一个壁龛，里面摆放着一座由整根象牙雕成的"大观园"，不到寸把长的百十个人物玲珑剔透，栩栩如生！

乍一见这两件珍贵的艺术品，陆乘风一下子就看呆了！

张军风向服务员低声布置完毕，也凑了过来，站在正冲着书法作品发呆的陆乘风身后，得意地说："怎么样？给宝贝镇住了吧。"

"嗯！确实是宝贝！"陆乘风若有所思，情不自禁用手点指着繁体"群"字长长的那一撇，由衷赞叹，"这一画，确实是得到了书圣王羲

之的精髓。你看这线条，张弛有道，弹性十足，灵动而不轻浮，沉稳而不失洒脱。可以想象，启功老先生在创作的时候，一定是力透纸背，起笔如滚滚黄河之水奔流而下，落笔如潺潺小溪开合自如，真是神来之笔呀。以前看《启功作品集》，就曾经对这幅字心驰神往，没想到今天竟然有幸见到真迹了。就这一点来说，这一趟也算是不虚此行了。”

“那是，国家不是有个口号叫什么‘藏宝于民’吗，我建议你们这些久居京城的部老爷，也应该不时抽空到我们这穷乡僻壤开开眼界，宝贝多着呢！咱中国上下五千年，要说物华天宝，本地那是头一份。”

“我这个土老帽今天还真是开眼界了，”陆乘风脸上露出不怀好意的神情，抿着嘴说，“有大师的真迹，还有国际上禁止交易的象牙，活宝贝也出类拔萃，这样一个装修得跟妓院似的秘密销魂窟，就不怕警察找你们？”陆乘风声音压得低低的，眼睛看着正在桌边忙碌，被旗袍裹得身材前凸后蹶两个丽人。

第十章 高昂的头颅（6）

“唉，思想不纯洁了吧，流氓本性暴露无疑。”张军风点指着陆乘风，很不以为然地说，“警察的头可是这儿的常客呦。你也不动脑子想一想，俗话说‘远嫖近赌’，谁会在自己单位的招待所里整那些乱事？别忘了，群众的眼睛可是雪亮的。”

张军风见陆乘风听了，脸上反而更加疑惑不解的样子，不得不进一步向他解释：“你是知道的，咱们这儿建成没几年，还就山凹凹里屁股大这么一块小地方。接待客人或者是领导之间找地方商量个事，只有这个老招待所还上点档次。但这样就难免让群众碰见，产生些个不必要的闲话，所以才不得不弄了这么个不对外营业的加层呢，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瞎说，糊弄谁呢，”陆乘风觉得他的解释很牵强，不屑地晃晃脑袋，“不吃点野味，弄那些长沙发，浴缸干啥使？千万别告诉我那些只是摆设。”

“还是你有经验，不愧是个中高手。”张军风就是会适时夸人，可这句话听了怎么都觉得别扭。

“什么他妈的有经验，傻子都看得出来！”陆乘风大声嚷嚷，感觉这种厚颜无耻的刻意抵赖，实在没有必要。

“真是没有的事，傻子！你说咱俩啥事没一起干过，你还不相信我？就那点子屁事，现在算个■呢？我瞒你干啥。”张军风急赤白咧的，看着正围着桌子团团转的服务员，还不得不压低了声说，脸憋得通红。

看他不像是强装出来的无辜，陆乘风微微笑着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

张军风害怕再受到诬陷，索性彻底坦白：“说实话，我每次过来，也大都不闲着。不过好地方确实不在这儿，你要愿意，哪天我带你考察考察。”

听了这句话，陆乘风才算是彻底相信了，看来这地方确实只是一个光明的腐败场所。

看看菜上得差不多了，张军风拉着陆乘风移步坐到桌子旁边，大大咧咧地对服务小姐挥着手说：“把我上回存在你们这儿的茅台拿一瓶出来。”

“嘿，关键时刻怎么舍不得啦，”陆乘风用筷子指着他，打趣道，“刚才不是说好一人一瓶的吗？”

“酒倒是有，而且还是去年从贵州酒厂直接买出来的，保真！不过我是为你着想，怕你一会儿耽误了好事，今天咱们还是点到为止吧。”

“我能有什么好事？”陆乘风翻眼张嘴，看起来有些装傻充愣的样子。

“一会还不去见你那个，啊——？”张军风笑眯眯地故意把话只说了一半，试探着陆乘风的反应。

陆乘风即刻就明白了他的意思，不得不“嘿！嘿！”勉强笑了两声，正要说些什么。不防，此时正好服务小姐用托盘托着茅台酒上来，陆乘风眼角瞧着她婀娜的身段，联想起了一位故人，就探身向前凑近张军风，神秘兮兮地小声问：“唉，你说这个和那个丰乳肥臀哪个更够味？”

第十章 高昂的头颅（7）

“什么丰乳肥臀？”张军风搔了搔大脑壳，不解地问，更像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嗨，胖哥哥，还记得度假村后门边上那个小饭馆吗？怎么，把小奴家全忘在脑后啦——？”陆乘风拿腔拿调地说，逗得张军风笑得前仰后合。

张军风熟练地一把拽开酒瓶子盖，晃了晃瓶嘴里封口的玻璃珠子，亲自给陆乘风和自己满了第一杯，一股茅台酒所独有的强烈酱香味刹时在屋内蔓延开去。张军风眯起眼睛，抽抽着鼻子，故作陶醉，一语双关地说：“嗯，确实够味。”把陆乘风逗得更大声哈哈大笑起来。

“别说，经你这一提醒，我倒是还真想起来了，那个女人叫什么来着？”张军风咂吧了两下嘴，看似回味无穷。

“小连。”陆乘风脱口而出，看来记忆力确实不错。

“对，就是叫小连，来，那咱们这第一杯酒就为那个小连干一个！”张军风正襟危坐，豪迈地举起酒杯。

“嘿！你这个有女性没人性的东西，咱们兄弟俩几年没见，这第一杯酒怎么就为个娘们干呀。”陆乘风矫情的老毛病又犯了，不高兴地说。不过这刺儿挑得确实有点道理。

“嘿！嘿！一提到她，我就立刻想到咱俩狼狈为奸的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小连’这个名字其实是代表了一个历史时期呢。你说为了那些火红的日子，咱们是不是应该干第一杯纪念一下？”张军风还滴酒未沾，脸就兴奋得有些发红了。

“对，对，说的太好了。”陆乘风想起他们一人泡一个妞那段好时光，也飘忽起来，“咱就为‘小连’干一杯！”

张军风瞅着行云流水一般逡巡满酒的服务小姐，冲陆乘风挤了两下眼睛，客客气气地对她们说：“今天是家宴，我们自己来，你们到门

口候着就可以了。”确实，要谈的都是私房事，咱们张院长看来还是很注意影响的。保持光辉形象，在公共场合就是要做到随时、随地。

小姐听了，忙把酒瓶放到桌上，像两片落叶似的，很快就无声消失在吧台后面了。

“你们现在还有联系吗？”陆乘风呵呵笑着问道。没有了外人，领导们尽可以原形毕露。

“刚回来那阵子，多多少少还有些联系，后来远水解不了近渴，谁还有心思再玩下去？就没再理她。”张军风目光迷离，好像还在回味的样子。

“你这他妈的也太不负责任了一点吧？嫖完了，好歹还得结个账呢。”陆乘风几杯酒下肚，感觉兴起，脱下西装外套，解开衬衫袖扣，胡乱向上撸了撸袖子，一副粗俗相。

“负责任？负个屁责任！这年头谁还扯那些个虚头巴脑的东西？现在就是有人站在你面前说他‘负责任’，你信吗？再说，你敢信吗？”

陆乘风听了，感同身受地不住点头。看来，这个鸟人经过政治斗争的历练，果然堕落得又上了一个层次。

老友重逢，又借着三分酒意，张军风肆无忌惮，摇头晃脑侃侃而谈：“我这几年算是开始由聪明变糊涂了，没办法呀，道德缺失！官当得越大越知道，那些制度呀，原则呀，其实他妈的都是擦屁股都嫌硬的一堆废纸。文件越出越多，这人可是越来越难对付，越来越难管理。为什么？说了归齐，还是没有最基本的相互信任度呗。

第十章 高昂的头颅（8）

“乘风，你也应该有体会，这官场上的太极拳、铁砂掌，一套套的潜规则，哪有几条符合传统道德标准。你精通历史，众所周知这明朝昏君多，万历帝二十年不上朝，全国州府以下的官吏缺额达到三分之一，可国家安定，经济发展，孩子有次问我为什么？我当时也想不通，后来就此还专门查了《明史》。没想到得出的结论竟然是，国家靠传统儒家思想编织成的道德纽带紧紧维系着，谁也跑不出大圈。在现在看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嘛。

“这中央提出‘八荣八耻’，我乍一看心想，这不是小孩都懂得的道理吗？可是拿到实际生活中去一考量，靠！真是提得太有必要了。现在就是个看门的，都想要刁难你一下，更别说那些实际掌握权力的人了。”

陆乘风听到这里，心里不住暗自哂笑，张军风这个大仙还真是能掐会算，他怎么就知道我上午在他们大院门口被保安给非礼了一把？保不准就是他们这些领导以身作则，亲自调教出来的。陆乘风同样作为领导，当然也不白给，听了他的谬论，马上理论联系实际，心想，自己那帮下属，在外面还不知怎么胡作非为呢。

陆乘风感觉到张军风这几年里可能受了不少刺激，要不就是酒喝得太过兴奋，反正是越说越有点走题了，于是赶紧端起酒杯，制止他说：“哥们儿，传统道德上还有一条，‘莫谈国事’！来，咱们今天只叙友情和女人，其他都是扯淡，干了，干了。”

张军风一饮而尽后好像暂时清醒了些，又想起了最先的话题。回过神来，慢悠悠地问陆乘风：“好，那咱们兄弟就谈点风月。哥们，几年不见，突然大驾光临，说实话，到底有什么阴谋诡计？”嘿，他这话问得有水平啊。

“嗯——”陆乘风其实一路上都在不断思考，一旦张军风提出这个问题，怎么答复他，或是采用何种方式答复他。他一边貌似专心致志

地从烤羊腿上撕下一片肉，一边偷偷抬眼瞥了对面张军风一眼，心想，此行的真正目的，终究是要大白于天下的，不如现在供出来，趁早给张军风提个醒。

“你小子确实是位大仙！”陆乘风放下筷子，靠在椅背上，故作轻松地说：“有闻见病人放屁就能判断他肚子里病根的本事。实不相瞒，我这次来，是受到了单位里某些人的暗算，派我追那笔巨额欠款来的。”

尽管有思想准备，但还是没想到陆乘风能这么直白，张军风听了，微微一愣，放下酒杯。

陆乘风语调渐渐沉重起来：“我其实心里根本不愿意接这个差使。你想，那么一大笔钱到现在还没有着落，原因很复杂，不光是表面上设备配套有问题这么简单，肯定还有很多历史遗留问题和不能公开的内幕在里面。

“我寻思良久，实在是左右为难啊。如果不来，上面就有人正等着找我的麻烦，年终一准要向我发难。我如果来了，这里面肯定得牵扯到你这个技术负责人，技术问题解决了，你们就再也没有继续拖欠工程款的种种借口。技术问题不解决，我那边还是交代不过去，还是要授人以柄。考虑到咱们的关系，我真的是进退两难，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第十章 高昂的头颅（9）

张军风听着，原先西瓜似的笑脸，慢慢变成了苦瓜，坐在椅子上低头看着裤裆，一语皆无。

“因此，我在北京打电话通知你我要过来的时候，就已经考虑到要先把你摘出去，嘱咐不要到机场接。可没想到，你还是好心派人去了，又用车把我送了过来，这样一来，你们单位的人知道后，难免会认为咱们已经是事先沟通好了的，或许还达成了某种默契，将来你夹在中间，处境可能会有些尴尬。”

张军风侧转过身去，斜靠着椅背，若有所思地慢声说道：“噢，看来是我把问题想简单了。我原来想象你主要是为了燕儿来的，没想到这里面竟然还有这么一个主旋律。”

陆乘风看到张军风忐忑的样子，心里十分不安，自己在单位反正已经是臭狗屎了，要是真的连累到张军风的坦荡仕途，宏图伟业，还不如直接就畏罪自杀算了。

“对不起!”陆乘风搔了搔头皮，无奈地说，“我现在也只能这么说，虽然今后的事态发展可能我也控制不了，但我可以保证，不管出现什么样的问题，都由我一人承当，尽我所能，绝不影响到你！”

“嗨，别这么说，又不是你的错。”张军风从椅子上站起来，慢慢走到皮沙发前坐下，点上一根烟，深吸了一口，浓重的烟雾把他的脸遮得有点模糊。

陆乘风眼睛里浮起一层血丝，沉思片刻，语气阴沉地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演个双簧，就是你故意刁难我，而且在适当的场合，当着适当的人，和我大吵一架，然后我灰溜溜地夹包滚回北京，这样你就解脱了。”

“嗯，这样不好。”张军风听了，夹着烟的手大幅度摇摆着，“这样弄不好会两败俱伤的。而且以后你们中天公司要是借题发挥，终止售后服务，还是会有人把账算到咱们兄弟两人头上。再说不是有人要在

背后整你吗，这样你的处境会更难。我刚才在想，其实真正关心欠款的人恐怕只有你们老总，其他人都是借题生事，关系僵住了，正好有人可以借机脱身。”张军风设身处地，为他想得真是周到，这些话陆乘风自己确实不好说出口。

“我看还是这么办吧，”张军风熄灭了烟头，好像已经有了结论，“技术问题该解决的还是要解决，确实也是存在问题嘛，燕儿他们已经连续加班维修多天了。解决完问题，跟我们大领导见上一面，看情况再决定下一步何去何从。我呢，等这边事情一处理完，就赶紧躲回省城，咱们随时保持联系，静观其变，你看好不好。”

“好吧。”陆乘风感觉现在可能也就只有这样了，不过根据以往的经验，还有一个问题，“要是技术问题解决了，你不在，谁在验收报告上签字呀？”

“燕儿呀，”张军风站起身，诧异地看着陆乘风，“怎么，你不知道？”

“我知道什么呀？”陆乘风自嘲地说，“我们两个自从翻了以后，就再也没有联系过。”

“是吗？这可不像你这不依不饶干出来的事。”张军风诙谐地说，气氛当时便轻松了不少，“她已经是研究院的总工程师助理了，现在常驻在这里，牛逼得很。没有她签字，普通的技术报告和验收结果根本出不去。”

第十章 高昂的头颅（10）

“不会吧，就她那水平？”陆乘风吃惊地张大了嘴，“啪”地一把撂下筷子，“该不会是从了什么美女潜规则了吧。”

“你他妈的就把咱们自己人往鸡窝里想吧。”张军风对他这种敌我不分的龌龊想法很不满，眼珠子也瞪了起来，舞动手臂，傲慢十足地说，“实不相瞒，我就是她的后台！谁敢动我的人，我就让他三条腿从此变成两条腿！”

陆乘风默然，心想，这可不是什么好事！按一般规律推断，女人一旦靠近了权力，大都将变得神魂颠倒，就像他身边的池小茜一样，而女人一旦真正掌握了权力，就会变成慈禧太后。

张军风看到陆乘风泰然漠视，对自己刚才的豪言壮语一点表示都没有，颇感到有些无趣：“唉，怎么不说话？想什么呢？”

陆乘风向他伸出了一只手，张军风会意，忙抽出一支烟，甩手给他扔过去，还起身亲自为他点上。陆乘风慢慢吸了两口，这才痛苦地说：“这两年，燕儿的影子总像鬼魅一般，老是揪着我不放，我想我是不是恶贯满盈，现在也该到了还债的时候了。”

张军风听了，火腾地一下撞上来，愤愤不平地说：“你是该到了还债的时候了！你这个满口仁义道德的家伙，真是害人不浅，我都没法说你！”

陆乘风厚着一张通红的老脸，心想，飞儿控诉我，那是人家的亲姐妹，你算个什么东西？这么想着，也有些生气了，呼地一下站起来，用烟头点着张军风：“你说我满口仁义道德，你就是卫道士了？卫道士就是高啊，骗奸人家良家妇女，至今仍逍遥法外。”

这句话一下就把张军风的嚣张气焰给打下去了。他瞪着血红一双醉眼，“啊”了几句，晃着脖子，一副负隅顽抗的架势，看得出来仍然心有不服。

陆乘风不愧是“不依不饶”，忽然神色突变，脸上魔术般竟绽放出宽容仁厚的憨态，走到张军风身边，拍了拍他仍在微微颤抖的肩膀，和蔼可亲地说：“怎么样，揭底就怕老乡亲吧。咱俩是一丘之貉，那几年咱们哥俩背着你老婆和燕儿的事还少干啊？绝密，知道吗，绝密！你可以血口喷人，可我却是为朋友两肋插刀，打死也不说！”

张军风听了这么感人肺腑的话，顿时被威胁得良心发现，大脑袋狠狠点了两下，闷声说：“嗯！绝密！”

“但我还是要好心劝你，以后不要再提以前那些不愉快的事了，你看，又两败俱伤了不是？”陆乘风说着，缓缓再次踱到大师书法作品前，背着手，仰头凝望着那银钩铁画的一笔，好像是自言自语地说，“这就叫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

张军风可能是酒真的喝多了，也可能是刚才太激动了，反正还没等陆乘风把话说完，便一下子感到浑身乏力，软乎乎地瘫软在椅子上。

第十章 高昂的头颅（11）

陆乘风轻松地晃到餐桌前，看也不看埋头自省的张军风，伸手抄起洁白细腻的酒瓶子，放在耳边摇晃了几下，听着里面玻璃珠子清脆的跳跃声，转脸大声向门口喊道："服务员，把张院长存的茅台再拿一瓶来。"

张军风的神智好像突然被陆乘风高声唤了回来，舌头僵直大声含糊地嚷嚷："不拿了，不拿了，"他艰难地抬起头，可怜巴巴望着陆乘风，恳求说："我喝的有点多，脑袋懵懵的，不喝了行吗？"

"骗谁呀，一斤的量，今天这点就趴下了？"话虽这么说，但是常喝酒的他心里明镜似的，"酒不醉人人自醉"，带着情绪喝酒，最容易醉，哪怕是号称不上头的茅台也不行。看来今天张院长就是再一次亲自身体力行，证实了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张军风接过服务员在托盘里捧过来的账单，糊里糊涂，拿笔一划拉，就算是签了单。二人像当年似的，又一次勾肩搭背，互相搀扶着摇晃到了楼下。

站在门前已是寂寥无人的空场上，清风习习，星斗满天，空气中飘来一阵温润的泥土芳香，陆乘风忽然间有了一种恍若梦境的感觉。仿佛那是在度假村，山风猎猎，醉醺醺的哥俩一边脸红脖子粗争辩着一个技术问题，一边在曲折的小径上游走；又好像是在陆乘风家旁边的酒店门前，二人倒在车里，吐的酒香四溢；也许是在古都昏暗的酒吧里，张军风的老婆突然闯入，揪着瘫软成一袋面似的二人脖领子破口大骂……

这种兄弟间相依为命的感觉真好！很久没有了！亦幻亦真，梦跟现实的距离有时是那么近，有时又是那么遥远。

"看，彗星！"陆乘风遥指西北方向的天际，翘脚兴奋地喊了起来，张军风顺着指引的方向，举头仰望。

啊！只见一颗黄褐色的头颅悬在当空，朦胧，是混沌未开，飘逸，是丝丝长发，“一泓海水杯中泄”难道是行星的泪滴？

张军风迷蒙的眼神渐渐清澈起来，迸出了孩子般晶亮的光彩。他轻轻推开陆乘风，敦实的身躯塔一样立得笔直，喉咙里一板一眼吟出一首大学时代读过的诗：

你永远徘徊在轮回的悲剧，一路扬着朝圣的长旗。

好一个朝圣啊！

在你脚下，我们只能卑微地跟随。

迁徙——为了繁衍？为了约定？也许，但那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路上，永无止歇。

那是一条早已安排好的路，传承了很久，甚至是永远。

那是一条无法逃避的路，被驱赶，被裹挟，一点无奈与伤感。

那是一条神圣的路，向前，向前！

那是生命的洪流，是轮回。

“写得真好啊，”陆乘风受到强烈感染，伸直双臂，感受着苍穹无尽的魔力，“伤感，无奈，向前，向前！”他念经似的一遍遍低声重复着这几个字眼，猛然醒悟！

“走，咱们找燕儿去！”他一把抓住张军风的胳膊，坚决命令道，他一刻也不能再等了。

“你早干吗去了？还差这一会儿？”张军风一边被他胁迫着向车边走去，一边嘟嘟囔囔地抱怨。

陆乘风轻车熟路从张军风裤兜里摸出车钥匙，比消防队员还快，一下跳上驾驶座，张军风的车门还没完全关好，“沙漠王”就已经咆哮着高挡位窜上了通往厂区的主路，后面留下一柱清白的尾烟，在春夜中久久不散……

第十一章 夜色阑珊（1）

第十一章 夜色阑珊

深夜，厂区中部，一座巨大的穹顶厂房依然灯火通明，在处于休眠状态的萧条厂区里，显得格外醒目。厂房内，干净、整洁的乳白色全封闭流水制造线，像一架硕大的管风琴，傲然伫立。已经没有了正常工作时热火朝天的喧嚣，也少了物料传送的嘈杂，仿佛四角监控摄像机缓缓转动的咝咝声都能听得到。

厂房一角，全玻璃结构的中央控制室四门大开，七八个身穿橘红色连体工作服的人，正围着一台赤身露体，被拆得七零八落、有一人多高的主控制柜，一筹莫展。

“我说，燕工，咱们折腾这台自动巡检仪已经有快十天了吧，什么招都试过了，啥用也不管，现在咱们都快改成相面的了，老总吃了咱们的心都有，可咋整啊。”一个三十岁左右瓦刀脸，肤色白净的男人唠唠叨叨地抱怨着。

人丛中央，一张电脑椅上坐着年轻的女工程师，精致修饰过的细弯双眉紧锁着，一双丹凤眼明显露出焦虑的神情。她单手托着白皙的下颏，呆呆望着膝盖上放着的笔记本电脑屏幕，也是一筹莫展。

“这个陆乘风，真是害人不浅，那点子技术总像个宝贝似的，就怕被人偷了去，出设备连个线路图、装配图也不给，真是不可救药。”燕儿又一次在心里埋怨开了，可是又不好明说，只能无奈用微微有些沙哑的声音轻叹：“唉，我也没办法，还是再查一遍吧，能找到控制信号的输入端就好了。”

说着，她疲倦地站起身，双手举到脑后，将飘逸的长发拢了拢，盘了几圈，取下别在衣襟上一个大发卡，灵巧地扎住，一手拽着从笔记本电脑接口处引出的几缕线，另一只手拿着线头上鳄鱼嘴形状的金属夹子，慢慢俯身蹲下，对准设备底部一排排眼花缭乱的端口，排列组合又一次顺次试起来。

燕儿头勉强钻进设备底部，只剩下橘红色的身体委屈地蜷曲在控制柜外面，她从柜子下伸出一只手，嗡嗡的声音向外面喊：“把8号线递给我。”

“还是不通。”有人盯着计算机屏幕，垂头丧气地向燕儿报告电脑上的显示结果。过了几分钟，燕儿的声音再次传了出来：“唉，还是不对吗？再把13号线递给我。”

换了一双细长白皙的手，把线递到燕儿手上，这双手有些颤抖。

燕儿摸索着接了，拽进柜子底部，可不到两秒钟，手又伸了出来，伴随着传出她焦躁的声音：“这是谁呀，我要的是13号，不是21号！21号是地线！”

“你试一试吧，也许就是你要找的。”听到这句陌生而又熟悉，沉稳里带着微微颤音的标准京腔，好像从遥远的天际传来，仿佛又近在咫尺，燕儿柔美的躯干突然震了一下，捏着线的小手不由得一下子攥紧了，小手迟疑了一下，揪着线头再次消失在柜子底部。

“你们几个大男人不下去，让一个女子钻柜子，怎么好意思？”后进来的张军风看到眼前“迫害”青年妇女的不良场面，想到刚当着陆乘风面吹过牛，脸上便有点挂不住，无端地迁怒到围观的几个人身上，话中语气有点难听。

第十一章 夜色阑珊（2）

“不是我们不钻，是……”瓦刀脸面色难堪刚想解释，突然从陆乘风身后传来一个惊喜的尖叫声，吓了他一跳，“信号采进来了！有信号了！”

陆乘风不慌不忙回过头，看到身后是一张年轻面孔，兴奋的眼珠子瞪得老大，满脸通红，一看就知道是一个经事不久的新大学毕业生。

只见笔记本电脑屏幕上，刚才还是杂乱无章的毛刺，一下子就成了稳稳当当的谐波，排着队，正有条不紊地顺次移动。

幸福来得太突然了，刚才还七嘴八舌的一圈人，此刻竟都变成了呆瓜，眼睛齐刷刷盯着陆乘风，琢磨他到底是哪路神仙下界，轻而易举就搞定了眼前这变化多端的蜘蛛精。

燕儿从柜子底下钻出来，不知怎地竟双颊绯红，只顾径直来到计算机前，盯着屏幕，脸上绽放着花儿般满足的微笑。她从脑后摘下发卡，向张军风莞尔一笑，欢快地说：“张院长一来果然信号就通了，要早知道这样，天天拽着您来加班就好了。”

燕儿真会恭维领导，把张军风哄得抿着嘴直乐，忙四下寻望，终于发现陆乘风这家伙正盘踞在控制室一角，独自悠闲地喷云吐雾。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中天公司的陆经理！”他声调很高，致辞一般伸手一指，“陆经理此次亲自来，就是专门为咱们解决技术问题的。机会难得，希望大家多向陆经理请教，这一次一定要有个圆满的解决，否则，不能把他放走。”

陆乘风赶紧从椅子上站起来，夹着烟，紧走几步，对众人频频颔首，谦虚地笑着说：“实在是不好意思，这些问题给大家添麻烦了。”陆乘风说着，眼睛紧紧盯着一枝独秀的燕儿。

张军风察觉到燕儿冷冰冰的态度，坏水呼地冒了出来。他拉住燕儿一只袖子，郑重其事地向陆乘风介绍：“这位就是我们的技术负责人

燕儿，以后有事可以找她联系。”

陆乘风没想到张军风这家伙会弄出这么卑鄙、无耻的一手，竟愣了几秒钟，不知道该怎么把张军风导演的恶作剧演下去。

还是女人沉着机敏，好像此刻才刚发现有这个陆经理存在似的，不紧不慢迈前一步，大大方方地伸出手说：“噢，陆经理，欢迎欢迎，以后请多多赐教。”燕儿说着，突然花容更变，盯着陆乘风手里掐着的半支烟，捂着鼻子，惊恐地说：“哎呀，进入车间不许吸烟，这是规定。尽管你是客人，但也不能例外。”

女人有时候比男人更凶残！

陆乘风被燕儿的损招弄得一下臊红了脸，窘迫着慌忙回身几步，找到推拉门的轨道槽，急急地在里面把烟按灭了。他妈的，臭丫头片子，过几天就给你赐教到床上去，看你还嚣张不！他厚着脸皮重又走了回来，灰头土脸地说：“燕工指教得是，我以后一定模范遵守贵厂的规章制度。”说着，抽出一张烫金的名片，双手捧到燕儿面前，恭敬道：“这是我的名片，随时指教，我随时从命。”陆乘风看燕儿随手把名片掖到工装裤子口袋里，就犯了不依不饶的老毛病，腆着脸请求说，“燕工，能不能交换一下您的名片？”

第十一章 夜色阑珊（3）

“呦，我可不像您，日理万机的。我没有名片。联系工作请打我办公室的电话，821174。”燕儿说这话时一脸的纯真，装得像个刚出校门的无辜少女。

“把你要、要气死。”陆乘风咬着牙根，恶狠狠地记下了。

陆乘风见她装模作样的，而自己还毫无办法，便索性反客为主，向在场的众人布置起工作来，“现在信号倒是采进来了，但是系统并没有完全通，大家明天抓紧时间查一查接口，还有几个压力传感器也要测一测……”听他如数家珍娓娓道来，现场一片安静。

嗯，张军风钦佩地望着陆乘风，暗自思量，自己这个行政领导，就是再经过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努力，也不敢说让大家都服。可陆乘风这技术专家的身份，短短几句话，就能被认可接受。技术这东西绝对玩不了半点虚的，自己这辈子可是再也别想了，真是自作自受呀。

走出车间，张军风驾车把陆乘风送到阿波罗大酒店。这是他很熟悉的一家私营酒店。他一再叮嘱自始至终尾随着他们的领班，这是他北京来的亲戚，一定要好好招待，再一次亲自查看了房间之后，这才放心离去。

为什么安排在私人酒店呀？原来，别看工程位置偏僻，可是树大招风，来这里出差公干的大有人在。有推销仪器设备的，卖原材料的，倒腾物资的……但总公司只有一个招待所，论条件，也是个什么准三星、四星的，但就是服务太差了，经常被子都没有人叠，别的就更不用说了。所以不少私人就看准了这个生财之道，纷纷建起大大小小的旅馆、酒店。虽然硬件条件参差不齐，但服务绝对一流，就是让你有在家一般舒服的享受，甚至还能提供在家里享受不到的享受，这个阿波罗大酒店就是这个“杂牌军”中档次最高的一家。

陆乘风前脚刚送走张军风，后脚床头电话就响了，他以为又是这个婆婆妈妈的家伙呢，赶忙从卫生间里跑出来，抄起了电话。

没想到，听筒里传来领班的声音，这家伙果然是不辱使命，殷勤地说，要不要推荐几个漂亮的小姐，请陆总过眼临幸，品评一下本地风味。

陆乘风真是哭笑不得，可碍着张军风的面子，还是装模作样很客气了一番，推脱说，太累了，不必麻烦他了。

领班确实是专业人员，窥测斯斯文文教授一般的陆乘风，无一例外晚上肯定也是个“野兽”，不甘心，转而又推荐了“按摩”的项目，说他们这里洗浴中心的技师技术也不错，叫到房间里服务一下可能更有利于解乏。

陆乘风一听，还真是感觉四肢有些酸酸胀胀的，也考虑再要拒绝下去，可能不见得礼貌，就“嗯”了一声。

领班接着又在电话里问：“您喜欢丰满一些的，还是苗条点的。”

陆乘风想都没想，就说：“你看着办吧，技术好就可以。”

过了几分钟，门铃响了，陆乘风起身走到门前。透过门镜，他看到一位粉红色的女人身影，正站在门外，于是就放心地拨开保险链，打开房门。

第十一章 夜色阑珊（4）

门刚开了不大一条缝，女人就侧身闪了进来，熟练地用屁股轻轻一顶，门又重新关上了。

女人大约二十三四岁的样子，上身穿着一件干干净净的粉红色工作服，扣子严严密密一直系到小立领末端，下身是微微撒开的百褶短裙，露出白白粉嫩一双大腿。她双手抓着一只白色的塑料工具箱，垂在胸前，恰好将胀鼓鼓的胸部更突出地挤了出来，笑眯眯地问："我可以吗？"

"可以。"领班亲自选派上来的小姐，出于礼貌一般不能退货。

看见这个小姐，陆乘风忽然觉得她竟和池小茜有几分相像呢，不过二人表情却是大相迥异。池小茜在他们销售部，除了对吴中而外，总是漠视傲慢一副我行我素的样子。陆乘风戏谑地想，不知道她与吴中单练时，是否也像此刻这个小姐似的，有这么好的职业表现？

"您从哪里来呀？"小姐手指一边画圈轻柔陆乘风的两个太阳穴，一边很关切地柔声问道，酒店里的小姐们一般都是这么开场的。

"北京。"陆乘风确实感觉很舒服，闭着眼睛平躺在床上，有一搭没一搭简短应付着她……

奔波一整天的陆乘风困意有些上来了，随着小姐轻重有度的节奏，不禁舒服得轻微呻吟了几声。

"呦，那么舒服呀。"服务渐渐往下深入，小姐的声音里也多出些风韵。

"不错，嗯……不错……"陆乘风哼哼唧唧地表示赞许，鼻孔里钻入越发浓烈的一股浴液的味道。他微微睁开眼，发现脸前赫然压迫着两座胀鼓鼓的肉山，在暖色衣服的包裹下轻微晃动，差不多已经快要碰到他的脸了。

已经有三个多月没碰过女人了，陆乘风感到一阵浓郁的母性韵味，无情向他袭来。他的焦点器官有了正常反应。

“呀，帅哥，你很不老实耶。”小姐似乎对陆乘风和自己的表现都很满意。

“呵，呵……”陆乘风只能笑而不答。

“要不要特殊一点的，老板介绍来的客人，价钱好商量，我再给你加个钟点，保证你满意。”小姐虽然语调轻柔，但确实是在郑重其事地推销自己，手还有意无意轻轻扫过他欣然崛起的部位。

“嗯？”陆乘风当即就挺身坐了起来，抓起眼镜戴上，扭身打量那张风尘味十足的苹果脸，怪呀，这表情竟是那么坦然，甚至还带有几分无辜。

这就叫环境造就人呀！陆乘风想到了他身边的众多女人，燕儿、池小茜、于菲菲、飞儿……还有他的妻子林爽，轻轻地摆了摆手，淡淡地说：“什么也不需要啦，你去吧，账就记在房费里。”

陆乘风送走了小姐，关好门，仔细插上保险链，径直走进卫生间。

他摘下眼镜，拧开水龙头，手掌撩了些水，在脸上胡乱搓了几下，随意撇了一眼面前的镜子，却猛然发现——灯下镜子里映着的，竟然是一张陌生的脸！

这张脸，是他陆乘风的吗？皮肤松弛，脸色黯淡，眼球凸鼓无神，不知何时还多了一弯青色的眼袋。

这个小老头是我吗？这个漠然、颓废的镜中人是我吗？鼻侧有着明显的眼镜压痕，口中分明还残留着香烟的味道，这一定是我了！那曾经意气风发的陆乘风哪儿去啦，曾经神采飞扬的我哪去了？可反过来想，今天久别重逢的燕儿不也是风韵了许多吗。哎，年纪不饶人呀，他们的好时间都已经不多了！

陆乘风越想越烦躁，起身下楼出了酒店，总算在街边找到了一个仍然孤灯摇曳的大排档，干灌了两瓶啤酒下肚。

“醉乡路稳亦频到，此外不堪行。”这酒真是好东西呀，陆乘风一夜睡得很香。

刚刚过了早晨6点种，尚徜徉于梦乡之中的陆乘风就被手机叫醒了，他迷迷糊糊地看了一下来电显示，原来是张军风打过来的。原来，按照他们昨天晚上商量好的计划，张军风已经坐在“沙漠王”里，行进在逃回省城的路上了，他这就是通知他一声。

“要不要我把燕儿的手机发个短信给你？”张军风最后在电话那头小声说，显然车内还有旁人。

“不用，我自己能搞定。”陆乘风还没有完全清醒，含糊地咕哝着。

第十二章 变节有理（1）

第十二章 变节有理

吴中这一段的心情并没有因陆乘风的离开而好起来，就像这春夏之交的天气，一会儿炙热，一会儿又是寒潮来袭，这会儿是多云，可一阵风沙过后，他妈的又青天白日地转晴了。

眼前一系列棘手的问题已经让他多日寝食难安了。

孙纯在自己眼皮子底下仍然嚣张，结党营私，鱼肉员工的阴谋破坏活动愈演愈烈，也不知何时才是个头；今年的销售开端并不好，连总经理杜小军心里都有点打鼓，好几次督问他原因何在，有什么应对举措；可是最闹心的还是签订承包合同这档子事，部门与几个分部经理和骨干员工短兵相接讨价还价已经有好几轮了，可是至今仍无斩获，看来强攻并不是硬道理呀。

这天下午，孙纯正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前打电话，循着门口传来由远及近一阵脚步声，抬头见吴中手上拿着一个黑皮面笔记本，面色凝重，大步走进来，后面还屁颠屁颠尾随着销售员老韩。

“啪！”吴中没好气地把本子扔到桌面上，吓了孙纯一跳，赶紧挂上电话，疑惑地想，这醋到底是打哪儿酸的呀？不过一看见俩人这个架势，不用猜，一定是风云再起。

吴中大嘴噘噘着，牛眼抹搭着，脸上肌肉绷得一条一条的，径直走到自己办公桌前，梗着脖子，生硬地解领带，一看就是心烦气闷的模样。老韩则仍是那副臊眉搭眼爱谁谁的无赖相，进得屋来，主动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抽出一根烟，低头自顾自抽起来……

孙纯来的时间虽然也不是很长，但经过采风，察觉到这二人之间似乎积怨很深，可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多深，却不太清楚。不过也怪，这两人相互见面却还客气，嘻嘻哈哈的有时还能超越上下级关系，开两句荤素搭配的玩笑，偶尔有过几次顽皮行为，那也是属于点到为止型的，并没有抓破脸，微妙得很。

孙纯此时倒是很有些幸灾乐祸，眼睛不停眨巴眨巴的，寻找着出手的最佳时机。

“客人送走了？”孙纯无奈主动打破了沉寂，故作轻松笑着招呼二人。

“孙经理呀，”吴中气鼓鼓地对孙纯说，“这活儿是没法干了，”他随手把领带卷成一卷，塞进自己的衣柜里，“我每天这样打发小散户，家里一大摊子事还管不管？干脆重操旧业，去干销售员得了，省心省力！”吴中说话时，眼皮子都没有撩老韩一眼，看似就没拿身边的这主儿当人。

孙纯听了吴中明显带着情绪的话，越发摸不着头脑。他实在弄不明白，吴中这是真的有感而发呢，还是想要套他的话。他这个老机关，对处理这类没头没脑的突发事件那是相当的有经验，只见他脸上露出更加灿烂的笑容，甚至有些天真和无邪在里面，红红的圆脸十分可爱，可嘴上却一句话也不说，就这么憨态可掬地望着吴中。

嘿嘿，不知道该怎么说，就一句话也不说，此时哪怕明显“嘿，嘿”地干笑也是不可以的。如果整成了材料，就很有可能被那帮别有用心的王八蛋赋予多种寓意。

第十二章 变节有理（2）

可这时，被冷在一旁的老韩却不失时机地插进来一杠子，他仍然低着头，可嘴里却嘟嘟囔囔的："那你干嘛那么累呀？就把这个客户分给我不就得了。"

■！孙纯心里暗笑，这个老韩不仅是个哏货，而且还是个"哪壶不开提哪壶"的高手。

果然，吴中听了，牛眼珠子又瞪了起来，坐在孙纯对面，对他暴躁地大声说："孙经理，咱们今天要阐明一个原则，承包合同签不下来，这销售大区就不分，只要是新客户，就算在部门办公室头上，哪个销售员也不给！"

"好！孙经理，"老韩一听，立刻从沙发上蹦起来，走到吴中身旁，夹着烟的手点着孙纯，"你们这些当领导的可别欺人太甚，今天这个客户明明是去年展览会上我最先联系到的，怎么就成了新客户了？这么胡整下去，谁还干？承包合同签不签有个屁用，把提成比例提高一倍，多少我都跟你们签！"

这回，还没等吴中说话，孙纯却是憋不住了。他似乎已经听明白了，吴中刚才确实是被老韩死皮赖脸伸手要客户的无耻行为给气着了，而且在拒签承包合同的销售员里，顽抗最凶的就有老韩一个！

"韩师傅，"孙纯笑容的甜度减下去了一半，剩下干笑的成分已经占了上风，语调平缓地说，"我觉得今天这个事啊……"孙纯掂量着说话用词的力度，"您是老师傅了，不要老是想着自己多拿钱，也要替公司想一想，是吧？部里考核咱们业绩主要是看销售额，这销售任务要是完不成，大家都没法交代。"

"我们老百姓才不管什么销售额不销售额呢，那是你们领导考虑的事！你们这是官官相护！我又不是领导，又不想升官，跟我说这些没用！"老韩晃着脑袋大放厥词。

他本是瓮声瓮气的大嗓门，这一激动，招来了不少员工，池小茜和办公室里的几个女孩，因为近水楼台，早已悄然现身门外，唧唧喳喳地低声交头接耳着，几双眼睛饶有兴味地看着他们三个人较劲。

“唉，您这么说就不太合适了吧。”孙纯眼睛看着桌面，似乎还有些拉不下脸，尽量在语气上保持着客气，“咱们销售部的效益是直接与公司的经济指标挂钩的，公司完不成任务，最后年终跟计划财务司一算账，大家的收入还不都得受影响，您说是不是？”

这个老韩真是个滚刀肉，油盐不进，察觉到门外聚来越来越多他的Fans，竟是越发卖弄起来，他勾着手指敲打着桌面：“不是！是你们这帮当头的收入受到影响吧？我们只管拿销售提成，到年底看谁敢少给我们一分钱？”老韩说着，有意无意的已经把“我”换成“我们”了，“今天还跟你们说明白了，现在市场这么难做，我们答应给客户的信息费一个也少不了。”

老韩这赤裸裸的煽动，引发起门外的噪声是越来越大了，还带动了一些胆子比较“肥”的销售员，竟也嘀嘀咕咕地小声“是呀”“就是嘛”的附和着。但是真正明白事理的一些人，跑过来一冒头，发现嚣张的原来是老韩，赶忙就撒丫子躲开了。

第十二章 变节有理（3）

他们清楚，这老韩可是老人，当年销售部刚成立那会儿，就是属于“七八个人，十来条枪”队伍里的，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现在谁也不能把他怎么样。此外他似乎与吴中还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一层纠葛在里面，可要是换了别人，你瞧瞧！

看得出来，孙纯本意是想帮着吴中解围的，顺便也有替自己树立威信和改善与吴中关系的成分在里面，原以为真理绝对掌握在自己手中，胜券在握，可是没想到这出发点不同，考虑问题的方式方法也是大相径庭。

不想这个老韩竟是理直气壮，把个歪理邪说讲得振振有词，门口竟然还有捧臭脚的，看样子可把孙纯气得不轻。他脸色越来越难看，手上拿着汽车钥匙“咯吱！咯吱！”很响地划着办公桌上铺着的玻璃台面。

“老韩！”孙纯嘴里嘶嘶地说，声音不大但阴森可怖，“那我今天也跟你说明白了，咱们都是干活拿钱吃饭的，如果我们拿不到钱，你也别想拿到钱！我们要是好受不了，你也别想踏实！”

“好哇，看你能把我们怎么样？”老韩退后一步，激动地挥动着胳膊，唾沫星子飞溅，脸上却是有些轻松加愉快的表情，看来调戏孙纯，他还挺过瘾，“让大家都进来说说嘛，你们领导这么决定到底对不对？我说的到底在不在理？”老韩耍得愈发出格了，向门外的一帮观众，发出了群殴的倡议。

吴中此时倒好像成了局外人，手头上翻来覆去仔细挑弄着一支烟，眯缝着眼睛，双眉紧锁，直勾勾盯着屋角一个并不存在的目标发呆。

老韩这个狂悖忤逆的家伙，竟敢如此肆意挑战公序良俗，莫非后面有人在给他撑腰打气？不过有一点倒是可以肯定，如果继续任其嚣张下去，明天自己在杜总面前就得形象扫地。吴中想到这儿，转头观

察了孙纯一眼，蓦然发现，孙纯面沉似水，胖胖的脸蛋子耷拉着，三角眼通红，正不满地逼视着自己，他心里有点发虚，赶紧低下头避开他愤懑的目光。

吴中松开手掌，将满手的残纸碎末抖落到脚边的纸篓里，沉稳地站起身，拍了拍老韩肩膀，用不容置疑的简短口气说："跟我来。"说完也不理会老韩的反应，冷漠平静径直就向门口大步走去。

吴中走到门口，略微停顿了一下，牛眼忽地射出两道寒光，严厉扫荡了那些热心观众一圈，发现里面绝大部分是中青年销售员，还夹杂着办公室那几个平时让他给宠坏了的小姑娘。

池小茜以前还很少见过吴中这么酷的样子，被吴中下死眼盯了一下，小姑娘吓的一哆嗦，激灵灵打了个冷战，掉头就往自己在隔壁的办公室跑。她这么一带头，旁人从众心态作祟，也纷纷顿失了锐气和勇气，呼啦一下做了鸟兽散。

吴中走到客户接待室门口，掏出钥匙，"咣当"一声打开门走进去，一屁股坐在会议桌边，手在桌面上拄着腮，闭着眼睛，脸色煞白，似乎正在积蓄力量。

第十二章 变节有理（4）

过了好几分钟，老韩才晃里晃荡地走进来，轻轻地掩好门，在吴中对面很响的“吱啦”一声拉开椅子坐下。他斜眼看见吴中仍然还是进门时那副不理不睬的样子，便掏出一支烟点上，思忖着他预备要怎样收拾自己。

两个人就这样默默对峙着。

吴中“引而不发”这招，从心理上确实把老韩这个“大混子”给镇住了，他惴惴不安地想，吴中这会儿看起来怎么这么■人哪！妈的，看来这些当官人的身上确实有一种看不见摸不着，而却又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权威”呀！权越大，威越猛，越是神秘，威胁性还越强。

最后还是老韩受不了了，“唉，吴经理，你叫我来到底有什么事？”老韩的腔调虽然还很生硬，但是可以听出来有些外强中干，士气比刚才明显差了些。

吴中这时才好像如梦方醒一般慢慢睁开眼睛，冷漠鄙夷地瞧了他一眼，发现老韩正在对面目不转睛地望着自己，眼神闪烁飘忽。

老韩见吴中手伸进西装内兜，像要往外掏东西，立刻条件反射似的赶忙一把从桌面上抓起打火机，屁股从椅子上弹起来，探身凑上去，意思是预备着要给他点烟。可吴中眼皮都没有抬一下，自顾自地摸出一张类似银行卡似的塑料片，抖手就扔在了老韩面前。

老韩手疾眼快，“咚”的一巴掌准确拍住不停旋转着、险些就要滑落到桌下的小卡片。

这时，吴中面沉似水终于开口了，声音阴沉得可怕：“这是‘××省机械进出口总公司’常务副总的名片，我已经联系快一年了，开张应该是板上钉钉的事，现在交给你。”

听吴中这话，老韩顿时像是遭到雷劈一般，浑身哆嗦了一下，进而就是漫然无措，傻呆呆茫然望着吴中。

吴中见了，语调有所缓和，接着说：“这是一笔三年期的配套项目，总额大概是在八九千万的样子，销售提成按大项目走，销售额全归你。”他眼睛看着窗外红彤彤一抹落日，思索了一会儿，才继续不紧不慢嘶嘶地说，听起来似乎是把一个个字从牙缝里排队给顶出来，“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听见吴中嘴里冒出“条件”二字，老韩紧接着又是一愣，继而就自作聪明地反应过来，肘部撑在桌面上，身体绷得紧紧的，欠起身尽量凑近吴中，低声结结巴巴地说：“我知道，我知道，下面分提成还是按老办法，四六。”

吴中感觉到他嘴里一股烟酒过度的酸臭，挟着热气无私地迎面直扑过来，不禁皱了皱眉头，微微偏转了脸，要离这个近在咫尺，胡子拉碴的大长脸远一点。

“唉，”吴中慢慢摆了摆手，索性从座位上站起来，踱了几步，重重的语气说，“我的条件是，你这个星期必须带头把承包合同签了！”毫无疑问，这就是命令，人什么时候都要靠实力说话！

老韩脸色大变，起身紧走几步，到了吴中面前。他的个头比吴中要高，身材也更魁梧一些，可现在，大约是因为激动，或是出于发自内心的感激，背部明显佝偻得厉害，似乎显得比他还要矮小些。

第十二章 变节有理（5）

“吴经理，我……我对不起你。”老韩饱经沧桑的面部扭曲着，眼圈发红，嘴角一抽一抽的，“我真是糊涂，受到了孙经理的挑唆，刚才给您带来了那么大麻烦，我……我……我现在真是追悔莫及呀，对不起，对不起。”

哼，我就知道这里面无风不起浪嘛，我说今年怎么尤其难签，果然是孙纯这个王八蛋串通下面在搞鬼。吴中证实了自己先前的猜测，心情一下释然了很多，这江湖险恶呀，我还能相信谁呢！

“哎，老兄，这也不能完全怪你，”吴中胖胖的脸上慢慢有了点笑模样，眼睛眯眯着，沉吟了一会儿，动情地说，“我这一段时间也是太忙，压力又大，没照顾好你们这些开疆辟土的老同志，我有责任呐。来，坐下，咱们兄弟今天正好有空，慢慢聊。”

吴中亲手从桌边拉了一张椅子出来，推到老韩身后，用力按了按老韩肩膀，老韩受宠若惊，僵硬不安连忙坐下来。“老兄，咱们是自己人，这些年我一直都是拿你另眼相看的，你说是不是？”吴中顺势坐在老韩对面，语重心长地说。

老韩听到了指令，故意使劲地点点头，一双干巴巴的眼睛凝望着吴中。

“可他孙纯终究是要走的人，他不了解情况，干出一些违背组织原则的事，我不跟他计较。你这次切身体会到了吧，到底是谁最关心你？”吴中说到这儿，确实有些动情，很无奈地微微叹了口气，想到了去年驾鹤西游的退休老经理，语调真得有些哽咽，“我时常想，这销售部归根结底还是要依靠咱们这几个人撑下去的，你们不帮我，谁帮我呢？我吴中是你们这些前辈亲眼看着成长起来的，做错了事，你们当面骂我都行，可就是不能接受外人的挑唆呀，这不是‘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吗？”

听到吴中发自肺腑，情深意切的倾诉，老韩腾地一下从椅子上站起来，满面羞愧，信誓旦旦指天画地地说："兄弟，老哥我以前真是糊涂啊，既然今天你把话都说到这个地步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现在我就表个态，只要今后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尽管说，我上刀山下火海绝没二话！"他十分严肃郑重地站得笔直，"要不现在我就把承包协议签了，你定多少我签多少行不行。"

"呵呵，"吴中宽厚地笑了，站起身，手搭在老韩肩膀上，"也没有那么急嘛，要是现在就签，孙经理该有不必要的想法了，他这个人爱面子，到时候弄得他心里发堵，咱们也过意不去是不是？你的心意兄弟知道了，到了需要你老兄做表率的时候，我会通知你。"

该说的都说了，吴中抬腕看了看手表，带着歉疚："哎呀，不知不觉早就下班了，我晚上还有个客人，你先回去吧。"

"好好，那我就不耽误您的正事了。"老韩似乎还有些依依不舍这位老弟，站起来慢吞吞地往门口走，快到门口，猛然就听见身后吴中的声音，"分提成还是四六，你放心吧。"

"行，行，那就谢谢吴经理啦。"老韩受之有愧的样子，转过身点头哈腰地倒退着退出了接待室大门，"啪嗒"一下轻轻带上门。

第十二章 变节有理（6）

“王八蛋！”走廊上已是空无一人，监控探头里的老韩此时忽然满脸狰狞，心里恶狠狠地骂道，“又是让老子给他洗钱，还要拿大头，妈的这回还有附加条件，这协议谁带头签谁挨骂，这当官的说啥是啥，还有天理没有？不过话又说回来，跟谁有仇也不跟钱有仇不是？这次要不是歪打正着地闹一次，这外财还真发不了，看来还得感谢孙纯呀。”

看看距离约定的饭局还有一段时间，吴中回到办公室，刚撂下跟老婆请假的电话，手机就响了，一看原来是池小茜打过来的，他慢悠悠地按键接听，“哎，领导呀，下午没气着吧？那老韩什么个东西，这回可得治治他！”小茜那边清脆的声音，有些叽叽喳喳地说。

“没事，起不了大风浪，已经搞定了。”经小茜一提醒，吴中才确实觉得有些疲倦，翘腿搭在桌子上，声音显得无精打采。

“嗯，那就好。”小茜的声音顿了一顿，有些委屈地说，“我下午真的不是有意要看你们吵架的，真的不是故意的，千万别怪我啊，大家都跑过去了，我也……”

吴中满是慈爱，拖着长声，慢声细语地安慰她：“呵呵，我怎么能怪你呢？我喜欢你还喜欢不过来呢。我知道你那是关心我，怕我吃亏。再说当时又不是你一个人，那些跟孙纯、陆乘风一伙别有用心的人，我心里跟明镜似的。”吴中说着不觉有些得意起来，压低了声音，神神秘秘地说：“你猜怎么着？我一诈唬，老韩就全招了，果然是孙纯捣的鬼！”

“呀……老公，你真强！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耳边小茜欢快娇嗲地盛赞，使吴中十分受用，他喜欢这个效果，哈哈，陆乘风，你羡慕去吧，孙纯，嫉妒死你！

“你眼真毒！以前说的一点没错，这老韩就是个职业叛徒，良心连块破卫生巾都不如。”小茜婉转欢快的声音越发挠得吴中心里痒痒的，

这丫头真是越来越善解人意了，我哪天非得找个机会带她到外地出趟差，尽情地双修历练一把。

第十三章 深入游击区（1）

第十三章 深入游击区

第二天早上，孙纯一看见吴中拎着大公文包走进办公室，就连忙起身，反锁上屋门，凑过来歪头盯着他的脸，故作神秘地小声问："怎么样？昨天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晚上又喝多了呗，从歌厅里一出来就吐了，那帮搞信托的人真他妈能喝。"吴中很认真地回答，声情并茂，还痛苦地仰躺在椅子上，手指不停画圈按揉着太阳穴，"现在脑袋还懵懵地疼呢。"

"■，我是说和老韩谈得怎么样？"孙纯坐到他对面，看似嬉皮笑脸地说，可三角眼里却透着诡诈。

"唉，还能怎么样？又臭又硬的，我给他做了半天思想工作，硬是不通。"吴中疲惫地望着孙纯，显得很是无可奈何，"我是彻底拿他没办法啦——"

"只能以后再找机会跟他好好谈一谈了。"孙纯叹了一口气，无限同情地望着吴中。

"我时常想这么一个问题，"吴中从椅背上直起身来，单手支着头，声音沙哑低沉地说，"咱们现在这么苦心巴力地干，究竟是为了什么？要说挣钱，你是知道的，每月就那么一点死工资，要说当官，这小小的处级在北京比售货员都多，还净是得罪人的事。

"我上次跟杜总说，你要是总像现在这样逼我，我以后要是退了休，人家还不得把我们家门槛踢断了骂我？"吴中显然动了情，激动的声音逐渐大起来，"咱们现在这么上下忽悠，还不是凭着自己对工作的一份责任心吗！谁理解呀？谁说你好呀？跟你说，我这一段时间，真是心力交瘁，跳楼的心都有。"

"是呀，是呀，"孙纯眼神尽量避免与吴中对接，游移着眼前的桌面，随声附和着，"干什么都不容易呀，我这一段时间也觉得有点里外不是人。"

“我跟老韩谈过以后，更意识到，下面有的群众确实对我积怨很深哪。”吴中显得心情沉重，“现在陆经理不在，我看只能委屈你和老韩谈一谈了，兴许还能有点效果。”

孙纯见吴中说得恳切，只得耷拉着三角眼，做出痛苦万状的样子，沉吟片刻，心里自忖也不是一点没谱，“那我就只能勉为其难了，不过谈不下来也没有办法。”

吴中见孙纯上道了，立马来了精神，眼睛迸出了几许光采：“好，那咱们就一言为定！抓大放小，只要你能说通老韩，让他带头把承包合同签了，其他那几个部门经理的工作我来做！”

“好，”孙纯也跃跃欲试起来，“那我就尽最大可能试一试。”

半小时以后，老韩手机上收到了吴经理的一条短信，对他这几天的行动进行了详细布署。老韩心领神会，立刻将短信删掉，同时用暗语回复：人傻，钱多，让他速来。

吴中此时正坐在车上，看见老韩回过来的短信，不禁呵呵一乐，想，这个破卫生巾只要喂对了口，有时候还是蛮可爱的嘛。

原来，这个笑话在他们去过的不少地区都广为流传，而且都坚称是本地的原创：本地繁荣伊始，娼盛之初，有先行者去电报局给家乡的小姐妹们提供快速致富的信息，简洁而意赅：“人傻，钱多，速来。”

第十三章 深入游击区（2）

“咱们现在改去银都大厦。”吴中舒舒服服地靠在后座上，精神抖擞对司机发出了指令。

小车立刻很听话地在前方路口打了个转，向东三环方向挤过去。

真正是四星级的银都大厦，是中天公司销售部第五分部所在地。大厦最早本是部里投巨资兴建的地标性建筑，原打算让部直机关带领下属的重要分支机构和几个控股大公司全面入驻。可是没成想刚完工，就赶上国家清理部委机关挪用生产建设性资金兴建楼堂馆所，因此就紧急改变初衷，由下属一家房地产公司接手，当做商品楼面向社会公开给卖了。

但是房地产公司还是照顾了一下自己人，留了一些据说是不太好卖的楼层，以成本价定向批发给东家。中天公司有幸分到了半层，就把销售五部和一个融资部门搬了进去。

销售五部的经理就是陆乘风的亲密战友美女杨虹。这个杨虹在整个中天公司乃至部直机关都是一个鼎鼎大名的狠角色。她年轻时是八一体工大队练艺术体操的，别看现在年近四张，可那玲珑有致的身材却强过许多小姑娘，绝对是顶级。据说当年花容月貌，娇艳欲滴，一张粉扑扑的小脸，小屁股翘翘着，小胸脯拔拔着，鸭子步走路带着一阵香风，迷死个人。

不用问，老天派这种尤物下凡，就是专供上流社会享用的，所以还没等出成绩，就让当时部里一位司长的公子给梳拢了。这家伙也是太大意了，也不讲究点个人卫生，愣是把小姑娘的天赐魔鬼身材给破坏了。不过后果倒不太严重，只是被队里给开出去，转业到了地方。幸好那公子哥不知是爱好学雷锋助人为乐，还是良心发现，还真就把她这个南方来的残花败柳给收留了，供自己终生享用。

正是因为杨虹仰仗着自己比较特殊的身份，上窜下跳的还是个人见人烦的美女，所以一度在部内张扬跋扈得很。然而现在毕竟是时过

境迁了，不得不收敛了许多，但还是我行我素的，经常玩置之不理、瞒天过海那一套，把个五部都快搞成独立王国了。

吴中的捷达车在大厦保安引导下，委屈地停在了一辆绿色QQ边上。他妈的，相府家奴七品官，连这里的保安也是狗眼看人低，门口那么多空位不让停，偏是给安排在了这个犄角旮旯。吴中由于今天不是正式出门会客，所以也没扮上行头，下身一条皱皱巴巴的条纹休闲裤，上身穿的是那种在电视上常见到的，大领导们下去体察民情用的黑夹克衫。他一边往光华璀璨的宏伟门厅里走，一边自嘲地想，我这一身就拎着的皮包还像点样，要不就地道是个土老帽进城。

吴中每次走进这个跻身在豪华写字楼内的销售五部，就有一种十分压抑的感觉。也不知道杨虹是怎么和人事部门串通的，她招的部下，一律是帅哥靓女，举止高雅，衣着考究。吴中在闲暇时曾经不止一次地纳闷过，是不是给她们发钱发多了，弄得这些人个个臭美得冒泡？

他打心眼里极度反感这一套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认为完全是吃穿不愁惯出来的臭毛病！要是饿上几天，就全好了。这可能也是他当初乍一见陆乘风，就感觉不对路的原因吧。

第十三章 深入游击区（3）

吴中乘电梯爬到二十二楼，随着“叮咚”一声迈步走出来，迎面就看见中天公司那熟悉的菱形金色徽标扑入眼帘，这才有了一点从敌占区进入到游击区的安全感和自信感。他拎着包，迈步大摇大摆径直往里走，可没想到身后传来一句礼貌冷漠的标准女声：“先生，请问您要去哪里？”

“嗯？”吴中颇感意外，还真没料到，在自己的地盘上竟然碰上了一个明目张胆的女特务。他停下脚步，慢慢转回身去，看见徽标旁边，一个身材高挑，银灰色西服套裙的鹅蛋脸姑娘正冷眼审视着自己。

“先生，请问您要去哪里？”姑娘又礼貌地重复了一遍，声音不冷不热的，还挺好听。

吴中因为一年中难得光临五部视察几次，而且有时候还是很多人一起来指导工作，所以不怪这个刚来半年多的小前台不认识他，但他听小茜曾经提起过，这个小姑娘好像是姓范。弄不好真是个饭桶，这下吴中就记住她了。

“我姓吴，吴中，找你们杨经理。”吴中对下属从来都是显得平易近人，他退回去几步，站在姑娘面前，乐呵呵地用长者的腔调自报家门。

姑娘眼珠转了两下，应该是立刻就反应过来了，脸上立马春意盎然，有些夸张地兴奋叫道：“您就是吴经理吧？！哎呀，我还从来没见过领导，真是不好意思，请您原谅。”说着连忙从台子后面快步闪身走出来，双手垂叠在身前，拂花摆柳深深地给他鞠了一个躬。

“别，别……”吴中突然受到美女超级敬爱的待遇，竟然还有些不知所措，一点尴尬和小腼腆挂在了脸上，其实心里飘忽忽地都爽歪了，“不怪你，不怪你，你不认识我嘛，小范小姐。”

女孩着实没想到，吴大经理竟然能准确地称呼出自己，更是受宠若惊，高兴得眉飞色舞，眼睛忽闪忽闪着、柳眉上下挑动着，再次微微弯腰颔首："以后还要请经理多多指教，多多关照。"

"别客气，好说，好说……"吴中把注意力从姑娘身上收回来，他今天可不是来随便看看的，正儿八经是有事，"你们杨经理在吗？"

"在，在。"范姑娘迭声连忙回答，语调柔媚，"我这就陪您过去。"

小范小鸟一般步态轻盈走在前面殷勤地引导着吴中，吴中貌似心不在焉地看着她欢蹦雀跃的小屁股，心想，嗯，这个小鸟跟小茜和于菲菲比起来，可是另有一番韵味。

小茜那是闷骚型，而且已经验证过那是真骚！媚到骨子里，是属于男人一见，就想要上的那种。于菲菲不说话的时候，真正一个古典美，优雅华贵，摆放到客厅里那绝对够档次，不过要是真的实战起来嘛，嘿嘿，估计甜美度可能就比较差了，服务态度可能还要更差，当然这还是在她喋喋不休水平发挥失常的情况下。这个小范小姐显然是经过了杨虹的专业调教，从职业素养看，估计肯定比于菲菲强，应该是属于小美眉型的，就是不知道对老男人感不感兴趣？

吴中胡思乱想着，折过一个弯，进了杨虹通敞豁亮的大办公室。

杨虹的办公室把着大厦一角，两面都是玻璃幕墙，站在屋内极目远眺，脚下是熙熙攘攘的浮华尘世，身处之地，却澹泊宁静，宛如世外桃源一般。这间办公室布置的也是极有特色，可以说是吴中所见过最简约，却最不简单的办公室之一了。

第十三章 深入游击区（4）

屋内把角正对门摆放着一张硕大的朱红色班台，一尘不染，光可鉴人。台面上除了一台白色的笔记本电脑和一部电话，再无一物。一侧靠墙，是莹白素雅一溜西班牙进口皮沙发，另一侧墙上，是足有24寸大小一幅高清彩色照片。照片上，杨虹满脸幸福的微笑，正在聆听人大委员长亲切的教诲。

杨虹还跟往常一样，油头粉面的，妆扮精致。披着一件粗棒针织成的灰红条纹相间北欧风格大氅，正坐在班台后面敲计算机。因为台子太大了，女人又过于玲珑，因而显得有种四六不靠的味道。据说这种感觉应在女人身上，就是“克夫”，应在男人身上就是“孤家寡人”。吴中见景生情，模模糊糊地想起来，前一段好像有传言说，杨虹的老公在国外发生了一点不大不小的事，但是具体什么事就不在自己的业务范围之内了，因而并没有多留心。

杨虹此时已经得到线报，说吴经理来了。她微微愣了愣，心想，他突然只身跑来干什么？这违反常规呀，从以往的经验上看，估计应该不是什么美妙的事。她知道，自己要是斗心眼，十个都不是吴中的对手。就寻思着现在最好是以静制动，先探探这家伙的底再说。要是实在拿不准，就给他拖着，等陆乘风回来再商量定夺。再不行嘛，呵呵，索性就来个撒娇带耍赖，这就是女人的优势嘛。

杨虹听见脚步声抬起头，看见吴中悠荡着公文包，大大咧咧很惬意地迈步走进来，装着一愣，随即赶忙起身从台子后面绕出来，杏核眼闪着狐光，吴侬软语的普通话细声细气地说：“呀，领导亲临检查，怎么也不事先打个招呼，我们五部全体员工好下楼接驾呀。”

吴中满脸堆笑，眼睛眯眯得只剩下了一条缝，高昂的声音嘻嘻哈哈地说：“呵呵，什么检查？就是正巧路过楼下，渴了，上来向杨经理讨杯水喝，顺便再看看杨经理是不是又漂亮了。”

范姑娘在一边听了，貌似正正经经没大没小地打诨道："吴经理恐怕讨水喝是假，看我们杨姐是不是又漂亮了是真吧？"说完，眼睛来回看着形象对比强烈的两位领导，一个劲地抿着嘴笑。

这姑娘真会敲边鼓，把二人都逗乐了。杨虹伸手撩开姑娘笔直的长发，揪了揪她白皙的耳垂，笑着说："有机会带你过去看看就知道了，吴经理身边有的是美女，还会看上我这半老徐娘？看你这小美人恐怕倒是真的，听到了吗？领导渴了，还不快去给领导拿水去？"

杨虹可能是说者无心，可吴中却是听者有意，想到小茜，心里"砰"了一下，但脸上依旧是随意安然。他在屋内扫视了一圈，羡慕地说："我早就说过，你这儿的环境真是太好了！怎么样？什么时候咱俩换一换位置，我到银都来，也过一过天上人间的日子。"

"我倒是愿意，"杨虹脸上透着几分得意，一边伸手请吴中沙发上就坐，一边说，"就是您那总揽全局的活儿小女子可干不了。"

"谦虚，太谦虚了。"吴中在正中间的大沙发上缓缓坐下，皮包放在腿边，搓着手打哈哈说，"我才怕自己干不了呢。说实话，你这里一帮高级白领，我这个土老帽一进来，还不得给人家笑话死。"

第十三章 深入游击区（5）

范姑娘走进来，先是递给吴中一瓶刚开了盖子的纯净水，随后又将一个翠绿色的大保温杯递到在小沙发上侧身相陪的杨虹手里，朝二人礼貌地一笑，便扭摆着关上门出去了。

“唉，陆经理出差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吧？”杨虹像很随意似的顺便问，“什么时候回来？”

“乘风那个差事不好干呀。”吴中同情的语调摇着头说，“先是要帮西北那边把技术问题解决了，然后就得催那笔欠款，估计一时半会儿甭想脱身。”

“我看对他来说没准还是个好差事呢，”杨虹双手环抱着保温杯，撇了撇嘴，“当初为什么把他从西北项目里调出来？恐怕有些事不仅仅是空穴来风吧？听说他现在与林爽关系挺紧张，此番他故地重游，你们也不怕……”

“唉。”吴中摆了摆手，及时打断了杨虹，“可别信别人瞎造谣，我相信乘风绝对不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来的。我觉得林爽对他挺好，他不可能没良心。”

“哼！陆乘风这个小白脸，我看也是个色大胆小没用的东西。”杨虹眼睛看着窗外一片灰蒙蒙的天空，语调怪怪地轻声说，听起来竟像是有些幽怨的味道在里面，让吴中及时捕捉到了，心里暗暗有些吃惊。

“前一段我们三个还商量着，什么时候应该把你请到总部去，给大家上上课，介绍介绍造就帅哥靓妹的经验。”吴中有意爽朗坦荡的高声，把杨虹的思绪拉了回来。

“我哪有什么经验？还不是人事部照顾咱们搞销售的，挑一些形象还过得去的罢了。”杨虹恢复了惯用的妩媚腔调，脸上浮出淡淡的笑容。

“公论就是这样的嘛——”吴中眼珠子努努着，郑重地说，“大家都说，看看人家五部那边，同是销售员，可是穿的、用的，档次就是与其他部门的不同。甚至有人还在背后议论我说，是不是偏心眼，给你们发的钱比在大院里的多？”

“真是扯淡，”杨虹渐渐就露出了底蕴，急急地说，“我也听说了，说咱们销售部是一部土，五部洋，售后都是大流氓。”

“嗯？真有这种说法？我倒还是第一次听说。”吴中饶有兴味地看着杨虹微微噘着的肉嘟嘟两片红唇，“不过你们这些人品味确实是比较高哇，大院那边真是没法比呀。”

“■，在这种环境里工作，不打肿脸充胖子怎么办？”杨虹有些不平地说，“你看，楼下那家美国仪器公司的销售员，人家那是什么收入和待遇？光出差补贴每天就有几百块，还指定要住当地最好的宾馆，实报实销。可咱们呢？”她瞪眼看着吴中，似乎把他无辜地当成了对立面，“也不知道你们这帮领导是怎么想的，弄出个什么差旅费包干，火车上吃个饭也要弄张发票，这叫什么事呀。你不知道，这帮小伙子出去多惨，为了省几个娶老婆的钱，出去净是坐硬板，住洗浴中心。”

“是呀，是呀，”吴中听了很是动容，摇摇头颇有感触地说，“我也是从销售员过来的，对其中的艰辛那是心知肚明啊。在客户面前，陪吃，陪喝，陪玩，还得陪笑。”吴中重重地把水瓶■在脚边地上，情绪也随之激越起来，“所以，今年咱们销售部跟公司签大包合同的时候，我就跟杜总急了，说，我们这‘四陪’，比小姐还多一陪呢，已经是命苦加不幸了，你还用这么重的指标压我们，还让不让大家活了？”

第十三章 深入游击区（6）

“说得好，让他们干干试试？还别站着说话不腰疼！”杨虹手拍得沙发扶手“噗通！噗通！”直响，愤愤不平地在大领导们背后斥责他们的暴行。

“可是大家在背后还总是说，你们这儿拿钱最多，委实让我解释来、解释去，怎么也解释不通呀。”吴中似乎有很深的委屈和无奈，眼睛可怜巴巴地望着杨虹，“我这次也跟部里计划司那帮人说了，鉴于你们这里所处的特殊环境，可否考虑从科技贷款里拔出一小部分，打进你们五部销售提成总额里，也算是给你们一点特殊的暗补嘛。这样只要咱们不说，别的部门也不会知道，销售提成比例大家还都一样，也算是一碗水端平。”

“哎呀，吴经理，要是真能这样就太好了！”杨虹刚刚还愤愤的脸上一下就兴奋起来，大眼睛亮闪闪的，赶忙追问，“那他们怎么说？”

“那帮人当然是不同意呀。不过人家提的也有道理，说你们五部根子硬，每年都受照顾，承包合同是一拖再拖，指标也是一减再减。现在国家经贸委和财政部一年要查好几次专款专用，哪有那么多计划外资金扶持你们？你们现在拖拖拉拉的，总签不下来不说，还要补贴指标，实在说不过去呀。”吴中喝了口水，观察到杨虹噘着下嘴唇有些失望的样子，心里暗自窃喜，进一步装出有些无可奈何的样子，继续补充，“我当时就想呀，他们说这话时心里肯定是对咱们不满意，绝不仅仅是好不好交代那么简单。”

“放屁！”吴中几句话显然点到了她的痛处，杨虹杏眼圆睁，身子也从沙发上拔了起来，“今后谁要是再敢说什么根子硬，什么受照顾的，小女子就跟他没完，有种到部里咱们说道说道。你说，谁说的？谁说的？我现在就找他去！”杨虹得谁跟谁急的脾气算是这一辈子的商标了。

吴中见状，赶紧摆摆手，换了平缓的语调，息事宁人地说：“哎，你看你，又来了！咱们这是自己人关上门说话嘛。再说，也确实是有点太不给人家面子了，还不许人家发几句牢骚？”杨虹听他这么说，气焰顿消了一半，圆鼓鼓的胸脯一颤一颤的，看来还是有些不服。

吴中慢腾腾抓起水瓶又喝了一口水，等待她情绪慢慢有些稳定了，才悠悠地接茬说：“其实不用你跟他们急，当时我就跟他们急了。说，你们这么说就没意思了，咱们今天坐到一起，共同的目的不就是商量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嘛。如果今年我要是就按照你们定的额度签下来，你们能给我什么激励政策？”

吴中话里有话，故意停了停，想再吊一吊杨虹的胃口。果然看见杨虹急切关注的神态涌上来，才慢条斯理继续说：“没想，他们当场被我这么一激，倒是有些骑虎难下了。闷了半天，最后他们处长还算爽快，说，你们要是办到了，今年的上缴指标我就给你减免3%，算是从科技贷款里出的，你看怎样？不过丑话说在前面，钱就放在这里，有本事来拿，就怕你们完不成，拿不到，到了年终我也没办法。”

“嘿，小看人，怎么完不成？就怕他们到了年终说话又不算数！他们这些机关里的，我还不知道，答应为下面做点好事，没几次兑现的。”杨虹一下子高兴得蹦了起来，摩拳擦掌地在吴中面前晃来晃去像个大蝙蝠。

第十三章 深入游击区（7）

吴中被眼前的活色生香绕得直眼晕，无奈，只好盯着脚下，不动声色地说：“没关系，我早就料到他们可能会有后手，不过这回是咱们董事长当场见证了的，还有会议记录，双方都签字画押了。”他这一招激将法，对运动员来说，绝对好使。

“好！只要到年终他们能兑现，现在我就跟你们签合同，谁怕谁呀！”运动员高傲地甩了甩燕翅般的短发，就要下场比赛了，“不过要让陆乘风赶紧回来，有好些客户设备都出事了，没他别人根本搞不定。”

“这可不好办呀，他确确实实被绊在西北了。”吴中有些担忧地说，“技术部小王他们不是还可以吗？也出去了不少次了，还不行吗？”

“哼，他们呀，还差得远呢。陆乘风这个家伙，在技术上除了他那两个宝贝徒弟之外，别人根本不交底……”杨虹得意之下，口无遮拦，不知不觉就在背后捅了自己人一刀，但话已出口，心里一阵懊悔。于是也不转悠了，赶忙回到原位坐下。

“嗯，如果真是这样，咱们就和技术部一起做一做乘风的工作。”吴中好像才刚刚知道有这回事似的。可心里却想，这个陆乘风，真是顽固不化，最好这次从西北那边铩羽而归，新账老账咱们一起算。嘿嘿，只要从杨虹嘴里说出来的，就能算是确凿的一条。

“签合同的事就这么定下来吧，我尽快召集个会，争取在会上，几个分部和销售员一起当场签。”跟这位姑奶奶打交道，吴中心里隐隐地还有些不踏实，决定最后还得再吊一吊杨虹。他靠在沙发扶手上，身体舒展，慷慨地说：“过几天还烦劳你给你手下这些俊男靓女一人挑一个好包，直接找我签字报销就行。发票抬头开汽油费，对其他分部就说是客户送的。我刚才看见他们的衣服和包可是不太配套呦。行头

嘛，还是很提升公司形象的。怎么样？我跟你待了一会儿，有长进吧，杨老师？”

“不敢，不敢，哎呀，您这个领导又拿小女子取笑了。”杨虹现在说话可留上神了，只是一味地恭维吴中，再不敢涉及工作，“谢谢，谢谢！吴经理真是雷锋，做好事不留名，我就先代表大家谢谢您了。不过要说购物那可是我的强项，到时候您可别心疼钱啊。”

“哈！哈！”吴中大笑起来，点指着明显口不应心、眼珠乱转的美妇，“咱们替公司花点自己赚来的辛苦钱，理所当然，我心疼什么？”

在电梯口，吴中还是不忘了再次嘱咐杨虹：“3%的事就只有咱们两个知道，可千万别漏出去。否则到时候我可就被动了。”

“放心吧，我什么时候嘴不严过！”杨虹大义凛然的样子，歪着脑袋反问吴中。

嘿嘿，你什么时候嘴巴严过？吴中一面走进电梯，一面对摆手相送的杨虹说：“就是嘛，我对你从来都是绝对放心。”

吴中钻进捷达车，颓然倒在后座上，与几分钟前谈笑风生的状态判若两人。谁说与人斗其乐无穷？有时候也累着呐！难怪世界卫生组织将脑力劳动定位为重体力劳动。吴中想起自己那句名言，“在斗争中成长”。这生命不息，斗争不止，什么时候是个头呀？

第十三章 深入游击区（8）

杨虹送走了吴中，窜蹦跳跃来到自己朱红色的班台前，抄起电话，迫不及待就向陆乘风将吴中突然来访，以及那3%的优惠合盘托出。

陆乘风在电话里沉吟了几分钟，才悠悠地说："经济学上有个名词，叫'机会成本'。用在管理学上，就是说，归根结底，咱每个普通人的精力旺盛度都差不了多少，不是在这个地方消耗，就是要消耗到那个地方，反正既然是成本总是要支出的嘛。就像有人好上面那张嘴的一口，有人偏就是喜欢下面嘴那一口，有的人就是以玩人为乐。就像吴中，你想不陪他玩都不行！反正咱们只要与他共事，他有事没事总是要琢磨你的，更别说真的是事到眼前，那更是摩拳擦掌，乐此不疲了，此等人古今皆有。

"我前两天偶然想到，宋代刘禹锡有一首《竹枝词》单道这人间一景：'懊恼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长恨人心不如石，少时东去复西来。'由此看来，喜好这一口的，可谓前赴后继呀，前浪倒在沙滩上，后面还有浪打浪。"

杨虹听了，豁然开朗，频频点头说："嗯，你说的确实有道理。现在我倒是想起来以前咱们老领导曾经说过的，要想成为这种人，必须具备一条最基本的素质，就是要成为真正的唯物主义者，不惧天谴，不信报应。不过这种人也有二怕，一是怕同道中的高手，二是怕急了跳墙的狗。可现在，我心里最不安的是，我这不是受骗上当，被吴中当成工具使了吗？还说错了话，不知道今后会不会对你造成不好的影响。"

"哈，哈……"陆乘风在电话里爽朗地大笑起来，毫不介意口气轻松地说："说我搞技术垄断，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不过这生生是让杜小军他们给逼出来的，我这也是在斗争中成长嘛。他们要是真想下手整我，把柄多着呢，还在乎多一条，少一条？至于你刚才说的受骗上

当，我倒是觉得应该两说。毕竟是光明正大地多挣钱，也不是什么坏事嘛。好了，时候不早了，我都忙活一上午了，现在是饿累交迫，腰都直不起来了，得赶紧到门口小摊上找点食吃，下午还得接着干。”

“喂……”杨虹接下来还想要再说些什么，可是陆乘风在那头已经先挂断了电话。

杨虹听着电话里“嘟……嘟……”的忙音，心里惴惴不安的，不由为他担心起来。听他刚才最后在电话里表现出的那股子激情飞扬的劲儿，莫非这个公子哥与原来那个旧情人又重新勾搭上了？在这个节骨眼上，可千万别再闹出什么节外生枝的事情来啊。

司机从后视镜里见吴中一上车就闭着眼，四仰八叉地颓废在后座上半晌没发话，也不敢开车，只是试探着轻声问：“吴经理，中饭是在外面吃，还是回家？”

“唔，唔……”吴中被司机唤回魂来，这才倦怠地睁开眼睛，有气无力地说：“咱们还是到常去的那个会所吧，吃点自助餐，洗个澡，按摩一下，我觉得这两天累得厉害。”

“好咧！”司机痛快地打着火，火烧火燎就窜了出去。他抑制不住兴奋地想，跟领导出去就是好，领导坐小车，我坐卡车。听明白了吗？这卡车可是指吴中包里装着的，预存有大笔钱的消费贵宾卡呦。

第十三章 深入游击区（9）

而吴中此刻却另有谋划，今天下午我就是要消失，这山雨欲来，我偏不弄那个风满楼。这就叫，销售部的黎明静悄悄！

临近当天下班前，吴中才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一进门，就见小茜正站在屋子中央，拿着个记事本，看意思，正在向孙纯汇报将要参加的展览会布展情况。

孙纯老爷似的靠在沙发上，手里随意哗啦哗啦翻看着一摞子新设计的展板小样，有一搭没一搭，不着边际地做着指示。吴中观察到小茜圆润的脸上似乎很有些委屈的表情，嘴巴紧闭着，从嗓子眼里不停地发出“嗯，嗯”的声音。吴中猜测，孙纯可能又在有意无意地为难她了，不由一阵心疼。难得的一下午好心情，好似被一把讨厌的脏手不轻不重地给搅了一下，爽度降低了许多。

孙纯抬头看见吴中满面红光地走进来，立刻兴奋得眉眼颤动，龇着整齐的牙齿，表情那叫一个美，大声说：“哎，吴经理，这半天都找不着你的人影，手机也没开，跑哪儿去了？”

吴中看见他急不可待的样子，就料到他是有喜了。果然，孙纯沾沾自喜地立刻说：“你猜怎么着？”话说半句戛然而止，他看了看池小茜，“扑”地合上面前的大册子，挥挥手示意小茜出去。

池小茜前脚刚出门，孙纯便眨巴着眼睛，刻意压低声音呵呵地说：“你猜我和老韩谈的怎么样？”又是话说半句，他眨巴着眼睛，等着看吴中的反应。见吴中一脸茫然，他的自恋之情更加浓郁了，“我是连威胁，带利诱，可他还是狗屁不通，后来我万不得已，只好拿出党性来要求他，谁让我是党支部书记呢。还真没想到，没说几句，他腻腻歪歪的还真就同意签了。”

吴中看着孙纯孩子一般激动幸福的笑脸，也受到株连，眯起牛眼，得意地笑出了声：“呵呵，太好了！孙经理，还是你有办法呀，会

做思想工作，比我强多了。看来这个老韩还是挺有觉悟的嘛，老同志还真就是不一样啊。”

引用陆乘风在技术开发部时常说的一句名言：“成绩是弟兄们干出来的，出了问题我担着。”明明这次降伏老韩，是自己那张名片的巨大魅力所致，可谦虚的吴中却摆了一个八卦坛，让孙纯借了东风，正是公仆本色啊。但是公仆有时候可能也会出现一点小失误，这老韩迫于孙经理的淫威，不得不屈从强权，答应签合同的消息，现在已经被他自己的大嗓门，在相邻的几个办公室里相继传播开去了。

这可不好，孙经理可能还不知道呢，他眼下已经成为众矢之的了。老韩还倒无所谓，孙纯的可爱形象却已是大打折扣。这不，此时就连他吃苦受累，鱼肉出来的一帮亲信都在心里暗自嘀咕，也许还是吴经理好，孙经理的手段未免也太狠了点吧。

“嗯，这样问题就已经解决一半了。”吴中轻快地走到办公桌前，把大皮包重重■到桌上，美滋滋地搓着手说：“五部那边今天也放话了，只要是有人签，她们就签。我看这下她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可别小看了老韩呀，他是最有代表性的，反应最激烈，也最难缠。只要把他拿下了，别人就不敢■翅了。兄弟，你这次是给咱销售部立了一大功啊。”

第十三章 深入游击区（10）

“哪里，哪里，别夸我了。”孙纯美妙的自我赞赏感愈发膨胀了，反而涨红了脸，低头谦虚地说：“工作是咱们哥们一起做嘛，咱俩谁跟谁呀？我还有个建议，不如趁热打铁，尽快就开个部门会，把合同全签了怎么样？”

“好，我也是这么想的。”吴中这次想都没想，欣然爽快地就与他达成了默契。

吴中叫来了池小茜，让她抓紧下班前的这点时间，赶紧通知各部门明天上午过来开会。分部门的经理和区域负责人一个都不能缺席，尤其强调——在外面的一、五两个销售分部必须倾巢而来。

“我看还是给一部那边先打个电话，再明确一下他们的态度为好。”孙纯听完吴中的部署，高兴起来了，他今天的合理化建议好像特别多，处处表现出对工作的前瞻性和通盘性考虑。

“嗯！”吴中想了想，点点头操起电话，熟练地拨通了销售一部经理王文虎的手机，“文虎呀，我吴中啊，忙什么呢？……没什么指示，就是问问签承包合同的事，上次开会以后又考虑得怎么样了？……什么卖身契？唉呀，别说得那么难听嘛，比起你来，我签的卖身契多多了，我都不怕，你怕什么？呵呵……唔，我说你这个态度就不好了嘛，这可是正经事，什么文字游戏啊……嗯？签不签恐怕不一样吧，这么长时间过去了，你还给我打马虎眼？……那好吧，我看这样，明天上午你们到总部来，咱们开个会，具体再协商一下，怎么样？……那好，明天上午我等你。”

吴中讲电话的语调倒是轻松随意，可边上旁观的孙纯却是真着急，一个劲冲他挤眉弄眼的，意思是提醒他态度要严厉些。吴中眼角余光瞥见了这位猴急的样子，却假意没理解，自顾自心平气和地说完，轻轻扣上电话。

“这种鸟人，你还跟他客气什么？”孙纯实在忍不住了，随着电话撂下的“咔嗒”声，紧接着就喷着吐沫星子骂开了：“每次都是避重就轻，玩江湖上耍人的那一套，我看他是在品德上有问题。”

“唔。”吴中拉开抽屉，取出烟来，抖手扔给孙纯一支，自己留下一支，专注盯着掌中翻来覆去的烟体，表情严肃地慢慢玩味。他沉思半晌，才抬眼睛看着孙纯，缓缓地说：“我同意你刚才对他人品所下的结论。这个人的工作作风确实太消极，心术还不正，依我看，不再适宜继续留在领导岗位上了，否则以后咱们还怎么开展工作？而且还会污染销售部的风气。”

他修长的手指温柔地将烟一截一截掐断，语调也越来越坚定：“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咱们两个人对王文虎的共同意见是——工作不利，有意推卸责任，职业素养差。我认为从对工作负责的角度考虑，应该报请公司批准，暂停他的分部门经理职务。”

孙纯没想到他深思熟虑的竟是这么个结果，实在是出乎意料，脸色就有点发白。他连抽了几口烟，才犹犹豫豫地说：“是不是给陆乘风打个电话，问问他的意见，然后再上报公司？”

吴中没有正面答复他，只是阴沉着脸，将掌中的一小撮烟末果断地抖进纸篓，双掌用力对搓了几下，很响亮地拍了拍！直觉告诉孙纯，这回吴中是决心要痛下杀手了，兔死狐悲，他不禁感到点点悲凉袭来。

第十三章 深入游击区（11）

其实，吴中烦王文虎那可不是一天两天了，而且不仅是他烦王文虎，就连总经理杜小军也恨得这个家伙牙根直痒痒，要说这王文虎今天享受到灭顶之灾这个待遇，完全是他自作自受的结果。

还是在去年，一个星期天下午，吴中接到杜总怒气冲冲的电话，命令他立刻赶到自己的办公室报到。当吴中在门外伺候好笑脸，哈腰刚一进屋，就看见杜小军面色铁青，端坐在班台后面，劈头盖脸地问他："吴经理，你给我查一查，你们销售部有没有卧底！"

这就如同晴天霹雳，一下子把吴中给炸蒙了！他站在屋子中央，吓得手足无措，结结巴巴地说："杜总，这个……这个……这两个月大家考察一圈回来以后，工作热情很高啊，销售额不是已经恢复了吗？我，我……"

杜小军看见吴中这个样子，面色稍有缓和，抬手指了指沙发，示意他坐下说话。吴中诚惶诚恐地，屁股紧贴着沙发沿刚落下，杜小军就拿起面前几片纸站起来，绕过桌子，一把递到他手上，气哼哼地说："你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吴中赶紧站起来，双手接过一看，不由吃惊得"呀"的一声，原来，那竟是一份举报材料！

举报材料上控告中天公司有两条罪状，一条是举报公司销售部有几位销售员，冒领客户回扣，不仅写得有鼻子有眼的，而且后面还附着一份复印得清清楚楚的白纸收条，证据确凿。另一条写的是中天公司新任总经理杜小军，以内部调整整顿为幌子，改变机关职能，增设新部门，企图将公司分裂出去，一条一条分析得也是有理有据。

从这份举报材料上一眼就能断定，这显然是家贼捅上去的！

吴中眯着眼睛只琢磨了片刻，便咳咳干笑了两声，不紧不慢地对杜小军说："杜总，看了这个材料我倒是想起一件事情啊。"

“什么事情？你快说说。”杜小军赶紧坐到吴中身边，压着嗓子急急地催促他。

“您记不记得，在一周前开的公司五年发展规划研讨会上，刚开始某个司长还代表部里夸奖咱们的规划有创意、有突破呢。可中间休息时，跟我们销售部里一个经理单独出去抽了几根烟，下半场回来再接着开会，竟然腔调大变，硬是还要补充几句，指责咱中天公司规划了那么多机构，显然是想搞独立王国，最后还假装半开玩笑似的问您，中天公司有没有独立的时间表？”

“噢——想起来了，确实是有这么回事。”杜小军伸着脖子，恍然大悟似的，拍拍大腿深深点了点头。

“还有，这里面写的关于回扣那些事，看似主要是发生在三部几个销售员身上。可是据我所知，那几笔合同本来是一部他们最先联系的，后来是我见一部确实是做不下去了，才指示三部在后面接手的。因此，可不可以这样考虑，是一部那边有人串通客户，要公报私仇？”

“妈的！王文虎！”杜小军攥紧拳头，咬牙切齿，嘶嘶地说：“他妈的，供爷供出个奸细！你跟我说说，这小子到底有什么来头？”

第十三章 深入游击区（12）

“嗯——”吴中低头很负责任地想了想，才开始不停翻着眼皮，避轻就重地说起来，“这个王文虎是前些年靠关系从地方上调进来的，据说以前在市直某机关做科员。从本质上来说，也并不能算是个坏人。只是从来公司的第一天开始，就显出地方上那一套走江湖的坏毛病。逢人便宣扬自己的关系如何如何广，后台如何如何硬，一开始还确实把公司上上下下忽悠得不轻，因此就当上了分部门经理。可后来时间长了，大家渐渐就摸清了他的根底，原来此人不过是部里一位司长铁哥们儿的小舅子而已，与杨虹的层次比起来差远了。

“这忽悠还到罢了，可还有一点是周围同事们所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此人惯会溜奸耍滑，尤其擅长‘抽象地肯定，具体地否定’那一套。比如说每年签承包合同，他嘴上从不说拒签，可是到了实际中，从来都是云山雾罩的，没一句正经话，真是个‘老油条’。

“我最近也察觉到了，此人竟然存在着某些不切实际的企图，欲求不满，对公司的意见很大呀！虽然没有确切的证据，但我的想法与您一样，基本可以肯定，这小人才能干得出的卑鄙勾当，十有八九与这厮有关。”

吴中分析的头头是道，听得杜小军频频点头，等他说完了，才起身回到有拒人千里之感的宝座上重新坐下，情绪显然松快了许多。他平静地对吴中说：“这内部举报可是非同小可呀，我们既要对国家负责，更要对公司里的同事们负责呀。据我所知，有一次咱们部内另外一家公司，纪委进驻了半个月，搞得人人自危，上上下下都十分被动，很影响和谐气氛呀。我看这么办，具体处理这件事的任务就交给你了，上面由我来应付。”

杜小军说着，表情忽然严肃起来，语重心长地说：“从这件事看来，公司内部整顿不仅是很有必要，而且任重道远呐，不过一定注意

谨慎、稳妥，稳定压倒一切嘛！等过一段时间，对于某些‘老油条’嘛，嗯……”杜小军说着，立起手掌，很果断地向下切了一下！

虽然什么都没说，可却什么都说了。吴中心领神会，点点头同样也“嗯”了一声。同一个字，杜小军的二声调与吴中的四声调，寓意却是大有不同呀。

说实在的，这些天天外出挣命的销售员们也是够可怜的，为工作千辛万苦，千难万险，“四陪”起来哪一次不是提心吊胆的，一旦犯了事，那就是天大的事。可再看看那些大人物，犯了事，那就是小事，这一点同是销售员出身的吴中那是心知肚明。他的理论就是，只要生意成功，贪污点客户的回扣，那说明你销售有本事，是小事。而且这种权利，也是经过大家多次抗争，才来之不易取得的，在销售部内部那是公开的秘密，民不举，官不究，只要公司能圆满完成上面下达的年度销售任务，报表做得漂漂亮亮的，就皆大欢喜了。什么利润不利润，反正都是国家的钱，到了计划财务司那里，还不是一勺烩?

至于那个所谓“规划”嘛，明眼人都知道，其实就等于是“鬼话”，谁能拿那几张破纸当回事?

可就是这个王文虎，借题发挥，不仅卑鄙无耻，犯了众怒，屡战屡败，还不思悔改，熬到今天也算是恶贯满盈了。拿别人当傻子耍呀？哼！走江湖就让你知道江湖险恶！

因此，下午吴中在会所休息时就已审时度势，权衡再三，觉得利用签定承包合同发难，为民除害的时机已经成熟，一是可以借机清除王文虎，二是可以完成总经理的重托。但是他并不急于在孙纯面前做最后的表态！毕竟这孙纯也不是等闲之辈呀，这销售一部可是他的势力范围，今天打电话用的欲擒故纵这一招，不知道他能不能看得出来。

会议定于次日上午十点在销售部会议室召开。

第十四章 享受高潮（1）

第十四章 享受高潮

上午九点五十分，吴中点头哈腰地从杜小军办公室里倒退着身子出来，转脸就看见套间前屋端坐着的“于大花瓶”，便笑逐颜开例行公事地招呼她：“菲菲，越长越漂亮了。”

于菲菲抬头，有些诧异地观察到，吴中今天的表情可是跟往常略有不同，从心底里发出的一种惬意和满足挂在脸上，牛眼眯起来眼角上也少了平时那么多褶皱，嘴唇也不是咧着的，而是微微噘噘着的，心想，原来这个人真笑起来是这个样子的，别说，还真有点成熟男人的魅力。

“吴经理，有什么高兴事呀？说出来让我们底下人也一块儿分享分享呗。”于菲菲的嘴真是没有把门的，千载难逢看出别人有点心事，马上就要表白，意思是说，我才不傻呢。

“我能有什么高兴事？命苦哇，这几天都快累死了。”吴中咧了咧嘴，轻轻松松随口丢下一句套话，“不好意思，一会儿我那里还有个会，我得赶紧回去，哪天我请你吃饭啊。”便急匆匆地跑出门去。

十点过一分，吴经理端肩窝胸，一副疲惫窝囊的样子走进会议室，边走边向大家解释：“唉，抱歉，抱歉，刚才部里来人，又被叫去训了一顿，来晚了。”他习惯性走到椭圆形会议桌最里端自己特定的位置上坐下来，顺手从皮包里掏出黑面笔记本摊开放在手边，谨慎地扫视着并不是太大的会议室。

在桌边显著的位置上，五个销售分部的经理已经全部到齐。大院外面的一部和五部还真连锅端，全部下属员工都来了，其中包括前几天初次见过的范小姐。在家的销售大区经理像老韩他们，也全来了。

嗯，吴中很满意，该来的都来了，不该来的没有来，如陆乘风之流……

“吴经理，我看差不多了，咱们开始吧。”身边的孙纯，不知为何，平素红扑扑的脸膛今天却显得有些灰暗，他表情严肃，用笔头轻轻敲了敲桌面，打住了油腔滑调正与池小茜起腻的王文虎，平日难得见面几个熟人间眉飞色舞的小声私语也应声戛然而止。

“好！”吴中的声音有些沙哑，厚重稳健地开始讲了，“到现在为止，今年时间已经过了有一半了，部门上下都非常辛苦，大家也都非常认真努力，我心里十分感动，在此要谢过各位同事。”

他察觉到了会场上沉闷压抑的气氛，有意提高了声调：“但是——我不幸地告诉大家，我们现在的销售业绩并不理想。我昨天算了算，与去年同期相比还有一些差距，尽管大家可以说出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和困难，比如说，售后服务不及时，产销脱节，产品质量出现瑕疵，代理产品规格型号不全，交货周期延误等等。这些客观原因确实是存在着的，我们也都能理解。

第十四章 享受高潮（2）

“可是我请大家想一想，”吴中的眼睛开始放光了，声音抑扬顿挫，“在强调这些困难的同时，我们扪心自问，现在的销售环境是不是比以前要好很多？市场需求是不是在持续激增呢？我想是的，我们竞争对手的销量增长的幅度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嘛。可为什么偏偏我们却止步不前了呢？要我说，这里面主要是个工作态度问题！”

说到这里，他扭头看了坐在边上的孙纯一眼，只见孙纯头埋得低低的，手上不安地摆弄着那支签字笔，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今天恶人我来做，你怕什么？吴中厌恶地想。

“因此，今天在这里，我首先要感谢在困难面前勇于承担责任，为公司排忧解难的同志，例如老韩师傅！”吴中的声音里透着激动，摆动手臂，很有煽动性，“大家知道，韩师傅是咱们销售部的元老了，一辈子兢兢业业，认真负责，公司年销售额从刚开始的几万，几十万，一直到现在的上亿元，就是依靠他们这种勤勤恳恳的工作态度创造出来的。

“昨天，他又表示，鉴于部门当前面临的这种困难情况，作为一个老员工，责无旁贷，愿意带头签下今年的销售承包合同，而且还主动给自己加了码，提高了5%！韩师傅，我在这里代表公司感谢您！并转达杜总本人对您的谢意！”

吴中说到这里，慢慢站起来，出征一般悲壮严整的样子，伸手示意池小茜。小茜瞪着同样也是一双牛眼正准备着呢，会意地忙从面前厚厚的一摞合同文本最上面掂出了两份，躬身推到吴中面前。

吴中双手捧起两本《销售指标承包合同书》，郑重其事地对窝藏在角落里的老韩说：“韩师傅，请您再次确认一下，如果没有异议，我现在可要签字了。”

老韩满脸窘态，慌忙将手上的烟头扔在地上，伸脚拧灭，晃晃地站起来，好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底气明显不足，远距离向吴中大

声喊：“领导指示签，咱就签呗。”

“好！”相比之下，吴中这一句倒是中气十足，他拧开钢笔，弯腰伏在桌面上，分别在两份合同上一挥而就，龙飞凤舞画上了自己的大名。

“韩师傅，现在该你了。”吴中脸上刚开始那会儿的疲倦一扫而光，现在是精神焕发，激情飞扬溢于言表。

伴着多条椅子腿摩擦地面发出的尖锐刺耳的吱吱声，人们很自然地给挤过来的老韩闪出一条通道。老韩走到吴中和孙纯中间，合同看都没看，只是一把翻到最后一页，瞅准了地方，趴在桌子上，快速地用笔草草划拉了几下。紧接着逃难似的，匆匆转身就要往回跑，吴中眼疾手快，一把拽住老韩一只胳膊，急急地说：“韩师傅，别急呀，拿走一份啊。”

“噢，忘了忘了。”老韩搔了搔头皮，从桌面上抄起一份，顺手卷成个圆筒，这才意识到自己刚刚可能显得有些怯战了。他自我安慰道，我心虚什么？反正是有那张塑料名片和吴中给保着。于是就挺起胸脯，凯旋一般，摇摇晃晃稳步穿过人丛，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韩师傅，行啊你！”边上有人重重地拍了拍他的肩膀，似乎是有些不怀好意地夸他。

“■，胳膊扭不过大腿，反正最后也要签，争取个主动呗。”老韩故意抬高声调，像是半无奈、半得意地嚷嚷。

第十四章 享受高潮（3）

在老韩师傅的带动下，开场时的沉闷气氛已经出现逆转，不少人交头接耳嗡嗡地小声议论着，还夹杂着很大声咳嗽和■■饮水的声音。此时一位坐在前面的，资深中年女销售员声音显得比较突出："请问二位经理，今年的信息费到底还涨不涨？"

"是呀，少给客户信息费客户可不干！""销售指标涨了，这信息费也应该涨点嘛，要不真没法做了。"有人借机壮起胆子，打算发难。

听着这些无理加无耻的混账逻辑，孙纯厌恶地抬起头，逐一打量着那些人，心想，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这些人的眼睛里除了钱，别的都是狗屁！好，这群殴的场面看你吴中怎么收拾?

吴中现在确实有点被干在那里了，这些人此时愚不可及地竟敢在会场上公然跳出来，与其说是自杀，还不如说是在找死！这种场面要是被哪个傻瓜或别有用心的人用手机当场拍摄下来传播出去，明天纪检就得来人！

"唉——大家不要嚷嚷，有什么话一个一个好好说！"吴中的声音在这股骚动的暗流中显得是那么微弱和无奈，他连着喊了好几声，可是反馈回来得却是更加嘈杂的反击。他注意到，已经开始有人不客气地对着老韩指指点点了。老韩四面楚歌却毫不畏惧，脸红脖子粗地正在同时与几方激烈抗辩。

革命群众争取自身权益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触发吴中灵机一动——嗯，何不把原来剧本中的第三场戏提前一幕上演?

吴中脸涨得通红，逐渐转为铁青，他肥厚的手掌使劲啪啪拍打着桌面，厉声断喝："静一静！静一静！有话好好说。"

周围肆无忌惮的喧闹，终于准确无误领受到了这突然降临的双重强烈信号，一下就被压住了。三十几双眼睛齐刷刷转向吴中，场子里顿时静了下来。

“有话好好说说嘛，一个一个地来。”吴中牛眼眯缝着，强装出笑脸，尽量用亲切的语气说，“这么吵，我什么都听不清楚。”他环视全场，最后眼光落在了正翘着二郎腿，满脸不屑表情的王文虎身上，“王文虎，你有什么说的？”吴中似乎很随意地问，可是边上的孙纯却像是被马蜂蛰了一下似的，激灵一下，两眼死死地盯着他。

吴中是老江湖，一般正式场合说话都至少要准备好接下来的两句，他问王文虎有什么说的，其实是要准备向他发难了。

如果王文虎回答，没什么可说的，他接下去就准备要问，既然没什么可说的，那为什么顶着不签合同？借机发难。如果王文虎有话要说，肯定是越说越反动，那还是找死！

除非出现了小概率事件，就是王文虎事先已经得到风声，突然宣布缴械投降，痛心疾首地声明自己决心迷途知返，坚决拥护合同各项条款，意外半途解套。要是这样嘛，今天只能暂且饶过这个名副其实的老油条！但孙纯嘛，对不起，我可就要在杜总面前给你好好美言几句了。

不过一般来说，孙纯是不大可能会为了个行将就木的王文虎而自我牺牲的，政治前途从来都是放在首位的嘛。

第十四章 享受高潮（4）

王文虎看见吴经理貌似关切地第一个就征询自己的意见，心里涌上几分得意。他今天还确实是有备而来，自负地望了望大家，不慌不忙地说："经理让说，那咱就说几句。"说着在桌上摊开笔记本，瞄了一眼上面昨天晚上拟好的发言提纲，操着一口舌头怎么也捋不直的北京土话，又搬出他那套不着边际的絮叨，"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销售一部这段时间完成的主要销售情况，在成套设备方面，实现了合同额1180万元，回款率是57%……"

"你说这些干什么？"吴中打心眼里恶心他这套避重就轻的老把戏，停下了手头上的记录，皱着眉头不耐烦地说："你就说说你对签承包合同的意见，简短点。"

王文虎摇头晃脑刚说了个开头，以他的思路，是先要摆摆成绩，再渲染一番困难，最后才是借机要价。可没成想刚说了几句，就被吴中不客气地当众给掐断了，便有些难堪，窘着脸急急地说："那好，我就简短点。还是那句话，好好干呗，要是能多卖东西，谁不乐意呀？我们绝对是有多大劲就使多大劲，这合同不就是一张纸嘛，该卖不出去还是卖不出去，我看签不签也不大吃紧……"

"王经理，你这是什么态度？！"吴中等待的就是这个时刻，声色俱厉地高声打断他，"我刚才才说完，咱们销售部能有今天的成绩，全是凭着兢兢业业，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你本人身为分部门领导，竟这样推三阻四的，一贯对公司布置的工作消极软抗，怪不得你们今年的业绩下滑得厉害！"

大家没想到吴中忽然一反常态，语调刻薄，口无遮拦地当众斥责王文虎，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便都全神贯注起来，目光在两人之间游移，气氛显得挺紧张。

"我……我……我这也是从实际出发，对工作负责的态度！"王文虎这个蠢材，真没料到接下来的严重后果，结结巴巴本能地还想要抢

白几句，“哪有这么下指标的？不考虑市场变化因素，往下面硬压。”

“市场莫测，难道就你知道？难道老韩就不知道？就你特殊？”吴中连着三个反问，态度十分强硬，目光锐利地射在王文虎脸上，“你这样一味地强调客观因素，推卸责任，还怎么能服众？怕有压力，怕担担子，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吴中停了一下，忽然舒缓了语气，好像很无奈地轻轻叹了口气，很关怀的样子，“我看你这个分部经理暂时就不要干了。”

这个关怀也太刺激了！霎时，哄的一声全场大乱！群众们沸腾了，这才是高潮！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在渴望着高潮，为的就是享受高潮那一瞬间的快感！

在毫无征兆的前提下，当众解除一位分部门经理的职务，这在中天公司历史上还是首发！王文虎懵懵地被定格在座位上，他甚至以为自己听错了，可是耳朵里却实实在在，不断涌进FANS们对自己的厚爱。

“你说什么？”王文虎这家伙现在肯定是已经脑残了，他还要让吴中再亲口确认一次。二次受辱可能就更有跌宕起伏的感受了吧，可要是真的柳暗花明了呢？

“文虎哇，”吴中慈祥的声音带着磁性，“我们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工作总得要继续做下去呀。不过这也是为了你好嘛，压力太大了，对身体不利，适当地休息休息不也是挺好吗？”

“你妈的，让你休息你乐意呀？”王文虎差一点就憋不住要骂出来，但是人毕竟还是不同于禽兽的，适当地还是知道些礼义廉耻的。咱们中国素来就号称是“礼仪之邦”嘛。

第十四章 享受高潮（5）

“吴经理、孙经理，你们这么做公司知道吗？”王文虎总算是恢复了一些理智，明白自己只能直面惨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鲜血了，他故作镇定站起来，脖子梗着，语气强硬咬牙切齿地质问道。

这下他又犯了一个错误，实在是不应该把孙纯这个大炮也捎上。孙纯听着真是别扭，心想，这个不知好歹的东西，急了乱咬！本来我是局外人，你偏要把我往对立面上推，好，今天咱们先不计较，以后再慢慢地品。

“我是部门第一负责人，对工作负全责！”吴中沉稳地坐在座位上，稳如泰山，早已打好的腹稿，说起来很轻松，“会后我会通知公司管理部，报请杜总批准正式下文。”

“好，我等着！”王文虎从牙缝里恶狠狠地挤出一句，合上笔记本，丢进公文包，转身一脚踢开椅子，穿过人丛中自动闪开的一条胡同，很响亮地“咣当”一声摔上门，落荒而逃。

吴中看着王文虎甩背离去的身影，显出一脸的无奈和困惑，似乎是说，太没有风度了吧，就这么走了，连个招呼都不打？其实吴中心里当然有底，组织原则他是绝对知道的，官场潜规则那也是了熟于心。

他其实昨天晚上就与远在西北的另一位经理陆乘风通过电话，向陆乘风通报了他与孙纯共同做出的这个重要决定。陆乘风在电话那头，也是感觉事发突然，不置可否随便支吾了几句。他当然知道，根本没有必要为了一个无关紧要的王文虎再得罪吴中一次，而且一部本是孙纯的势力范围，关自己屁事。总之，官官相护，只要不侵害到自己的切身利益，没有说不同意就是同意！

今天早上，吴中一上班就跑到办公室觐见了杜总，寻求领导撑腰。果然，杜小军听说吴中请命要办王文虎，连深沉都不装了，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给了他尚方宝剑：“吴中啊，不要有太多的顾虑，心

底无私天地宽嘛。只要是对工作有利的，我们就要义无反顾地做下去。当前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创新，要有魄力！文件你现在就写，我当场签，争取下午就发出去。”

接着他又语重心长地进一步从理论上给吴中找到了依据，“我们共产党人是最讲实事求是的，不能与时俱进的人，就是要坚决拿下。只要是从工作角度出发，相信谁都说不出什么来！如果有不明真相的非议，我给你做解释工作。我这里还得借用一下你的名言呀，在斗争中成长！呵呵，出了问题我给你们兜着，不过版权费我可是没钱给你呦——”杜小军不愧是大领导，谈笑间既有高屋建瓴的理论作指引，又有具体的行动指南，顺便还夸奖了吴中，感动得吴中一颗亮闪闪的泪珠儿，险些就要扑簌下来啦。

第二幕现在随着演员的下场而胜利结束，这第三幕现在演起来则要轻松得多了。

吴中再次腾身站起，神情严肃，诚恳地望了望大家，语调激昂地说：“在这里，我还是要再次表一个态，我们的部门经理绝大部分都是称职的，都是同心同德，能主动把本部门的利益同公司利益高度保持一致的。而且王文虎同志也是暂时停职嘛，他今后的发展主要还是取决于他本人工作态度的转变嘛，我还是衷心希望他能够尽快回到领导岗位上来的。”

会场上又恢复了平静，好像刚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般。人们的表情平淡而自然，都在专注地聆听。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好，千万不要太拿自己当个人。

第十四章 享受高潮（6）

“这次搞承包，确实大家都有压力，说句实在话，跟上面签总包的时候，我这心里也是直冒凉气啊，但还是那句话，没有压力还要咱们这些人干什么？是不是大家畅所欲言都谈一谈？”吴中笑着用眼睛询问着在座的各位，最后目光落在了杨虹身上，“杨经理，你是不是谈谈你的想法？”

杨虹在来之前早已做好了准备，今天特地扮上了一套藏青色的职业套装，里面衬着褶皱花领白丝衬衫，大眼睛忽闪忽闪的，愈发显得干练妩媚。还有意安排小范小姐坐在自己身边，放她出来见见世面，顺便自我展示一下。

杨虹习惯性地嘬了嘬红艳艳的小嘴，正襟危坐，先开始“嗯”了几声。这即兴发言对她确实有压力，每到这时多少都有点紧张。她尽量显出老道的样子，放慢声音说：“吴经理，您刚才的意思我们大家都明白啦，怎么说呢……唉，反正就是一句话吧，您说怎么办，我们五部绝对没有二话。您说这合同怎么签，我就舍命陪君子。现在合同拟好了吗？我这就跟你们签！”

乖觉的小茜一听见杨虹这个豪言，立刻翻出来昨天晚上加班赶出来的五部合同文本，站起来，越过几个人，来到杨虹身边，将合同翻开推到她面前，看着她工工整整地在乙方位置上签字。

挨着杨虹，小茜隐约嗅到一股幽兰般的芬芳，她从侧后居高临下俯视着杨虹乌黑油亮的秀发，白皙细腻的脖颈，不禁有点自惭形秽起来。靠，这个半老徐娘是怎么保养的，韵味十足，真是天生尤物啊，自己可比不了。

杨虹签完字，将合同合起递到小茜手里，仰头对她微微一笑，还就势伸手轻轻拍了拍小茜翘翘的小屁股，吴音侬语软软地说：“谢谢小茜妹妹啊，真是越来越水灵了。”

不知为何，小茜竟然绯红了脸，快速收起薄薄的一卷纸，扭身跑开了。

吴中见杨虹信守承诺，圆满完成了任务，心里才彻底舒了一口气。

忽然他像想起了什么，孩子气般的亮着嗓子惊叫起来："呦，呦，呦，我说这肚子怎么咕咕的，都快下班了，大家散会吧，对不起啊，耽误大家吃饭了。下午各人都到池小茜那里，把合同领回去，如果没有异议就赶快签了吧。"

嘿嘿！看这回谁还敢再有异议？！

这时间控制得刚刚好，如果再接着开下去，拖沓冗长不说，更重要的是恐生事端。至此，他才可以自豪地说，这次的斗争胜利结束。

吴中这次的连环计，不仅在最后期限前胜利完成了部委与公司两级布置的"年度销售承包合同"分解签订任务，而且还进一步分化瓦解了敌人有生力量，团结了一大批可以团结的同志，借机除奸惩恶，可谓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双丰收，干得确实漂亮！

分析这个案例，应该可以写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MBA教程。

首先，吴中采用抓大放小的策略，买一个、激一个、杀一个三管齐下，纲举目张，以点带面，可谓老谋深算，招招致命。二是，紧紧依靠领导的支持，想领导之所想，急领导之所急，没有领导的大力支持指导，我们的工作势必寸步难行。三是，不厌其烦，进行耐心细致周到的思想政治工作，抓住要害，实事求是地处理问题，因材施教。这是与他平时在工作中勤于观察、善于思索密不可分的。四是，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寻求各方面的支持。这第五点嘛，嘿嘿，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充分发挥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坚持"双赢"方针，共同富裕。

第十四章 享受高潮（7）

当天晚上，吴中向家里的女掌柜请了假，说有客户过来，无奈要去郊区“四陪”。其实一下班饭也没心思吃，便猴急地冲进了他给池小茜租住的单元房中。

人逢喜事，吴中意气勃发，斗志昂扬，小茜则是风情万种百依百顺，毫无保留地犒劳这位凯旋而归的大将军。吴中聆听着身下小茜银牙紧咬，犹如痛苦万状般发出的低沉哀嚎，享受着一波又一波的强烈快感，势不可挡乘胜追击。可怜细皮嫩肉娇小玲珑一个妙人，被杀得三进三出，直弄得拧头蹙眉，香汗淋漓。

作为职场新人，小茜当然不能放弃这个身体力行向领导讨教的机会，利用中场休息间隙，断断续续地提出了旁观整个事件至今弄不明白的几个问题，吴中当然是倾心解答啦，但还是忘记了跟老韩谈分成的一段。

吴中每介绍一段，小茜都及时地睁圆鼓嘟嘟的牛眼，红潮未褪的小脸现出惊诧的样子，乖巧地连声叫道：“呀！原来是这么回事呀，领导你真是太了不起了。”

终于，夜半时分，领导已是超极限发挥，志得意满抚弄着吹弹可破的娇躯，渐渐不支。不要叫我领导，叫我大侠！他飘飘然模模糊糊地感觉到自己仿佛置身于山峰极顶，面向滚滚云海，一览群山，展臂疾呼……

“不过，里面好像有一个问题。”小茜侧身向着吴中，藕段似白腻的半截胳膊枕在吴中脑袋下面，悠悠的仿佛在自言自语，“如果有哪一天，他们几个人互通了消息，将整个过程串连一下，岂不是就全明白了？他们要是忽然发现自己像傻子一样被人给耍了，是不是有点危险？”

吴中耳朵里钻进这轻声的呢喃，心里猛地一震，眼睛登时突地睁开了，刚才意境中的云海苍山顷刻间就消失了。细看眼前，幽幽的淫

靡微光下，只有两座肉山而已。他眼缝里射出两道寒光，刺得小茜一哆嗦。

“妈的，女孩已经长成女人了。”小茜的话点醒了他，他看着这个亲传弟子，心里不觉有些惶惶起来，“看来以后要留心防着这个小美人一点了。”

有一个古典词牌名叫做“聪明误”，连吴中自己也说不清楚，自己玩的这些，到底算是小聪明还是大智慧，其实拿别人当傻子是十分危险的事情啊。

吴中隐约记起，陆乘风一次在酒桌上曾经说起过类似的话题。大概意思是，其实我们工作环境中的每个人智商都相差无几，经科学测算，大约都是在120±20这个区间段内上下浮动。今天你要是玩了别人，即便他当时反应不过来，可是日后一旦惊觉，感觉尊严受到了摧残，势必幡然悔悟，继而激发出强烈的报复心理。

陆乘风还进一步说，拿别人当脑残，大约同时复合有以下几种行为：一为骗，二为谋私，三是不诚实，四是缺心眼。可惜时下很多人都分不清玩人和谋略的界限，沦为小人一族，实在是可悲，可叹！因此有人说，拿别人当傻子的人往往自己才是超级傻子。

陆乘风当时说这番话的时候，正值酒过三巡，桌上微酣的一圈人包括自己都没有太在意。现在经小茜一提醒，吴中马上联想到，他当时可能就是有所指的，要真是这样岂不是很不好玩？这个人必须除掉，可别想拿我当傻子！

第十五章 逗你玩的小把戏（1）

第十五章 逗你玩的小把戏

经过夜以继日连续几天的疲于奔命，那条瘫痪的生产线终于可以跛脚运动起来了，对敌斗争的初步胜利使厂方非常高兴，于是把握住这刚可喘息的有利时机，得寸进尺，责令陆乘风今天就要将他的技术秘密彻底坦白交代！

8：20，刚过上班时间，陆乘风将自己拾掇得意气风发，上身穿一件土黄色羊皮夹克衫，下身牛仔裤，拎着笔记本电脑包，走出了酒店大门。他随手叫过来一辆人力三轮，颠簸着很快就到了公司技术服务中心大门口。

这个盘踞在山坳里的工业巨擘，看似豪强，其实非常寂寞。从大的方面说，鳏寡孤独就这么一个单位，因此在一大片区域内根本就没有正经的出租车。除了骑自行车外，人们最常用的出行手段就是打人力三轮，起价3块，至多5块，保准能带你钻到巨擘的各个角落。

陆乘风长期奔波在外，由己知彼，自有一套外出公干的法则。在国企，早晨上班伊始，一般都是打水、扫地、浇花、看报，或是同事之间张家长，李家短闲扯上几句，滋润够了才能有闲心干活。去得太早了，插个外人进来，难免让主人家扫兴，所以除特殊情况外，最好过了上班时间半小时左右，再登门拜访。

穿的服装也很重要，除非是正经的商务谈判，一般他都不穿正装，而是穿质地上乘的IT装，再加上一块高级手表。这样既容易拉近与对方的距离，又表现出了东家的档次，也可顺便把自己与街头上扎着领带、发小广告的打工仔区分开来。陆乘风今天选择穿上休闲类的服装，也是这个道理。

陆乘风熟门熟路，按通知，来到位于大楼三层的会议室，推开门一看，竟有些愣住了。

只见屋子中央硕大的椭圆形会议桌周围，分几层，男男女女乱糟糟的已经坐了有几十号人，正高谈阔论，喧嚣扑面。

大家一看见陆乘风，都不约而同静下声音，眼光齐刷刷地聚拢了过来。

人群正中间，一位瘦小枯干，面色红润的老爷子，一看就是个大领导，颤巍巍首先站了起来，派头十足前走了两步，伸出一只手稳稳地站着，等待接见陆乘风。

陆乘风一见此人，赶紧放下电脑包，疾步上前伸出双手，恭恭敬敬抓住老爷子的手，一边轻轻摇晃，一边不安地说："姜老总，怎么敢惊动了您的大驾？我来迟了，真是罪过！"

这个姜总，是总公司最顶尖的几个高层领导之一，官位是掌管技术的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按辈分来说，是张军风顶头上司的顶头上司，以前跟陆乘风可没少打交道，也算是领导兼长辈。

这个老爷子，仗着有些真才实学，又喝过洋墨水，待人刻薄，御下严格，是属于"待人严，律己宽"那么一类难打交道的狠角色。不过惺惺相惜，对"二疯"之流倒是颇为欣赏，尤其是顿悟了以后的张军风，摸准了老爷子的脾气，带着燕儿这个花容月貌的助手，各司其职，荤的素的全可着老头的心往上供着，就恨不得跪下认干爹了，哄得老爷子五迷三道的，几乎成了他们的玩偶。

第十五章 逗你玩的小把戏（2）

“陆经理，真难请呀，”姜总脱出手，上来就黑着老脸，露出被烟熏得焦黄的满口碎牙，倚老卖老开始教训他，“这么长时间也不来，设备出了问题也不管，我可又要批评你呦。”他顿了一顿，严肃地说：“你们的钱还想要不想要？”

“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是我们工作没做好。”陆乘风当然不能当众说明自己这个“反动技术权威”内外交困的现实窘境，只能诚心诚意低着头连声谢罪。

“我上次还跟军风说，你们要是派人，就派管用的人来，解决不了问题的人来多少趟也不管用，白白耽误我们的时间。”老爷子这种居高临下的口气，从一个侧面表明问题其实已经很严重了，“你这次终于肯来了，从这一点上，我看你们解决问题还是有诚意的嘛，但是，丑话说在前头，解决不了问题你就不要走了。”

中天公司干得这叫什么事呀。卖出去的设备出现问题却不管不顾，仍然专注于推进内部整顿，而对方呢，也是无可奈何，瞪眼干着急。唉，这也就是双方都是国企呀！陆乘风想到这些，底气确实不足，把一向推崇的“不卑不亢”对外交道原则索性扔到了边上，对姜总赔着笑脸：“是，是，老总教诲得是。这次如果再解决不了问题，您就下令把我关起来。”

“好，态度还是蛮不错的嘛，但是光有态度还远远不够！”姜总不管怎么说，一直以来对陆乘风还是蛮欣赏的，又看在他认罪态度较好的份上，不满情绪有所缓解。他指了指会场，严肃地接着说：“跟大家好好交流交流，一定要做到有问必答听见没？不能保守！要是保守我真的要派人把你关起来了。”说罢环视着人群，威严地叫道：“燕儿——”

“来了，来了……”燕儿一副小女生般乖巧的模样，顺眉耷眼从人丛后面快步挤上前来，垂手站在姜总身边。

老爷子看见燕儿，满脸都是慈祥和蔼的笑模样，指了指陆乘风：“燕儿，你们以前很熟吧？”燕儿微微愣了一下，偷眼看了看周围，赶忙胡乱地闪烁着点点头。“军风不在，你就主持吧，一定要把这个会搞出效果来，他要是敢不听话，就直接告诉我！”

陆乘风心里暗暗吃惊，原来今天老爷子是特地屈尊来会自己的呀，为的就是叮嘱这几句话！而且还有意点了他和燕儿的关系，看来这次是势必要拿出些真东西才能过关了。

送走了姜总，几个职工七手八脚帮着陆乘风将笔记本电脑连上投影仪，陆乘风试了几张图片之后，用目光询视了一下与他对峙而坐的燕儿，只见燕儿微微点了点头，彻底坦白就算可以开始了。

有实力才能有魅力。“我叫陆乘风，原来就是这套系统的主任设计师。”陆乘风洪亮高亢、充满自信的声音震得全场顷刻间鸦雀无声。“这套系统其实也不是我们的首创，设计思路最初是来源于IBM的一套类似产品，系统及其各部模块原理框图是这样的……”

随着键盘的轻敲，雪白的墙壁上出现了一幅幅详细的技术图纸，各个模块间的接口关系，甚至接线配置都显示得一清二楚……陆乘风一一针对每一个重点部位做着尽可能详细的介绍。这些东西以前大都从未出过公司，而且只有陆乘风电脑里的才最完整。

会场里安静极了，除了一个人，大家都在全神贯注地听课，刷刷点点做着记录，这个人就是燕儿。

第十五章 逗你玩的小把戏（3）

燕儿刚开始还故作姿态，只是不时用眼角瞟他两下。可是后来就发现陆乘风此时心无旁念，便索性壮起胆子，一双凤眼眯眯着，仔细打量起这个曾经让她悲喜不已的男人来。

人近中年的陆乘风，持重老道，举手投足间散发着从容、练达的男性魅力。又一次聆听他思路清晰推断缜密地侃侃而谈，想起飞儿昨天电话里那句关键话："这种成品你要是再不争取，可很快就有人下手了。"一种久违的欣赏感、享受感又悄然充斥着她的心房。她咬着嘴唇，暗恨自己没出息，曾经多少次下过决心，再也不要理他，再也不要想他，可是事到临头，还是控制不住地心旷神怡，不能自持。

最诚挚热烈的掌声把这位逃课女生重新带回到了现实，她敏锐地扫视了一下全场，看到同学们脸上兴奋满足的表情，暗自替陆乘风松了一口气。最后与他略显疲惫的眼神相对接，目光里掠过一丝久违的晶亮。

陆乘风一边忙不迭地收拾东西，一边匆匆给大家答疑。

燕儿站起身对陆乘风说："陆经理，看来还是没有完全讲明白呀，能不能辛苦一下，再安排一次？"

"嘿嘿，"陆乘风干笑了两声，咧了咧嘴，有些为难地说："最核心的也就这么多东西了，再讲下去恐怕就要给具体的控制程序了。"

"反正程序也是你编的，给就给呗。"燕儿脸上一副幸灾乐祸的表情，说得倒轻松。

"好嘛，要是这样，你们这里即使不把我关起来，回去也得让公司把我给活剥了。"陆乘风拉上电脑包拉链，笑嘻嘻地望着她。

陆乘风站在一旁，静候燕儿最后走出会议室。"我们坐一会好吗？"他小心翼翼地建议。

"嗯……"燕儿迷离般望着陆乘风，机械地点点头。

“我们去哪里呀？”陆乘风看见她魂不守舍的样子，伸手很自然握住了她一只手腕，使劲攥了两下，燕儿受到男人的侵犯，本能地一抖手，同时也惊醒过来。

“对不起，我走神了。”燕儿不好意思地嫣然一笑，“你说什么？”

“我们去哪儿坐一坐吧。”陆乘风大声把话又重复了一遍。

燕儿低头想了一下，很快地说，“就去我办公室吧。”

燕儿打开自己办公室的门，弯腰伸手比画了一个“请”的样子，笑着说：“请吧，可别嫌里边乱呀。”

陆乘风走进去，首先就嗅到一股月季花儿散出的淡淡芳香。他习惯性地往屋内扫视了一圈，发现燕儿不大的办公室，正如她自己所说的，可真够乱的。

屋内一侧靠墙，面对头放着两张实木制成的老式两头沉办公桌。一张上放着一台电脑，另一张上，杂乱无章地堆了一层书籍、报告，中间还散扔着几个花花绿绿的零食包装袋。靠墙是一套皮沙发，上面胡乱团着她那套橘红色工作服，沙发前面的茶几上有几个纸杯子，里面黑乎乎浮了一层茶锈。立在墙角的文件柜里，各种图纸资料见缝插针塞得满满的，簇拥着一张她们姐儿俩的水晶照，里面如花似玉两个丽人天真无邪，嘻嘻哈哈搂抱在一起。

第十五章 逗你玩的小把戏（4）

在屋子最里面窗根下，一张小小的单人床倒是齐整洁净，一床小花被叠得见楞见角的。窗台上，两盆月季花，沐浴着正午的阳光，开得绚烂炽烈。

陆乘风知道，这张单人床是燕儿值夜班时睡的。按照公司规定，部门以上的领导每晚都要在办公室轮流值班，就是家住在隔壁，轮值当晚也得睡在办公室里守着。

这杂乱的办公室跟陆乘风记忆中她素雅整洁的闺房，真有天壤之别。这其实已经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燕儿这一段时间工作的繁忙焦虑程度，与她们整个公司的管理水平。

燕儿侧眼瞥见陆乘风若有所思，站在门口逡巡不前，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她很清楚，多年所从事的专业技术职业，造就了陆乘风严谨规范、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无论是对人对己，有时候甚至近乎于刻板和教条。

陆乘风坐到燕儿匆忙收拾干净的沙发上，随手从夹克衫口袋里掏出烟盒来，抽出一支，忽然停下，仍然心有余悸地用请示的口吻问："可以吗？"

"抽吧，抽吧。"燕儿爽快地答道，顽皮地"咯咯"笑了起来。她弯腰从茶几下层竟然划拉出一个空的白瓷烟缸："还记仇呢？你可一点都没变。"

"不敢，不敢，遵守规定嘛。"陆乘风郑重其事地说着，随手把电脑包靠在沙发扶手上，站起身来，从裤兜里掏打火机。

"我把包给你搁桌上吧，别掉下来。"燕儿隔着茶几探过身子，黑亮的长发从肩头滑下来一甩一甩的，伸手就要抓电脑包。

"不用，不用！"陆乘风急忙双手并举，连连摆动，很客气地笑笑说。

“呦——”燕儿敏锐地感到了陆乘风的警觉，刷地甩下手，凤眼圆睁，居高临下望着他，不满地说，“这么紧张，怕是我偷了你的宝贝程序不成？”

“不是，不是。”陆乘风给她说到了点子上，笑容霎时变成了尴尬，忸怩着矢口否认，“千万别误会，我就是不好意思麻烦你。”

“哼，”燕儿听他虚伪的回答，真的有些生气了，一屁股就坐回到他对面的椅子上，双手抱在胸前，撇着嘴角说：“就你？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都想要防着别人一手。”

陆乘风心头又被燕儿重重地揪了一把，火辣辣地疼，气急败坏地辩驳：“冤枉好人嘛，说我怕你偷程序？笑话！计算机有密码，你开得了吗？”

燕儿听了，晃头浅笑，还轻蔑地从鼻孔里“哼”了一声，“乘风，少跟我玩这一套，如果我没有猜错，密码就是你自己的那个通用密码，咱们要不要当场试试？”

没想到，这句话倒把他猛然间点醒了，燕儿是谁？跟别人不一样，是自己的亲人呀！

“对不起，燕儿，是我自己糊涂了。”陆乘风坦诚地看着燕儿，语调凝重，“你说得没错，其实，刚才你一提出来要帮我放电脑，我第一感觉就是要提防。可我不信你还能信谁呢？我得承认，我把自己给弄丢了。”陆乘风将烟头在烟灰缸边沿上慢慢旋转着，声音沙哑着说：“这几年，我经历的事情太多了。在我周围，看不到真情，盼不来关爱，只剩下官场、商场上你死我活的利益冲突和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我不敢随意说话，怕被别人断章取义地加以引用，我再不敢与周围人谈天说地，怕成为被整治时的材料，我在酒桌上也不再豪饮，怕酒后失言。我只能梦想活在那个曾经意气风发、挥洒自如的意境里，可是每每醒来都发现，那个意境其实已是荡然无存。”

第十五章 逗你玩的小把戏（5）

“所以你就很痛苦，又来找我，想我帮你找回失落的意境？”燕儿语调悲凄，声音冷冰冰的。

陆乘风全然没有在意燕儿此时情绪已悄然发生剧变，木然点了点头。

“哼！哼！”燕儿突然厉声冷笑起来，脸色惨白，把陆乘风吓了一跳。“可是你想到过我的痛苦吗？”

燕儿看着眼前这个让她撕心裂肺的男人，百感交集。多年的愤懑再也抑制不住，狂涌出来：“你说你的境界是被别人打破了，可是我的境界又是被谁打破的？”她说着，两眼已经实实在在涌出了一泓泪水，嘴角不住地抽动，“是你这个自我标榜诚实守信、道貌岸然的流氓！”

意料中的暴风骤雨终于开始了，风雨过后，会有彩虹吗？

“当初，是你为了什么事业，让我偷偷摸摸做你的情妇，我忍了。又是你，答应跟林爽离婚，让我等着，我也同意了。还是你，说等工程完了就调过来陪我在一起，我又信以为真了。可是你……你……”燕儿声音哽咽，气得浑身发抖，胸脯剧烈起伏着，大口大口喘着粗气。她仰起脖子，极速灌了两口水，长发有几绺随即飘到了脸上，被夺眶而出的泪水黏糊糊地粘在眼睛周围，女鬼般面目狰狞。

“你知道这些年我是怎么过来的吗？”她叹了一口气，嗓音越来越低沉，越来越凄厉，“像傻子一样被亲人耻笑，被同事指点，被自己憎恶，无奈才孤零零一个人跑到这里。在麻木中工作，在绝望中生存。失去了倚靠的女人，失去了希望的女人，我觉得天空中老是灰蒙蒙的。我不敢回忆，因为回忆的结尾全是痛。”

陆乘风自知罪孽深重，梨花带雨的软刀子，割得他身心俱裂。他缓缓站起身来，从牛仔裤口袋里抽出一张纸巾，塞在她躁动的手上，颤巍巍地说：“对不起，全是我的罪过害了你，全是我的错！”

燕儿挺直了腰杆，看也没看陆乘风，用纸巾沾拭着脸上一道道的泪水，吸着鼻子说：“我不哭，我早就下定决心再也不哭了。为你这种混蛋流泪，才是我最大的错。”说着，抑制不住，眼泪又簌簌地涌了出来。“他们都叫我是女强人，可我自己清楚我是个什么东西，就是个弃妇！我就想做一个小女人，一个依偎在丈夫身边无忧无虑的小女人。我是没办法呀，就这一个小小的要求你也不满足我呀。”燕儿情绪彻底失控了，斜靠在椅背上，浑身瘫软得如同面条一般，面如梨花。

陆乘风试探着将手搭在她的肩膀上，试图安抚她的颤动。蓦地，近距离观察，不想燕儿的眼角竟然也有了几道浅浅的鱼尾纹。是呀，他们都已不再年轻，再也经不起感情狂涛的冲击了，他们这是玩什么呢？

“啊——”燕儿长长吁出一口气，呆呆地瞧着窗外，向身后慢慢摆了摆手，淡淡地说，“你走吧，我好累，要独自待会儿，再说让别人看见不好。”

陆乘风听到逐客令，心情更加沉重。不过现在暂时的逃避，对他们两个人可能都要更好一些。他看了一眼放在不远处办公桌上的电脑包，转身开门，将门把手拧到反锁的位置，“咣当”一声带上门出去了。

燕儿听见陆乘风由近及远的脚步声，伏下头，抑制不住又独自低声呜咽起来。

第十五章 逗你玩的小把戏（6）

陆乘风直接回到酒店房间里，拔了电话线，关上手机，翻身倒在床上，闷头就睡过去了。他这一觉睡得很不好，梦境中又出现了那两个女鬼要分割他的恐怖场面。

陆乘风醒来时已经是华灯初上了。他揉了揉刺痛的太阳穴，打开手机，意料之中的“滴，滴，滴”，几条短信就冒了上来。

一条是他老婆林爽发来的，意思是说，离家几天了，连个信都没有，是不是好久没有出去疯了，把家里都扔给她，这回可玩痛快了吧。接下来又是那几句老一套的抱怨，陆乘风看都懒得看完，直接就删掉了。

另一条是张军风发过来的，说据他了解的情况，现在公司这边财务上有钱，让他不要着急。

等陆乘风看到后面几条短信，不觉精神立刻紧张起来。原来都是从同一个陌生的手机号码发过来的，说设备又出问题了，让他务必抓紧赶过去，而且两个小时内连发了三遍。

陆乘风慌慌张张赶紧洗了一把脸，小跑着下了楼，匆匆向厂区奔去。

当陆乘风急火火冲进车间时，才发觉身上似乎少了点什么，略微盘点了一下，立即发现是少了电脑这个重装备。想想原来是中午让燕儿给缴了械。没了武器，陆乘风顿时感到底气不足。他走进主控室，发现里面竟空无一人。

陆乘风不知到底出了什么事，心里惴惴不安的，可是还没办法，只好拉了把椅子，忍着咕咕乱叫的肚子，坐下来干等。过了足有半个小时的工夫，才有几个人陆陆续续走进来，陆乘风已是熟悉了其中几位，但其中没有燕儿。

“咦，陆经理，你这么早就来了，吃饭了吗？”瓦刀脸打着饱嗝，很尊敬地向他打招呼，嗝里带出一股浓烈的大蒜味，熏得陆乘风微微

皱了皱眉头。

“啊，我已经吃完了。”陆乘风总是尽量不在外人，尤其是在客户面前表现出被动。

“吃得这么早呀？这几天够您累的，晚上好好休息一下吧，没事就别过来了。”另一个也是穿着橘色工作服的中年男子，放下手里的工具包，热情地与他打招呼，陆乘风记得他姓刘。

刘工这句话着实让陆乘风摸不着头脑，他疑惑地问：“你们的设备不是又出问题了吗？”

“唉，今天下午我们全在办公室分组讨论，车间没人。除了昨天刚恢复上的那部分还没有试，其他都是好好的，能有什么问题？”刘工挺惊讶，同样不解地反问陆乘风。

“那是谁给我发的短信，说是设备出问题了，让我赶紧赶过来？”陆乘风感觉很蹊跷，无风不起浪，难道会有人故意骗他？

“怎么有这事？”瓦刀脸在旁边听见了，放下手里的电烙铁，好事地凑过来。

陆乘风低头想了想，觉得还是要把事情当着大家的面清理干净，否则自己就有可能陷入被动。于是也顾不得许多，掏出手机，找出那三条短信，递到他们二人手上，“看，就是这个号码发过来的，上面写得明明白白，好像当时还很急迫的样子。”

二人脑袋凑到了手机前面一看，确实是如陆乘风所说的，是“鸡毛信”。

对着那个手机号不错眼珠冥思苦想了几分钟，瓦刀脸敏感地掏出自己的手机，在通讯录里查了几下，很快就对陆乘风点点头，肯定地说：“这个号码确实是我们这里人的。”

说着便把自己的手机与陆乘风的手机并在一起。陆乘风顾不得他的蒜香逼人，忙凑过头去，果然显示的两个号码完全吻合！

第十五章 逗你玩的小把戏（7）

陆乘风瞧着那部手机上显示的机主姓名，心里暗暗记下了。两位师傅的真诚出手相助，使陆乘风深受感动，既然自己已经主动送上门来了，出于报答，也要舍命陪君子呀。况且现在自己似乎已经反客为主了，看得出来，只要有自己在场，就算是在一旁干坐着，也能提升大伙的士气。

于是这个“疯子”也不管中午、晚上两顿没吃饭了。穿上临时发给他的工作服，吆五喝六，就又与大家一起干起来。这一干就又是到了深夜。但是笔记本电脑没在身边，他心里总像是蒙了一层阴影。

第二天，已经过了下班时间。陆乘风有意尾随在那个新毕业生模样的小孩身后，走进更衣室。见小孩打开了更衣柜，陆乘风便适时靠近他，像很随意地问：“今天怎么没有见到你们燕工？”

小孩翻着眼皮不解地看了看他，似乎有点嫌他多事，冷冷地说：“我们领导今天请假了，说是发烧了。”

陆乘风听了，心里既是怜惜，又是内疚，黯然想到，不想昨天一场感情波澜，竟然对燕儿冲击这么大！可他自己何尝又不是肝肠寸断呢？原来，事到临头他们竟都是这般脆弱。对付燕儿这种心高气傲的极品，先从心理上把她击垮，这就成功了一半！

陆乘风想到这里，不禁斗志昂扬。他瞅瞅四下无人，便乐呵呵地诚恳向小孩道歉，“昨天正好我的手机没电了，所以你发的短信，没能收到，请原谅。”说到这里，他有意顿了一顿，盯着小孩稚嫩的脸庞，加重了语气，“今天看见你问题已经解决了，没能帮上什么忙，真是不好意思。”

骤然，小孩浑身一抖，一条腿还伸在裤管里，金鸡独立就悬停在了半空。僵了几秒钟，终于支持不住，向前蹦了几下，转身就倒在木板长条椅上，抬头看着陆乘风，紧张得五官都要揪到一起去了。

其实他今天早上一上班就打听到了，实际上，陆乘风昨天晚上在车间干到很晚，并不是像他刚才自己所说的那样子。这显然不是记忆力出现了偏差，而是另有深意在里面！

年轻人的反应就是快，惶恐的神情几乎是一闪即逝，他低下头，继续穿裤子，“本来设备是出了点问题，发短信想请您过来，但您一直没来，后来我就自己试着弄好了。”

陆乘风心想，这家伙终究还是嫩了点，既然承认短信是你发的，这第一招你就输了。

“是吧？年轻人敢想敢干，真是后生可畏哦。”陆乘风慈眉笑眼，很欣赏地看着这位江湖少侠，“现在麻烦你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说着，他从兜里掏出了一块黑乎乎的集成电路芯片，不紧不慢送到小孩眼前。

小孩的脸一下就定格了，盯着芯片，眼白里就生出了几条血丝，突然他伸出手，就要抢陆乘风掌中的芯片。可是，没想到陆乘风手更快，迅速攥成拳头，握紧芯片，带着风声更快地缩了回去。小孩抬起头，正与陆乘风坏笑着的目光碰在一起。

小孩眼神闪烁，生硬地说：“陆经理，您这是什么意思？我一点都不明白。”

这个职场新兵蛋子，生生装出来的无辜，其实很难掩饰他底气的不足。陆乘风挺满意，不由“嘿，嘿！”干笑了两声，和颜悦色地问：“这个芯片是可编程存贮器吧？”

小孩神情沮丧，胡乱地点了点头。

第十五章 逗你玩的小把戏（8）

“可是，这个片子不是我们公司的芯片，怎么昨天插在设备主控制板上了？”陆乘风手指把玩着芯片，慢悠悠地追问。

“那，那我怎么知道！”小孩噘着嘴，眼角偷偷观察着陆乘风，似乎是很委屈的样子。

“哼哼，你自己心里清楚！昨天下午你给我连发三条短信，其实是不打自招！”陆乘风忽然声色俱厉，恶狠狠地说。

“你到底说的是什么呀？我一点都不明白，随你怎么说，反正不是我。”小孩的态度逐渐强硬起来，撇开陆乘风，自顾自穿戴利索，从长条椅上站了起来。突然他转过身，贴近陆乘风，眼球突出，死盯着他，下垂的右手同时攥紧了拳头，已是做好了放手一搏的准备。

没想到陆乘风看着他这个决战的样子，竟“呵呵”地乐了：“好，有种！打死也不说是不是？”他确实还挺欣赏这孩子血气方刚、负隅顽抗的勇气。

他原地踱了几步，眼睛看着脚尖，神态自若地说：“要在学校老师没有教过你，那现在我就免费给你补上一课：在每个可编程芯片里都记录着程序的写入时间和设备号，而且是一一对应的，你没想到吧。”可恶的是，他随后竟然还换上了一种商量的口吻，友善地说，“要不要咱们一起到保卫处去，把监控录像调出来，看看某时某刻你的倩影是不是流连在实验室里？要是没有，正好可以证明你守身如玉，我认栽，呵呵，你看怎么样？”

小孩这下绝对是彻底蒙了，顿时目光呆滞，浑身乏力慢慢蹲下身去，双手抱头，半晌不吭气。

“还是不承认？”陆乘风不愧是不依不饶，笑眯眯歪着脑袋，似乎是在欣赏自己的战果，很关爱地说：“我再告诉你，这件事要是捅出去，如果不出意外，至少你现在的饭碗应该是保不住了。要是再给你

按上些经济损失之类的罪名，没准你还能找个好地方吃饭呢。几年之内温饱不愁，别怕！”

小孩给陆乘风这么一指点，才慢慢抬起头来，可眼眶里却是饱含泪水，晶亮欲滴。

陆乘风很惋惜地咂吧了两下嘴，显然对自己的恐吓很满意，不紧不慢掏出烟点上，有滋有味地深吸了一口，笑眯眯地看着他。

既然刀把子已经握在自己手上，引而不发才是最大的威胁。

没想到好玩的还在后面，小孩见简易的表达方式并不能感化对方的狼心狗肺，无奈抬手擦了擦脸上无用的道具，毅然决然，双腿一弯，慢慢地竟给他跪下了！

看见目的已经达到了，陆乘风转念想到，杀人不过头点地，自己如果真的给他向上一捅，凭张军风那个坏种，没准真能把他给送进去，这孩子一生岂不就全毁了！他毕竟还很年轻呀，如果能知错改错，应该有权利得到谅解。

陆乘风甩手扔掉烟头，低声喝斥他：“你给我站起来！小小年纪不学好，竟敢跟我玩这一套。我见过的多了，有点新鲜的没有？”看着孩子迟迟疑疑站起来，陆乘风背着手，很惋惜地摇摇头说：“做人做事要堂堂正正的，瞧你刚才那个样子，哪像个男子汉！”

陆乘风说完，叹了一口气，把芯片揣进自己兜里，头也不回地走了。

晚饭时，陆乘风手机上冒出来一条短信，他调出来一看，见又是一个陌生的号码。内容是一条失物招领：“本姑娘捡到白色ASUS品牌笔记本电脑一台，望失主明天到车间认领。”下面没有署名。

陆乘风一看，心花怒放，立刻把手机号码存在通讯录“家人”一档名下，乐呵呵地想，嘿嘿，还自称是姑娘，真会给自己脸上贴金。她到底有没有发烧？竟然还有心思揶揄他。

第十六章 子夜来电（1）

第十六章 子夜来电

吴中正在沉睡间，放在枕头边上的手机突然响了。振铃时发出的幽明绿光鬼火一般，在小茜沉静温馨的闺房中■人地闪烁。一听见工作手机那熟悉的铃声，吴中反射地激灵一下就清醒了……

吴中和陆乘风他们一样，都是同时拥有两个不同手机号码的。一个是名片上印着的工作手机号，另一个是私藏的生活手机号。这样到了下班时间，就可以根据当晚的环境需要灵活选择信息接口。

比如说，晚上要是在外有儿童不宜的活动，就关闭生活手机，以防止家人骚扰。赶巧偶尔老老实实在家里待着，就关闭工作手机，熟人要是找，打家里座机就行了，正好可以在领导的领导面前表现出日理万机的样子。此外，也是防止晚上有哪个不知行规的小姐偶尔寂寞打过来拉生意。

吴中仰靠着床头半坐起来，一把抓过手机，有些诧异地看见，屏幕上显示的竟然是一个外地的陌生电话号码。他第一反应认为肯定是哪个大侠半夜里喝多打错了，心内顿时就释然了，果断地按断手机，掀开半边被子，身体下滑，重又平躺在床上，可还没等他合上被子，手机又再次顽强地唱了起来。

这个醉鬼还挺执著，吴中心里悻悻地哂笑。根据以往的教训，如果再不接，那边可能还要晕乎乎地继续狂爆骚扰下去，直到他们双方中有一个疯掉为止。

吴中无奈，一只手攥紧手机，堵住那个不断可怜呜咽着的喇叭孔，腾身下地，跑进卫生间。他坐在马桶盖上，再次端详了一遍那个陌生的电话号码，才按下接听键，等着对方说话……

吴中的经验是，遇到不明号码打过来的电话，即便接听，也一定要等待对方先发言。这样既可以避免首先暴露自己的身份，又可以先探探对方的虚实，这年头骗子那可是太多啦。

没想到，那边陌生的声音显得很焦急，而且第一句就准确地叫出了他的官号：“喂，是吴经理吗？”吴中一愣，略微犹豫了片刻，低低的声音简短回答：“是，什么事？”

“吴经理，不好了，不好了。哎呀，这，这个老韩出事了！”锁定了他的身份，对方浓重的东北口音一下就变得跟报丧似的，听起来语无伦次。

老韩是今天早上才从大北窑坐长途大巴，去东北参加那个非同小可的招标会的，可这到了晚上，应该是刚到才几个小时，怎么就出事了？吴中被凶信刺得心脏忽悠一下险些蹦出来，登时感到电话沉甸甸的，手心里全是汗！

这次招标可是当前销售工作的重中之重，因为招标方不仅是他们在东北的一个老客户，而且还是一个有多年合作历程的基础级大客户！此前这个客户市场一直是由中天公司独占着的，也就是清一色用的都是他们的设备，上上下下关系也都打点得非常好。可是自从去年夏天他们总经理易人之后，情况就变得微妙复杂了许多。

据对方内线通报，那个新任老总带过来他在原单位的一批老供应商，为报答他们此前在谋职抢权上予以的无私援助，早已放出风声来：今后在设备招标上要引入竞争机制，而且还要搞“八国联军”，即多个厂家的设备并行，号称是要分散生产风险，降低企业的依赖性和经营成本。

第十六章 子夜来电（2）

其实，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纯属是瞎扯淡！生产线上如果相同功能的设备有多个厂家多种型号并存，维护成本支出自然就会增加很多，产品出现质量偏差的几率也会增大，对维修人员的要求也要高不少。但是这种不一致性带来的唯一好处却是，决策者发家致富的渠道倒是一下子拓宽了不少。这个新来的老总不愧是懂经营、善管理的一把好手！怪不得虽然是操作工出身，但据说现在在职MBA都已经毕业了。

果不其然，一个多月前，中天公司就收到了他们的一纸传真，说即将进行大规模的生产线改造和产能增容，请他们参与设备投标。对此，杜小军总经理也知道了，还亲自跑到销售部，过问了这个客户的项目经理老韩。老韩当时当着杜总和吴经理的面，竟大言不惭，信誓旦旦地起誓保证说：自那个老总以下，厂里全是他的人，市场绝对不会有闪失！但是前提条件是税前售价降低5%，并增加给对方回扣的力度。特事特办，杜总当场毫不犹豫就拍了板，无条件地接受了老韩的要挟。

“老韩出什么事了？”吴中浑身无力，紧张的说话腔调都变了，声音颤抖着还有些沙哑。

“今天晚上，我和老韩加上另外一个朋友去歌厅玩，不知道怎么着，没多久警察突然就闯进去了，可巧就把老韩和小姐堵在里面的小包间里了，当场抓了个现行。我们眼睁睁地看见老韩被警察带走了，说是要罚款和通知单位，还要拘留。”电话那头说话的声音很快，隐约可以听出来惊魂未定的不均匀喘息，“幸亏老韩还算镇定，出门时偷偷把手机扔给了我，我才找出号码给您打电话！”

“唔，原来是这么回事……”一听不是杀人放火的人命官司，吴中心里立马就宽慰了许多。他略微思索了一下，很快便意识到大敌当前，自己首先不能乱了阵脚。他定了定神，语气尽量沉稳地安慰对

方，“不就是嫖娼嘛，没什么大不了的。老兄，你别着急，我马上就带着钱过去，先把人弄出来再说！”

对于这种烂事，吴中还是有过几次去局子里捞人经验的，再加上平时也注意与别人一道分享些亲历体会，所以他现在处理起来显得挺老道：“这件事情千万不要再通知别人了。老韩的手机请您一定帮忙关机收好，绝对不能再开机！另外，你们单位里有没有和警察有点关系的同事，最好先帮我联络一下。还有就是，请您到老韩住的宾馆里再给我开一个房间。”

电话那头刚才还时高时低，恐惧不安的声音显然受到了他的感染，现在已平复了许多：“吴经理，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你放心，咱跟老韩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交情了，这种事情我是不会往外说的，再说说出去对我自己也没什么好处。你说的其他事情我能办到，你尽管放心，但是请你一定马上过来，这是我的手机号，我姓魏，您过来以后就赶紧和我联系。”

“噢，原来是魏主任……”吴中很强的职业敏感度一下就显露出来，在电话这头脸上已经悄然浮现出那副经典笑容，腰杆也郑重其事地拔直了，乐呵呵地向远在千里之外的对方面对面般热情地打招呼，“久仰久仰，您的大名我早就如雷贯耳了，可惜一直无缘相见啊。”

这时卫生间的门慢慢被推开了，只见小茜穿着一件乳白色的泡泡衫睡衣，斜身倚着门框，睡眼惺忪惶惑地望着自己。看见小茜欲言又止的样子，吴中忙竖起食指，放在嘴边做了一个息声的动作，对着话筒接着说：“谢谢您多年来对我们的关照呀，我们忘不了您。我现在连夜就赶过去，首先要保证老韩的安全，其他的咱们见面再细聊。”

第十六章 子夜来电（3）

接着又客套了两句，关上了电话，双手放在膝盖上，望着对面披头散发，眨巴着大眼睛的小茜沉思。

“是哪个精神病，大半夜的来电话？我还以为是你老婆追到楼下了呢，吓得我现在心还怦怦地乱跳！”小茜手捂着胀鼓鼓的胸脯，噘着小嘴，可怜兮兮地慢声抱怨。

吴中看着小茜，仍然是一言不发，他大脑急剧地转动着，琢磨着是不是要立刻向总经理杜小军报告，还有就是要不要向小茜解释这夜半电话的原委。

吴中把手机凑到眼前，看了看时间，已经是凌晨十二点半多了，估计杜总有可能还没睡下。如果报告了杜总，就等于是惊动了官府，不管怎么说也是对老韩不利。可要是不报告，自己深夜一走了之，明天上班，同事们发现自己不见了，那算是怎么一回事呀？再说，捞老韩要花钱那是肯定的，好歹也得有个出处呀。

可是，这事要是让眼前这个小娘们知道了，谁知道她会不会有意无意地泄露出去，即使不泄露出去，假如有那么一天，她会不会拿这件事来要挟自己和老韩？仅仅是这点事还倒罢了，要是真赶上被别有用心的人抓住不放，一路深究下去，备不住就得带出其他的事情来，那可就大发了！没准有人就得进去。吴中这段时间有所警觉，小茜现在是越来越无所顾忌了，有时甚至是以他的半个老婆自居，要是不告诉她，自己还真就解释不清楚，而且估计小茜肯定也得不依不饶地刨根问底。

哎，不管以后怎么着，当前先把自己摘清楚了再说，我又没有嫖娼被抓，我顾虑什么？吴中狠了狠心，老韩，韩老兄，兄弟我对不起你了！

吴中抬头看了小茜一眼，见她大眼睛里已经隐约流露出了一股逼人的幽怨之气，索性置之不理，按动手机键盘，拨通了杜小军的工作

手机。果然不出意外，已经关机了。吴中向小茜努了努嘴嘴，示意她把卫生间的门关上，接着又拨通了杜小军的生活手机……

小茜闪身进门，身体后靠，将自己和吴中关进卫生间。她看见吴中举着电话，满脸严肃的样子，隐隐难耐正待发作的刁蛮和不满顿时收敛了许多，她咬着下唇，目不转睛地盯着面前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男人，静静地等待着。

果然，电话没响几声，那边便传来杜小军醉意十足调侃的声音，“我靠，哥们儿你胆儿也忒大点了吧，这么晚还敢骚扰老总，是不是有些欺人太甚了？哈哈哈……什么事，快说！”吴中听到电话里有背景音乐的声音，凭经验就能确定杜小军此刻仍是在外面操劳。当老总真是辛苦啊！白天围着车轮子转，晚上还得围着裙子转。

“杜总，不好意思，打扰了，您现在说话方便吗？”吴中压低声音，刻意换下了往常毕恭毕敬的腔调，急促地说，“我有紧急情况要向您汇报。”

杜小军多老练的人，敏感到吴中的一反常态，自己声音也立刻变了味，郑重地说：“好，你等一下……”果然电话里的音乐声几分钟后就消失了，杜小军在那头认真地说：“说吧。”

“杜总，刚才接到东北那边客户的电话，说老韩在当地嫖娼被警察带走了。”跟领导说话，一定要先把结果亮出来，这是技巧，领导时间宝贵呀。

第十六章 子夜来电（4）

电话那端一阵静寂……“喂，喂，杜总，听得见吗？”吴中抬起头，盯着池小茜因惊讶而变得微微扭曲的一张小脸，急切不安地问。

“听得见。”杜小军稳健的声音清晰地传过来，“老韩是不是去的招标那一家？”

“是！”吴中重重的语气确认，“老韩今天早晨刚赶过去投标，谁成想就出了这么一档子事，真急人！”

“这么说投标岂不是要黄了？！”吴中听着杜小军一下变得有些焦虑的声音，心里暗暗地钦佩，妈的，这大领导就是有水平，从来都是把工作放在首位的。确实，老韩这个破“卫生巾”丢了倒无关紧要，可要是为此失了标，杜小军非骗了自己不可！自己刚才怎么就没想到呢？

“有这种可能性。”吴中像自己犯了错误似的，现在更加担心起来，“我刚才想，老韩经常去那里，应该也算得上是熟客了，怎么偏偏在这关键时候折了？要是真有个三长两短，这块市场以后能不能保得住都是两说。”

“嗯！我刚才也正在想这个问题。”杜小军忧心忡忡的声音传过来，“你有什么处理意见？”

“我是这么想的，现在连夜就赶过去，跟咱们在那边的关系先联系上，首先把咱们的标书拿出来，后天把标投上去再说，当然还要想办法尽快把老韩弄出来……”吴中话还没说完，就被杜小军不容置疑的声音打断了：“关键是要保证投标的安全，这件事你马上亲自办，一定要有了明确的结果以后再回来，家里的一摊子事暂时先交给孙纯好了，明天我亲自跟他打招呼。”

“是，明白！”吴中郑重其事地承诺，“可老韩如何处理？还请老总指示。”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咱们自己的职工，他这也是为了工作嘛，花点钱，保出来算了，我就当不知道这件事。”杜小军轻描淡写地指示，“要以整个公司的团结为重，千万不能外传，尤其是不能让他老婆知道。”杜小军此刻好像才忽然想起来，问：“你现在在哪里？”

“哦，我现在在我叔叔家里，我父母从老家过来了，我陪老人家聊聊天，看太晚了，就住下了。”吴中一边说，一边心虚地拿眼角瞥了近在咫尺的池小茜一眼，只见她不屑地把脑袋扭到了一边，双手抱在胸前，仰望着天花板。

“好，最好别让你夫人知道，常来常往的，没准哪句话就说漏了，不好。”杜小军看来真的相信了吴中的临场发挥，传过来的声音明显带着几许宽慰。他接着又语重心长地叮嘱道：“哎，那就辛苦你了，这么晚，还要出门跑远道，而且这次也不方便给你配司机，一个人开夜路，天还下着大雨，一定要多加小心啊，常通电话。”

第十六章 子夜来电（5）

听了杜总最后几句深情的话，吴中暖意萦怀，心里不禁涌出几分酸楚，此去吉凶难测，责任重大，干工作绝对不是请客吃饭那么简单啊。他像准备出征的战士似的，满脸肃穆，从马桶盖上站起身来，抑扬顿挫地说："谢谢老总关心，我保证一定全力以赴！"

池小茜跟在吴中身后走进卧室，唠唠叨叨地埋怨："还是我姐说的对，你们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这个老韩按说岁数也不小了，在天通苑包养了一个小姐不说，出去还不干好事，我刚才就想，他咋就那么老不要脸，性欲咋就那么强呢？真应该把他给骟了！"

"唉，你可不要打击一大片呦……"吴中一面系着衬衫上的纽扣，一面和蔼地开导她，"大多数男同志还是好的或者是比较好的嘛，老韩这是个特例。我早就明着暗着多次规劝过他收敛一些，可他就是不听，不过这次出事情也是为了工作嘛，干咱们这行，不得已而为之的事还少吗？"

"哼，你是好东西？"小茜不客气地反问说，"看看你们这些人，还有陆乘风，有一个算一个，都是流氓。"

"哈哈，没办法呀，"吴中不怀好意地笑起来，伸出一个手指，凑近小茜映在灯光下饱满润泽的脸蛋，戏谑地轻轻刮了一下，"美人爱英雄啊，架不住天天给你使美人计，想不将计就计都难。"

小茜的脸腾地一下红了……

沉沉夜幕中，几条环路像溢彩流光的丝带，霓裳般包裹着北京城这斑斓妩媚的巨型舞娘，有多少人徜徉于这不寐的欲海中而不能自拔，又有多少人衷情于这黑幕笼罩下的世态炎凉。我们算什么，只是一个匆匆过客，只是一个求生的裸猿，"风也萧萧，雨也潇潇，瘦尽灯花又一宵。"无奈太匆匆，风雨兼程熬春秋。

一辆白色的捷达车，拨开雨幕，疾驰驶上盘曲环绕的立交桥，转过一个180°的大弯，毫不犹豫冲上京沈高速，抛开万家灯火，一头就

扎进漫漫黑夜之中，背后拖着的两道白色水线，被瑟瑟狂风扇得漫天飞舞……

第十七章 竟有好人（1）

第十七章竟有好人

华北地区难得的一场罕见大雨，过了山海关才渐渐止歇，吴中一路紧绷着的神经这才略微放松了些，蒙蒙晨曦中，两旁的丘陵已经清晰可辨，他心急如焚，狠狠地紧踩油门，都快把踏板踩到油箱里去了，终于在上午八点刚过一点，钻进了这座位于渤海之滨的城市。

这勉强可以称得上是一座中型城市，反正比星星小城大点，凭借港口和石化企业在全国小有名气。可如今，这里的国营单位大都不景气，下岗几乎就是上班的代名词，不过令人惊奇的是，每当夜幕降临，街边星罗棋布的各色饭馆，娱乐中心竟全充斥了欢声笑语，燕啼莺歌，此事还曾惊动过大名鼎鼎的“美国之音”，誉之为“看不懂的城市”。

吴中一进城，就联系上了魏主任，果然人家不负所托，已经为他在老韩的住处订好了房间。吴中挂着蓝牙耳机，在魏主任的遥控下，很顺利就摸到了紧邻街面的这家三星级宾馆。

这个破宾馆，夹在一连片品貌端庄的店铺中，没人指引还真不好找，也别说是院子，门口连一个停车场都没有。吴中把车冲上门边的人行道，歪歪斜斜地停下了。他刚跳下车，就看见从玻璃门里闪出来一位长脸，皮肤黝黑，身形高大结实的中年男子。

男子快步走下台阶，来到吴中近前，莽莽撞撞地一把拉起手和他相认：“吴经理，辛苦了，看这事闹的，实在是……嗨嗨……”

吴中听声音就已经锁定这个人就是魏主任，一边摇晃着他厚实的手掌，一面赶紧打断他的主动检讨，笑着说：“没事，没事，老朋友了，客气什么，是我们给您添麻烦了。”寒暄过后，他看似不经意地冒了一句：“老韩的手机呢？”这才是当前至关重要的头等大事！

“在，在……”魏主任从夹克衫内兜口袋里，掏出了一部手机，像捏着一枚炸弹，赶忙塞到吴中手上。

吴中仔细端详了这个香槟色的手机足有一分钟，确定这部Philips手机应该就是老韩的。Philips手机由于待机时间长，因此为经常流离失所的销售员们所青睐。

吴中跟在魏主任身后走进玻璃门边上的一个小门，才发现原来后面的小门厅里竟藏着一部小小的直升电梯。嘿，这个酒店鬼知道是不是三星级，底下几层是餐馆，歪门邪道坐电梯上去才是客房，吴中感觉挺新鲜。

他们来到位于六层的标准间客房，吴中走进去一看，嗯，装修得还不错，卫生也很干净，就是房间小了一点，靠里墙边的沙发都快顶到床铺了，估计至多也就是个准三星。

魏主任与吴中分坐在小圆桌两边的沙发上，向他介绍说，老韩也住在六层，正好在他的隔壁。说着从手包里掏出了一盒中华烟，让给吴中。吴中微笑着摆了摆手，连声说："谢谢，谢谢，对不起，我不会。"

"不会好，不会好，我这是戒不掉了。"魏主任哂笑着，自己点上。

因为要参加竞标，吴中此前曾经多次仔细研究过有关这个市场的全部档案，对于眼前魏主任的情况那可以说是相当熟悉。魏主任今年52岁了，是使用他们设备的那个车间的主任，还是个部级技术能手，一家三口。独生儿子由于前年没考上高中，因此索性就直接派往英国留学去了。当然那巨额费用嘛，就是从吴中手下一次次签发的"信息费批领单"中流出来的啦。

第十七章 竟有好人（2）

资料还显示，此人是中天公司的铁杆FANS，此前死命地扛着，不让别的厂家设备打进来的主力部队中就有这位大哥，因此才成就了老韩独霸这东北五尺小天地，赚钱包养二奶的光荣业绩。

按照老韩的话说，“东北人就是活雷锋，讲义气，够朋友，不像有些地方的帽儿爷，提上裤子就不认人。”可说来说去，他还是不肯介绍魏主任跟他们这些领导们认识。连魏主任全家到北京旅游，都是老韩自己贴钱包吃包住只身全程陪着。老韩这点小心眼吴中那是太理解了，怕别人抢了他的客户呗。不过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他们之间相互利用的关系并不像老韩公开宣称的那样，是鲜血凝成的牢不可破。

虽然不是熟人，还初次见面，但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今天终于走到一起来了，两个人之间少了很多不必要的隔膜和试探。吴中决定开门见山，“魏主任，请您把昨天晚上的情况给我详细介绍一下。”吴中确实很有些疲倦，头部枕着低档宾馆特有的简装沙发高背，身体窝在里面，可是注意力却是高度集中。

魏主任是个爽快人，听了毫不犹豫就说：“嗨，昨天这事说起来可真够倒霉的。老韩是下午下班前不久才到我办公室的，一般我们哥俩每次一见面，都得要聚一聚，这次当然也不例外。可不巧我已经提前答应另外一个朋友了，大家反正也是熟人，商量着三个人一起去算了，多些人反而还更热闹些。”

“我们先是一起去了一个海鲜楼喝酒。那家自酿的小烧绝对够劲，老韩每次过来，一个人就得喝两壶，吃完饭也是他主动结的账。可另外那个朋友觉得过意不去了，说老韩不够意思，既然是请客，理应大家都要花钱，非得找个理由再弥补弥补。老韩这个人，您还不知道嘛，估计是年轻时熬苦的，就是好那口。听他这么说，就更来劲了，

说，那就还去南门外那家歌厅吧，按老规矩，包间费你付，小姐费各人自付。”

吴中听了魏主任对老韩的评价，不住地摇头，作为他的领导，自己都觉得有些颜面扫地，又想到小茜说过应该骟了他的话，对外人更是有些难堪。他心想，老韩这个“破卫生巾”的雅号也不知是谁那么有才给起的，不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是恰如其分。

“老韩别看平时总是抠抠搜搜的，可是玩女人绝对是出手大方，那个歌厅又是他的老根据地，从妈咪到小姐，没有跟他不熟的，全拿他当北京来的大款看。”魏主任说得津津有味，摇头晃脑唾沫星子飞溅，“我们三个人每人要了两个小姐，老韩因为酒喝得有点多，一进去就迫不及待，拉起小姐进到里面的小包间醒酒。大概过了有不到十分钟，我们就听见有人敲门，我透过小玻璃看见是一个服务生，才把门打开。可没想到刚一开门，从门两边就乒乓涌进三个警察，一个拿枪指着我们几个，另两个直接就踹开门冲进里面的小包间，哎……”往事不堪回首，魏主任这会看起来是多么憔悴，可怜呐，低着头再也说不下去了，只是不停地大口吸烟。

兔死狐悲，吴中眼前仿佛看见了老韩见警察冲进来，玩全裸捉迷藏的样子，不禁长吁短叹地说：“老韩在办公室里总是说你们这儿便宜、便宜的，这不，把自己给便宜进去了吧。真是教训啊，教训啊！”

第十七章 竟有好人（3）

“妈个巴的，歌厅老板那个王八蛋！我们在他那儿扔了这么多钱，这家伙怎么连个信都不报！还让服务生去骗门。明儿我非得找别的分局的朋友再抄他一次，出口恶气！”魏主任忽然凶神附体一般，甩着黑白相间乱蓬蓬的长头发，跺着脚骂道。

吴中眯缝着眼睛，一只手翻来覆去慢慢把玩自己的手机，等魏主任自我安慰完了，才慢声细语似乎是不经意地问：“您刚才说的，晚上三个人一起吃饭是谁最先发起的？”吴中在脑子里进一步还原着昨晚的某些细节。

“嗯……谁发起的，现在还真有点记不大清楚了，反正是我们三个在一起边聊边说起的。”魏主任很负责任，一只手不停地揉搓着夹克衫的松紧边，认真地回忆说。

“您说的另一个人，以前和老韩认识吗？我是说见过面吗？”吴中想了一会儿，突然脑子里冒出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他上身前倾，紧紧盯着魏主任煞白的长脸，急切地问。

“应该是见过的吧，嗯……见过，也是在我的办公室里。”这一次他倒是很快地就确定了，连连点头，“他也是销售员，记得老韩当时还说过，天下销售是一家嘛。他是伟业公司的销售员，姓金，大概有接近四十的样子。”

伟业公司？！吴中一听，心里激灵灵就打了一个冷战，才涌上来的那点倦意顿时就烟消云散了。吴中在每季一次的《市场分析报告》里不止一次地注意过这个伟业公司。这是家新进入到这个行业的东北民营公司，据说还有一点韩资的背景，技术起点比较高，眼下正在积极地争市场、抢地盘。这个老韩是老销售员了，怎么能这么不小心？

但是也不能这样简单定论。销售员之间私下交情很好，但是仍旧各为其主的例子还是不少的，他吴中就有这方面的切身体会。

那还是在吴中少年意气，雄姿英发，苦苦求生的青年时代。一次，吴销售员去外地一家企业签合同。在合同交易大厅里，偶然瞥见身边有位六十多岁的大叔，上身穿件皱皱巴巴的土灰色夹克，配条脏了吧唧的牛仔裤，正对着一摞子准备进行审批旅行的公文抓耳挠腮，满头雾水不知如何填写。吴中敬老爱幼、助人为乐的冲动不觉就涌上来，把自己刚刚填写好了的那几张密密麻麻的表格主动推到大叔面前。大叔按葫芦画瓢很快就搞掂了，为了表示感谢，非要拉着吴中喝酒。在酒桌上，大叔出手阔绰，谦逊低调，称自己和几个老哥们退休后在家闲着没事，做点小买卖。

可稍一打听，吴中就暗暗吓了一跳！原来这个大叔竟然是业内某家小有名气的民营企业的大老板。这次亲自出马，是专门给客户送回扣来的，随手签的那个小合同，算是现金走账使，怪不得业务不熟。大叔眼神那叫一个毒，当时就认准，吴中这个毛头小伙以后至少是个百万富翁。饭后就建议，爷俩进行一次大叔称为“我出钱，你出力”的消食运动，就是请他去嫖。

原来，大叔因为以前革命工作过于操劳，竟患上了不举之症，还有白癜风的面相，所以小姐们即便是看在钱的分上，还是不愿意带这个老爸爸玩。这次选中了身强力壮的吴中临时充当替身，终于算是回敬了场子里最■的一位小姐给他带来的心灵创伤。吴中至今还记得，当自己第一次面对一具陌生冰凉、四仰八叉的白肉时，是何等的哆哆嗦嗦，心惊肉跳。圆满完成了大叔的嘱托之后，他们彻底成了忘年交，现在还保持着联系呢。

第十七章 竟有好人（4）

“魏主任，那个姓金的伟业公司销售员的情况，您能给我介绍一下吗？”听了吴中郑重严肃的几句话，魏主任棱角分明的脸上，明显愣了片刻。吴中注意到了，忙放缓语气解释道：“咱们今天虽然是初次见面，可是我却是拿您当自己人看，而且咱们跟老韩也是共同的朋友，希望您能够理解我的冒昧。”

“你是说……你是怀疑老韩被抓，是那个姓金的捣得鬼？”魏主任这个傻实诚，琢磨出吴中话里的意思，脸色就有些变白了，他拧着眉头，眼珠子凸起不少，显得疑惑不安。

“嗨，我也没有证据，只是觉得事情有些蹊跷瞎猜罢了。”吴中换了轻松的语调，以便减少对魏主任的刺激，“据我所知，在全国各地，这种事就算是举报，警察一般也是带搭不理的。更何况刚才您也说了，那还是个熟地方，从来也没有听说曾被抄过。而这一次恰恰是在竞标的关键时候，我的销售员出事了，而且警察摸得还那么准。最不幸的是，伟业公司的销售员当时也在现场，竟然没事，您说这事情怎么会这么巧？”吴中看魏主任的脸色越来越难看，语气一变，慢悠悠地说，“如果我没猜错，伟业公司也应该参与了这次竞标吧。”

魏主任的额头上开始冒汗了，双手支在膝盖上大口大口地吸烟，低头不语。他表情痛苦地想了一会儿，抬手抹了一把眼角被浓浓烟雾呛出的泪水，在烟灰缸中慢慢拧灭烟头，似乎轻松了一些。

“我觉得您刚才怀疑得确实有道理。”他有气无力地说，“伟业公司确实是参与了这次的竞标，而此前他们这个姓金的销售员的确也多次找过我，要求我能够同意在车间里试用他们的设备，都让我给回绝了。你是知道的，我只用中天公司的设备，好用，皮实。”这个魏主任，表白起来未免也有点太冠冕些了，真的没有这个必要。但吴中还是微笑着，赞许地点点头，听他继续往下说，“经你这一提醒，我还真就觉得，他这次对老韩表现的是过于热情，一口一个‘韩哥’地叫，吃

完饭还坚持要接着请客。我当时甚至还想，他跑了这么多趟，没有业绩，这费用打哪儿出呀？”这个魏主任，这会儿好像是挺明白的嘛。

“他们以前跟你们新来的老总有过接触吗？”吴中身体前倾，对这个伟业公司进一步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这个可说不好，因为他们是新入行的，用户毕竟还不多。”魏主任想了想，“不过有一次倒是曾经听他说起过，跟我们新过来的那个供应站长一起吃过饭。”

“嗯，这就很说明问题了。”吴中点点头，深思熟虑地说，“我看基本上可以肯定，老韩出事是那个姓金的布的局，为的是将我们挤出这块市场。”看魏主任还有些将信将疑的样子，他进一步解释说，“从我们销售的角度来说，新打入一块市场，是要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客户关系经营准备期的。这个伟业公司刚出道不久，刚出道公司的特点，往往就是全面出击。可以想象，以前，他们可能就跟你们的新老总在原单位有过接触，而且下了工夫。但是新老总在原来他们那个小厂子里也许并不方便很快就满足他们的欲望，一是目标太大，二是好歹是要避嫌的，但是又拿了人家的好处，没办法。正好现在换了地方，间接地指示底下的小哥们来操办这件事完全顺理成章。”吴中说者无心，可是魏主任却是听者有意，脸上有些尴尬的表情，频频搓着双手，很有些难堪的样子。

第十七章 竟有好人（5）

“不过这也说明，你们这个新老总也是一个讲究哥们义气的人呀，我就喜欢这种知恩图报的人。”吴中若有所思仿佛自言自语地轻说，“看来这件事还有一定的操作空间呢。”他可能没有注意到，魏主任正在点烟的手突然停在了半空中。

吴中这几句推理，说得魏主任阴沉个脸低头沉思。妈的，还时常觉得自己是个聪明人呢，可是今天跟眼前这个其貌不扬，但沉稳、坚毅的晚辈比起来，真受刺激，真受教育，后生可畏呀！

每个活着的人都有自己的弱点，只不过有的明显，有的可能隐藏得很深，甚至连自己都意识不到罢了。只要抓住了这个人的弱点，就能够有针对性地下手操作了。操作不是本事，能发现对方的弱点才需要功力。吴中自信自己就有这种功力。

经过吴中的启发开导，魏主任忽然间茅塞顿开，还主动又举起来了个佐证：“怪不得我们新老总来了以后，就把原来的供应站长换掉了呢。现在我们平时在生产线上用的辅料、耗材和小工具这些，有不少已经换了新牌子了，可能就是老总授意新供应站长干的。”

吴中起身，给自己和魏主任各冲了一杯从北京带来的袋装咖啡。这还是小茜在他临出门前塞在他包里的。他端起咖啡，蜻蜓点水一般慢慢咂摸着滋味，抵御着一阵阵袭来的倦意，强打起精神，思考着下一步的行动。

魏主任显然误解了吴中此刻的表现，声音沉重不无担忧地说：“唉，这下老韩可就惨了。本来我已经找了一个在派出所里的同学，确认老韩就关在他们那里。他们说只要缴二万块钱，人就立即可以出来。可现在有我们新老总插手，估计这个事情就有点难办了。”

吴中听了，心想，这个派出所可真是够黑的，全国均价五千，他凭什么一张嘴就是二万？还有就是这个魏主任，也是糊涂得可以，我自己去保人，关你什么事？你担心什么？

吴中现在面临的抉择是，是把老韩做为副产品还是主产品。做为副产品，就是首先集中一切精力，先把他们新来的那位老总拿下再说。一旦事成，营救出老韩那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这样处理的好处就是，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

但是，弃一个自己的老同事于苦海而不顾，坐视其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未免有些太损了点吧，以后要是传出去，自己的形象将会大打折扣。而且，就算老韩是个久经考验的战士，可长时间在小黑屋里蹲着，要是真弄出个三长两短的，对他家里还真是没法交代。更重要的是，老韩毕竟还是自己的合伙人嘛！虽然在这个家伙的字典里，单纯得就只剩下“钱、妞”两个字了，可这种单纯才是真正可怕的。如果他索性破罐破摔，抖落出点内部趣闻来，到那时候，真够哥几个顶脖子喝一壶的了！

吴中最后决定，还是先营救老韩！

吴中决心已下，口气恳切地对魏主任说：“魏主任，咱们应该可以算是老朋友了。既然是老朋友，您放心，我们绝不会让您为难。老韩我必须要先保出来，然后再去处理余下的事情，我绝对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这是我吴某人多年来为人的准则！”

第十七章 竟有好人（6）

吴中话说得真好！既是对魏主任长期坚持地下工作所期望回报的承诺，又打消了他担心殃及自身的自私心理，还表现出自己的高风亮节，有效地提高了中天公司的企业形象。他不觉自己都有点被自己感动了。

吴中站起来，走到饮水机前，为自己的空杯子续上了半杯开水，坐在魏主任对面的床沿上，有些沙哑的声音说：“魏主任，我想冒昧地提一个要求，不知道合适不合适？”

“您说，您说，只要是我能做到的……”魏主任已经不自觉地把称呼从“你”变成“您”了，欠了欠屁股赶紧回答。他觉得，吴中已经可以称得上是这个时代的道德楷模了。

“麻烦您与那个做警察朋友尽快联系一下，如果可能，我马上就过去交钱。请他们收钱后立刻放人，您看怎样？”吴中字眼用得客气，口气坚决，几乎是不容魏主任不从。

“好，我马上就给他打电话。”魏主任立刻拎着手机，走到门外的走廊上，宽厚挺拔的身板不知为何却佝偻着，手挡着嘴巴，叽叽咕咕低声说个没完，真像个拉皮条的。

可是，吴中哪儿有雅兴去窥探他。他双手抱在胸前，垂下大脑袋，试图抓紧这几分钟的间隙假寐片刻。不料，一闭上眼睛，脑袋里就懵懵地直响，乱糟糟还有点犯恶心。他干了多年的销售，如果需要，至多3分钟就能进入到半睡眠状态，也至少可以坚持20小时高度亢奋不间断工作。

蒙蒙■■间，他发觉自己正孤零零地置身于一泓烟波浩渺的大湖岸边，湖水泛着深蓝色的粼波，神秘叵测，阴冷逼人，里面透出一股巨大的魔力，吸引着他不顾一切想要纵身投入其中。可冥冥宇宙之中，却有一个毫无人性，泛着金属腔调的声音传来，别去——别去——不归路，别去——

“可以去了，都联系好了。”这个是人声，吴中激灵一下，刚才的幻象即刻消失了。他歪着脑袋缓缓睁开了眼睛，前面是魏主任得意的老脸。

“啊——”吴中对魏主任过分表功的行为马上报以微笑，上上下下用力揉了几把自己油乎乎的脸。他这才发现，开了一夜车都还没来得及梳理，“好，好。”他有点木讷地应付。

魏主任热情洋溢地说：“我刚才已经跟他们都说好了，只要带着钱去，他们立马就放人。”他伸手扯过一张宾馆的便签，掏出笔一边划拉一边说，“这是我那个同学的电话号码，他现在正好当班，您路不熟，打车过去很快就到了。”

“好，我这就过去。”吴中把那张纸片掖进皮包的侧兜，“我先替老韩谢谢你了，你也先回去休息吧，等事情办妥后咱们再联系。”

送魏主任出了房间，在电梯口分手时，魏主任忽然回过头，加重语气又一次叮嘱他，“别忘了带钱啊，两万！”吴中听着魏主任这最后一句加了料的话，心里上下翻腾了好几遍……

吴中折回去，在卫生间里胡乱地抹了一把脸，就着湿手随便胡撸了几下头发，匆匆来到房间的桌子前，翻开标有“客人须知”的大本子，找出一个白纸信封，往里面塞进了没开封两摞百元大钞，塞进皮包，拎起来，就要出门。

第十七章 竟有好人（7）

忽然，像被人猛牵了一把似的，吴中在门口突然转过身，愣愣地盯着烟灰缸里一大堆烟头呆住了！足有五分钟，他晃了晃脑袋，才步履沉重走到床边，慢慢坐下，看似很痛苦地思索着，反复摆弄着手机……

半小时之后，吴中的身影出现在了宾馆楼下，拦下一辆出租，缓缓而去。

其实派出所距离宾馆并不太远，穿过两个路口，向右转入一条小街便是，走路至多也就十分钟的样子。吴中下了出租车，看了看门前白底黑字的长条标牌，掏出手机，拨通了那个警察的电话。

果然是已经联系好了的，警察接了电话，很快就从里面闪了出来。吴中见了警察，不觉暗暗吃了一惊！原来此人竟是个超级大胖子！最奇怪的是，恍惚间还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啊，想起来了，小时候曾经看过一部小说，里面有一个绰号叫“哈巴狗”的与此人同行。可能小说作者创作时，依据的原型就是眼前这位。

胖警察袒胸露怀披着一件黑警服，肥硕的身材，完全可以用“双手伸出来够不着自己肚脐眼”来形容，面孔黢黑，包子似的圆眼睛努努着，厚嘴唇撅撅着，给人一种憨厚中带着诡诈，诡诈中还有点迟钝的感觉。

真人版“哈巴狗”站在门口，闪过吴中主动递过来的手，用白眼球审着他，看得吴中心里直发毛。“哈巴狗”伸出舌头，舔了舔上唇，过度厚重的脸蛋子阴沉着，威严地问：“钱带来了吗？”

吴中赔着笑脸，连忙打开皮包，取出那个胀鼓鼓的信封，递到他手上：“带来了，您数数。”

可能凭经验估计吴中确实是个良民，绝不敢使用欺瞒手段，胖警察用手捏了捏信封，看都没看，甩下一句：“你就站在外面等着。”扭头就抡着两条短腿，球一样“滚”回到警局门里去了。

看见他这么轻率无理，吴中心里马上就翻了个个儿，这两万块钱估计已经相当于一个普通警察一年的明面收入了，这么着就给拿走了，万一碰上个骗子，可怎么办？但是他又不敢追上前去，只是紧张得手心里汗津津的，拎着包苍蝇似的在原地打转……

老韩说得没错，这东北人都是活雷锋，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果然，没过十分钟，老韩双手插在裤兜里，凯旋似的摇摇晃晃地从警局门里扭搭出来了。吴中一见，惴惴悬着的一颗心才算落了地，小步快跑着迎了上去。

老韩一眼瞧见领导，赶忙扑了上来，双手冰凉，使劲抓着吴中的胳膊，瓮声瓮气地说："吴经理，给您添麻烦了。"

"怎么样？他们没有为难你吧？"吴中上上下下仔细打量着老韩，见他除了脸色有些灰暗外，其他还属正常，依旧是浑身的烟油渍味，两撮长长的鼻毛倔犟地公示着，才敢确定这项任务已经胜利完成了。

这个老韩，真是条好汉，虎倒精神在，到了现在嘴还挺硬："他们能把老子怎么样？信不信，只要他们敢让我往北京打个电话，他们……"

第十七章 竟有好人（8）

“我信，我信！”吴中苦笑着打断了老韩的豪言壮语，心想，出了这种事，你还好意思给你在最高法院的连襟打电话？就凭您现在这个态度，就是再挨上十个大嘴巴都一点不冤！

已经到午饭时间了，两个人走访了附近好几家饭店。果然如“美国之音”报道的那样，到处人满为患，要是排队吃上还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吴中边走边不停地摇头，叹息着我国国民贯彻“以食为天”的祖训是那么彻底。

“老韩，这儿是你的地盘，你熟！”吴中无可奈何对老韩笑笑说，“看来符合咱们简单消费需要的地方恐怕是没戏了，你点一个贵点的地方吧，只要人少就行。”

这还不好办？腐蚀客户去过的地方随便挑上一个就行。老韩带着吴中穿过了几条街，就到了一个门面装修气派的酒楼，“海鲜楼”的幌子巍然高悬。走进去，果然大厅里是门可罗雀，身穿湖蓝色旗袍的年轻女服务员倒是靠墙站了一排，看见他们进来，不亚于像见了财神，吴中觉得她们的眼神温柔中带着杀气。

两人选了一个靠窗的把角位置面对面坐下来。吴中欣喜地发现，老韩状态恢复得不错，大老板的派头又拿了出来，粗声大嗓吆喝着服务员，诈诈唬唬点了几种贝类，并很门清地让她们上自酿的“小烧”酒。

一直在边上默不作声，笑眯眯地看着这个老PLAYBOY单练的吴中听了，连忙轻声制止他：“下午还有要紧的事，中午这顿不喝了。先欠着，晚上给你补上。”

吴中打开皮包，从里面掏出老韩的手机，推到他面前。老韩看着这个熟悉的小塑料块，眼睛一亮，扔下美滋滋的服务员，一把抓到自己掌中，这才压低声音，心有余悸说了一句人话：“我老婆不知道吧？”

“放心！”吴中一字一顿，庄严保证说，“除了我，其他人谁也不知道！”

老韩笑了，阳光灿烂，天昏地暗。

吴中掏出自己的手机，食指在屏幕上划拉了几下，抬头向老韩冷冷地说：“回头到移动公司去查一下你的通话记录，看看最后一个电话是不是在昨晚十一点四十八分之前打出去的。”

直到此时，老韩好像才刚刚发现自己曾经触犯过法律似的，半分钟前还眉飞色舞的沧桑老脸终于多少带了些愧疚和尴尬。他避开吴中愠怒的眼神，低下头，嘴唇颤抖了几下，似乎费了好大劲，终于喉咙里哼哼唧唧地说：“吴经理，对不起，我知道因为我一时疏忽，给公司，尤其是您，惹出了不必要的麻烦，害得您亲自连夜跑到千里之外来捞我，真是对不起。”

吴中和老韩共处十多年了，还从来没有见他真正的良心发现过。现在看他两鬓斑白，向自己如此下作地检讨，就联想到自己多年来闯荡江湖，不说是千难万险也是千辛万苦，黑道白道都见识了几遭，心里不免生出几分惆怅。

老韩察觉吴中没有做进一步的明确反应，才壮起胆子重新抬起头，信誓旦旦地说：“您放心，交罚款的那一万块钱，我回去就马上还给您。”

“什么？老兄，有没有搞错，是两万！”吴中震惊了，狂暴地瞪大眼睛，牛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脑门上血管一鼓一鼓的，他首先怀疑，老韩是不是经过昨天晚上的煎熬，精神有些错乱了。

第十七章 竟有好人（9）

“一万吧，这还有错！警察让我签字的时候，那上面明明写的是一万呀！”老韩迷茫地眨巴了几下眼睛，激动地大声声明：“我老韩什么时候说过假话！”

“妈的，这些个狗东西，竟然敢贪污罚款，简直比那个‘哈巴狗’还有创意！”吴中强忍愤恨，手上捏着滚烫的一杯茶水，恨不得立刻就摔个粉碎。他最恨被别人拿来当傻子耍，而那个竟然是一条连狗都不如的东西！

“王八蛋，我去要回来！”老韩忽地一下站起来，甩动的胳膊正扫在身后走来上菜的小姑娘软乎乎的胸部上，小姑娘嗷地尖叫一声，恐怖地向边上跳去。留在空中的盘子自由落体“■嚓”摔在水泥地面上，碎成了几片，连同里面刚出锅的毛蚶一齐向四周飞溅翻滚，噼噼啪啪像放鞭炮一般热闹。

老韩没想到自己情急之下又有了新的创作，看了看捂着胸部惊恐万状的女孩子，又扭脸看了看瞠目结舌的吴中，五秒钟内脑子一片空白，安安静静毫无表情呆站在桌边。还是吴中沉稳得多，应声急忙站起来，两步冲到女孩近前，连连说：“对不起，对不起，烫着没有？是我们的错！”

远处门口靠墙的那帮服务员听到了一连串响动，呼啦一下全蜂拥过来，围了半个圈，看着三个主角，谁也不上前帮忙。最后还是穿着黑西装的领班小姐，从人墙后面挤进圈内，手指点着这些貌似良家妇女的属下，厉声训斥道：“看什么看！还不赶紧拿东西收拾去！”随即又转身走到老韩近前，用纸巾急急地擦拭着溅在老韩身上的斑斑点点，柔声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个女孩刚来，没有经验，吓着您了吧？没烫着吧？”

那个遭到性骚扰的服务员听到领班的解释，神色已由惶恐转变成为了恐惧，瞅着领班愣愣地害怕。吴中注意到了，感到有些过意不

去。

“没事！不关你的事，别怕。”吴中拍了拍女孩的后背，转脸向领班说，“是我们的责任，这个小姑娘没毛病，摔坏了盘子我们赔，不要难为她。”

见到这个客人这么善解人意，领班涂抹得煞白的瓜子脸上立刻就露出会心的笑模样，艳红嘴唇微微张开，娇滴滴地问：“二位客人是北京来的吧？”

“嗯！”吴中报以善意的微笑，他这才有闲心注意到，眼前这个领班妞儿长得真挺俊俏，眼角眉梢还带着几分招人的风尘气。难得的是张弛有度，落落大方，比一边傻站着的那个假正经一看就高出好几个档次。

“怪不得呢，首都来的，就是不一样！”领班羡慕的样子，杏核眼忽闪了几下，俏皮地望着吴中，“您先坐吧，我回去招呼一下，让后面再给您做一盘。”她轻快地说着，微微朝二人点了点头，转身就拽着服务员跑开了。吴中望着那个窈窕的黑色背影，暗自叹服，这些东北妞的身材真是名不虚传！这个半路摔出来的海鲜风味，当即就使他刚才震怒的心情好了很多。

他拉着老韩重新坐下，见老韩还是蛤蟆似的在运气，就半开玩笑地安慰他：“老兄，看你，哪像是个有钱人的样子，还跟个小女孩一般见识？”

“我跟一个小女孩治什么气？我就是觉得那多花的一万块钱冤枉！”老韩这个守财奴，也不想想，不多冤你一万块，能那么痛快就脱离苦海吗？

“嗨，咱们还在乎那一万块钱？再说，你要是找他要，他就是不肯承认，咱们也没有证据呀。弄不好再安个诬陷的罪名，重新把你收了去，在人家的地盘上，咱们岂不是干吃亏？”吴中此时早已心平气和了，他扒开一颗大扇贝，抠出肥厚圆润的一团蛋白，扔进嘴里，津津

有味地嚼起来，“嗯，好吃！这海边的新鲜货就是不一样啊，你也快趁热尝尝。”吴中故意做出陶醉的样子，嘴里含含糊糊地大声诱惑老韩。

老韩其实自己心里也清楚，为了保住自己的清白，就得任那帮人宰割。所幸自己平安，家里平安，这就足够了。再说经过一整夜的煎熬，确实也消耗过大，因此横下一条心，要跟往事干杯，干脆狼吞虎咽也大口吃起来。可惜呀，没有烈酒！

第十八章 斩首行动（1）

第十八章 斩首行动

两人吃完，每人兜里都多了那个风尘领班一张名片，急急忙忙走回到宾馆。

他们叫来服务员，首先打开老韩住的房间，一起走进去。当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赶紧打开衣橱，取出装有标书的航空箱。老韩掏出钥匙，谨慎地打开锁，逐份仔细检查每一包文件的封条。确信安全后，吴中心里才彻底踏实了。

“我是不行了，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好好睡一觉。”吴中说完，麻溜地脱了个半裸，掀开被子急不可待就钻了进去。几分钟后，两个不同节奏的鼾声在房间内和谐地共鸣起来。

老韩一觉睡到自然醒，睁眼看见吴中正坐在沙发上，腿搭着床沿玩弄着一支香烟。老韩点上一支烟，从床上翻下来，习惯性地伸手就要按电视机的电源开关。可这时吴中低沉的声音传了过来：“你真的没有发现这里面有什么问题吗？”

这句话像一把大榔头，“咚”地一下砸得老韩猝不及防定在了原处。他痴呆了有好几秒钟，才大幅度晃了几下头，转过身，满脸通红，结结巴巴地说：“难道，难道……真是那个姓金的在捣鬼？”看来这个老韩在小黑屋里也并没闲着，黑暗是思想的接生婆，阳光是创新的天使嘛。

“嗯，这可以说是板上钉钉的事，不用再讨论了。我现在问你的意思是，我怀疑那个魏主任可能其中也有份。”吴中慢声细语随口说。这轻飘飘的一句话，在老韩听来，无疑又是一个大榔头，砸得他又目瞪口呆了。

吴中看见老韩接连两次魂魄失守的样子，并不感到意外。其实，他原本就没对这个老同志的逻辑思维报以任何美好的幻想，他之所以

要和他结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仅仅是因为他单纯得只剩下钱和妞了。

这人一旦有了尊严的需求，例如说权利欲望，才是最可怕的！在吴中看来，这个老韩到目前为止，可以说还是只活在马斯洛的第一个需求层次上，即“生理需要”而已。尽管他自己可能还没有意识得到！也可能他是被逼无奈，这也说不准。

吴中不屑地扫了老韩一眼，接着说：“这里危急复杂的情况我刚才已经向杜总做了汇报，当然……”他赶忙解释了一句，“我仅仅汇报的是结果，而没有涉及到原因，你不必担心。”

老韩显然还没完全从震撼中恢复过来，只管抱着脑袋，不停低头痛苦地叨念着：“不会的，不会的……”

“那有什么不会的？”吴中开朗地笑了，起身给自己到了杯水，“在这个利益重新分配的时候，任何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今后的走向和归属群体。这是可以理解的嘛，咱们不能去责怪任何人。”

“你怎么看出来老魏在里面也有份？”老韩想来想去还是不服，脖子梗梗着，像自己受到了侮辱一般，不高兴地反问吴中。

“呵呵，其实是他自己演的有些过了，才不由得使我产生这个不该有的想法。”吴中在老韩面前不大的空间里慢慢踱步，这种居高临下且不断游移的姿态，给老韩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昨天晚上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就想了，咱们这些年光给他的回扣就有七八十万了吧，而且凭你老兄的身家，出个区区一两万块钱，还有问题吗？

第十八章 斩首行动（2）

“要是他真拿你继续当摇钱树的话，神不知鬼不觉的，偷偷把你保出来，终生领他一份情，岂不是对自己和你都有利的事？他之所以给我打电话，我猜测，目的就是让我过来做一个见证人，‘市场丢了，是你的错，市场保住了，咱们继续合作，好处照拿’，是不是这样？”

吴中说完，亲切地瞅着老韩，发现老韩开始变得有些迷离了，就心平气和地接着分析：“此外，魏主任亲口告诉过我，他们新老总来了以后，生产线上的辅料已经有不少新的厂家进来了，这说明什么？说明如果新老总指示供应站进哪家的货，谁也挡不住！他区区一个车间主任能够起多大作用？因此，要是我从他的角度考虑，及早更换门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才是上策。”

老韩默不作声听着吴中残酷的分析，声声句句都像针扎似的在考验他的心里承受能力。他以前确实觉得自己是个坏人，可没想到竟然有人比他还要坏，眼睛里只剩下钱了，这比他的层次还要低，也更具有动力和摧毁力。

“真正使我怀疑他的，其实还是两件事。”吴中走的有点累了，坐在老韩身边，话音阴沉，“一是据我观察，他显然很顾忌他目前在厂里的位置，很害怕老总，这样原先你的说法就站不住脚了，我不相信他能死命为咱们扛着。排斥其他厂家进来，恐怕仅仅是个姿态罢了。第二是那一万块钱的差价……”

老韩听得入神，身体已经不知不觉就转了过来，目光炯炯，带着求知的渴望听他继续说下去，“这一万块钱的差价，始终只是从胖警察和魏主任两个人口中说出来的，而且要戳穿这个并不高明的谎言也并不困难。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跟我们这些老江湖玩这一套？其实原因很简单，魏主任清楚伟业销售员设的那个圈套，料定日后咱们终将出局，能敲一笔是一笔，反正以后再用不着了呗。”

我靠！吴中和魏主任这两个家伙真是太可怕了。一个是思维缜密，一个是心智高远，老韩听到这里心服口服，平生第一次感觉有“活到老学到老”的必要性！但是，更坏，可以深造，这智商嘛，只能下一辈子再向父母要了。老韩现在清醒了不少，尽管有些不情愿，但还是犹犹豫豫地承认了自己弱智：“那这么说，看来这次招标咱们是彻底没戏了？”

“嗯，我怀疑他们可能都已经内定伟业公司了，否则魏主任也不会为了一万块钱过河拆桥。”吴中面无表情，语调冷静得可怕。

想到那个妖艳丰满的小鸡，还在北京嗷嗷待哺，又想到了杜总刻薄阴沉的一张驴脸，还仿佛看见于菲菲她们几个女孩讥讽鄙夷的样子，老韩不禁万念俱灰！他哆哆嗦嗦点上一支烟埋头猛吸，灰白的发梢耷拉下来，遮住了线条料峭那半张老脸。

吴中看见老韩沮丧的表现，心想，这个家伙，也太情绪化了一点吧。今天早上刚放出来那会儿，不是还挺精神的吗？看来心智发育程度与年龄不总是都成正比呀。

“哎——事在人为嘛，老韩，不是明天才开标吗？依我看，这顿大餐由谁埋单还不一定呢！”尽管吴中是轻描淡写呵呵地笑着，可一下惊得老韩忽地抬起头，救星般看着吴中。

吴中也不打算再刺激他了，眼皮一挑，接着说，“你这么看着我干嘛？我又不会把合同给变出来，还要咱们一起操作嘛。”

第十八章 斩首行动（3）

“不过，老韩，我在这里可是先要批评你几句了……”吴中声音一下严厉起来，“其实，做了这么多年这块老根据地，本来是不应该搞成今天这个样子的，就是因为你要吃独食，刻意阻碍信息传输渠道，阻挠我们跟他们上层直接沟通，才有了今天这个危机。”

“是，是，是我的错！”老韩听了吴中的批评，感觉到春天般的温暖，有批评才有希望嘛，他诚恳地连连点头。

“所以，今后，你要把所有的关系都缴出来，由咱们俩共同操作，也许还有希望！”吴中这是命令。

“好，吴经理，你放心，以后这块市场就是大家的了，您让谁来都行，只要能够保得住！”老韩心想，反正靠自己肯定是要丢市场了，索性认倒霉放开算了，不过从以往的经验看，估计吴中也亏不了他。

“现在时间紧迫，环境特殊，咱们不能按照进入准市场的常规程序操作。我倒是有一套想法，不过也可能是个馊主意，咱们一起研究研究看是否可行。”吴中说着凑到老韩面前，“给我一支烟……”

午后时分，老韩已然恢复了元气，正慷慨激昂手舞足蹈，畅谈这个创意非凡的大胆策划，与对面忧心忡忡的吴中相比，更显得信心十足。

这时，房间门忽然“咚咚咚”被人敲响了，可能还是对昨晚的遭遇心有余悸，老韩的脸刷地一下就收紧了，盯着门口，下意识就要往床底下钻。“呵呵，来得还挺快。”吴中露出欣慰的笑容，从床上坐起来，趿拉上拖鞋，不紧不慢地走过去拉开门。

门开了，没想到花枝招展的池小茜一下子就蹦了进来，咯咯地笑着，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比画成一个直角，指着二人，夸张地大声喊道，“强盗来啦，快把钱全都拿出来！”

“就你还抢钱？最后自己都得让人家抢去做了压寨夫人！”吴中诙谐地打趣眼前这个活力四射的美人，语气里透着疼爱和欣赏。

小茜胳膊上挽着一只朱红色闪亮亮的大挎包，里面鼓鼓囊囊的也不知装了多少零碎，看着还挺沉。她回身指着门口躺着的一件绿色旅行箱娇嗲地说：“唉，还愣着干什么？韩师傅，一点都不知道惜香怜玉，快帮我把箱子搬进来呀。”

“嘿，你怎么来了？真是没想到！”老韩惊讶的眼神一闪即逝，起身走到门口拎进箱子，眼角余光瞥了吴中一下，乐呵呵不怀好意地说：“我们这次没计划要使美人计呀。”

“呸！还老师傅呢，一张嘴就胡说，我怎么就不能来？”小茜一点也不生气，走到屋中，脱下鹅蛋青色半短小风衣，扬手扔到床上，一屁股坐下来，紧身的短T恤露着肚脐眼，长长的秀发随着大眼珠子逛荡着，四下打量着房间，“你们这里住的还不错嘛。”

“东西带来了吗？”吴中把一杯水端到小茜面前，略显急切地问。

“带来了，带来了。”小茜刚坐下，赶忙又挺身站起来，白色西裤把两瓣翘翘的小屁股包得紧紧的，伸手拉开大包金色的拉链，费力地从里面取出了一个严实包裹着的四四方方牛皮纸包，递给吴中，“总算是交差了，害得我和司机一路上都提心吊胆的。”

第十八章 斩首行动（4）

老韩多有经验的人，看见那个砖块似的包裹，立刻就明白了，那里面全是现金呀！少说有二十万！吴中谨慎地接过去，小心翼翼地撕开两层牛皮纸，码放得整整齐齐两摞扎成捆的土红色大钞就露了出来。老韩看着，眼神里透出两柱贼光。按他的估计，对于这种重磅炸弹，除了还没上幼儿园的小朋友，没人扛得住。

这些好东西一露面，镇得屋内一下子就安静下来，二人凝神静气看着吴中。吴中看了看手表，嗯，现在离他们下班时间还有近一个小时，足够了！他闭起眼睛坐禅似的冷静了一小会儿，拿起手机，按下了一串电话号码。

“张总吗，您好，您好，我是中天公司的销售部经理吴中。”吴中底气十足，声音洪亮。给陌生人打这种电话，首先要亮明自己的身份，这是增强对方信心的小手段！

“……您好，您好，设备又出故障了？呵呵，放心，我这次来就是专程带着技术人员来做售后的……我们中天公司现在搞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要采集高端重要客户的意见，可能需要拜访您一下……只耽误您几分钟，您在办公室吗？如果有空，我想现在就过去，不知道您现在……啊？！是……”

老韩和小茜围着吴中，全神贯注地听着电话，小茜手脚冰凉，眼睛都不敢眨一下，紧张的神经都快要绷断了。

“……明白了，1618房间，好，我马上就过去，大概最多耽误您五分钟，谢谢您！”吴中合上电话，低头长长地吁了一口气，看得出来，他在打这个电话的时候，心里也是挺紧张的。

“耶！”小茜攥着拳头，猛地向下挥舞了一下，小脸美艳如花，转向老韩也是同样兴奋的一张老脸，她注意到，老韩的身体微微有些颤抖。

吴中腾地站起来，打开自己公文包的背兜，从里面取出一个空的黑色塑料袋，这是他经常出差预备放衬衣的。老韩会意，也赶紧溜到衣橱边，清空了一个装资料用的蓝色手提织物袋，交给吴中。吴中熟练地把钱全部装进塑料袋，粗略卷了一下，外面套上资料袋，利索地穿好鞋，提上袋子和公文包，简短地丢下一句："等我回来。"便带上门出去了。

看着吴中出了门，老韩和小茜的心又揪起来了。

老韩反复不停双手用力搓着自己的面颊，呼呼的，鼻孔里发出叫床般的喘息声，搅得小茜烦躁地捏着遥控器，不停地换台。现在电视是静音状态，也不知道不停闪烁的画面会不会稍微安慰一下她混乱的情绪。

"这回咱们杜总可是下了狠心了。"小茜索性起身关掉电视，看着老韩，一板一眼地说。

"哦，对啦，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老韩此时才想起来这个谜，刚才确实有点顾不上她了。

"■，今天中午，我就接到吴经理的电话，让我赶紧到财务拿钱，说杜总已经批完了，立刻给你们送过来。我拿钱的时候，又接到通知，车都安排妥了。我当时还有些纳闷，能有多急的事呀，可一看到那么多钱，一下就明白了，赶紧换了衣服出门，化妆品都没带全。幸好京沈高速上没有测速的，我们的奥迪车才开了四个多小时就到了，现在司机已经返回去了。"

第十八章 斩首行动（5）

小茜唧唧呱呱机关枪般狂吐着，没注意到边上的老韩听得已是目瞪口呆：原来吴中在上午营救他之前就已经大致策划好了整个“斩首行动”方案，刚才跟他讨论的不过是细节问题。这个人的城府可真够深的。

听着池小茜在卫生间里弄出的哗啦哗啦水声，老韩心里七上八下烦躁透了，没来由地真想骂这个小骚丫头两句，但是还不敢。他抓起烟盒，拉开房门，站在门口魂不守舍地望着焊死了一般的电梯口，不住地抽烟。按照他们的行动方案，吴中这次冒险出击，是他们绝地逢生的关键一步，也是第一步！这决定着他是否还有必要登场，什么时候登场。

妈的，这时间过得怎么这么慢呀，真急死人了！忽然他又想到，万一吴中要是连人带钱让人家直接扭送到纪委，自己现在连赎他的钱都没有了，那可怎么办呀？他又想，万一吴中真是得手了，这晚上自己还得再来一遭，演砸了那可就鸡飞蛋打，前功尽弃了。

他正胡思乱想的时候，背后门一响，小茜拿着一大块纸巾，从卫生间里容光焕发地出来了。寻着刺鼻的烟味，一眼就看见惶惶如春猫般的老韩。她讨厌地恶狠狠白了他一眼，说：“少抽点，这里还有女士呢！”

还没等老韩一如既往地辩解，电梯门“咣当”一声开了，吴中从里面疲惫地低着头走出来，手上只拎着公文包。老韩看吴中脸色不对，急走两步，一把拽住吴中一只胳膊，低低地在他耳边问：“他收了吗？”

吴中没说话，径直走进屋里，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挥了挥手，示意随后跟进的老韩赶紧关门。小茜看见他颓废的样子，心也一下提到了嗓子眼，坐到床沿上，眼巴巴地瞧着吴中，轻声急切地问：“你倒是说话呀，结果到底怎么样？”

“不知道。”吴中好不容易从紧绷的嘴唇里挤出一句，“他办公室里老是有人，我抽了一个空，将塑料袋放在他办公桌底下了，也不知道他看没看见。”他看了看神色顿时有些黯淡的二人，接着说，“不过名片他已经收下了，下面咱们只能等电话了。”说完，无可奈何地摊了一下手，自顾自地闭上了眼睛。

别看吴中是个老销售员，可说实在话，像这种一开始就狠砸的事，他也还是第一次干！

干销售的一般有个潜规则，跟对方第一次见面，一般不砸，最多是无关痛痒地小意思一下，算是表个态。因为这里面除了突破法律的禁忌外，还有一个双方心理感受的问题在里面。像这种比较大的官员，第一次见面能赏光“四陪”就不错了，他们真正收获的时候，其实是在第一次交易完成之后。

吴中这次之所以舍生忘死走这一步险棋，主要是考虑以下几个因素，一是对方虽然没跟中天公司接触过，但肯定没少听过“中天公司”这个业界响当当的国企巨擘，国企对国企的行为，要是真出了事，双方罪责五五开，对方应该会少了几分顾虑。二是他分析这个张总应该也是个道上的人物，只要肯拿了，绝不会白拿，所以才竭力在电话里请求杜小军放手一搏。而且还庄严承诺，如果当场出现意外，纯属是他个人行为，跟公司绝无关系。三是情况确实特殊，坐视这一大块基础市场丧失而不顾，无异于是对事业的犯罪，而且时间紧迫，眼看明天就要当场开标，这也是促使杜小军最后下狠心的最重要因素。

第十八章 斩首行动（6）

三个人心事重重的，坐在那儿一声不吭，屋内沉闷压抑得厉害，空气中三个人重重的呼吸声都能清晰可辨。

“怎么忽然感觉有点冷啊。”小茜抬手上下摩挲了几下自己圆润的胳膊，梦呓似的自言自语。

吴中突然向老韩伸出一只手：“来棵烟。”

老韩愣了一下，慌忙取出一只，递给他。吴中笨拙地把烟夹在手指间，起身弯腰去够扔在床上的打火机，池小茜诧异地瞧着吴中这个反常的举动，顿时明白过来，一欠身抢先拿到了打火机，快步走到他身边，弯下腰“啪”的一下，给他点燃了……吴中深深吸了一口，叹气般地吁出“谢谢”两个字，一只手安慰地拍了拍身边站着的小茜，这一下恰好拍在小茜弹性十足的屁股上，小茜的脸不由得泛起一片羞红，机敏地瞄了老韩一眼，只见老韩失神地瞅着他们，似乎无动于衷。

“晚饭总是要吃的，走！下楼找个好饭馆吃饭去。”吴中忽地站起身，挥了一下手臂，不容置疑地说，“小茜在家里不是总嚷嚷着要吃海鲜吗，今天让你吃个够，我请客！”

三个人走下楼，老韩拦了一辆出租车，吴中拉开副座的门，示意小茜先坐进去，随后自己与老韩坐在了后排。“去海鲜一条街。”老韩很内行地对司机说。

“师傅，这里什么地方海鲜最好？”吴中紧接过话茬问司机。

“要说最好，当然是粤港大酒店了。”这东北话得在当地听，不知不觉耳朵就觉得舒服。

“好，就去那儿。”

“那儿可是死老贵呀，比不上海鲜一条街，便宜，味道也不错！”师傅确实应该到北京去给参加奥运会的外地朋友开车，多负责，多热心。

“谢谢您，没事，就去那个什么粤港。”吴中很有礼貌地谢绝了对方的一片好意。

三个人走进粤港大酒店灯火通明的大堂，果然感觉像进了海底世界，五光十色各种彩灯，照得水族柜里各种贝类和鱼类鲜活灵动，绚烂斑斓。

小茜先是很夸张地装模作样大声吸溜了一下口水，随后就是兴奋地雀跃不已，拉住一位迎上来的导购小姐，白痴一般指指点点问这问那。吴中和老韩远远跟在她身后，他们显然依旧是魂不守舍的。

“领导，我要吃澳洲大龙虾。”小茜受到了导购小姐的恶意怂恿，折回来跑到吴中身边，拉着他的手，娇滴滴地踮着脚跟，拖着长声央告，软乎乎的胸脯蹭得吴中在大庭广众之下满脸窘态。

“好好，不是说过了吗，今天你想吃什么就点什么！”吴中胡撸着她顺滑可鉴的浓密秀发，满口应承。

“小茜，今天领导请客，机会难得，好好宰他！”老韩不失时机地在边上没好气地说。

这时，吴中的手机闪着绿光响了起来，他敏感地迅速看了一眼来电号码，快速向同样关注的老韩使了个眼色，狠狠地点了一下头，扭身急步跑出酒店。

老韩隔着大玻璃窗意外地发现，吴中站在门口台阶上接听电话的身影，在霓虹灯的照射下，竟显得那么孤单无助。

第十八章 斩首行动（7）

过了几分钟，吴中匆匆地一溜小跑赶回大堂，焕发的神采已经说明了一切。他走到老韩身边，低低的声音说："他们刚开完会，开标推迟到明天下午了，而且标底也改了。这个张总真够意思！看来今天晚上咱们不能睡觉了，得连夜改标书、装订。"

他看了一眼还在鱼档前跟随服务员逡巡转悠的小茜，把老韩拉到大厅角落一架钢琴边上，极速地布置道："咱们的计划也得随之改一改。你还是请他们出去玩，但目的已经不是套他们的标底，而是把咱们现在的投标价透露给他们，让他们彻底放心。争取玩个通宵，喝个烂醉，让他们即使收到了内线通报，也来不及再重新改了。您受点委屈，晚饭吃得简单点，时间紧迫。"

"好，我马上就给那两个王八蛋打电话。"老韩咬牙切齿地领命，报复心昂扬。

"我得趁着天还不太晚，赶紧找一个办公服务部，租上一台打印机和装订机，晚上让小茜帮着我改标书，我这就告诉小茜，让她也快一点。"吴中已不知不觉进入到每次临战前的亢奋状态，说起话来简短有力，"那两个人要是问起我来，你就说我有急事已经先回去了。"

老韩走出饭店大门，站在台阶上，微微的夜幕笼罩下，空气似乎变得萎靡而润湿，暖融融的令人心旌摇荡，那种难以抑制的渴望和驿动又开始悄悄充斥他的身体。他从小就喜欢在这个时候看女人，蒙蒙■■的，每个身材都是那么凸凹有致，令人遐想。这儿一点不比在王府井步行街上的感官刺激差，相反倒更显得真实，更唾手可得。他咽了口唾沫，开始拨魏主任的电话，心想，妈的，昨天蹲在小黑屋里要痛改前非的决定不算了，为了革命工作，今天晚上要好好折腾折腾，提前享受一把成功的快感。

与此同时，灯火通亮的大堂里，吴中走过来，生生地一把拽过正在挑三拣四的小茜，小茜似乎没有防备，险些就倒在吴中怀里，两个

人凑得很近，吴中不停地在说，小茜频频地点头。

老韩电话刚刚打完，就看见吴中和小茜从门里走了出来，小茜发自内心的喜悦溢于言表，走起路来格外轻盈。

老韩赶忙迎了上去，抢先说："约了半小时后见面。"

"好！"吴中点点头，"我跟小茜这就去找打印机，然后直接回宾馆。"

"怎么，小茜也不吃了？"老韩惊讶地望着小茜月牙般弯弯的眼睛，此时的小茜在夜幕下别有一番恬静如水的韵味。

"嗨，其实吃方便面也一样啊。"小茜淡然地挥挥手，"先欠着，以后有机会再补。"

三个人简短地交流了几句，分乘两辆出租车，各干各的去了。

老韩的工作能力确实强，尤其是在今天的关键时刻，从容镇定，把特长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先是把魏主任和金销售员带到了一处此前他们俩从没享用过的私人会所。换上浴衣，不由分说，老韩上来就点了最贵的全套。背着老婆，光着屁股，谁还带手机这个小特务？这里包夜虽说贼贵，但确实是好东西呀，物有所值，老韩一点都不心疼，糊弄得二人五迷三道的，进一步确信自己已是胜券在握。

却可怜了吴中这个大经理，凌晨一点之前还在笔记本电脑前忙，一点之后，在小茜身上忙。不知怎么的，这个小妖精在这个陌生的环境里却显得格外兴奋，搞得他精疲力竭，据说后来大腿都抽筋了，方得到小茜小姐的体谅。

第十八章 斩首行动（8）

正如杜小军总经理后来在公司全体干部大会上指出的那样，吴中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心甘情愿地不顾个人安危，表现出对公司和员工的满腔热爱，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

第二天下午，吴中驾车拉着小茜，全副武装上了临时置办的装备，沐浴着习习海风，已经嬉戏在南戴河海滨浴场上了。可惜他是个旱鸭子，没福在水下消受这个美人鱼，只能戴着一副宽边大墨镜，可怜地躺在一把遮阳伞下，骄傲地看着那些闪光的眼神投射在女伴雪白丰腴的肉体上。

如果那个张总故意给的是个假信息，这回可是彻底完蛋了，还要搭上二十万陪葬，自己今后也难辞其咎；如果那个伟业公司后面还有人，像我这样的不露面，也改了标书，老韩这个见了女人没命的傻蛋又没有察觉，怎么办？甚至……那个张总又设了一个套，为了表示自己的高风亮节，今天开标的时候带了纪委和公安，把老韩当场带走……他手心里攥着手机，不时看着上面显示的时钟，心急如焚，焦急地等待着前线老韩传来的消息。

吴中其实已经有些忍耐不住了，试着给老韩打了两次电话，但提示音都是关机。吴中凭经验知道，这属于正常情况，不少财大气粗的客户，为了以示公平、公正，常常在开标现场，要求甲乙方全体人员都关闭手机。

吴中的脑子里七上八下的，看着眼前寥廓无际的沧海，不知怎么又胡思乱想到了环保问题上，这大海真脏，浪涌浪来，一波比一波黑，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呀，环保部门这帮笨蛋，不知道吃了多少回扣，这些个问题他这个业外人士还真的想不明白。算了，不管了，所有的努力都做了，他吴中也就这么大能量了，甚至也可以说中天公司也就这么大能量啦，是福不是祸，他妈的，由他去吧，睡觉！

正蒙蒙■■的，手机响了，看着显示老韩的号码，吴中反倒有些犹豫了，他自己都觉得按键的手指有些哆嗦，“喂，怎么样？”他故作镇静，有气无力的嗓子眼里哼着。

“吴经理，招标刚刚已经结束了，您猜怎么着？”老韩那头毕恭毕敬的声音稍微停了片刻，忽然在电话那头抑制不住地狂喜着大声喊了起来，“咱们中的是独标！通吃！一期几千万呐！”

“嗯，好。”吴中继续无动于衷般地哼哼着，却把掌中的小小手机都快要攥碎了！

老韩越说越兴奋：“伟业公司来了好些人，连那个假高丽老总都去了，完全是势在必得的架势，据说庆功宴都订好了，可结果一公布，他妈的当场全傻了！估计他们到现在还弄不明白，怎么标底一夜之间就变了？那个姓金的也真是没修养，当场就把杯子给摔了，瞪着我的眼神，我看活吞了我的心都有！散会的时候，我看他站都站不起来了，哈哈！过瘾，出了一口恶气！”

“老韩，”吴中不得不惋惜地打断老韩声情并茂的讲述。那些个激动人心或是伤痛欲绝的场面，他何止一次地被蹂躏过，被摧残过，对手的惨象他想都想得出来。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呀，他在心里默默地向那个高丽老总致哀：对不起，你的兄弟们要吃饭，我的兄弟们也要吃饭呀，别怪我这次做得太绝。

他还有重要的话要叮嘱老韩：“那个魏主任我觉得现在还是要以安抚为主，明天签完合同，你买上点小礼品去看看他，冤家宜解不宜结嘛，毕竟双方还没有公开撕破脸，我想他还有用。”

吴中他微微稳了稳心神，伸手摘下墨镜，脸上变戏法似的一下就又露出了那副经典的笑容，呀！怎么今天的天这么这么蓝呀！他举起手机，嗯，终于到了该把好消息通知给杜总的时候了！

第十九章 霜叶红于二月花（1）

第十九章霜叶红于二月花

重操旧业，再一次干起老本行来，陆乘风确实是神清气爽，斗志昂扬。重新找回了自信和尊严，他脸上总是笑眯眯的，人也像一下子年轻了好几岁。

他每天随着大家一起按时准点上下班，换上工作服，就在车间里忙忙碌碌的，干顺手了，不经意间还脏话连篇，俨然又是当年那个“疯子”。对于他这种吃点鸟食都能饱的主儿，中午匆匆忙忙就在厂区门口的小摊上随便垫吧点，晚上照例是羊肉串加啤酒。一个人的小日子过得无拘无束，内心也感到近年来从未有过的充实，还真有点自娱自乐的味道。

排除了来自各方面的人为干扰，陆乘风擦屁股的工作进展得相当令人满意。

经过综合分析，陆乘风向中天公司发回了第一份情况通报。报告里指出，纯技术层面上的问题，其实并没有西北股份自己所说的那么严重。

一是他们当时仿制这套系统的时候，还有些技术点没有吃透，可现在已过了N年，革命早取得了最后胜利，所以通过软件升级和更换一些兼容度高的器件，就完全可以使这批设备重现光彩。

二是当时为了节约成本，选用的某些器件质量确实不行，现在有些就已经老化或是失效了，只能重新更换，但是其中一些进口芯片，现在在国内还很难买到。

于是，陆乘风不得不通过E-mail联系他们在国外的供应商，让迅速发一些过来。不过这样就耽误了整套系统完全康复的进度。经过请示姜总，他老人家总算是高抬贵手，表示可以理解，同时也再次警告他：“没干完绝对不能走！”

陆乘风虽然表面上唯唯诺诺的，极不情愿地连声鸣冤，可心里却暗暗高兴。毕竟回去也是闲着，还不得不时常拿自己一张老脸去贴那几瓣冷屁股。更重要的是，自己的终身大事还没有着落，就算是现在撵他走，他也不会走。

三是不客气地说，有些问题，而且是相当一部分问题，纯属是燕儿他们技术水平低下，小错不断积累造成的。例如，有一台稳压电源总是工作不稳定，每次刚开机时绝对是好的，可是过了间隔不等的一段时间后，就突然中断输出。陆乘风开始也觉得问题蹊跷，毕竟自己是搞软件出身，硬件不是那么精通。可是大家现在都拿他当全能看，被逼无奈，只好硬着头皮打开机箱盖板。

盖板打开后，当场所有人，包括陆乘风在内都面面相觑，哭笑不得。原来，有一只耗子不知何时长眠在散热风扇的叶片上，影响了散热。当机箱内温度积累到上限时，电源自动进入自我保护状态，理所当然就中断停机了。

自打陆乘风心甘情愿地当牛做马以后，燕儿倒是轻松自在了不少，腐化堕落成了一名不折不扣的资本家。每天她都能变着花样地把自己弄得花枝招展的，不定时溜溜达达跑到现场督查一番，很满意地看着普通一兵陆乘风同志，撅着屁股钻在机器底下干活。高兴了还高腰扭动，指手画脚地品评鞭策几句，等陆乘风从设备底下钻出来，只闻到她留下的一缕清香，人早就跑没影了。

第十九章 霜叶红于二月花（2）

可是近一段时间，陆乘风却再也没有见到张军风，偶尔听到有人说起他过来开会，但也从没有在车间露过面，不过他们过几天就要通个电话，相互臭贫几句。一天，张军风说他无意中得到了一点信息，估计对他要款不利，深下去的却没有多说。陆乘风听了，心里不禁又有些惴惴起来。

天气渐渐热了，处于大山环抱中的这个工业巨怪，此时也与时俱进地绽放出逼人的热情。柔和的清风撩拨得大家面颊痒痒的，身体热热的，不时从心底涌出一股骚动。绿叶越来越稠密了，大片大片的杨树，把山坡染翠了，把路边遮阴了，河水也悄悄注进了干涸的河床，人们的衣服也是越穿越少，越穿越艳，轻灵灵地带着精神头也越来越足了。

陆乘风的技术性工作现在已经进入到拾遗补缺阶段。大方面的问题已基本上解决了，运行维护已经开始。他双手插在裤兜里，一摇一摆地在车间各处巡检，得意地看着整条生产线和着他预先谱写好的节奏，一板一眼地在有序运行。那“呼呼”的噪声，在他听来却是小夜曲一般婉转悠扬。

“你看你，哪像个干活的，逛来荡去整个一二流子。”陆乘风身后响起富有磁性的女声，他晃动肩膀转过身去，果然看见燕儿笑吟吟地站在自己身后。

“燕工辛苦，欢迎领导百忙之中亲临现场指导工作。”陆乘风嬉皮笑脸和她打哈哈。

“嗯，干得确实不错，”燕儿还真就拿出了当领导的架势，“不过离放你回北京还早着呢，心里着急了吧？”

“不着急，不着急。”陆乘风嘻嘻坏笑着，“我就在你们这山头上扎下了，说不定什么时候还弄个压寨夫人呢。”

燕儿撇了撇嘴："你别得意，等那几块电路修好了，就赶紧给我下山走人，免得再祸害我们这儿的良家妇女。"

陆乘风听了，面有难色，不无担忧地说："可是那几块板子没有配件，可怎么办呢？我这心里也急着呢。"

"明天有车去省城，烦请你这个专家亲自跑一趟呗。"燕儿正经八百地说。

"嗨！别开玩笑，省城里根本就没有，军风，哦，不，张院长已经派人跑过了。"陆乘风晃晃脑袋说。

燕儿看见陆乘风这个态度，脸色微微有些涨红，抬手点了点他，命令的口气说："反正我已经借好车了，你说你去不去吧？！"

"啊——"陆乘风这下可听明白了，惊诧地张大嘴巴，眼睛溜圆，打量着燕儿。燕儿黑黑的眸子里闪着寒光，粉脸紧绷着。

第十九章 霜叶红于二月花（3）

陆乘风机警地转头看了看周围，压低了声音再次确认道：“你是说你也去？”

燕儿白了他一眼：“你说你到底去不去吧！”

“去！去！”陆乘风赶忙答应，孩子似的乖巧得很，“卑职绝对服从领导安排。”

“哼，就知道你不敢不去！”燕儿笑着甩下一句，就优雅地转身扭搭走了，长发一甩一甩荡在背后。

陆乘风痴迷地看着燕儿婀娜的背影，抬手搔了搔头皮，自言自语地说：“不是不让我残害良家妇女吗？”

第二天一早，陆乘风赶着约会的钟点，匆匆跑出酒店，站在台阶上，眼巴巴伸着脖子四下张望，等待美人送上门来。

突然，梦境里似的，从远处晨曦的雾霭中，钻出来一辆墨绿色越野车，在路口转了一个弯，向他开过来。“沙漠王”开到陆乘风跟前，慢悠悠停下了，透过挡风玻璃，司机竟然意外地是一位红衣女郎，坐在深色车厢内十分惹眼。

“咣当”车门打开，女郎探身轻盈地从高高的踏板上跳下来，双颊红扑扑的，凤眼一闪一闪。燕儿上上下下瞄了陆乘风几眼，满意地笑道：“嗯，还仍然是个帅哥，快上来开车。”

陆乘风同样也注意到，这一段时间来职业味道十足的燕儿，今天竟然穿了一件胸前绣着“芭比娃娃”的紫红针织帽衫，下身是嵌着一道细褶的浅灰色跑裤，脚上还蹬了一双小皮靴。就岔开腿，歪着头，挑逗的眼神上下扫描了她好几遍，十分认真地说：“这是谁家的小女孩呀，还没成年就把大人的车偷着开出来了吧，快给还回去。”

燕儿晃着身子咯咯地一边笑，一边舞动胳膊，在陆乘风肩膀上重重地拍了一把：“少废话，快给本姑娘开车！”

陆乘风格外听话，领命几步就熟练地跳上驾驶座，把手包往副座上的燕儿腿上一扔：“婆姨，给俺拿着。”

燕儿斜了他一眼，抿抿嘴乐着说：“这人真不要脸。”

陆乘风亲切地看着干干净净的车厢，熟练地原地换了几个挡位，笑逐颜开地说：“还是这玩意开起来顺手，你可真是咱群众的贴心人呀。”说着，忽然想了起来，扭脸看燕儿，“唉，这车怎么在你手上？是不是你们张领导过来了？”

燕儿眼角风情地望着陆乘风，笑着点了点头。

“嘿！这小子现在是越来越不像话了，这段时间连电话都没来一个。”

“■，你别问了，他说这一段有重要事情，不能和你联系的。”燕儿柔声细气地替张军风解释，“不过答应把车借给咱们用，但绝不能声张。”

什么事？这么鬼头鬼脑的？陆乘风心里揣了个疙瘩！

他发动了“沙漠王”，狠狠地轰了一脚油，直接就挂上三挡，车子吼了一声，腾地窜了出去。“爆起”的感觉真爽！久违了！

“沙漠王”马达轰鸣，疾驰在通往省城的公路上。陆乘风今天二人一车破镜重圆，就犯了“人来疯”的老毛病，将车技发挥得淋漓尽致，开起来格外野蛮剽悍。见车超车，见人不让，车后扬起滚滚黄尘，还搭载着一个美女，甚是拉风，引来不少路人鄙夷憎恶的目光。

第十九章 霜叶红于二月花（4）

燕儿刚开始还规劝过他两句，后来见他仍像从前的样子，搬出来那一套“世界上本没有路，我走过去就是路”“顺我者生，挡我者死”的混账理论，也不忍打扰他难得的兴致，索性自己扣好安全带，在边上为他捏着一把汗。

他们行驶过一个交叉路口，燕儿看见蓝色路牌上标着的那个让她刻骨铭心的地名，再次怦然心动。她侧目瞥了毫无察觉的陆乘风一眼，凤目流光，心思嗖地一下便飞走了……

工程北京论证完成后，在中央、地方两级领导的亲切关怀下，在双方具体责任单位的大力协同下，马上转入到了施工阶段。在工程设计《任务书》上有明确要求，工程技术人员必须做到“三跟”，就是：跟施工，跟调试，跟试生产。

当然，这种吃大苦、流大汗的荣誉，肯定是轮不到那帮号称“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领导和泰斗们了，因为他们有更重要的工作——指挥和视察。这可就苦了陆乘风和张军风，燕儿，他们这帮“小啐巴”了。

什么叫“小啐巴”呀？其实就是一句北京方言，又叫“碎啐”，指整天的被主人家指唤来，吆喝去，撅着屁股干活的“小马仔”，而且还不能有怨言。谁让你号称是国家和企业的主人呢？哪有给自己干活还抱怨的道理？就这大不敬的罪过，就得大耳刮子给你贴上，大帽子给你扣上！

那是一个初秋的季节，天气仍旧肆虐着激情，热得人心烦气躁。工程不幸按实施计划拖了进度。

陆乘风站在散发着浓烈油漆和甲醛气味的崭新厂房里，转着圈正骂骂咧咧地打手机：“我说，你们在北京这是怎么整的？一个简单的测试箱到现在还拿不出来，要不要我回去手把手教你们？……我告诉你

们，这边考核要是过不去，我就都推到你们身上，到时候可别怪我血口喷人，栽赃诬陷！”

“有些人就是该骂！”陆乘风刚按断电话，冷不防燕儿不知道什么时候钻了出来，手里握着一卷图纸，长发一甩一甩地跺着脚鼓励他，“原先到的货总是有问题，现在可好，拿都拿不出来了，真急死人。你对他们干吗还这么忍着，要是换了我……”

陆乘风看到眼前这个小美人嚣张的样子，气顿时又涨上去一半。心想，你也就是个色厉内荏的东西，他们两个月前过来的时候，你这股子狠劲哪去了？还围着那帮王八蛋一口一个“师傅”一口一个“大爷”地骚个不停，这回认识到“你大爷”啥样了吧？

“你能不能消停点？这里面有你什么事！”陆乘风给她这一顶火，更加烦躁起来，急赤白咧地大声呵斥道。

燕儿本来是挺身而出给他做口头帮凶的，可没想到碰上了这么个不知好歹的主儿，向来“霸王花”一般的她哪能受得了这个气？当时小脸煞白，对陆乘风瞪圆了眼睛，手里的图纸拧得“咯咯”直响，咬牙切齿地说：“给脸不要脸是不是？对不起，你那些图本姑娘还不伺候了呢！”

原来当时陆乘风就和北京的几个狐朋狗友撺掇着，打算私下开发一种系列化的通用控制设备，推到市场上去，赚点零花钱。没办法，几次打报告，中天公司死活不干，那就自己干呗，这总不能算是抢大家饭碗吧！可是他当时忙得恨不得把拉屎和吃饭都合并到一块去，哪儿有时间和精力再干私活，因此恳求燕儿帮他出一部分图纸。

第十九章 霜叶红于二月花（5）

燕儿没想到，她要挟的这招，对正在气头上的陆乘风根本不好使，他皱着眉头，粗声粗气地说：“爱画不画！就你画的那些个破图，哪回不是我帮你改来改去的？”

燕儿听了，气得差一点没背过气去，嘴唇鼓了几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恨恨地把手中一卷图纸哗啦一下摔在陆乘风怀里，扭身“咯噔，咯噔”抹着眼睛跑开了。

陆乘风愣愣地看着燕儿委屈的样子，就有些后悔了，等打开燕儿刚才扔下的那卷图纸，更是暗骂自己是个混蛋！原来燕儿是来给他交私活的呀。对这么好的同志，虽然还没能满足领导的生活要求，但在工作上已经算是很认真主动了。

陆乘风想到这里，就决定应该再深入一步，更实质性地关怀一下这个好同志。今天她能给自己画图，明天说不定就能给别个男人画图，所以最好把她弄成专职的。

不久后的一天，燕儿在办公室莫名其妙收到了一件特快专递。当她满心疑惑地打开封袋时，不由嘴巴张得老大，愣愣地呆住了。原来封袋里掉出来的，竟然是一块静静躺在包装盒里，花里胡哨的“斯沃琪”手表！

她连忙扯过封袋一看，上面“发货人”一栏上竟然写着，北京中天公司陆乘风！顿时明白是这个一肚子坏水的家伙搞得鬼，抬头狠狠瞪了在不远处，正冲着自己龇牙咧嘴的这个坏小子一眼，随后莞尔一笑，心安理得地就把手表大模大样戴到了自己手腕上。

陆乘风看到美人千金一笑，心内暗自窃喜，想，泡这种心高气傲的白领还应该再绷她几天，该是你的就是你的，不用太着急嘛。

几天后，“沙漠王”打头，一辆金杯面包车居中，“五十铃”SUV殿后，一只小小车队已是兴冲冲行驶在通往省城的公路上了。

原来，张军风和陆乘风商量，现在正赶上停工待料，又恰逢是秋高气爽的好季节，莫不如咱也学着做回好人，组织全体技术组出去旅游一把。最后经过大家民主讨论，张军风一锤定音，选定了太白山。

太白山的秋色，似梦似幻，宛如巍峨苍茫秦岭环护中的一枚五彩斑斓的宝石，令人心旷神怡。陆乘风站在半山腰向四周遥看，真的是层林尽染，溢彩流丹，与远方天际墨染一般嵯峨的群峰相辉映，美轮美奂恰好就是一幅立体的泼墨山水。当下，把一向生活在喧嚣繁华的大都市、讲求壮怀激烈的陆乘风竟摄得魂魄出窍，俗念俱空。

他接过燕儿递过来的一个橙艳肥硕的大柿子，托在手上翻来覆去端详了好几遍，若有所思地说："我的一个朋友，曾经做过一篇《嘉果颂》，我记得有这么几句：'山野渔樵，知我朵颐之乐，而不知我心之澄清之乐欤。'我想等我们都老了，但愿还能有这样一方净土，空灵心境，荡洗俗尘。到那时候，咱们要是真能过上'两亩地一头牛'男耕女织，皈依自然的生活，该是多么惬意的事呀。"

"那你就到我们这儿来呗，别看我们这儿穷，可是文化底蕴深厚，安然和谐，还有美女相伴，不是正趁了你的心愿吗？"燕儿弯弯着眼睛，似笑非笑地凝望着陆乘风。

"好，到时候我就做个老牛郎，你就是那个老织女。"陆乘风悠悠说着，一边牵起燕儿的手。

燕儿咯咯地笑起来："瞧把你美的，别瞎感慨了，快走吧，咱们落在大队后面太多了。"

燕儿依偎在陆乘风的臂弯里，忽然若有所思，淡淡地说："我心里真的没有把握，像你这种六根不净的人，我们这儿可不敢要你，最后可别弄得个天不留地不收的。"

第十九章 霜叶红于二月花（6）

“哈哈，做个孤魂野鬼也好，每天飘荡荡，荡飘飘，徜徉于天地之间，阎王不收，小鬼不管，大概也是一种游离于大道之外的另类江湖生活呢。”陆乘风双臂向前挥出，做出了一个欲飞的动作，彰显出他洒脱、灵动的个性。

这时，四下寂静无人，燕儿刚听完陆乘风的鬼策划，望着周围午后阳光斜射，变得半边阳、半边阴的群峰，吓得发根都有点发紧，双臂紧紧箍住他，颤声说：“看看，对天地不敬，神明示警了吧。”

美人盈怀，软玉温香，想到此前好几次强暴不成的惨痛经历，陆乘风决意不能放任燕儿再继续伪装下去了，否则自己就真成口头流氓了。现在是天时地利绝好良机，他看着周围不断零星经过的路人，心急如焚！

忽然陆乘风停住脚步不动了，急急火火地说：“燕儿，山上不好玩，我先下去，你后走，到最近的公路边上等着我。”随后便向山下疾跑。

燕儿坐在公路边等得心焦，正嘀咕着：“该死的，不知道又抽什么疯。”就见“沙漠王”从山道拐弯处突然冒了出来，轰隆轰隆狂躁着冲到自己面前戛然而止。

陆乘风探出半个身子，满脸潮红，眼放贼光，大声喊到：“燕儿，快上车！”

燕儿以为这家伙是好心，怕自己累着，先跑下山开车接她，不禁心下油然升起一份甜蜜的感动。她笑颜如花，将粉臂窈窈婷婷递给陆乘风，没想到整个人一把就让陆乘风给拽上车来。

燕儿被一拽一抱，顺势就坐在陆乘风腿上，不由自主就勾住他的脖子，软绵绵双唇毫不迟疑送了上来：“你这是要带我上哪呀？”燕儿兀自轻轻喘息着，看着陆乘风推杆二挡，继续驾车向山上猛冲。可陆

乘风并不答话，睁大眼睛搜寻到隐藏在遮天蔽日树林中一个灌木丛生的岔道，打轮一头就扎了进去。

剧烈的颠簸中，天顿时暗了，飞鸟惊起一片，被钢铁蹂躏的树枝发出噼里啪啦的爆裂声。轰鸣声停止了，周围顷刻间万籁俱寂，仿佛整个世界上只有两人热唇相接急促的喘息。

陆乘风跳下车，抱起副座上浑身酥软成一团的燕儿，一把扔到后座上，侧身而上，一下就把她白色的T恤衫推到颈下，贪婪地吸吮着两颗粉红色的硬挺肉粒。女人愈发激烈的痴迷呻吟声，提示他总攻击开始了！

陆乘风跪下，迅速拉下她裤子上细细的尼龙拉链，可这时，燕儿好像突然清醒过来，扭住他的双手，一声不吭地强烈抗击着。

“陆乘风，你给我听好了，”昏暗中，仰面朝天的燕儿清晰、坚定的声音突然传来，惊得陆乘风双手抖了一下，“我不是处女，但是也要你负一辈子责任。”

陆乘风沉吟片刻，语调凝重，庄严地起誓发愿：“我答应你，我负责任！”

“沙漠王”的减震就是好，厚重的身躯在阴蓊的树林中微微晃动，沙沙抖落了满身斑斓，在秋风中摇曳飘散……

陆乘风拉着燕儿的手，从车里钻出来，抬眼看着落英缤纷，感觉畅快之极。燕儿趴在陆乘风胸前，眯眯着一双凤眼，嘴角微微翘起，笑盈盈低声问：“眼前的情景使我想起了一句唐诗呀，你猜猜看？”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陆乘风随口大声说了出来，语调昂扬。

“嘻嘻，跟着你们这帮人，我都快要变成女流氓了，你这个硬整的家伙。”燕儿娇嗲妩媚，不同往日般爽朗奔放。

第十九章 霜叶红于二月花（7）

“沙漠王”走完了公路，终于踏上穿越在壁立群峰之间的高速公路上了。陆乘风听着发动机轻快的嗡嗡声，心情为之一振。

“想什么呢？”陆乘风见燕儿一直粉面微红，似睡非睡地在一边默默不语，自己揉了揉耳垂，畅快地吆喝，“婆姨，来点音乐。”

“想听什么？”燕儿拧开一瓶水递给他，关切地问。

燕儿这句有意无意的话，一下提醒了陆乘风，他像是很随意地说：“有没有老歌？”

“没有。”燕儿斜了他一眼。

“真的没有？”陆乘风这句话有点咄咄逼人。

燕儿手指绞在一起，低头不语。过了一会儿，才下定决心似的望着他，声音沙哑着说：“有倒是可能还有，不过听起来怕你伤心。”

“什么东西我会伤心？”陆乘风摇头晃脑地装傻，“知道飞儿在机场夸我什么来着？哦，铁石心肠。”

“好吧，你等着！”燕儿从牙缝里重重挤出两个字。果然不出所料，她转身从座椅背兜里掏出那个老旧的CD包。

燕儿的手指似乎有点不太听使唤，急急地CD包拉链怎么也拉不开，越拉不开越有些着急，终因用力过猛，CD包“刺啦”一声裂了个大口。

“对不起。”燕儿犯错误似的低声咕哝了一句，在她的心目中，眼前这个男人仍是CD包真正的主人。

陆乘风眼角的余光看见燕儿混乱的表现，不动声色依旧平稳开着车，直视平展宽阔的路面在脚下迅速流过。

这种无动于衷的表演大大伤害了燕儿的自尊，心想，这个家伙还真是铁石心肠。她不禁怒火中烧，对可怜的CD包就撒起气来，手指扒住包的两边，双臂紧绷，使劲用力往两旁一分--“哗啦”包被彻底撕开了，内页啪嗒啪嗒不停地掀动着。

燕儿飞快翻了几页，挑出一张，表情突然变得郑重而严肃，伸手把盘轻轻推进了CD机。

“吱吱”的读碟声过后，片刻的沉寂，扬声器中飘出来一首老歌，那首她和他再熟悉不过的一首老歌，这是陆乘风送给她的歌：

望着天空的女孩，想把那云拨开，乌云请你离开，阳光露出来，阴暗去了，

阳光照耀，带来了虹彩，乌云别再徘徊，已长等待……

悠然、恬静的歌声飘荡在车厢里，携夹着往日的爱恨情仇，无情地缠绕在两个人的心尖上，像一柄重锤，一下就把陆乘风的理智击得粉碎，又像一柄利刃，刺得燕儿胸口突突乱颤。再多的矜持、伪装，在这一刻竟是如此轻易地被剥去。他们心中自以为已经收藏了很好的最私密部分，原来竟是这样脆弱，这样的不堪一击，无所顾忌，正渗出斑斑殷红的淤血。

燕儿强忍住充盈眼眶的泪水，慢慢转头观察陆乘风。她模糊的视线确凿无疑地看到，陆乘风面似冰冻，双颊上，两溜泪痕在正午刺眼的阳光下，闪闪发亮……

第十九章 霜叶红于二月花（8）

嘎吱，“沙漠王”一个急刹，一头扎进路边的紧急停车带里，年轻时的那些场景在这一刻无比鲜亮清晰：

带着淡淡的惆怅，趴在窗台上仰视星光的睡衣女孩，凤眼里淌着清澈温柔的目光，网络那端，度假村中床上辗转反侧的大男孩。

机场上，那个青春张扬、魅力四射的女孩走过来了，一个声音抑制不住地嘶喊：独——自——凭——栏——

女人一把掀开被子，揣了身边的男人一脚，自负地笑着说，你臭美什么？难道你还不明白，后来是我在勾引你吗？

“孩子是你的……”女孩在医院的草坪上哭着说，月光洒在她苍白如纸的脸上，“你不是说过要对我一辈子负责吗？”

林爽蓬头垢面，衣衫不整站在满是狼藉的卧室中央，紧握着一大片寒光闪闪的玻璃碴，满手是血，歇斯底里地从牙缝里挤出嘶嘶的声音：“我今天就死给你看！”

“小陆呀，”苍老而威严的声音，“林爽已经闹到部里去了，对于公派出国留学人员我们是有政策的，而且工程那边也知道了。你现在只有两个选择，一是立即从项目组撤出来，跟那个女孩子一刀两断，二是就地免职，参加援藏工作队。小陆呀，你还是年轻啊……”

男人的手机响了，他掏出来看了看号码，狠了狠心，拔下电池，抽出手机卡，将手伸出车窗外，看着这枚小小的卡片在寒风中飞舞飘逝……“爸爸，你的东西丢了，别哭了，再买一个呗。”女儿稚嫩的声音，“别管他！”穿着紫貂披肩，正在开车的林爽从倒车镜里严厉、鄙夷地瞪着他，“瑶瑶，你爸爸和那个坏女人害得咱们娘俩好惨呀，活该！”

寒风凛冽，燕儿望着陆乘风一家三口开车扬长而去的后影，摘下口罩，伏在妹妹的肩头低声哽咽：“走……咱回家……咱回家吧……”

……

陆乘风浑身僵硬，直挺挺靠在座位上，紧闭双眼，嘴角剧烈地抽搐。

燕儿此时才彻底明白了，那段铭心刻骨的情爱，对陆乘风的伤害也是和自己一样，是彻入骨髓的疼！

她猛地抬起胳膊，食指直戳陆乘风的面门，带着哭腔，凄厉地尖叫："陆乘风，你这个王八蛋！我今天就告诉你，我之所以始终割舍不下你，是因为你伤我最深！"

燕儿大口喘着粗气，一只手不停抚着自己的胸脯，多年的悲愤、委屈、无奈、期盼一起喷涌出来，她低低呜咽着，程度越来越大，后来身子一软，索性扑到陆乘风剧烈起伏的胸膛上："其实，你知道吗？这些年我一直等着你来找我，我就知道，你会回来找我，自打那天见了你，我从心里就什么都应了你了，我是不是太贱了，是不是太傻了，是不是太容易到手了？呜呜……"

第二十章 豪宅美女（1）

第二十章 豪宅美女

他们开进省城，已经是下午了。

陆乘风把车停在路边，轻轻推了一把仍坠着安全带熟睡的燕儿，温柔地提醒她："到了，咱们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吧。"

"啊？到了吗？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燕儿醒过来，脸上的粉底还留着被泪水划过的一道道浅痕，伸着脖子向四周张望，"都到家了，还不回家？我做给你吃好不好？"燕儿有点责备的语气。

陆乘风有点疑惑："什么？你家？"

燕儿嫣然一笑："别瞎想了，就是我给自己预备的嫁妆，可惜还没用得上。"她又想了想，连忙说，"不过先得让我去超市买点东西。"

陆乘风听她这么一说，觉得确实有理。古都的房价比北京便宜一倍还多，依照燕儿当前的收入水平，分期付款买一套房子完全有这个实力。

陆乘风和燕儿直接开车来到沃尔玛。

陆乘风十分喜欢沃尔玛的购物环境和管理风格，尤其是北京那个扛着美国红马甲的SAM会员店，其实就是一种美国式企业文化精髓的代表嘛。陆乘风认为，企业文化绝不是虚无缥缈的时髦玩意儿，而是受历史传统熏陶出来的，全体员工自觉表现出的一种精神面貌和行为方式。

比如说吧，如果上峰命令员工一天擦十遍自己的办公桌，在日本，肯定会不折不扣、自始至终地得到认真贯彻执行。要是在美国，估计就有工会组织跳出来要找老板交涉，商量是否有这个必要了，而且是否还要相应提高工资水平。

可这事儿要是搁到咱们中国，头三天，员工可能还牢骚满腹，从家里带个旧内衣之类的，把自己的桌子每天擦上十遍。三天之后，可

能就是看见有检查的过来了，才肯装模作样地执行，可当着领导的面连个屁都不敢放一个。这就是不土不洋的现实中国文化！

燕儿推着购物车，亢奋地扫荡着几乎是每一个经过的货架，而且还不停指手画脚地支使陆乘风做些拾遗补缺的工作。最令他哭笑不得的是，她竟然还在卖婴儿服装的摊位前，很认真地翻检了一番，窘得陆乘风只得远远躲在一边。

“你这是把我当成大款来宰呀。”陆乘风把一箱沉甸甸的餐具放在购物车底层上，乐呵呵地揶揄她。

“那你就活该了，谁让你摊上了呢？认倒霉吧。”燕儿眉毛一挑，理直气壮地说。

满当当两车东西，一结账，差点没超过二千！陆乘风刷卡的时候，偷眼瞧了燕儿一下，她竟对拦路抢劫的罪行毫无悔意，挺坦然地把那些赃物装进塑料包装袋里，看都不看他一眼。

车开进这个位于城南的高档小区，陆乘风眼前豁然一亮。小区内花红柳绿的一块块绿化带周围，宝石般点缀着不少小汽车，簇拥着错落有致、姿态各异的各色住宅楼，虽然新旧参差，但一律是傲视尘世的华贵姿态。

陆乘风心里暗暗吃惊，燕儿竟然能买得起那么高档的住宅，看来身价绝对不容低估呀。可是她究竟是哪儿来的这么多钱呢？

第二十章 豪宅美女（2）

陆乘风一踏进燕儿的家门，禁不住就乐了。

她这个四室两厅的豪宅，真的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看来交房时送的精装修，压根就没动过，客厅绝对是宽敞通透，别说茶几沙发，连个椅子都没有！

燕儿一边带着客人在各屋参观，一边得意洋洋地说："怎么样？我这套房子还不错吧？"

"嗯，不错！确实不错！整个一样板间，连售楼小姐都配齐了。"陆乘风很认真地说。

"你这个人，油腔滑调的毛病怎么总也改不了，就不能说两句好听的让我开开心？"燕儿笑着捅了他一把，"哪有这么老的售楼小姐。算了，我还是给你做饭去吧。"燕儿提高了声音，把"给你"两个字咬得挺重。

陆乘风嚼着一根生黄瓜，靠在厨房门口，幸灾乐祸地打趣她："嘿嘿，还好你忘了买桌椅板凳啦，否则还不知道要被你宰多少。"

燕儿忙里偷闲，撩起自来水喷了他一下："是不是一上来就花钱太多，心疼得很？"

"不心疼，不心疼，咱俩那是什么交情呀？咱俩那是光屁股的交情。"

"呸！臭流氓！"燕儿绷起脸，直呼他的小名。

然而，也许确实是有些老了，也许是空腹喝酒喝得太快了，也许是燕儿给他下了什么迷魂药了……反正陆乘风还没来得及把菜都尝够两圈就喝醉了，昏天黑地，醉得一塌糊涂！

感觉到脸上痒酥酥的，一道刺眼的阳光扑得他眼皮连闪了好几下，啊，已经是第二天白天啦。

面前是燕儿一张幸福红润的笑脸，妩媚的一双凤眼，柔情似水正盯着他。

“我就喜欢看你睡觉的样子，像个孩子四仰八叉的，特可爱。”燕儿胳膊支撑着上身，侧卧在陆乘风身边，说话的语气貌似良母。

“我昨晚喝多了，还吐了那么多，真是丢人！”陆乘风无精打采地说。

“嗯，不过表现还不错！”燕儿说着，低下头在陆乘风脸颊上轻轻亲了一下，陆乘风又感到一阵痒酥酥的。

“唉，你倒说说，我表现得到底怎么样？跟以前比是退步了还是进步了？”陆乘风听到夸奖，顿时来了精神。

“哼，还说呢，你自己看看……”燕儿手指着自己乳晕旁一小块暗红色的瘀斑，“这就是你的战果，上来就硬整，还是那个疯子。”

“是吗？我怎么不记得啦。”陆乘风饶有兴味地凑近她细腻嫩滑的胸部，还随手拨拉了一下粉红色的小肉粒，“那这一块是我什么时候的战果？”痒得燕儿吃吃地笑了起来。

这时手机响了，陆成风一看，原来是张军风打来的，赶紧接听。

“喂，还没起床呐？你们可得悠着点，都老大不小了，身体要紧。”可以想象，电话那头的张军风，一定又是吧嗒着那张吐不出象牙的臭嘴。

“胡说什么呀，我正一个人在宾馆里看电视呢。”陆乘风向眼珠叽哩咕噜乱转的燕儿使劲抽了几下鼻子。

“骗谁呀，你们俩赶紧拾掇拾掇，我一会儿就到。”张军风那边好像还比较迫切。

“我真在宾馆呐，你别过来……”陆乘风一句话还没有说完，不防被身边的燕儿一把抢过手机。

第二十章 豪宅美女（3）

“军风，你过来吧，我们马上就起床。”燕儿坦白平静地说完，随手就按断了通话。她撇了撇嘴，不屑地说，“张军风也住在这个小区里，看见车停在咱们楼下，现在又挂着窗帘，他又不傻，你说，能猜不到吗？”

“噢——”陆乘风这才恍然大悟，咧了咧嘴，由衷地赞叹道，“真不愧是女强人呀，灵智机变，佩服！佩服！”

“呸，还不是命苦呗——”燕儿显出几分得意，一边从容地翻检着内裤的正反面，一边说，“咱们快点吧，这几步路，他马上就到了。”

在卫生间里，陆乘风忽然探出头，向正跪在床上整理的燕儿问：“你们哪儿来的这么多钱？都住在这种高档小区里。”

燕儿抬头接触到陆乘风炯炯严肃的目光，眼神不禁游移了一下，撅起嘴，抱怨地说：“看你，好像我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似的，你是供应商，这点事你还用得着问我？”

“哈，这种事还能见人？”陆乘风大笑起来，“有些事谁都知道，谁都在做，可就是不能说出去。”

见开门的是陆乘风，张军风便按照准备好的预案一躬到地，热情洋溢地说：“喜闻老弟新收小妾，本兄特地来讨杯喜酒喝。”

陆乘风没想到这家伙竟然来了这么一手，张皇间马上抱拳还礼，“同喜，同喜，先把份子钱拿过来吧！”

“好小子，真是个流氓！”张军风笑嘻嘻地顶了他一拳，脱鞋进了屋。

张军风双手叉腰，站在空荡荡的屋子中央，大声嚷嚷：“新娘子呢，新娘子呢，快出来，娘家来人了！”

燕儿臊得满脸通红，拉门从卫生间里走出来，手里还绞着一块毛巾，窘窘地说：“张院长，你也太没个领导样了，还是当哥的呢。”

陆乘风其实心里挺满意张军风的插科打诨，故意搂着燕儿做了个亲昵的动作，想刺激一下张军风。

“你们都不是好人，我躲了！”对这两人联起手来起哄，燕儿从来都是没辙，扭身“啪嗒啪嗒”跑进卧室去了。

“唉，我老婆说的还真对，你丫真就不是什么好东西。”陆乘风看着张军风，武断地就对他的人品重新下了结论。见张军风一副摸不着头脑的样子，陆乘风进一步注解道，“要是好人干吗干偷偷摸摸的勾当？”

“我怎么偷偷摸摸的了？”张军风着实有些摸不着头脑。

陆乘风拿出一副教训的口吻说：“说你偷偷摸摸的你还别不服，我问你，这些时候为什么总躲着我？”

没想到张军风听了，脸色立刻沉静下来，严肃地说：“来，坐下来说。”说完自己先一屁股坐在木地板上。

陆乘风见张军风这个正经八百的样子，立马意识到他有重要的话要讲，赶紧也随着他在对面盘腿坐了下来。

第二十章 豪宅美女（4）

“你这次来的目的，维修服务是假，要债是真，对不对？”张军风沉稳干练的样子，与刚才嘻嘻哈哈的二流子相顷刻间判若两人，这才是领导风范呢。

“对！但也不完全对，维修服务还拖着尾巴，这债就甭想顺顺当当地要回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件事其实是一体。”陆乘风不得不也摆出了公事公办的架势，“我们此前曾多次派人进行过售后技术服务，无奈，你们还是以种种借口，一拖再拖，所以最后公司决定派我来。而且，这里面还有个操作力度的问题。”

“乘风，我觉得你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张军风有些尴尬，“其实对于中天和西北这两家来说，我都是很有感情的，都是我的亲人和朋友，看着你被逼无奈，遭人暗算，我也是内疚的很，因此我是下了决心要帮你的，但是……”张军风有些犹豫了。

“我就知道你表了决心下面就是那个‘但是’！”陆乘风偏头不满地看了他一眼，“有屁就直接放，这个糊弄群众的说法我也经常用。”

张军风听了这些，脸绷得通红，低头看着袜子上的一个破洞沉吟不语。

“军风，咱们是多年的好朋友了吧，按北京的说法是‘铁哥们儿’，按这儿的说法那叫‘坚钢’，对不对？”陆乘风得理不让人，苦口婆心地教育他：“避嫌，少接触，这我完全理解，可隔几天通个电话总可以吧？现在倒好，连个屁都没有！”

燕儿听到了两个人不睦的声音，从卧室里走出来，静静地站在二人中间，显然有些为难。

陆乘风看见张军风听着自己一通数落，竟能不动声色，慢慢地脸上竟还泛起一层浅浅的笑纹，心里都气乐了，无可奈何地想，这个小子才是真流氓，以后还能再往上升官。

“骂完了？还有没有？要是没有，该轮到我说下面的‘但是’了吧？”张军风已经厚颜无耻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了，乐呵呵地打趣。

“没了——你要是觉得还不过瘾，晚上请我喝顿酒，我再接着骂你这个狼心狗肺的家伙。”陆乘风双手交叉抱在胸前，斜眼笑看着他。

“好，我说，”张军风慢声细语地说，“但是，你这个债恐怕是要不回来了！”

语轻情意重呀！听了这句话，陆乘风脸色刷地就变白了，刚才的嚣张气焰立刻就被拍了下去，额头上一下就见了汗，急赤白脸地说：“不，不会吧！你怎么知道的？难道一点希望都没有吗？”

“嗯，恐怕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张军风语气沉重。

“为什么呢？”陆乘风腾地从地板上蹦了起来。

张军风大人大量，看来并没有责怪陆乘风刚才大肆诽谤他的意思，反而和蔼可亲地劝慰他：“乘风，你别着急呀，这么激动有用吗？你先说说，我们一共欠你们多少钱？”

“将近一亿八千万。”陆乘风脱口而出，他对这个数字十分敏感。

“这就对了，可现在我们账上显示的却是，只欠你们一亿三千万，”张军风提高了声音，表情十分严肃，“也就是说，有五千万不久前已经付过了！因此，按照惯例，仍然还欠你的其余部分，恐怕在短期内不会再付了。所以我说你这次恐怕没希望了。”张军风沉沉稳稳点上了一支烟，仰头喷出一口淡淡的烟雾。

“不会呀，”燕儿看见陆乘风的被动样，忍不住也替他着急起来，“这个情况我还是知道的，咱们确实还有将近二个亿的款没给中天。上个月姜总还提到过呢，意思是说，中天不彻底解决问题，二个亿就拖着，看谁着急？！”

“情况有了变化了。”张军风向二人摆摆手，“这也是我不久前无意中才知道的，这可是公司的绝密！”

啊？！二人彻底愕然了，可怜巴巴地看着张军风，不自觉就拿他当了救星。

“嘿！看我干吗？我就知道这么多，其他的没了！”张军风觉得挺委屈。

陆乘风一下就意识到自己错怪他了。他今天冒昧来搅自己的二婚之喜，其实是要把这个绝密消息通报给他！这才是他铁哥们儿！张军风这一段时期蹑足潜踪，一定也是有他不得已的苦衷！

第二十一章 卖肉夹馍的（1）

第二十一章卖肉夹馍的

这人在江湖走，绝对得有几个铁哥们儿，否则单打独斗，最后连个给你收尸的都没有。没看见那些开疆辟土的一代帝王，那个不是高举“义”字大旗！至于当上皇帝以后嘛，那就再说啦——

陆乘风认为，能成为朋友的基础是，必须两个人的社会位置，收入水平在同一个基本层次上。俗话说，“穷在大街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这也是领导和下属，老板和员工，不管以前关系再近，再不分彼此，可一旦形成隶属或是利益关系，就只能互敬不再互爱的重要原因。

比如说，经常听到有的供应商声称跟客户关系如何如何坚，如何如何钢，其实全都是扯淡！你给他回扣，他晚上在小姐肚皮上签合同，买你东西，那是酒肉朋友。你不给他回扣，即便是给他跪下了，能指望他大发慈悲吗？但在咱中国，有一种例外，就是除非你跟个体老板直接谈，否则中间有一个夹层都做不了！

可惜，有人就是不明白这个浅显易懂的道理，大脑还停留在武侠小说的时代，要不就是把自己YY成深受大众喜爱的猪八戒，成天抱着个电话，今天求这人帮他找个工作，明天求那人给他小舅子的小舅子找个客户，你以为你是谁呀？大家都拿你当傻逼你知道吗！

所以，陆乘风从来不给朋友找麻烦！他怎么还能责怪张军风呢！

因此，当陆乘风听到张军风嘴里吐出“绝密”二字后，反倒一下开始玩起深沉来了，俯视着张军风，一语皆无。

燕儿毕竟还是历练不深，见两个一贯口若悬河的大男人一下就变得一言不发，沉下脸就冲张军风发起了脾气：“我说你呀，没有这样的，说话说一半，要把人急死是不？你倒是说说，你是怎么知道的，我们好歹也想个办法呀。”

张军风眨巴了几下眼睛，一副欲说还休的样子，喉结动了两下，终于讪讪地说："别问了，反正就是这么个事，而且是我亲眼所见，千真万确！"

张军风是个道貌岸然，前景一片光明的好领导，怎么能把自己地雷的秘密和盘托出呢？他什么也不能说，什么也不敢说，只能继续与陆乘风和燕儿大眼瞪小眼地僵持着。

陆乘风看见张军风委曲求全的样子，断定他确实是有难言之隐在里面，悄悄伸手捅了燕儿一下，示意她不要不管不顾地再继续逼供。

切忌，切忌，忙中出错！越是在紧要的时候，越不能慌张！虽然成败有时就在于几秒钟的决断上，但大部分却是取决于深思熟虑的缜密思考。

陆乘风弯腰盘腿又坐回到地板上，人脑计算机飞快地运转……

这张军风说过"千真万确，是他亲眼所见"，那好，就不用再怀疑有五千万货款神秘失踪这个事实了。可是张军风是从什么渠道得来的这个高度机密的信息呢？他一定是看见了有交易的证据了。

一般说，这个证据不外乎两方面，一个就是一手钱，一手货，可那么一大笔钱，绝对不可能是现金交易吧，那他就一定是看见账了！对，他说过，"账上显示的是"这几个字，那就是说他真的看见账了！

第二十一章 卖肉夹馍的（2）

可是转账应该有公司信息，财务账号呀，从理论上推测，他应该是看见账面上的付款信息了，所以才敢断定有五千万已经汇给中天公司了，那我来的时候，公司为什么说还有一亿八千万呢？这不是解释不通吗？明目张胆地撒谎，在官场上绝对是愚蠢，也是潜规则所不能允许的呀。

不对，张军风一定还有什么隐情没有说出来！

陆乘风想到这里，突然扭过头去，很果断地对燕儿说："燕儿，你在这里等着我，我这就回总公司去，直接去结算中心，以索要欠款的名义要求查还款记录，看到底还差多少。"

"那他们要是不给你查呢？而且天也这么晚了……"燕儿不无担忧地说。

"不会，他们不敢！"陆乘风看了看一副苦瓜脸的张军风，"走遍天下，要账的要求和对方对账都是允许的，公事公办，光明正大！"

可还没等燕儿搭话，张军风倒是抢先开口了，心虚地说："别，乘风，你千万别激动，你这样可能会把事情搞糟的。"

"哈，哈——"陆乘风得意地大笑起来，翻身从地上爬起来，点指着他道，"你这个屡教不改的反革命分子，叛徒内奸工贼，快把你手头上掌握的东西拿出来，否则我可要打110报案了，就说你们结算中心财务室失窃，看到时候你怎么抵赖！"

"好，你这个狗东西，算你狠！"张军风一副怀恨在心而又无可奈何的模样，"我有你们这俩朋友算是这辈子倒大霉了，我认栽还不行？"

张军风苦笑着，费劲地从裤兜口袋里掏出手机，指天画地地发誓说："只有一个账号，你自己查去吧，其他真的再没有什么线索了。"

"收款单位名称呢？"陆乘风紧追不舍，几乎是立刻就喊了出来。

"是一串乱码！"张军风遗憾地摇了摇头，叹了一口气。

这事可真的有点神秘了，陆乘风瞟了一眼燕儿，自言自语道：“竟然没有公司名称？乱码？”

可千万别错怪了张军风，他确实是有说不出的苦衷在里面。那好，他自己不说，我们替他说吧。

这男人呀，一当官就有女人，一点都不假！美女爱英雄呗。张军风也不是个吃素的家伙，年轻时创造条件还要上呢，何况现在是有条件了呢？

总公司结算中心有一个女科长，与张军风是同一年分到单位来的，只不过是中专毕业，小了张军风三四岁的样子。刚到单位军训那会儿，张军风的眼睛就焊在这个胖妞身上动不了啦，见天地尾随在人家后面，说些不三不四的疯话，可人家正眼也不给他一个。

这个女人长得确实有特色，白皙丰满的身材不折不扣就是个“枣核”，两条大腿并在一起比臀围还粗，还总爱穿条健美裤，走起路来一扭一扭的像条大肉虫，可钉可铆正符合张军风的审美观点。

第二十一章 卖肉夹馍的（3）

一阵狂轰滥炸之后，终于有一天，张军风收到了期盼已久的情书。信只有一页，却是语重心长，美人情深意长，大意是说，希望他把全部心思和精力，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和社会主义建设之中去，为“四化”建设贡献添砖加瓦，云云。最后还愿意与他比试。看谁早日加入党组织。

“妈的，老子早就是党的人了！”张军风心灰意冷，憋了半天才恶狠狠蹦出这么一句。

张军风从此才算是死了这条心，牢记党的谆谆教诲，把全部心思和精力都投入到除她之外的服务和建设中去了。工作上与她偶尔接触，也规规矩矩地真正是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

可没成想好景不长，那时候想做坏人难，可现在想做好人也难呐！

一天，张院长刚开完会，就听秘书说有人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等他。推门进屋一看，不由自主就心虚起来，原来屋子沙发前站着的女人，不就是当年那个曾经让他惶惶不已的“枣核”吗！

美人现在虽是在“枣核”的基础上又加了“徐娘”的桂冠，身上最粗的部位也上移到了腰间，可脸上却浓妆艳抹的，似乎看上去比以前还容易亲近些。

张军风想起年轻时那些遭遇，仍然心有余悸，他有意半开着办公室的门，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面，眯缝起眼睛，皮笑肉不笑地看着眼前美人给他送的两条“蓝猫”烟，听她絮絮叨叨地痛说革命家史。

唉！这自古红颜多薄命呀，原来，这美人同样也是命途多舛。好不容易找到了自己的白马王子，可王子却在去年从马背上摔下来，成了下岗工人。您想想，一个只有高中文化的中年男人，没有一技之长，又没有钱，身坚“智”残的，下岗后除了天天在家打老婆，其他能干的还真有限。

现在的张院长对于这种杂七杂八的破事那是见多了。所以还没等她说明来意，就起身从桌子后面绕出来，亲自在她杯子里续上水，深有感触地说：“是呀，在企业转机建制的过程中，势必会影响到一部分职工的切身利益，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呢，咱们都要有这个心理承受能力呀。我早就有思想准备，要是让我下岗，绝没二话，就在咱们家属院门口摆个卖肉夹馍的摊子，不仅自食其力，还又方便了大伙的生活，享受三年免税，不用像现在这样操心费力的，多好……”

张军风本意是想截住预料中求救的下文，可还没等他说完，美人就一把抓住他的手，脸贴在他肥厚的手背上，呜呜咽咽地抽搭起来，搞得张军风偷眼瞧着门口，不知所措。

“军风呀，不，张院长呀，你要是能给他找个卖肉夹馍的差事也行啊，只要他不天天在家拿俺们娘俩出气就行。”美人执著地摇晃着张军风的手臂，楚楚可怜地哀求他。

张军风手背不经意间触到了她胸前软乎乎的球面顶端，两腿间立刻不争气有了反应。

唉，原来年轻时曾经日思夜想的触觉是这样的，跟别的女人也没有什么不同嘛。张军风此时还真就回忆起了自己当初对这个神女峰迷雾的某些遐想，手试探性地使了使劲，想要挣脱出来，可是事与愿违，整只手被抓得更紧了。

第二十一章 卖肉夹馍的（4）

这人呢，都是感情的动物，不管是在官场，还是在生意场上其实都一样，几乎所有的成功人士，其实都是很重感情的。试想，一个人在江湖上独来独往，最多只能做个燕子李三，或是采花大盗之类的，终究成不了宋江和程咬金，这张军风也不例外！

孟姜女能哭倒长城，就别说张军风这个凡夫俗子了，终于被这个一心向夫的贞洁烈妇所打动。说办就办，还真就安排那个精力闲置的老爷们做了跟肉夹馍有关的工作——在本单位食堂负责买菜！

这可是个好活，绝对的甲方（花钱的），比陆乘风、吴中他们一贯做乙方（卖钱的）的，腰杆子不知要粗多少倍！天天吆五喝六的比上班时还威风。只是有一点不爽，在家里就混成了三把手，仅排在那条狗之前。这人有得必有失呀，不过不要紧，到外面跟那些卖菜、卖肉的找回来就是了。

前面说过，这个女人在结算中心上班，因此张军风过来总公司这边开会，就主动受到邀请，得以出入财务重地，跟科长在办公室里关上门聊上几句家常话。

可是，由于职务关系，张军风除了聊家常之外，还财色兼收，附带留心上了总公司的财务状况。中场休息时，总不忘了指东画西地顺便打听几句本院的收支。科长为了报恩，连自己都豁出去了，在其他方面嘛，当然更加是胸怀坦荡啦。

陆乘风刚来不久，有一次收到张军风传来的信息，说现在财务上刚进了一大笔钱，对他讨债利好，就是从这个科长那里套出来的。

那天，张军风又过来了，照例是趁午休时溜进科长的办公室，慰问一下本单位职工的家属，除此之外，暗地里还有其他一点小打算。

原来，他们研究院最近刚买了一批实验室设备，张院长的回扣比例当然那是早就谈好了的。可是按照惯例，一般是要等到销售商拿到货款后，才能把款子返回来。张军风对那个与自己相互间早已号称是

老朋友的销售商，其实心里一直没底。敌人总是太狡猾呀，尽管在他的高压之下，老朋友勉强缴械，可那个跟班的小助理怀恨在心的丑恶嘴脸，却不时缠绕在他心头。

妈的，可别为了多拿几千块钱小阴沟里翻了船。张军风今天来，就是要查一查，看货款到底付出去了没有，以此考察对方的忠诚度。

可没成想，倒是歪打正着，为陆乘风牵出了一桩杀身大祸！

张军风喝着黏糊糊一大杯新沏的枣花蜂蜜（据说这玩意对男人颇有益处），一边威严地向正背对着他理装的科长说："我这一段时间感觉到单位账上的钱一下就见底了，估计是那帮供应处的没与我们商量，擅自往外付出去了不少款，你给我查一查，都付到哪里去了？"

女人领命，忙不迭地开了计算机，调出账目，向他一笔笔地详细汇报。哪知道张军风是醉翁之意，好像总也听不清楚，有些让她不得不重复好几遍。还不时耻笑她们结算中心的处长是个草包，连账都记不明白。

科长终于有点不耐烦了，一推键盘，从椅子上站起来，没好气地说，"你自己看吧，别人怎么说，你也不信。"

第二十一章 卖肉夹馍的（5）

张军风等的就是这句话。他顺势一把拔开科长，大模大样就坐到了计算机前面，很随意地翻了几屏，顺手掏了掏兜，命令的口吻回头对站在一旁监视的女特务说："呀，烟没了，下去给我买一盒去。"

女科长巴不得赶快脱离险境，扔下一句："把门关好，别让我单位的看见有外人在。"扭身就往门口走。

"什么外人，咱俩早就是内人啦。"张军风调侃地说，眼睛却盯着屏幕，听她撞门出去。

嘿嘿，这家贼难防啊，尤其是又碰上了这么个内贼。张军风移动鼠标，很快就找到了全公司应付账款的标签页面。

"嘿，敢情我们公司也是个大无赖嘛，跟社会上那些跑单帮的也没什么两样，都欠了人家快十年的几万几万的还不给。"张军风像个窥视狂，激动得脑门子上渗出滴滴细微汗珠，眼珠子被屏幕映得青光闪闪，不停按动"翻页"键，龇牙咧嘴饶有兴味地快速浏览着。当看到与自己有关的一些账目，想起一些有趣的动人场景，还不时呵呵地坏笑。

唉，中天公司？嗯，顺便替陆乘风这个家伙看一看，嘿，还真是欠了他们不少。数数啊，个，十，百，千，万……，真是九位，嗯，是一亿三千万，呵呵，光这利息一年就得多少钱啊，一亿三千万呐，什么？……

张军风揉了揉眼睛，虽然依旧是青光眼，可他还没到老眼昏花的年纪呀。他赶忙又揉了两下眼睛，脸都快要跟屏幕贴上了，确实是，千真万确就是——应付账款一亿三千万！

不对呀，明明是欠中天一亿八千万呀！这我知道，陆乘风也知道！没错呀。可是，奶奶的，这是怎么回事！

张军风刚才脸上的热汗一下变成了冷汗，哧溜一下全冒了出来，霎时手脚冰凉！五千万呐，这么一大笔巨款跑哪儿去了？他凭经验敏

感地意识到，这里面可能出问题了！

张军风此时已经顾不上关心自己那点小收成了。哆哆嗦嗦地，感觉手指已经不是自己的了，他点开“已付货款”页面，急速地搜寻。

没有！再一次翻到屏底，还是没有。在查找栏中输入“中天公司”，显示的尽是些陈年老账。这些张军风太熟了，还是没有！不会呀。他忽然灵机一动，骤然想到，不管怎么做账，这账面上收支总是要平衡的呀，对，输入五千万再查找试试……

计算机硬盘灯狂闪着，揪得张军风的心都要跳出来了。五千万呐，如果是欠债，到了法庭上，那是一下子就要上到高院去的呀。如果是抢劫，够枪毙十次都不止。如果是普通人家，可是几辈子都挣不到！

这个玩法太刺激了，简直无法想象！把张军风这个老鸟吓得闭上了眼睛。

哗哗的硬盘声停止了。张军风鼓起勇气慢慢睁开眼睛，盯着屏幕上蹦出来的搜索结果。

娘唉！幸亏张军风除了喝酒喝出来的脂肪肝外，尚属健康，否则可能当即便要回姥姥家去了。太不可思议了——屏幕上显示出真有五千万的付款，付款时间是陆乘风到的前半个月，可是，可是付款“单位名称”一栏显示的竟是白乎乎一串乱码！

第二十一章 卖肉夹馍的（6）

张军风真的快要窒息了，鬼使神差一般从衣兜里掏出手机，紧张地按动键盘，在屏保出现前最后一瞬，记下了关于这笔莫名消失巨款的唯一线索——一串19位银行账号！凭着有限的一点财务知识，他断定，这个收款账号来自北京！

张军风受到了惊吓，还没等烟买回来，就赶紧逃之夭夭了，而且还得了个听见硬盘声响，就哆嗦的后遗症，足有一个星期才缓过来。

张军风就像一个小偷，在某天夜入民宅，忽然得了老佛爷一只夜壶一般，惶惶不可终日。他知道，这个账号绝对是某些人的最高隐私，也足可以断送陆乘风的前程，还甚至可以把某些个未曾谋面的朋友送上断头台。

要是把这个账号出手给陆乘风，凭他那个意气用事的臭脾气，没准就会掀起惊天巨浪，弄不好自己就有可能被牵扯进去，不得善终。可要是不告诉陆乘风，还真感觉有些对不起他，一辈子都会受到江湖道义的蹂躏，而且也无法面对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燕儿。

因此，张军风这一段时间就处心积虑躲着陆乘风，开始隔三岔五还有几个寒暄的电话，后来，担心说多了露出马脚，干脆给他来个避而不见。

然而，最终使张军风痛下决心，捅出这个惊天秘密的人，是燕儿。

前天一次会后，燕儿悄悄把他拖到一个僻静处，弄得张军风手足无措，只好嬉皮笑脸地对她说："这么神神秘秘的，是不是要找我借钱呀？行，卖身抵债吧，一次一千，还不打折。"

没想燕儿听了，只是抿着嘴看着他乐，半天才半真半假地扫了他一脚："行啊，有种咱就按次收款吧，不过先得立个字据，签上你老婆的大名，省得日后你耍赖。"

“唉，那我可就人财两空了。”张军风装出一副报案时才有的可怜相，眼巴巴望着燕儿。

“美的你，还不知道你和我老公谁有钱呢。”燕儿撇着嘴，满脸的不屑。

“这……你老公，老公的，到底是哪个王八蛋，你这叛变的速度也太快了点吧？”张军风气急败坏地说，“一下连部队的番号都改了。唉，看来真是世风日下呀。”

燕儿看见张军风真的有点急了，忍不住噗哧一笑，“今天不是要找你借钱，你紧张什么？就是想明天借你的‘沙漠王’用用，回趟省城。”

没想到这么一说，张军风反而一下警觉起来，端起领导的架子教训她说：“你要车做什么？刚拿到本才几天，千万别出事，不行！”

“嗨，别担心，不是我开，是有人替我开，这下总可以了吧，张院长？张哥——”燕儿说着，还连扯带拽，竟然对他撒起娇来，“人家已经给他说好啦，你总不能让我为难吧？”

张军风一听，就揣摸着是陆乘风当司机，两个人要一块儿私奔。想到陆乘风，他心里“咯噔”一下，勾起了那块赃物，面部就有些沧桑。张军风正言相告燕儿：“车倒是可以给你，但是你可得想好了，你迈出这一步，以后要是再想回头，可就难了。”

燕儿沉吟了半晌，才嗓音嘶哑，讷讷地说：“我这些天已经考虑好了，只能相信这人世间还是有真情的。我这些年，辛辛苦苦等着的，有时自己也说不清楚是什么，现在回想起来，可能就是盼着他回心转意吧。我也老大不小了，也算是个有过前科的剩女，嫁鸡随鸡，顾不得许多，只能一搏了。”燕儿说着，猛地抬起头，长发飘扬，恶狠狠地说：“我一定要让他用下辈子补偿欠我的这个孽债！”

张军风看着燕儿几乎要夺眶而出的泪水，心里突地一震，瞬间有所感悟，看来这人世间还的确是有真情的。为了陆乘风，不！为了燕儿，我是不是要义无反顾地帮他们一把？

于是，张军风昨天把车借给燕儿之后，经过多次权衡利弊，终于还是感情战胜了理智，今天一早便悄悄乘大巴返回了省城。

他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要避人耳目，省得给自己惹下不必要的麻烦。帮助朋友，首先要保护好自己，这一点可以说是进行革命斗争的常识。另一方面，就是刻意想考察一下他们俩到底何去何从。

此外，还有最重要的一点，这种关系到三个人的大事，还是应该当面摊开来讲，讲清楚的。但讲多少，那是自己尽可以随机应变的，但成败利害还是要大家共同拿主意。要知道，这战争机器一旦启动，可并不以发动方的意志为转移呀，形势走向谁也控制不了。

第二十二章 神秘账号（1）

第二十二章 神秘账号

陆乘风拿出自己的工商银行卡，对着这个神秘账号端详良久，才慢慢抬起头，悠悠地对着燕儿和张军风说："这个账号确实是北京工商银行的账号。这说明那五千万应该确实是汇到北京去了，而且利用的是中天公司的付款额度。"

这时，张军风手机响了，他看了一眼，立刻翻开盖，毕恭毕敬地接听："啊……好，好，正要买菜去，路上碰了个熟人给绊住了，马上就回去，再见。"

看着张军风这个唯唯诺诺的德性，刚才还满面愁容的陆乘风和燕儿不禁捂着嘴，相视咕咕唧唧的交头接耳，强忍着才勉强没有大声笑出来。

"接到上峰命令，我得赶紧买菜回家做饭去。"张军风垂头丧气地说。

"唉，留下来一块吃晚饭吧，燕儿做的好菜你可是轻易尝不到的呦。"陆乘风真心实意地要挽留张军风。

"有机会，有机会。"张军风在门口一面弯腰穿鞋，一面敷衍着，"你们这里还是太简陋了点，要不晚上到我家吃去吧，让领导的领导给你们做点。"

"别，千万别，我可担当不起，"陆乘风脸上露出惊恐万状的夸张相，"你家那个领导的领导，要是见了我，当即把我剁吧剁吧包馅的心都有，我可不想主动送上门去找死。"

"呵呵，恐怕你死不了，倒是张院长要先包馅呢。"燕儿边上吃吃地笑着，"你那个嫂子要是知道，他又跟你这个北京来的流氓混到一块了，还不得先就把他给剁吧了。"

张军风冲着陆乘风扬了扬下颏："你也别嘴硬，咱俩还不知道谁包馅呢。这燕儿姑奶奶那是好惹的主儿？你也不是没领教过。"

“她呀，我还不清楚，充其量也就只能算是个色厉内荏，是吧？”陆乘风刚说完，不料燕儿听后，蓦然勾起了前嫌遗恨，当即长发一甩，撇下他俩扭身就往里屋去了。

陆乘风满面愧窘，向张军风吐了吐舌头，不敢再继续信口开河下去了。

“怎么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吧。”张军风狞笑一声，得意地笑着转身出门去了。

陆乘风回到卧室，见燕儿低头坐在床沿上，双手揪住一绺床单，搅得跟龙卷风似的，只得臊眉耷眼站在一旁。

“燕儿妹妹。”过了好一会儿，陆乘风才斗胆亲切地叫了一嗓子，但燕儿还是不愿意搭理他。陆乘风继续厚着脸皮，笑嘻嘻讨好着说：“我是说，咱家有笔吗？”

“要笔干什么？我又没让你写检查。”燕儿不得不说话了，语调冷冷的像个法官。

“我是说，得赶紧把那个账号用笔记下来，存在手机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丢了。”陆乘风显出很迫切的样子。

“呀，真是的啊。”燕儿一下就松开床单，站了起来，“可是我也没有笔呀。看家里这个一穷二白的样子，哪儿找笔去？”她想了想，确实有些无可奈何。

“把你包拿过来，我翻翻，我记得应该有的。”陆乘风显得很有把握。

“不会呀，包里没有笔呀……”燕儿拽过自己的白色大包，低头哗啦哗啦一通乱翻。

“真笨！这都找不着？”陆乘风在一旁抿嘴坏笑。

第二十二章 神秘账号（2）

“哐！”燕儿抬手就把包向陆乘风怀里扔过去，“就是没有嘛，你自己找！”

陆乘风抱着包，认认真真地逐样翻检，终于最后掏出了一支口红，举在手上，“这不是笔嘛，看来你还是舍不得拿出来呀，咱俩谁跟谁呀。”

“呀！这里面就属它贵，别动！”燕儿一声惨叫，腾身跃起。可陆乘风逃得更快，几步就窜进卫生间，旋出暗红色的膏体，工工整整在硕大的梳妆镜上，写下那个已经几乎能倒背如流的19位账号！

燕儿站在卫生间门口，双手交叉抱在胸前，看着这个肆意撒野的欢喜冤家，急也不是，恼也不是，无可奈何只能连连摇头。

陆乘风写完，随手将她那个宝贝当啷一声扔到梳妆台面上，转身一屁股坐在马桶盖上，盯着长长一串血糊糊的数字编码出神良久。面部表情一会儿是冷笑，一会儿是愕然，一会儿又重归于平静。再后来，竟然是呆傻痴■了一般，微张着嘴，木雕泥塑似一动不动了。

燕儿站在他身后，从镜子里看见陆乘风意乱神迷的样子，料想他现在肯定是神游在由这一串看似简单的数字支撑起的一座阴森诡秘的堡垒里面。暗无天日下，把守这个堡垒的，是一只丑陋凶残的怪兽。这个怪兽的身体，就是由一系列失落的真相构成的，光怪陆离，生动而吓人。有些她可以想象得出，有些可真是云山雾罩的。呀，这个怪兽张着血盆大口，正吃着一个人呢。消化以后，排泄出一团一坨的东西奇臭无比，这一块上面写着金钱，那一块上面画着权力，除此之外也再没有什么新鲜的。

看他那么无助，我怎么能帮助他一下呢？燕儿心里急得火烧火燎的，可就是束手无策。她伸出手臂，轻轻搭在陆乘风消瘦的肩膀上，至少是希望他能感觉得到，他不是在孤军奋战。

陆乘风眼珠闪了一下，似乎有所触动。抬头望了镜子里的燕儿一眼，用嘶嘶的声音说：“看起来，这个是中天公司和西北这边共同串通起来，玩的无间道呀。”

“串通起来玩的无间道？”燕儿吃了一惊，急切地问：“怎么个无间道？你倒是说说看？”

“好，听听我臆想的结果，看看有没有道理？”陆乘风眼睛眨巴了几下，努力把自己刚才推理的成果复制成串，“首先，必须有一个前提，这财务上不管怎么做账，不管是真账还是假账，账面一定是要平衡，就是说，收支要严格相抵，对吧？”

“对！这谁都知道。”燕儿迷惑地点点头。

“好，现在让我们假设，这笔钱就是西北股份付给中天公司了，可是中天公司竟然没有收到。多少钱？五千万呐，不要命了！就这么简单地出去了？不会！命都丢了，还要钱有什么用？我分析，在能有条件干这件事的人里面，没有这样的傻子。”

“可现在钱确实是出去了嘛。”燕儿依旧不解，眼睛直勾勾地瞧着他。

“所以，几乎可以肯定，这笔钱只是暂时挪用一下而已，不是借鸡下蛋，就是临时抵押，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便会原封不动自己主动回来，并且不留蛛丝马迹。”陆乘风和镜子里的燕儿对视着，目光敏锐。

“别傻了，可是有财务账目呀，”燕儿抬手拍了陆乘风肩膀一下，“这钱即使以后重新回来，也是有迹可循的，出去进来的每一笔钱，都是有历史记录的，而且不管怎么修改，都会留下痕迹。”

第二十二章 神秘账号（3）

“但痕迹是可以弥除的呀。”陆乘风说的似乎有点想当然。

“说你傻，你这个搞软件出身的，好像还真就是一点常识都没有。”燕儿边想边说，“为了弥除痕迹就得修改老账，但时间顺序肯定会乱，总不能后发生的，在时间上排在前面吧？”忽然她恍然大悟了似的，“对了，可以修改计算机系统时间呀。”

“你才傻呢！”陆乘风挣脱了燕儿压在肩上的手臂，原地在马桶盖上转了个身，抬头望着她，“这系统时间能随便改吗？你们公司整个是一个大系统，咱们以前都接触过的，你还不明白？”陆乘风紧接着站起来，双手钳住燕儿的细腰，把她一下就按坐在马桶盖上，“生产指挥调度系统和管理系统，包括财务系统，进存销系统，人力资源系统都是在几台服务器上统一协调运行着的，牵一发而动全身，时间一改，当时就得全乱了套！”

“嗯，进步不小呀，现在总算知道心疼人了。”燕儿刚刚确实有些站得累了，感动的眼神望着陆乘风，“还是林爽有办法呀，怎么调教的呢？哪天我得好好向你家里那位请教请教。”

“正经点，少跟我提她！”陆乘风神情严肃地说，“整天跟在张军风后面混，看看都学了些什么，亏得我及时现身，勉为其难，勇于承担起挽救失足女青年的重任，不容易呀。”

“切！”燕儿不屑地白了他一眼，“我看张军风在某些方面就是再学十年，也没你道行深。”

“那是，”陆乘风面露得意之色，“关键是我这个徒弟不仅资质愚钝，而且还不上劲，否则……”

“好了，好了，都什么时候了，还不忘了自吹自擂。”燕儿皱了一下眉头，语调生硬，“说人家傻，你倒是聪明？我倒是要敬听高论，看到底是怎么瞒天过海，把款再挪回来的。”

“嘿嘿，关键就在那一串乱码上！只有靠着这一串乱码，才能保持账面平衡。”陆乘风狠狠地自己点了一下头，摇头晃脑地说，“搞计算机的人知道，汉字编码是由两个字节组成的，一串汉字如果在纯DOS状态下，增加或者丢失了一个字节，整串汉字就会变成为一堆不可解读的乱码。我们可以判定，电子账面上‘付款单位’那一串乱码，要不是系统出错，就是有人手工修改了半个字符造成的。”

“照你这么说，肯定是人为的。目的就是要掩藏真实的款项转移单位名称，以防即便是在极端偶然的情况下，被发现了也查不到！”陆乘风话音未落，燕儿随口就应声答道。

“可还有一个目的，你想到没有？”陆乘风刚才已经几番深思熟虑，语速很快，“就是造成系统出错的假象。款子挪回来了，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删除这条貌似错误的记录，修改原记录，依旧保持账面平衡。就算是日后有人查到有记录删改的痕迹，也可以名正言顺地推说是系统出错造成的。删除出错的记录，任凭谁也说不出什么吧！”

“天呐，你真是太聪明了。”燕儿凤眼里一下就打出两道闪电，呼地跳了起来，搂住陆乘风的脖子，在他腮帮子上左右开弓，狠狠地嘬了两口。“老公，我爱死你了，不冤我等你那么久，除了你，包括张军风在内的那帮人，我谁也看不上眼。”

“过奖，过奖，无地自容。”尽管陆乘风的面部被燕儿挤压得像个歪把倭瓜，可还不忘了吐字不清地谦虚，“我这个人向来低调，从来谦虚，所以才能进步得这么快嘛。”

第二十二章 神秘账号（4）

燕儿放开陆乘风，脸上笑靥如花："皮还真厚，不过我还真就喜欢你这个不要脸的劲儿。"

"嘿！你这是夸我呢还是损我呢？"陆乘风更是自鸣得意起来，搬住她肩膀使劲摇晃起来，"你这个狐狸精，这些年都被男人宠坏了，我今天倒是要替那些饱受摧残的穷哥们儿争口气。"

燕儿一边抵抗，一边咯咯地笑道，"啊呀，饶了小女子吧，按你的意思，我非要人尽可夫，变成公共汽车你才满意不成？快说说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办吧。"

这一句话，倒是正好切中了要害，陆乘风顿时兴味索然，手上立马就失去了劲道松开了燕儿。他神情黯然地说："下一步该怎么办，我也没想好。但最重要的是，我不希望咱们中间有任何人为此而付出代价。"

燕儿高吊着眼梢，钦佩地凝视着陆乘风，心里暗自思忖，这陆乘风要是搁到了一百年以前，肯定是义和团、小刀会一路的人物，自己再艰难困苦，还不忘江湖道义，真是男子汉！

"出去吃点东西吧。"陆乘风看上去十分疲倦，有气无力地说。看来，刚才那一段错综复杂的程序编译，耗去了他太多的精力。

两个人开车出了小区，随便找了一家路边饭店，草草糊弄了一顿。燕儿看着陆乘风饭桌上依旧是魂不守舍的样子，不禁自己受影响，也沉闷起来。

从饭店出来，已是万家灯火了。微微的夜风吹得陆乘风单薄的身体竟有些瑟瑟发抖，他刚掏出钥匙准备上车，没想到被燕儿一把夺了下来，关切地说："瞧你丧魂落魄的样子，又喝了酒，还是我来开吧。"

"就你那技术行吗？"陆乘风有点不放心。

“没事，”燕儿打开车门，长发一甩，“只要不撞别人，大不了和你这个狼心狗肺的家伙同归于尽！”

没想陆乘风这次倒是听话得很，很顺从地就坐到副驾驶位置上。忽然他一反常态，瞅着她的脸，嬉皮笑脸地说：“你真的有与我同归于尽的决心吗？”

“那当然，你以为你这两天便宜就白占了？告诉你，本姑娘这小尾巴你这辈子就甭想甩掉了，趁早绝了始乱终弃的妄想，否则这次姑奶奶绝对要和你同归于尽！”燕儿眼露凶光，黑白分明的眸子在黑暗中亮闪闪的。可没想到，陆乘风竟然龇牙咧嘴乐了。可这一乐，其实比哭还难看。

燕儿的驾驶技术其实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差，又加上确实胆小，小心翼翼顺顺当当的，把车开到了小区楼底下。

燕儿停稳车，摇上车窗，正要熄火拔钥匙，可没想到陆乘风竟然擅自把刚升上去的车窗又落了下来。他从副座探身伸手，转动钥匙，把车熄了火。

“怎么不回家？”燕儿疑惑地说，“小心眼了吧，还真背上包袱了，怕我跟你同归于尽？”

夜风阵阵，清凉彻骨，吹得陆乘风柔软的长发泛起波波涟漪，他现在清醒了许多。

第二十二章 神秘账号（5）

“燕儿，”陆乘风盯着车位前草坪上，一丛一丛黑乎乎的灌木影子，语调阴森，声音沙哑地开口说，“我越想越觉得应该彻底把这件事搞清楚。我刚才思前想后，可以肯定地说，别说是这么一大笔钱，就是几万、几十万突然在这个时候，在这儿，莫名其妙地去向不明，以后要是犯了事，我都脱不了干系。

“首先，我身处此地，以前还跟你们公司上上下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次名义上又是要债来的，怎么能解释得清楚？而且即使最后证明确实与我无关，公司那里能解释清楚吗？下面那些不明真相的人又怎么看我？我总不能像个祥林嫂似的，逢人就说，钱不是我拿的，我与此事无关吧？而且就是说了，谁信呀。

“另外，我现在在中天公司的处境很微妙。自从那个叫杜小军的当上总经理以后，不知怎么的，就是对我莫名其妙地反感。去年他把我从技术部调出来，名义上是部门职能调整，实际上就是逐步将我剥离出去，以求全面掌控公司核心部门的一个步骤，甚至前一段还想把我挤出公司。我感觉，一旦有机会，他肯定会对我痛下杀手。”

“那你就和他多沟通呗，以你现在的身份和位置，又不能对他构成什么威胁，暂时也没有那么多上进的想法，有什么话不好说呢？”燕儿在一旁不无担忧地说。她没想到，自己眼里挺不错的一个人，在别人那儿怎么就成了臭狗屎？这几年混得竟是这个奶奶样，究竟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

“试过了，没用。”陆乘风歪头看了燕儿一眼，苦笑了一声，“更严重的是，我们部门还有个叫吴中的经理，与杜小军傍得很紧，经常跑到他那里给我上眼药，监控我的一举一动。还断章取义地散布我不经意间的某些言谈话语，搞得我现在上班根本就不敢说话，真是腹背受敌呀。所以，更有理由相信，这件事一旦败露，就会成为他们跟我算总账的导火索。”

“呀，情况真的有这么严重呀，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要不……”燕儿想说，要不你调到我们这里来算了。可是细想，这句话现在说似乎还为时过早，因此就把话咽了回去。

“唉！要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就好了。”陆乘风长叹一声。

第二十三章 顿起杀心（1）

第二十三章 顿起杀心

其实燕儿还是不明白，陆乘风在那些人眼睛里要真是臭狗屎，那倒是幸福多了，也许早就被不屑一顾的轻易给放过去了，还用得着处心积虑地和他斗智斗勇？恰恰正是因为此人素以不依不饶著称，而且行事周密，所以威胁性才越大，破坏程度也越高。所以说，归根结底，这陆乘风还不是聪明人。聪明人就应该因势利导，顺势而动，弄潮于滚滚向前的改革洪流之中，努力把自己造就成为一个糊涂人。他现在进退两难，家事国事一团糟，也是咎由自取，活该！

“嘿！嘿！”陆乘风忽然在黑暗中冷笑了两声，“这件事既然是让我给碰上了，我也就只好勉为其难了，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洒不了油！非要查出真相不可！”陆乘风两眼直视前方，高高的鼻梁在黢黑的侧影上逾显突兀。他的声音忽然间苍老了许多，语调里带着肃杀之气，“我其实已经大致想了一个方案，但还是不能下定决心。归根结底，是要确保你不能受到伤害。”

“嗨，我说你吃饭时怎么那么奇怪，一声不吭的原来还真是在打鬼主意呀，没关系，说出来听一听呗。”燕儿被陆乘风恐怖的声音吓得够呛，绞着手指，惴惴不安地说，“你就这么确定是这两边联手干的？那个账号要是与中天公司没有关系怎么办？再说这件事也太大了，弄不好有人会掉脑袋的。”

“尽管还只是猜测，可直觉告诉我应该就是这样的。”陆乘风梦呓一般的声音，慢悠悠地说，“你看啊，原来杜小军是要派吴中来这儿讨债的，可不知为什么，突然在出发前就换成了我。据说是部内高层有人说话了，这件事本身就很可疑吧？我推测，可能中天公司和西北股份在对方都有卧底，上层有人已经闻到些风声了，但苦于没有证据。毕竟以前双方高层之间关系非常密切，绝对是千丝万缕呀。”

确实，他们这个投资几十亿的大项目，当初就是由双方省部领导在酒桌上一拍即合，当场钦定下来的！天哪，这世界上难道还真有无声的战争吗，其残酷性和惨烈度，一点也不比真枪实弹地搏杀差！

“还有，你想过没有，这挪用的钱为什么要从中天公司的额度里走？”陆乘风好像突然惊醒了，一句一顿地说，环环相扣，把燕儿又问蒙了。

“可能是因为我们欠中天公司的钱太多了，挪出去不至于太引人注目吧。”燕儿手里捻着自己一绺头发，边想边说。

“你说的不是理由，至少不是根本理由。要是想挪用款项，跟账户没有多大关系的。应该说挪谁的都一样，而且拣目标小的做更保险。”陆乘风摇摇脑袋，轻易就否定了她，“我想，最根本原因，正是因为双方是互相勾搭着的，所以才使共同作案、串通作案成为可能。

“一方面，中天公司会在应收账款数额上严防死守，对内，对外保持口径一致，这一点已经是证明了的吧？你我得到的信息都是一亿八千万。只有这样，西北股份才能放心大胆地，人为造成电脑账目偶然出错的假象，瞒天过海运动巨额资金。而且，一旦款再挪回来，双方同步操作，一方立即注销掉那个账号，另一方同时删改电脑记录，天衣无缝，一点痕迹都不会留下！”

第二十三章 顿起杀心（2）

妈呀，这也太悬疑高妙了，完全就是一场有组织，有预谋的连环金融调度操盘体系嘛。燕儿当下听得目瞪口呆，这个嘴巴里说出来的阴谋，已经超出了她的想象。

“这不可能。”燕儿本能地第一感脱口而出，“你编造的这个连环套里，涉及了有太多的现代技术和影视情节。有国企高层，有无间道，还有精通底层技术的电脑操作员，还有财务人员，还有……”燕儿说着说着，突然呀地一声惊叫起来，白莹莹的牙齿在黑暗里泛着青光，“我们公司里还真有这么一个符合你所有条件的人！难道是他！”

这一声，把陆乘风吓得也是头皮发麻，仿佛看见鬼影从墓地里闪出一般，不禁浑身激灵灵打了几个冷战。他一把攥住了燕儿冰凉的双手，声音颤抖而低沉：“真的吗？真的是确有其人！我原来自己都不能完全相信这个连环套，难道这真是事实？”

“也许吧。”燕儿不置可否，喃喃地低声说。她心里其实比陆乘风更加矛盾，更加恐惧。因为有个神秘人已经活灵活现地出现在她脑海里了——这是一个强势、诡诈，总是面带笑容的中年男子。

“你给我介绍一下那个人的情况吧。”陆乘风摇着燕儿的手，黑夜里都似乎可以看见，眼睛冒着一团火。

燕儿拗不过他，只好简明扼要地介绍说：“我说的这个人，现在是我们总公司的一个副总。本科是学计算机的，人很聪明，也会钻营，可以说是面面俱到。前些年作为省级重点储备人才，公派到国外学了一年的企业管理，学成之后空降到结算中心当处长，没两年慢慢就上去了。”

“噢，可你们总公司的高层我基本上都有所耳闻呀，怎么没有听说过这个人物？而且这个人跟中天公司也没什么联系呀。有这种经历的人多着呢。”陆乘风很失望的样子，微微叹了口气。

“嗯，”燕儿迟疑了一下，慢声细语接着说，“可是，还有一点你可能感兴趣，他在工程施工那几年里，在你们部里机关挂职锻炼来着，你那时常在西北，跟部机关少打交道，所以不认识他。”

陆乘风听她说完，安静了下来，身体蜷缩在椅背上，仰头对着黑黢黢的顶篷沉思不语。过了好一会儿，才呻吟一般从喉咙里缓缓唏嘘着说：“燕儿，我们上楼去吧，我觉得有点冷。”他这一句话，听起来楚楚可怜像个孩子。

“我也是觉得有点。”燕儿摇上车窗，推开车门。

忽然她吃惊地发现，陆乘风突然间仿佛一下衰老了许多，竟然步履踯躅，胸膛还微微塌陷了些，这可能就是他轻易不肯示人的另一面吧。从感性走向理性，再从理性堕入感性，这就是岁月的代价和磨砺的结果，周而复始，人就老啦……

燕儿轻轻挽住陆乘风，瞅着他星光下更显苍白的脸，关切地问：“你没事吧，是不是酒喝得有点多？”

第二十三章 顿起杀心（3）

“没事，我能有什么事？”陆乘风低头只顾往前走，“我有一个想法，到家再告诉你。”

陆乘风走进屋，咕嗵一下就坐到地板上，接过燕儿递上来的一瓶水，猛灌了几口，指了指对面，示意她坐下。显然已经经过了深思熟虑，他语速很快：“我想过了，找到这五千万资金的确切流向，是揭开这个盖子的唯一途径！而我们只有一个不配套的账号，也可以说只有半条线索。这半条线索的价值在哪里呢？只是可以确定，款确实是流向了北京工商银行的某个账户。所以，首先一定要搞到那个乱码字串，通过技术手段还原出那个真实的收款单位名称，这样才有希望一查到底。”陆乘风犹豫了一下，抬头看了看对面的燕儿，发现她亮闪闪的目光正锐利地盯着自己，“唉，你那双丹凤眼别这么瞧着我好不好？好像是要问我口供似的。”

“我可是一句话都没说呀，是你自己要在我身上打主意吧。”燕儿被他这么一说，确实有些心慌意乱，她联想到打入国军内部的女间谍，脸色有些发白。

“对，刚开始我确实是在你身上打主意来着，可是刚才你无意中说了一个词，我立刻否定了那个想法，还记得是什么词吗？”陆乘风语调坚毅。

燕儿疑惑地摇摇头，她可没有通过只言片语，逐词分析别人心理活动的嗜好，那样活着多累呀。

“同归于尽！”陆乘风声音重重地说，“别这样看我，就是同归于尽！你在这整个事件里是无辜的，完全可以处于旁观者的位置。为什么要与我同归于尽？我有什么资格要求你和我同归于尽？”

“可我为什么不能与你同归于尽？我都等了你这么多年了，绝不想你有个三长两短。”燕儿急急地说，看样子都快要哭了。

陆乘风面色严肃地摆摆手：“没有这个必要！我与那些人，既没有国仇，也没有家恨，完全是个人恩怨。说白了就是出于自保，也就是所谓的官场斗争！但最终也会是你死我活的。”陆乘风眼露凶光，把手里的水瓶子捏得咯啦啦直响，杀气腾腾的，跟刚进屋时的萎靡态度判若两人，“这件事与你和张军风，及他们的家人无关。而且按照游戏规则，我相信，他们要是条汉子，最终也应该不会对你和林爽怎么样。”

听到把自己和林爽并列起来，燕儿心里顿时涌起几分酸楚，只能苦笑着点了点头，“可是你拒绝援手，单枪匹马地，怎么能把乱码搞到手？我们厂区大楼可是24小时都有保安巡逻的呀，而且还有监控探头，你千万不要动什么犯罪的念头呀。”燕儿仿佛看见一个夜半黑影溜进了办公大楼，吓得声音又有些颤抖了。

“嘿嘿，你想到哪里去了，我家祖宗八代可都是守法良民呀，如今我更是老实巴交的青出于蓝，违法犯罪的勾当怎么能干？没有你们这些正规军，就凭我这游击队，也照样能把鬼子赶出中国去，你信不信？”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瞎贫？告诉你，光靠革命乐观主义是不行的。”刚刚还忧心忡忡的燕儿不禁又让他适时给逗乐了。

第二十三章 顿起杀心（4）

“你别忘了，我可是程序员出身呀，中国第一代正式接触网络的计算机专家。”陆乘风似乎是心不在焉地说。

“啊？”燕儿这下可听明白了，震惊的脑袋嗡嗡作响。她声音颤抖地说：“你是说你要做黑……”她声音越来越低，实在是没有勇气把那个词说出来。

“对，黑客，也叫骇客，吓着你了吧？”陆乘风看见燕儿见了怪物一般恐惧慌乱的表情，反而呵呵地乐了，“侵入你们总公司计算机网络，获取财务机密数据的黑客陆乘风，陆二爷就是在下。”

燕儿实在没想到，陆乘风竟然能想出这么个亦正亦邪的馊主意，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但以江湖人自居，这倒是有些应景。

她犹犹豫豫，弱弱的声音问：“那你们的龙头大爷是谁？”

“■！”陆乘风撇了撇嘴，“我这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向来低调谦逊，老实厚道，所以才自称是‘二爷’。不知道吧，老北京人都是这么称呼好朋友呢。至于那个‘大爷’嘛，呵呵，恐怕现在还没有生出来。”陆乘风心情好了很多，点上了一支烟，又有些眉飞色舞的样子。看来这话说出来和憋在肚子里就是不一样。

可燕儿却反而凝神沉思，不停地错动眼珠，为他考量分析着成败利害。过了好一会儿，从技术层面上对陆乘风提出了质疑：“你的方案我现在倒是不排斥，毕竟还算是侠义道嘛。抓出了坏人，为民除害，为国家挽回损失，我也不打算报案去。但你打算从哪里选择进入我们厂网络的侵入点？”

“这个嘛，我刚才已经思量过了，侵入点就利用你们那个对外宣传的门户网站。”陆乘风故作轻松地说，“虽然网站做得不太好看，但是也反映出你们里面应该没有高手。”

“不行！”燕儿断然答道，“你从门户侵入到组织调度系统，还要经过至少两道网关呢。这样太复杂，而且时间和精力也消耗得太多。”

“没事，我扛得住！别说，我还真是没有实战经验，先拿那帮网管练练手只当入门。”尽管陆乘风说得轻描淡写，可是不得不承认，燕儿确实是点到了要害上，连他自己也心虚着呢。

虽然陆乘风绝对是个货真价实的计算机专家，可是人无完人，那也仅限于在他所擅长的自动化控制领域。黑客这个游走在计算机科学领域边缘的活儿，他以前还真就没干过！他此前一直认为，那都是些二十岁左右小孩子，玩得争强斗狠的游戏，非是业内高手所为，绝对有违职业道德。

“屁，说得好听，”燕儿白了他一眼，“我给你指条明路——通过我的计算机直接进入核心调度系统就行了，据我所知，我们厂的计算机一共分成6个等级，我可是有4级的权限。”

“同志们的好意我心领了，”陆乘风想都没想，紧接着就说，“我们江湖大侠作案一般都是独来独往的，以防分赃不均或是连累他人。”

其实，通过燕儿的计算机直接侵入到核心调度系统，绝对是最佳线路。陆乘风这个高手能想不到吗？他刚才楼下在车里那么痛苦为什么呀，就是怕连累燕儿嘛。

第二十三章 顿起杀心（5）

“同归于尽”这个词太残酷了，陆乘风已经隐约预感到，按照游戏规则，此番破釜沉舟，突破自己道德底线的放手一搏，自己可能终将要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要有接受两败俱伤结果的思想准备。拔出萝卜带出泥，那些泥能饶得了他吗?

而且，即使是最好的完胜结果。可经过这么一折腾，不说是惊天动地，少说也得是个天昏地暗。以后谁还敢再用他？他的国企生涯备不住会就此了结！十几年的职场拼争成果也会因此而付诸东流。

燕儿并没有完全理解陆乘风此刻内心翻滚煎熬的搏击，仍是单纯片面地认为，他一心要保护自己，不愿意把自己卷入其中，接着又说：“其实我决定这么做，也并不完全是为了你呀。现在咱们既已破镜重圆，你做的任何事情，都跟我是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你目前这个内外交困的处境，我以前是不知道，现在既然知道了，就绝不能撒手不管，我还想以后跟你过好日子呢。”

燕儿见陆乘风仍旧缄口不言，只是呆呆地看着自己，着急起来，厉声说道：“陆二爷，请你不要一意孤行，拒绝来自外界的友好援助。你口口声声说不愿意与我同归于尽，我看恐怕是留有后手，不愿意再次承担起对我的那份责任吧，你这样对得起我一番苦心吗？”陆乘风听见这个，脸色一下子就变白了，本来还想要解释几句，可现在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燕儿此时却变成了不依不饶，忽然温柔起来，循循善诱地说：“你再想想，现在时间紧迫。要是按照你的分析，等钱重新转回来，你还没有弄出个结果，岂不是更被动？”

陆乘风现在两头为难，其实就是这一点了。他从地板上爬起来，在空旷的客厅里不停地踱步绕圈，看得燕儿直眼晕。慎重，一定要慎之又慎。对于程序员出身的陆乘风来说，深知这种自上向下连续操作的作业模式，就像剥洋葱头，环环相套。如果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算计不周，都有可能前功尽弃，鸡飞蛋打。

陆乘风嗓音沙哑，终于缓缓开口了，语调里透着坚毅：“燕儿，我接受你的建议，把你的办公计算机作为侵入口，但是……”凝神的他看了看暂时安静下来的燕儿，“但是不能从你的计算机上直接操作，否则你以后的职业公信度就会成为问题，即便想挽回都来不及了。因此，我想还是尽快返回北京，从远端连上你的计算机，再通过你的计算机侵入网络。这样一方面神不知鬼不觉的，更有利于保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彻底把张军风摘出来。”

“好，同意。”燕儿终于微笑了，还轻轻拍了拍巴掌。

“这么着你看好不好？今天晚上咱们就连夜返回总公司，明天一早我就去向姜总汇报技术问题的解决情况，向他辞行。而且还要把索要欠款的事向他正式提出来，当然，还是宣称一亿八千万。”

“连夜就走？走夜路很不安全的。”燕儿很为难的样子，舔着自己的嘴唇说，“而且，要是姜总不同意你走怎么办？”

第二十三章 顿起杀心（6）

“呵呵。”陆乘风扬起头轻松地笑了，“其实大家都明白，不彻底解决问题就不走，也就是说说而已，表明个态度嘛。我要是真想走，谁又能拦得住？都是为了工作，难道谁还要为难私人不成？而且，别忘了，当初我可是经常流窜在这条路上的，比走北京那些小胡同还熟哩。”陆乘风看着燕儿黯然的样子，有些为难地盯着她的脸说，“更重要的是，出了这个岔头，咱俩的关系可能还得暂时保密一段。所以这也是我选择夜里走的原因，你不会怪我吧。”

“嗯，”燕儿沉默片刻，无可奈何地点点头，“我心里有分寸的。”

“还要通知张军风，让他明天也一定要赶过去。我想，这么重要的项目，《技术交接单》没有你们俩的认可，我走不脱的。”

“好，我这就给他打电话。”燕儿站起身，跑进卧室去拿自己的手机。

“你拨通，由我来说。”陆乘风对正低头拨号的燕儿说。

果然不出所料，这么晚了，接张军风手机的是领导的领导，“啊，是燕儿呀，你等一下。”燕儿在电话里接着就听见张军风他老婆尖厉的大嗓门，“张军风，接电话！”

“张院长，不好意思，打搅了，乘风有重要的事情找你。”燕儿急急说了几句，就把手机递给陆乘风。

“军风，不好意思，我打算现在就返回总公司，争取明天回北京。可能“交接单”要请你签字，所以明天不得不辛苦你一下，请你也赶过去。”

“嗯？”张军风显然愣了一下，静了几分钟，在电话里突然没头没脑地大声说，“燕儿，我知道了，设备又出问题了，我现在就马上出发赶过去。”

这两个一贯狼狈为奸的家伙，真是训练有素，陆乘风这边立刻就心领神会，感激地说，“好，够哥们儿，一刻钟以后我开车在你家楼下

见，有话车上聊。”

张军风手上拎着鼓鼓囊囊的公文包，外加一包煮鸡蛋，在夜幕掩护下爬上了陆乘风开着的“沙漠王”。

坐在后座上的燕儿，看见张军风鬼鬼祟祟地钻进来，忍不住咯咯大声笑道：“你们这两个狐朋狗友，要是联起手，别的不敢说，反正坑蒙拐骗那真正是一绝。”

“不敢，不敢，”张军风受到夸奖，还有些不好意思，谦逊地说，“大事干不了，也就能干点拐卖妇女儿童这些小买卖。”

陆乘风挂挡起步，在一边也来了劲：“军风，你别不高兴啊。要我说，我那个嫂子，别看在银行工作，可实际上也是傻精傻精的，以前咱们俩……”陆乘风还没说完，张军风就赶忙在边上捅了他腿一下，陆乘风会意，这是他们俩人之间的内参，妇孺不宜！

燕儿似乎没察觉，还探过身子不解地问：“你们这两个怂人，以前怎么联手残害人家了？”

张军风赶紧打马虎眼，“不是残害，是心疼她。你想，那时工程现场多乱呀，是怕她替我们担心，所以有些事情不得不善意地瞒着她。其实，我老婆宠我着哩，看看……”他抬手举着那包煮鸡蛋，“怕我路上饿着，还有加餐呢。”

“巡洋舰”前头射出两道雪白的光柱，刺破沉沉夜幕，疾驰在鞍马稀疏的高速公路上。星月无光，山峦隐形，喧嚣不再，只有路面在脚下急速掠过，泛起点点磷光。陆乘风忽然间恍惚又回到了隔世经年，一种安详、温馨的氛围重又包裹着他，这种安全、自信的感觉真好呀。

燕儿伸过细长的一只胳膊，捅开了CD机，顿时悠然、恬然的歌声打破了车厢里的沉寂：“望着天空的女孩， 想把那云拨开， 乌云请你离开，阳光露出来……”

第二十三章 顿起杀心（7）

“要不是燕儿刻意保护这张盘，恐怕早就不在了，”张军风深情地说，“她把测试数据这种看似重要的工作盘，放在CD包的最上面，以防被人轻易扔掉。”

“军风，还提那些事干什么？”燕儿又触动了心事，沉沉的嗓音说，“你看，现在大家不是挺好的吗。”

“军风，你放心，”陆乘风坚定地说，“会有那么一天，我一定对燕儿有一个交代。”陆乘风忽然仿佛有些哽咽了，停了一会儿，才深深地吁出了一口长气，“但愿天遂人愿！”

“巡洋舰”在两个男人轮番操纵下，星夜兼程，终于在后半夜悄悄溜进万籁俱寂，灯火稀疏的厂区。

一路上，陆乘风还是很简单地向张军风通报了一下自己的打算，但只说要自己想办法，回北京弄清楚资金的流向。别的并不曾提起。

这件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不是不相信张军风，只是因为他不必要知道，而且知道了反受其累，也会更加惶惶不安。而且以后要是真的因此出了事，他可以自然解脱。张军风心里跟明镜似的，因此也不主动涉及与巨款失踪有关的话题。

张军风在燕儿默默的坚持下，把他们二人一直送到阿波罗大酒店，才赶紧溜回宿舍补觉去了。

陆乘风和燕儿走进昏暗的酒店大堂，就看见领班正睡眼惺忪地趴在值班台上，一双大眼睛迷离地望着他们。

领班心想，怪不得这个北京来的教授在这里住了这么长时间，竟然荤腥不进，香臭不闻，原来是在当地勾搭上了这么一个天仙似的小姐呀。这个小姐虽然年纪稍大了些，可是端庄、典雅、韵味十足，比起他们这里的头牌来，不知要强上多少倍！干这行真是人尽其才呀。

要说这人都有个惯性思维。这领班只要是看见漂亮的女人在深夜里出现，便臆断一定是同道中人。就像北京人到了深圳，见是操着南

方口音的，就认准是当地人，便跑上去问路。其实深圳那里，几乎都是外地来打工的，原来的那个小渔村能有几家?

这里还有一桩趣事。后来有一次燕儿他们租用这家酒店开会，领班再次见了她，竟然不知趣地跑上前去，问她在哪家店里坐台，意思是想要把这个魁首给挖过来，给自己增加一些经营亮点。当时众目睽睽之下，臊得燕儿粉脸扭曲，恼羞成怒，抬手就给领班脸上盖了一个红手印。后来还是亏得张军风动用了黑白两道通吃的公安，才摆平了领班老大的报复行动。具体与本书无关，咱们且做笑谈。

晨曦微现，燕儿站在房间门口，抱着陆乘风迟迟不忍撒手。这一别，吉凶难测，前途未卜，不知再次见面是何时何地！

燕儿仰头看着陆乘风眼光悲戚，黯然惴惴的声音："爱我，能到永远吗？"

陆乘风心上一颤，眼前往事浮现，用力紧了紧怀里的燕儿，喃喃地说："能，只要我死得比你早。"

心有千千结，

幽居在喧嚣，

独守一片远天，

何处是我家。

——燕儿

我有千千结，

飘荡在良宵，

遥看醉乡深处，

何日是归期。

——答燕儿•陆乘风